

# 底本出处：《正统道藏》太清部（30卷）

- [表叙、纪述灵验](#)
- [卷之一](#)
- [卷之二](#)
- [卷之三](#)
- [卷之四](#)
- [卷之五](#)
- [卷之六](#)
- [卷之七](#)
- [卷之八](#)
- [卷之九](#)
- [卷之十](#)
- [卷之十一](#)
- [卷之十二](#)
- [卷之十三](#)
- [卷之十四](#)
- [卷之十五](#)
- [卷之十六](#)
- [卷之十七](#)
- [卷之十八](#)
- [卷之十九](#)
- [卷之二十](#)
- [卷之二十一](#)
- [卷之二十二](#)
- [卷之二十三](#)
- [卷之二十四](#)
- [卷之二十五](#)
- [卷之二十六](#)
- [卷之二十七](#)
- [卷之二十八](#)
- [卷之二十九](#)
- [卷之三十](#)

# 表叙、纪述灵验

进太上感应篇表

臣莹微言，凝旋重道，深嘉太上之格言；锓梓迄工，幸毕微臣之素愿。辄僭闻于渊听，用祇答于晨恩。臣惶惧惶惧，顿首顿首。臣窃观宝藏之诸经中，有瑶编之大训，本慈悲而救物，爱淳复以诲人。谓善恶感召之由，端类枢机之发；而祸福应验之理，捷于影响之随。千二百恳恳之辞，亿万载昭昭之诫，然必赖明良之敷阐，乃能率众庶以皈依。恭惟皇帝陛下垂拱视朝，缉熙典学，讲贯虽专于六籍，搜罗旁及于群书。道访窈冥，继圣祖下风之请；化流清静，迈汉皇当日之规。怡神政事之余，玩意天人之际，将推行而传远，故哀集以加详。羲画丁宁，冠骊珠之八字；甘盘叙赞，擅鸿笔于一家。焕乎，函箴之光；荣矣，簪裳之遇。臣么么无取朴野，何庸焚修滥厕于竹宫，名姓误尘于枫陛。曩已踰教门之陞，擢今又叨睿旨之使。令宠拜赐金，冒司镂牒，誓竭眇绵之力，少伸报效之私。慨念先臣，每惧斯文之废阙；不图回禄，愈增吾道之宣明。董摹刻以既周，谨緘熏而恭进。伏望皇帝陛下俯留一览，诞布四方，俾尔民皆迁善之归，自乐从于教化，则是书为扶世之助，庶不负于君师。臣谨以所刊御题《太上感应篇》一部八卷，随表上进以闻。臣莹微惶惧惶惧，顿首顿首，谨言。

绍定六年八月日，右街鉴义主管教门公事，太一宫焚修臣胡莹微上表。

太上感应篇叙

先儒有言：天理人欲，同行异情。故饮食男女，谓之欲矣。然于其间，理欲所由分，邪正所由辩，于是善恶殊途，相去远矣。使皆以饮食男女为人欲，则是闭口脣腹，然后可以得饮食之正；绝灭种类，然后可以得人伦之正。是恶有此理哉？使夫人而渴饮饥食，男室女家，举是两端，验之心术之微。达之家国天下，念念不离乎天理之正，则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也已。夫如是，则《感应篇》不必有可也。奈之何好善，未必能如好好色；恶恶，未必能如恶恶臭。始而涓涓，终而滔滔。始而萌于一念虑，终而散为千万端。善念不胜恶念之多，君子不胜小人之众也。此《感应篇》所由作，而注者之功，出入三教、网百家，因事引类，旁引曲证，孜孜劝人为善之意也。是书在故宋时，尝刊版于虎林之东、太一宫前，有李宗题识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八大字。其时大儒，若真西山先生、郑安晚丞相，皆有序引内附已。七十余年，其为版不存久矣。余乡备员永嘉莫府，时刊积善录诸书。今入吴，得《四书集注》，并《小学》善本，皆已勒诸梓，欲复刊是篇，则心力有所不遑矣。吴人温怀仁君寿，家藏是篇，恒恐磨灭，于是捐金刊诸梓，不足则募施者以足之。经始于至正七年之冬，更九年秋八月，刊工告完。君寿刊是篇时，以余有为善也，实谋于余。余力虽不能振之，而时时勉之，以有终始，则余不为无助。刊完乞余为之序，故不敢以俗陋辞。承德郎平江路总管府推官许昌冯梦周叙。

《太上感应篇》，旧出《道藏》宗季刊版临安太一宫。其首题八字，盖宋理宗御书。其以次序述之者，郑安晚丞相，真西山先生，余皆其时宗工巨儒。观其意，无非勉人为善之意也。怀仁生长吴下，自先人以来，莫不好善。至于怀仁，克

守先业，今犬马之齿，且望五十。甯身民籍中，及保父母遗体，要皆不敢为恶之所致也。于是敬以此篇刻诸梓，庶与四方善人，因是篇也，日加修省，几不孤太上开示之旨，叙者、注者诱掖之意云。平江温怀仁谨叙。

史迁述《老子传》，参举莱子史修之伦，未始定于一，殆不知孰为老氏者。而葛稚川以为所历非一世，所出非一人，其论去迁远矣。迁之言曰：无为而自化，清静而自定，则老氏者，吾不知其为天人也耶。唐兴，推其祖之所自出，跻于上帝，尊之也至矣。今读其所著道德之篇言：用天下国家者，莫详焉。至其穷极微妙，旁罗秘隐，于是庄周列御寇之徒，始以其说，滂洋乎天下，而莫适于实用。载读感应灵篇，与蜀士李昌龄之注，是殆推本道德之旨，发明祸福之端，究诘天人之际，严于训戒，以警悟人心者乎？虽然人道迩，天道远，人之尽，天之合也。盖曰：善而无所劝则沮，恶而无所戒则流，使人知所劝而勉于善，知所戒而惧于为不善，则夫保卫良心，适其情性之正，惕然不敢自肆，以速戾于厥躬，有关于治化审矣。天以天为，不可不信；以己为，不可欺；以人为，不可逆；以物，不可不爱。顺而行之，何往非福；反是，则祸之招也。可不谨•与？论者曰：顺德者祥，反正者殃，此天道也。为善以邀福，不几于有所为而为之乎？盖视履考祥者，理也。小善未孚，亲心已生，则人事之作止，而天道之远迩系焉，故贵乎诚之也。或者又曰：颜夭而跖寿，庆富而宪贫，董秦之官爵，黔娄之衣巾，天之报施，又何难龙之若此。盖修人事而契天道，所以尽性也；顺天道以修人事，所以至命也。人性无一之不善，则是训；是行而不贰其心，抑亦可以立命矣。故知戒惧之不可忘，而充于至诚之久；知是心之不可妄用，而达于清静无为之妙。读是书者，所当尽心焉。乃若注释之搜冥抉怪，旁引曲喻，是又当嘉其用心之虞而审取焉，则可矣。绍定癸巳季夏，中瀚九峰真逸陈免子敬父序。

太上无言，不得已而言。其言《感应篇》云者，律程严备，途径朗分，策之使趋，尼之使辟，总一千二百七十有四字，始之曰：祸福无门，唯人自召。终之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指归精切，不过此一十六字。愚夫愚妇，易知易行。李注言逾十万，不既多乎捌蔓，而为序为跋未已也。且天地之间，惟一感应。心吾心也，无欠无假，感之在我，应之亦在我。故善者常福，不善者常祸。感而为应，应复为感。循环无端，有以类至，宜非可以文宝索也。彼托文字而传者，削之又削之，至于不容削；繇文字而悟者，忘之又忘之，至于无可忘。销声剥华，呈真露朴，心与道混，随感随应。若是，则文字诚不足尚矣。虽然动而之乎情，其不谬于感应者，几何人哉。性命之薄，文字之滋也。集众妙以钩其玄，揭诸征以昭其信，曾谓疏略简淡之辞，可以振遗响于大道将隐之后耶。编牋烂爆，主一善而已。使人人果能以善为感应根，则

诸福之物，皆其心官统之。虽太上此篇，藏诸金匱可也，吾亦将守中焉。端平乙未长至后三日，方崖龚幼采谨跋。是书也，以感应名篇，岂苟云哉。世人每以感应二字，作一句轻读过，岂知有感。此有应感者，在我应者，在彼固未有，无感而自应者也。幸今吾邑刊是书，则人皆可以有是书矣。人有是书，要须心有是书。使心无是书，虽模以纸侈其帙，压架充栋，犹无书也。诗曰：上帝临女，毋贰尔心。心乎，心乎，其有是书之心乎。嘉熙戊戌岁闰月朔日，谷口郑大惠谨题。

《太上感应篇》之作，正所以开千万世愚夫愚妇，为善之门也。感随于应，应孚于感，其机甚速，可不谨哉。若夫感不在物而在心，应不在近而在远，则士君子者，尤当默会于自然之中可也，真氏子其勉之。熙成立夏后十静轩先挺跋。

太史公作《伯夷传》有曰：近世操行不轨，专纪忌讳，而终身逸乐，及原累世不絕。或择地而蹈之时，然后言行不由，径非公正，不发坟而遇笑祸者，不可胜数也。范孟博诫诸子：吾欲使汝为恶，恶不可为，使汝为善，则我不为恶。合二子之论而观之，而感应之说遂穷。使后世为善者惧，为恶者肆，未必不繇此也。余谓有天道，有人道。福善祸淫，天之道也；趋善远恶，人之道也。为人行人而已，而祸福何知焉。《感应篇》之作，为不能择善而行者设尔。人心未尝无所畏，上焉畏义，其次畏祸。读是书者，见为恶得祸之可畏，充畏祸之心，而畏善之心萌焉，则庶矣。端平丙申二月既望，里人叶应辅谨书。

世谓感应之云，独出于老佛氏，非也。书有作善降祥之训，易有积善余庆之言，大抵皆此理也。顾尝思之，所谓善者，果何事耶？传称活千人者有封，而杀降者殃及三世。然则有志于善者，必其权足以生人、杀人，然后可也。陋巷箪瓢之士，将焉从而用力乎？否则严祷祀，以徼福于鬼神；植因果，以希报于冥漠。此又利心之尤，而不足以言善者也，然则当奈何。余闻诸孟子曰：鸡鸣而起，孳孳为善，舜之徒也。又曰：存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夫鸡鸣而起，未与接物，善焉乎施，存心养性，此人事也，于天何与？呜呼，知乎此，而后知为善之本矣。益天命之性，赋之于人本，皆至善自。夫汨之以私，乱之以欲，然后反善而之恶尔。心者，所以主乎性者也。吾能兢畏斋果，如临君父，如封神明，则本心常存，而性不失矣。循性而行，何往非善，是为不负天之所予者，此既所以事天也。鸡鸣而起，孳孳一善者，为此而已。苟存乎此，则天下之善，皆此焉出。虽功被万物，泽及百世，亦自是而充之尔。予故曰：此为善之本也。李公注《感应篇》以谕人，子惧世人不求诸内，而求诸外，顾以力弗足而怠焉。又或出于侥幸观幸之私，而反流于不善也。故书之篇末，以告观者，庶不失感应之本指云。端平二年上元日，西山居士真德秀敬跋。

七天昌谨斋心三复太上感应之旨，金辉玉映，如日之必燥，雨之必润，炊之必熟，种之必生也。恭惟皇上御洒，八字简明，二理该贯，真三十六部之喉衿，万八千篇之管辖也。敬阅大丞相妙赞，心镜了然，输关透矿，随笔呈露，所以开人心之蒙昧，独步杳冥之日月也。若夫李君集注，世网稠如，惩妄破谲，迎刃解散，所以去人心之危疑，直跻霄汉之风云也。是理也，吾儒讲之熟矣。达者施于政，穷者蹈于身，未尝不深切着明也。是书之旁引曲谕，特以发明是理，其有功于辅教者哉。君子由是而行，夫己之所未行，以觉夫人之所未觉，庶愚夫愚妇，皆知迁善远罪，极而至于天人一心，物我同视，始不辜刊行是书者之本意也。时嘉熙戊戌夏五朔，谦堂陈天昌谨书。

天道福善祸淫。人之积善积恶，殃庆各以类至。间有为善而得恶，为恶而得善，或者修省之念，从而怠焉，是未明夫熟与未熟之论耳。老氏言：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。倚伏之几，谁其尸之？惟君子率性而行，不杂以伪，正其义而不谋其利，明其道而不计其功，此《感应篇》之本旨也。观是书者，无徒知之，宜允蹈之。嘉熙戊戌夏至，易隐太初子应辰谨跋。

## 纪述灵验

昔峨眉令奉议郎王湘，绍兴辛巳岁，因观此篇，焚香誓行数十件事，后气疾昏闷殊絕，更衣而卧，男女环泣。觉身在半空，闻哭声微如蜂蝇。少顷，有人云：王湘方欲行《感应篇》，真乐善者，且速放还。已而遂苏。遂宁府周箴，因获此篇，日逐观阅，又好与人演说。绍兴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，暴死。经日还魂，谓妻曰：有人追去阴司，见庭下皆立篮

缕人，各有力士，执州府旗号管押。篋被驱立本州岛旗下，顾盼左右，半是乡里饿死者，心甚恐怖。俄顷，呼至殿下，瞻殿上坐者，如人间画星官像，呼箴喻曰：汝本在饥馑籍中，今以汝钦奉《太上感应篇》，为人演说，汝虽欲行，未及一二，然闻而回心，为善者多，亦有行持，而证仙果者，皆因汝之功，今一槩追至，已改注寿禄籍讫，放还之后，坚固善心，可证大道，不复来此。箴既出，忽一吏戒曰：汝还阳问，更宜将《感应篇》广行流布。若一方受持，一方免难；天下受持，天下丰治。传受之士，功业不浅。非但脱水火盗贼疾苦之厄，凡能平心待物，亦可祈求男嗣，添注寿禄。广而充之，可造神仙。箴因省敬，录其事以警世人。噫，即此知彼，二人福兴，一念而报应已。若是其有信心力行，更相开导，引接未来，积之以渐，持之以久，则天地鬼神，森列昭布，岂无助于冥冥之中哉。

台州仙居县城西王竺，有次男王净，年四岁，嘉定乙亥六月十二日午时生，因戊寅年二月二十三日，竺带出闲嬉，被邪祟侵害，回家不能语言。至二十六日戌时，身死。竺情切发心，命工刊《太上感应篇》印施，欲求亡男王净魂魄，再投母胎，人为儿子。果蒙感应，妻黄四九娘己卯春有妊。至前三月二十八日夜，梦到黄严县定光观黄录普度大会，附荐所同亡男王净，共轿归家。梦觉，胎妊微动。至十月十八日申时，生长男子，舍在东岳行宫，取名师回。至乙酉年，妻复有孕，得病甚笃。四月二十八日，命工上此篇板，即有报应。次日下手刊行，病则继痊。此段报应，乃邑士施秉文得之于妻弟郑时俊见居严屿。

新都杨道机，字明夫。云吾乡友人学谕宋子止，一日尝与子言曰：庆元改元，夏六月十二日早，有云游道人，以久病死于所居之壁后。至晚，忽引首相视，若有言者。因询之曰：贫道死，良久而苏，略有怪事，愿听其说。贫道姓张，天彭人也，家以酒业破荡，遂慕道流，落于嘉眉黎雅间，口传《太上感应篇》缘化，以充旦暮。至雅安，有一茶肆，日供斋饌，令贫道念诵此经。虽为至诚转诵，然止能诵其半，而未究全篇，每以为愧。数日前，以病故卧于此，适早困绝。初夜之时，见一鬼吏，呼之前行，至一官府，恍若嘉州宪司。方入门，见饥饿者无数。又过一门，有一大庭，见庭下旗帜罗列，鎗戟满前。有一人坐于厅上，遂引至前，问曰：尔在生之日，诵《太上感应篇》，何故止诵其半。贫道竟不敢答。又曰：汝虽有功，而亦有罪，令还人间，更受辛苦百日。吏遂引出，谓曰：汝以诵经，不及全篇，所以至此。今既生还，若到人间，可究全篇，及化世人诵念此经，即可免汝之罪。言讫而觉，又泣而告曰：贫道所见如是，恨此身秽恶，不能化人，乞为作一方便，以《太上感应篇》普劝念诵，一以愿奉道之人，消灾集福；一以少赎贫道，不诵全篇之罪。□知《太上感应篇》，其为冥司取重如此，虽诵而不全，其报应尚尔，况知有《太上感应篇》，而略不念诵奉行者乎？

简州进士王巽，于开禧丁卯之冬，染病困笃，为阴府所摄。比至一山，楼宇壮丽，金钉朱门，金字大书曰：东岳府。内则廊庑清肃，阶陛峻严。有青衣道士数辈，如以职役于下。仰视殿左一碑，高可丈余，乃金书一《太上感应篇》。诵读敬礼而出，复经从一所在，宛如官府，榜曰：速报司。方竦然，而身已至于庭矣。人亦众聚，有縶缚者，有从容者，半可面识，似各以善恶照对所拘，不相存问。俄闻乎巽姓名曰：太上圣训，汝既面覩，切宜钦奉，从此当持杀戒。闻之释然，其疾顿愈。

黄严县郭进士杨琛，因覩刊《感应篇》，遂占助一版。甲午春，梦神人告曰：已排君在第三甲第十七名，意谓应在科举。次日，刊局发版样请金，乃刊琛名在第二卷第十七版。丁酉春，版将成就，刊局欲再作小卷，刊施本文，使人便于持诵，庶几由诵而觉，由觉而行。进士沈球，因内子项氏有娠多病，发心刊施。至三月庚申日，刊成。刊者捧版至门，项氏即产，不移时刻，母子俱庆，且无少艰至。若真大圭竭诚，募刊是篇，继获嗣续。及凡能至诚助刊者，亦多获嘉应。今不敢隐其感应之实，姑述其略，用劝善男信女，恻意受持。正真在我，则自应于彼矣。

# 卷之一

太上曰：祸福无门，唯人自召。

传曰：一念未起，则方寸湛然，有同太虚。何者为善，何者为恶，及一念纔起，趣向不同。善恶既殊，祸福即异。此太上所以言：祸福无门，唯人自召也。大抵一念起处，即祸福之门。篇中之言，皆其事也。昔卫仲达初为馆职，被摄至冥司。冥官命吏呈其善恶，二录比至，则恶录盈庭，而善录纔如筋。小官色变，索秤称之。既而，小轴乃能压起恶录，地为之动。官乃喜曰：君可出矣。仲达曰：某未四十，安得过恶如是之多乎？官曰：不然，但一念不正，此即书之，不待其犯也。仲达曰：然则小轴中，所书何事？官曰：朝廷尝大兴工役，修三山石桥。君上疏谏止之，此谏藁也。仲达曰：某虽言之朝廷，初不从于事，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乎？官曰：朝廷虽不从然念之在君者，已是向使听从，则君善力何止如是，将见乘此而立获度世矣，尚安得而摄君乎。奈何恶念太多，力已减半，不可复望大拜后果，止于吏部尚书。呜乎，仲达之恶，止是空有其念。尚至一旦损尽，合作宰相之福。况本自猿薄，而又多直犯者乎？于此益知，一念起处，信为祸福之门也。是故赵康靖公槩，尝置鳞豆二物，于几案间。每一念起，必随善恶以豆别之。善则投一白豆于白耕中，恶则投一黑豆于黑耕中。初则黑豆绝多，既而渐少，久而善恶二念都忘，耕豆二物亦俱弃而不用。此盖消磨，至于莹彻，无复可以记别者也。嗟乎，世人方寸之间，波澜万丈，尚何望如赵康靖之至于莹彻乎？将见损福，如卫君也。赞曰：

福本自求，孽由自作。同出念虑，分为善恶。吉凶感召，影响酬酢。毋待已形，所贵先觉。致力于斯，俯仰无忤。

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

传曰：善恶之报，而以形影为言者，谓作善得善，作恶得恶，亦犹形之必有影也。昔曹彬忠诚事君谦恭自处，不急货利，不树私恩，振乏绝，恤鳏寡，喜愠莫见。不以富贵骄人，虽帅师征讨，未尝妄杀。初破遂州，诸将皆欲屠城，公独执为不可。及伐金陵，必先焚香誓众：城下之日，无得妄杀一人。举此二端，余悉可见，前后全活，可胜言哉。又如舍怨而雪昌言，自诬而救全斌，缓决新婚之吏，不伤已蛰之虫，皆盛德也。是故诸子皆贤，令玮琮璨继领旄钺，少子珀追封王爵，实生光献太后，以至济阴生享王爵，子孙昌盛，近世无比。然则为善之报，岂不如影随形乎？闽中国计使薛文杰，常与内枢密吴英有隙。一日，闽主麟使巫徐彦视鬼宫中。文杰因令以英将反为对，赂信而杀英。时英久典闽兵，军士悦附。闻英冤死，无不切齿。适吴人攻建州，麟发兵救之。军既发，乃逗遛不进，必欲得文杰而后行。赂不得已，以槛车械送。军士得之，食立尽。初文杰之为造此车也，谓旧制无他苦，于是自出新意，车内皆周植铁钉，铃皆内向，使槛送者居中，不得动转，动即为钉所刺。其意必有所主，无何未及施用，至是乃身自尝之。然则为恶之报岂不如影随形乎？

赞曰：

理有施报，出于自然。如种五谷。刈获有年。如植荆棘，久则蔓延。易称善恶，必以积言。勿以其事，责诸目前。

是以大地有司过之神，依人所犯轻重，以夺人算。

传曰：按《北帝大伏魔神呪》等经，下方正北，有一大海，秽恶腥黑，莫测边际。中有一山高十万六千里上参碧落，下入风泉，名曰北都罗郑山。山近水面，有一大洞，名曰阴景天宫。周回三万六千里，中有三十六狱。狱中草木皆禀自然恶毒之气，锋铃风利，甚于剑戟。主此洞者，名曰太阴天君。助治四人：一曰东斗，斗中生杰君；二曰西斗，斗中成须君；三曰南斗，斗中司禁君；四曰北斗，斗中司命君。此洞之外山上，别有六洞。六天大魔，各主其二即太阴天君外、六曹也。互相关报，主执罪罚。六大洞宫之下，又有三小官官：一曰天官，二曰地官，三曰水官。专主刑名之职，最为追呼要司也。三官之下，又有九令土主，即九州岛之主也。五岳府君，二十四杰，乃二十八宿之阴狱。以至河海掾吏，丘陵溪洞主者，各各秉命，列为属吏。夫郑都者，天地司过之都司也。九令五岳者，郑都之子司也。令狱以下，所有冥曹，又属令岳之子司也。分司列局，因事授职，千千万万，何可胜言。不闻岳司，近又置举意司乎。其司共有五案六员判官，专主关达人之事始，即人之起意处也。善恶功过，纤悉皆书。既书达于更生虞公，御史吕公，所主之司，此司得之。又复籍为二簿，达于丰道中岳、定予定夺二司。定予司，则皆青莲宝座。定夺司，则皆荆棘藻藜。予本二司，亦自绍兴二十八年，置至干道，八年校幼。以善而僧纪福者，四方上有二千八有六人；以恶而将入荆棘者，四方却有八千七

百六十一人。便可见其为善者少，而为恶者多也。大抵荆藻之岳，端为欺诈奸邪者设，行住坐卧，荆蒺蒙缚，极为苦楚。呜呼，今日身被蒙缚，岂不亦犹昔日欺诈奸邪，人被蒙缚乎？若夫减夺之说，则当随文引证，兹不复载。

赞曰：

天地鬼神，森列昭布。阴诛冥责，列于刀锯。依过定罪，毫发不恕。#既可夺，寿岂难注。不睹不闻，宜益戒惧

筹减则贫耗，多逢忧患。

传曰：道藏《纪等录》云：清斋一旬，增等十纪。清斋一日，增算十旬。清斋者，心斋也。一经减#，即为有过之人。贫耗忧患，何所不有。昔奉符令钱若愚，早岁补官，奸险狠愎，在处多不成任。晚益迪蹇，子女沦丧，触目无聊，因投词于龙虎山，叩头祷谢。是夕，梦一神叱曰：汝奸险狠愎，夺算将尽，尚何谢为。未几果卒。栢阳尉郭邻，官不得调，奇蹇迍蹇，无所不至。虽至亲密友，亦渐疏斥。每倦闷间，即见二物，状如猿猱，跳踯其旁。心大恶之，祛亦不可，避亦不可。忽一日，乃自言曰：吾乃主世之虚耗者也，君既获罪，故吾得以扰君，今数满当去，可享安矣。果如言。此皆减算则贫耗，多逢忧患者也。呜呼与其至此孰若速自澡雪，无令至此乎。

赞曰：

人之赋寿，如木有根。随其生植，修短所存。沃以膏润，枝条苏芬。乃或戕伐，枯悴日闻。栽培倾覆，天何心云。•

人皆恶之。

传曰：按《七星移度经》，阴匿闇昧，伏奸藏欺，不义不仁，无恩无德，北斗定为大恶人。阴匿暗昧，伏奸藏欺，不义不仁，固大恶；无恩无德，亦大恶欤。大抵无德无恩，则功不及人；阴匿闇昧，伏奸藏欺，不义不仁，则害必及物。其为不善，实皆一也。今为人而至使人皆恶者，必自取也。昔丁晋公与寇莱公，同在政府。天下之人，识与不识，闻莱公之名，则必许为忠；盖闻晋公之名，则必目为奸谀。闻一善，必以归莱公，未必皆莱公所为也；闻一不善，必以归晋公，未必皆晋公所为也。物论如此，而鲸波之设竟如此，岂非功不及人，而害多及物乎？经云：喜集则福生，怨积则祸至，信不诬矣。昔杜祁公知干州，岁未满，改知凤州。二州之民，争于界上，一日：我公也，汝夺之。一日：今我公也，汝何有焉。张忠定再镇蜀，蜀中之民，无不鼓舞，相庆如赤子之久失父母，知公之来必能复鞠我也，至今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。然则二邦之民，所以喜二公者，为何如？呜呼，与其怨积，孰若喜集，戒哉。

赞曰：

西子不洁，掩鼻过之。沧浪之浊，洁足是宜。美恶自取，尤人何为。巢t蜾蜂，唾逐恐迟。爱人不亲，反己可知。

刑祸随之。

传曰：太虚真人南岳赤君曰：人若遇我以祸，但以福往，自然福德之气恒生于我，害气重殃自生于彼，此学道之大行也。然则刑祸随者，岂非害气重殃，恒在于身乎？苟为不然，胡为所至辄与刑祸会也？不闻卢刘之事乎？昔卢婴气素质貌，皆足过人，人与之交，必遭横祸。时元伯和为军司马，闻而不信，召与之饮。宴未终，而节度陈少游已遣军吏，缚伯和而去矣。或以告少游，少游亦不信曰：伯和自当有罪，婴何预焉，吾将荐而官之。及至潼关，则上已幸奉天矣。又

有刘甲者，亦如婴之为人，人与之交，必及于祸。士子王建，独谓不然。但人偶有灾耳，甲何预焉。甲闻大喜，急往谢之，相与谈论，久之乃退。未几，建遂失火。人因目为鸛鹏，或遇诸途，无不急走远避，帷恐避之之不速也。呜呼，卢刘如此而所至辄如此，赤君之言，岂不然也。

赞曰：

人之隐愿，为于无形。厌然掩覆，更窃美名。高谈理义，自诡廉清。谓可欺世，永享安荣。孰伺其后，人祸天刑。

吉庆避之。

传曰：南岳寿星告太极真人徐来勒曰：若能克意为善，自然动与福会。然则吉庆避者，岂非不能克意为善，而至然乎。大抵非吉庆避之，其福德浅薄，自不能与吉庆会也。昔宋太宗作端拱楼，闻董羽善画龙水，召之使画于壁。羽用意精妙，半年乃成，自谓天下绝笔。及太宗引嫔御登楼观赏，无何，太子见龙大惊，立命污漫半年工夫一旦无用。\*使皇子不惊，董羽恩数，岂在明日。范文正公镇鄱阳，有书生献诗甚工，自言平生未尝一饱，可谓天下之至饥者。时士夫盛习欧阳，率更字墨，本直千钱，荐福寺碑，乃其本也。公备纸墨，使匠打千本，俾售于京。无何，震霆暴作，碑遂碎为数片，百万之钱，一旦失望，绿使碑不击碎，书生享用，其有穷乎？于此益知吉庆避者，非吉庆避之，其福德浅薄，自不能与吉庆会也。

赞曰：

淑愿以类，吉凶在人。譬如仪凤，不栖荆榛。鸬蜴之窟，岂产珠珍。冰雪凝S，寒谷不春。一气所感，当识其因。

恶星灾之。

传曰：按《十一曜大消灾神呪经》，欲界众生，不修正道，不知有五行推运，十一曜照临，主其灾福。至如土火留伏，金木凌犯，罗计享逆，日月薄蚀，乃至州县播迁，人民灾难，水火虫蝗，刀兵相犯，悉皆由也。又按《七星神呪经》，天地设位，乃建五行，巡历天下，察无道之国，观不祥之人。凡处虚域之内，蠢动含生，命系于天。星辰凌犯，彗享冲破，遂生兵灾水旱流离。知而逃形可全自己。逆之遇害，凶衅微生，黎民死亡，沦沉苦海。然则人之有灾，要当自省，其可但归恶于星欤。大抵恶自人为，星因灾之。非星之恶，而人心自恶耳。宋景公时，荧惑守心。子韦曰：祸当，君可移于臣。公曰：相所以治国家也。曰：可移于百姓。曰：百姓死，寡人将谁君。曰：可移于岁。曰：岁饥，人饿必死。子韦曰：君有至德之言，三天必三赏君矣。是夕，荧惑退三舍。张士平知青州，忽夫妻失明，因弃官家居，日夜祷谢。一日，忽有一书生踵门曰：吾乃太白星官、五帝星君，以子久志于道，且祷谢勤至，遣吾下降，为子疗治。既而不施一剂，惟于宅南，凿开一井，取水涤之，一涤遂愈。呜呼，荧惑本主灾厄疾病，今也乃能为宋公退舍；太白本主灾怪刑律，今也乃能为士平疗眼。然则星果恶欤？惜人不知人间，一年三百六十五日，上应周天三百六十五度，度主一日，皆二十八宿主之。呜呼，人在世间，日日节节，皆属星卦主摄，为善不免予福，为恶不免予灾，是岂星之恶欤？

赞曰：

天道云远，太空冥冥。我兴视夜，瞻彼列星。荧惑退舍，善言足凭。天人相与，如影赴形。视履考祥，甘后之经。

筭尽则死。



传曰：按《赤松子中诫经》，人有违犯，皆被本命星辰奏闻上帝，七星六律，四时八风，九宫五行，先令司命夺其算纪，授以祸殃。然则人有祸殃乃至于死，岂偶然哉？必其作诸不善，夺算至尽，故至然也。惜人莫悟，浮生短世，膏火相煎，日失一日，弹指便过。况恶习难拔，修行者少，迷惑者多。业识茫茫，无有是处，求之日用，不免与物浮沈荡然，不反于胶胶扰扰之场。欲其无过，其可得乎？今日以某事，减若干#；明日以某事减若干#。减夺不已会有尽时。既乏正修，又多过失，一死之后，便有三恶险道，历然在前，或为畜生，或为饿鬼，或堕地狱，皆未可必。不闻王咨以处官刻核，而死受牛身乎？费宜以操心点劣，而死为饿鬼乎？陈堂以恃荫凌人，而死堕地狱乎？此皆死有余责，而沦入三恶者也。孰谓一死便了，更无余事乎。

赞曰：

纣有天命，忽焉以亡。文拘麦里，与龄益长。覆却万变，善庆恶殃。我命在我，谁云不常。彭觞寿夭，寸心自量。

又有三台北斗神君，在人头上，录人罪恶，夺其纪算。

传曰：三台共有六星，每台二星。上台司命，中台司功，下台司录。上帝署为天曹，俾主生死寿夭。人有三魂，上应三台，篇言三尸，上诣天曹，言人罪过，即上诣三台也。若夫北斗，乃紫极都曹，为天地日月江河海之元，合阴阳木火土金水之德，象陈北斗，精应玉清，三界十方，皆所统御，斡旋气运，斟酌死生。六甲生人，各禀一元之气，方得圆形为人，具足一躯，皆北斗也。主持人命，使保天年，亦北斗也。又按《九真帝君九阴混合纵景万化隐天秘诀》，人两眉间却入一寸，号曰明堂。北斗帝君、太阴九妃，常处其中。又按《业报因缘经》，七星之气，常结为一星，在人头上，去项三尺。其人为善，则光大而明；为恶，则光小而暗。又按《北斗傍通图》，七真曰：吾每月初三，及二十七日，必一下降，受人醮祭，察人善恶。然则三台北斗，在人头上，录人罪名，夺其#纪，信不诬矣。

赞曰：

人之一身，肖貌天地。反而求之，万物皆备。此心最灵，不行而至。神明所舍，动息弗离。福祈祸禳，无乃儿戏。

又有三尸神，在人身中。每到庚申日，辄上诣天曹，言人罪过。

传曰：三尸言人罪过，非独篇中言之，诸书亦皆言也。一云上尸名彭踞，中尸名彭跻，下尸名彭踳。一云上尸名青姑，好伐人目；中尸名白姑，好伐人五脏；下尸名血姑，好伐人胃命。一居人头，能令人多思欲，好车马；一居人肠，能令人嗜饮食，好恚怒，多忘少气；一居人足，能令人耽色欲，喜杀害，关节搔扰，五脏踊动。每至庚申日，与身中三魂，上诣天曹，言人罪过。大抵三尸言过，乃其职也。按经所说，修真之人，先当绝去。一云三守庚申三尸伏，七守庚申三尸灭，守者不寐也，不欲三尸得以言其过也。一云寅日三尸游两手，当去两手指甲；午日三尸游两足，当去两足指甲。此名斩三尸，随所在而去之。呜呼，与其百守庚申，尽去指甲，孰若清心寡欲，无使三尸所能恼人者数事，得以干吾方寸乎？昔僧契虚，志慕清虚。一日，因山行为异人捧子所导，至稚川仙都。稚川曰：子能绝三彭之仇乎？契虚莫悟。捧子曰：彭者，三尸之姓也，当居人身，伺察善恶。庚申之日，悉录以闻。然则三尸言过，孰谓不然，内则守心，外则去甲，此修行之初法也。

赞曰：

柳子骂尸，义正词直。奋笔抗辩，出于有激。其实七情，交相蠹贼。投机乘间，肆其侵蚀。非彼巧诉，系我逸德。

月晦之日，灶神亦然。

传曰：灶之为神，号曰司命。司人一家，良贱之命，过无隐露，纤悉皆言。一云灶神，状如美人，貌有六女即六癸玉女也。月晦日，诣天曹，白人罪。大者夺纪，小者夺#。一云灶有三十六神，能转祸为福，除死定生，驱逐妖邪，迁官益禄。若依时祭祷，所愿必从。祭灶有日，或以晦日，清静灶前，香花酒果，谢之亦吉。一云在天为五帝直符，在地为五音太岁，在人间为五音灶君。灶中黄帝，即世之司命，常将世人罪状及过恶奏闻。阴阳二景，记之黑簿。呜呼，灶之为神，明察如是；职主奏告，又如是。世人行事，但取快一时，岂问家有灶神，而恐惧修省乎。赞曰：

祀典所录，灶其一焉。神灵栖之，是或当然。余苟无过，子亦奚言。一有不戒，获罪于天。无所祷也，醯祭可捐。

凡人有过，大则夺纪，小则夺筭。

传曰：纪之为说，一云十二年为一纪，一云三百日为一纪。筭之为说，一云百日为一算，一云一日为一#。大抵三百日自不可夺，况十二年乎？一日犹不可夺，况百日乎？谨按经云：人之受生，所得之#，皆记在诸天。太上敕勒诸天诸地，日月星斗，天真圣人，将军使者，天神童子，天地飞仙，三界四司，岳渎官属，执苏把籍，巡行考校，三日一言，十日一奏，百日一结，不辍须臾。若修善立功，则便可延年；万一造罪，则立见减等。又按赵业，被摄至上清校勘，所见一吏，方呈押戊申生人录。其录首具人之姓字，又降行横列六十甲子日辰。其日有功或过，皆书其下，如无亦书无。功则延年，过则减#。与经中之言，皆无以异，孰谓减#为无耳。绍兴初，符仲信者，赤手起家，方且称意。年三十五，忽至不起。方委顿间，自言恍然，如处旷野。俄见数人遥呼曰：恩主胡为，在此相与。引至一处，乃一官府。仲信因卧门侧，一吏自门引头曰：岂鼎州符仲信乎？数人曰然。吏曰：此人本合饥寒，以好施，故能起家寿；本五十有九，以不烧香，睡起晚，今皆削尽。数人曰：不烧香，睡起晚，皆小过，何至如是？吏曰：不烧香，即是无敬奉天地之心；睡起晚，即是有多淫之意。岂为小过？数人相顾，大惊曰：厚德如符公，尚犹以此夺尽纪算，人其可自恣乎。呜呼，所谓过者，不待出于语言，见于行事，然后谓之过。但凡念起于中，稍涉不正，即名为过。仲信之过，便可见也。

赞曰：

命曰逌续，可演而伸。命曰断弃，促亦有因。细行不谨，终累正真。罪大恶积，乃灭其身。惟德是辅，皇天无亲。

其过大小，有数百事。欲求长生者，先须避之。

传曰：数百事者，即篇中自非义而动下迄死亦及之说是也。欲求长生之人，先须避者，非余人不必避也。谓求长生之人，则尤当谨避，必使己行净如明珠，虽纤尘微翳，亦不可使有也。苟尚有之，未得为无过之人也。昔许真君行符施水，治病救灾，于民最有大功。上帝犹谴其七世不祀祖先，且有贪杀匿三种之罪，必待特赦，然后拔宅轻举。女仙杨正见久以遇师，登真有日。上帝亦谴其少时，父母贯钱输税，正见不合，择取二文圆好者匿之，名曰隐藏官物，更复谪留人间一年。又如陶隐居之修《本草》，孙真人之着《千金方》，皆是主于济活，惟是中间，略取虻虫水蛭之类，以备药使。上帝亦谴其功虽及人，反害物命，但得尸解而已。又如紫虚元君，与茅君同在清虚宫，校勘天下真仙得失之事。顿落者，四十七人。复上者，纔二人。盖为抱淫欲之心，行上真之道，非止被落，又将被考三官。然则欲求长生者，是可有纤毫微翳乎？大抵欲求长生之人，于篇中所谓数百事之说者，须得谨避也。

赞曰：

神仙可学，不死可致。博采方药，炼神养气。外诱纷然，可慕可喜。宁保此心，果无纤累。欲成仙道，先修人事。

是道则进，非道则退。

传曰：道之为说，见于诸书者，其说甚多。然晓而易见者，无若《中庸》之说之为着明也。《中庸》曰：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。大抵性也者，道之体也。道也者，性之用也。人欲未起之前，湛然方寸，即性之天也，道之体也。于日用间，能自率性，不为人欲所移，即性之用也，道之体也。今日用之间，动静语默，岂非道乎？是故孔子曰：何莫由斯道也，行而是，是道也；行而非，非道也。可行则行，可止则止，即太上所谓进退也。第人不能率性，常使如人欲未起之前，所以倒行逆施，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当进而退，当退而进也。昔赵清献公尝曰：吾昼之所为，夜必焚香九拜，告之于天，不敢告者，不敢为也。苏黄门书阴君之言曰：昼之所为，夜必记之，于纸不可记者，不可为也。此皆能自率性，不使于进退之间，或有是道非道之失者也。能知此者，有几人耶。

赞曰：

道则在是，明白坦夷。所谓常道，民之秉彝。试反诸心，能别是非。一念不昧，良能真知。外是求道，斯则自欺。

不履邪径。

传曰：太上曰：大道甚夷而人好径。夷者，平也。径者，不正之路也。即吾儒所谓澹台灭明，行不由径之径也。在人履践言之，即人之履践不正处也。履践不正，自一念始。一念起处，其可不谨。昔李退夫隐居南岳，日以不得遇师为恨。一日寻幽访深，忽闻空中有弹碁声。举头视之，则见二人坐于木杪，相对而弈。退夫大喜，亟往致敬。方问道间，俄有田妇出傍，不觉反顾，则二奕者已失所矣。退夫不悔，事已无及。张木为浮梁令，县有一庙极灵，能为人祸福，令至必祭以斗酒，随酌辄尽，木疑为妖，既祭，度其醉，撤席执之，果一老猿，已大醉矣。将戮于市，猿俄醒曰：某死固不问，然数年所贮，极为可惜。君虽至廉，然县道阙乏，不为无补。木纔问处，则猿已跃身而去矣。自此百计踪迹，竟不可得。呜呼，一念纔差，遂至如此。所谓邪径，即此便是。

赞曰：

道若六路，曾蔑多岐。隆步弗谨，溪谷险<。视听言动，以礼自持。九思三省，犹恐失之。舍而他适，颠覆奚疑。

不欺暗室。

传曰：太上所谓不欺暗室，即《中庸》所谓君子戒慎乎，其所不睹；恐惧乎，其所不闻；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。《诗》所谓相在尔室，尚不愧于屋漏。大抵暗室者，所可欺处，能不欺于可欺，真不欺也。不闻翊圣真君不欺之说乎？真君戒张守真曰：但洁身守正，不欺方寸，自然默符天理。以此事君，何惧之有？然则不欺为行，岂细行哉。昔张建章奉使渤海，中流遇风，波涛如山，自分必死。俄见一青衣，乘一小舟而至曰：仙官召君。方恍惚间，则已达岸。仙官曰：君平生不欺暗室，上帝所知，波涛无足虑，但复登舟，吾当遣人护子。建章竟得将命而返，于是弃官学道，遂获登真。韦行式采访西川，其侄子威侍行，有老兵名曰丁约，日侍左右。子威觉其不凡，方欲诘问，则约已求别曰：吾神仙也，上帝嘉子不欺暗室，遣吾下降，更加审察，今果不欺，得道必矣，但尚余两尘耳。子威曰：何谓两尘？约曰：儒谓之世，释谓之劫，道谓之尘，两尘即两劫也。呜呼，世人于青天白日之下，尚敢公然行欺，况暗室乎？是故超凡入圣，常闻于古人，少见于今日也。必欲不欺，在我而已。

赞曰：

境有明暗，心无显幽。一念之举，十目已周。形诸事为，洪水横流。褒袞挹市，何必外求。不愧屋漏，心正身修O

积德累功。

传曰：德也者，日新之谓也。功也者，日用之谓也。苟能闵闵然，如农夫之望岁；汲汲然，如商贾之营财。今日积其德，明日又积其德，今日累其功，明日又累其功。夫所谓天仙，一千三百善行之，只在四年；地仙，三百善行之，只在一年。第人不能，多至中废，不闻穿石礼树之说乎？紫虚元君曰：昔有傅先生者，自少好道，入焦山石室中。积七年，忽遇太极真人，授以木钻，使之穿一盘石。戒曰：石透，吾当度汝。石厚五尺余，傅穿之不息，积四十七年，石忽穿透。太极真人，果来度之。又南岳夫人曰：昔有一人，励志于道，然不知求道之方，惟日夕礼一枯树，求乞长生，如是不已。积二十八年，树忽生华，有汁如蜜。其人取华，并汁吞之，立获度世。呜呼，积德累功，虽不在于钻石礼树，便可以见其积德累功。大抵有其志者，无不成也。

赞曰：

圣贤有顺，成己成物。仁以己任，道由性率。小善必为，细务无忽。事在悠久，效非仓卒。能办肯心，断无乾没。慈心于物。

传曰：佛告普眼曰：我今此身，地水火风，四大和合。四大各离，今者妄身，当在何处？即知此身，毕竟无体，和合为相，实同幻化。四缘假合，妄有六根，六根四大，中外合成。妄有缘气，于中积聚，似有缘相，假名为心。此虚妄心，若无六尘，则不能有。四大分解，无尘可得，于中缘尘，亦归散灭。毕竟无有，缘心可见。然则世人胡为，而妄执此心，以为心乎，况不善用，而不慈乎。呜呼，此说微妙，姑置勿论。请以慈之，一字言之。佛言：我有四无量心，一曰慈，二曰悲，三曰喜，四曰舍。太上曰：吾有三宝，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诸圣尚尔，况于人乎。按经所说，灯烛焰上，别有一种微细众生，吞食其光，以为性命。人气一吹，随吹即死。是故诸佛戒人，不得以口气吹灭灯烛。迦叶尊者未出家时，尝令其妻压油饮牛。妻不乐曰：我不忍见此等微细众生，粉骨碎身。然则诸圣所以慈其心者为何？惟其如是，所以于一切物，不遗微细，一切护念。昔宝文王敏仲七世不杀，又好放生。至敏仲身，乃自生疑。一日，咨决于小法华曰：以某所见，不杀不放，一切付之无心可乎？师厉声曰：公大错，公大错，岂作空解耶？面前露柱，亦自无心，着几个露柱，能救得世间一个苦恼众生？诸佛菩萨，其说不尔。可急忏悔，无自貽戚。敏仲骇然汗洽，再发心放一百万命。其后持节准甸，适岁饥，出按拯济。舟次青河，忽闻汹汹声，如数百人争闹，疑是饥民。遣人迹之，了无所见。心忽自悟，于是策杖循河而行，则见数十妇女，濯t岸侧，汹汹之声，正出t中蛤蜊也。悉命以粟易之，得数十斛，亲为诵经持呪，投之中流。既而复自疑曰：吾平生放此，可谓多矣。万一感恩，来为眷属，岂不痴钝？是夕，即梦文殊现身其前，慰谕之曰：我于往世，亦曾生蛭蛤中来。但坚汝心，无自疑沮。敏仲至此，始大信异，因着一书，以示劝戒。王涣宣和年间，大病濒死。忽梦一金佛告曰：汝平日放生，已及万命，自合延寿。我今传汝一方，可急买茯苓、黄苓、地骨皮、甘草四味，等分和剂饵之，无不愈者，涣如戒修。合一剂，果愈。孰谓诸圣于一切物，不遗微细；一切护念之说，为不然乎？大抵慈为万善之本，心若不慈，善何以立？

赞曰：

万物同体，均受于天。乐生畏死，此性则然。忍肆其暴，到割烹煎。肖翘蠕动，皆在所怜。视物犹己，仁术乃全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一竟

# 卷之二

忠孝。

传曰：东卿司命曰：有萧邈之才，绝众之望，养其浩然，不营富贵。或至贞至廉，不食非己之食，不衣非己之衣，纷华不能散其正气，万乘不能激其名操。或先世有功，流逮後嗣，易世练化，改氏更生。此皆有应仙格，当登仙品。然必多历年所，始得渐进。至於至忠至孝，则今日谢世，明日便当补为地下主者，复从地下主者，便当进补仙阶。大抵忠也者，人臣之大节。孝也者，人子之本事。使为臣而皆不忠，则为君者，复何望於臣；为子而皆不孝，则为父者，复何望於子。如此则君臣之分，父子之伦，一切丧矣。人不禽兽如，必夷狄如也。惜其不知忠孝，乃超度之本，得获度世，莫此为速，不闻吕公海、兰公期之事乎。昔吕公海为御史中丞，正色直言，倾动朝野。一日独坐，悦见一青衣授以一丹曰：此清凉丹也，上帝非久南游炎州，命子糾正羣仙，彼州大热，故先以此赐公。再拜吞之，不啻冰雪下咽。未几，果捐馆。时朱明复初登第，在湘江见公，跨一玉角鹿，左右皆青衣小童，吏兵数百，前後呵拥。明复迎揖曰：君其已仙乎？公曰：吾此行侍上帝南游，不及欵曲，乃口占一诗曰：功行偶然书玉阙，衣冠无限葬尘埃。我今从帝为司糾，更遣何人直栢台。言讫不见。兰期家世孝悌，聚口百余，上下和睦，略无间言。一夕，有一真人降自斗中曰：吾乃斗中孝悌王也。夫孝至於天，日月为之明；孝至於地，草木为之生；孝至於人，王道为之成。子能孝悌，吾所以亲眄於子，既得见吾，得道必矣。後果如言。然则至忠至孝，其於度世，岂不捷疾。呜呼，忠孝者，既如此，则不忠不孝者，当如何哉。

赞曰：

非忠无君，非孝无亲。舍是二者，兽而不人。庄周放荡，命义是遵。释氏空寂，报恩犹勤。戴天履地，孰逃其身。

友悌。

传曰：有子曰：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。司命使者，以父子、兄弟、夫妇，为三纲。本之与纲，字殊而义一，若弃本舍纲，伦何以立？大抵能践其实，则上下相安而不渝；苟尚其文，则悔吝易生而必渎。昔姚栖云，家不甚富，惟仰给农桑。生三岁，其父为其兄无子，代之远戍，遂死于边。栖云既丧，迎魂以葬，卢於墓侧，终身号慕。县令苏彻捐俸买田，开阡刻石，以表其事。府尹浑瑊列状以闻，有诏褒赏，旌表门闾，名其乡曰孝悌，社曰节义，里曰爱敬。始自栖云，凡十五世，同居聚口数百，历三百余年，无一人异词。经五代离乱，子孙保守坟墓，不相离散。又有张诚者，亦田家也，累世同居，聚口一百七十有余，内外和睦，略无间言。衣服之类，皆无常主。每旦，家长坐堂上，子弟列堂下，以次受爨，罔不只勤。自祖瑄至诚，凡六世同居，几二百余年，始终如一。呜呼，若二者者，真

所谓实践者也。尚虚文者，能如是乎？

赞曰：

父母之身，分为兄弟。一本而出，安有异体。爱其枝叶，以护根柢。史消豆箕，诗歌棠棣。如损如箴，神相恺悌。

正己化人。

传曰：孔子曰：君子正其衣冠。又曰，席不正不坐。呜呼，衣冠、几席，尚当使正，况行己乎。又曰：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又曰：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此皆圣人行己之大法也。然则人之行己，其可不正。惟其正也，人皆敬之。人知敬处，即其心已化处，又何待区区而化之哉。昔司马温公，为人正直，名闻海内。其居洛也，风俗为之一变，莫不敦尚

名教，不急货利，人随贫富，皆自足，後生晚辈知畏康耻，欲行一事，必相戒曰：无为不善，恐司马端明知。吕申公正直敢言，倾动朝野。时王安石出守常州，移书於公曰：某客京师二年，于兹疵吝，积其心胸，每不自胜。及诣长者，即废然而反。德人之容，使人意消。今於晦叔，见之荣阳吕公，心与道潜，湛然方寸。其为崇政殿说书也，日以正心修身之说，劝导人主。每自言曰：若身修心正，不假他术，而天下自化。是以所居则躁人化，闻风则薄夫敦。胡公瑗之为苏湖二州教授也，每解经至有要义，必恳切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，而後治人。然则诸君所以正己者，为如何哉。以此化人，夫谁不化。

赞曰：

表正影直，源清流泚。枉己直人，万无是理。圣贤何术，举斯加彼。瑕而戮人，三军见齿。大学修身，家齐国治。

矜孤。

传曰：孤也者，未能有成，亲已蚤世。或母死而父或再娶，或父死而母再行。其者父母俱亡，藐然孤露，不幸至此，情况何堪。王令捧负提携，寝兴衣饮。主之者信存惻隐，亦必不如亲父母之情爱之为亲切也，可不矜乎。世人但知孤为可轻，而不知其中亦有因孤而能养成大器者。昔张邓公士逊方在襁褓，父母皆卒。及长，安贫读书，勤苦不倦，竟能登科，致位台辅，以贤德称。此至贫之孤者也，自立如是，非能养成大器者乎？吕中丞诲幼失所怙，励志为学，不妄交游。洛阳之人，多不之识。及登第，人方知为吕正惠公之孙，历官言职，以劲正称，此贵家之孤者也。自立如是，非能养成大器者乎？然则孤可轻乎，愚於矜孤之下，不书矜孤，而辄书此者，正欲不幸而孤者，以此为法，皆知自励。右以矜孤言之，则前辈行之，视以为常，初不以为奇特。查龙图家道甚贫，尝聚亲族之惇独者养之，禄赐所得，随施辄尽。与人交情分切，至废弃孤露者，待之尤厚。尝有一同僚女，贫为人婢。公闻而赎之，嫁于士族。吕正惠公端与故相冯道、耀帅赵文度，皆乡里世旧。道子病废，公分俸给之，又荐文度之子绍宗于朝官之。非真实矜孤，能如是乎？

赞曰：

方幼而孤，何怙何恃。怀抱无依，疚疾谁视。吾幼及幼，人子亦子。放麀违命，谢麀泣矢。能推是心，乃合天理。

恤寡。

传曰：寡也者，方当盛年，夫忽告殒，形单影只，触目无聊。况女幻男痴，百事未举者耶。此即孟子所谓：穷而无告者也。祸变如此，非穷极欤。欲语谁吐，非无告欤。为其夫者，虽云死矣，冥冥之间，乌得无念。昔徐择之判北京。赵士恍自仁兴来，留为干官。士恍与择之三子俱相得。无何，士恍遽以病卒。择之父子为办丧事且津，遣其妻子甚厚，又命小吏赵沂护送至京。沂毕事归参，忽作士恍语谢曰：士恍不善摄生，以方壮之年，遽就鬼录，荷公父子周恤之恩甚至，不惟死骨得归，老母、妻子皆得平达乡舍，无复流落失所之歉。区区此心，不胜感激。阴君亦以此敬叹，将有以厚报君矣。中贵黄述奉诏持扇帕，至彭泽迎赐北使。无何，舟师王贵中路病卒。其舟，乃两浙漕司官舟。贵死，舟当归官。其妻泣诉曰：舟今归官，妾一家十口，饿且死矣。愿得一言，使贵长子得继父业，不胜感幸。述至镇江言之，漕使即日刺其子为兵，付以父舟。是夕，宿丹阳。明见贵操一小舟，远远从烟波间来，泣具拜曰：贵虽身死，长子已得继业，一家十口，不复忧矣，实荷公恩。言讫不见。呜呼，此固显显，姑置勿论。窃观寡妇，人中立志，大有远过人者，不可不书。赵公槩年七岁而孤，其母励志教笃，竟能登天圣五年第三人第。初遇郊恩，法当任子。公请以封其母为郡太君。宰相曰：公为学士，拟封不远。公曰：母八十有二，朝夕不可期，愿及今以为荣许之。李公筠年三岁而孤，其母秦氏有姿色。或有诱之使嫁，母怒叱曰：夫妇义属天伦，死生命由真宰。我宁饿死，其可再嫁。於是笃意教筠，竟能登第，官至耀帅。然则寡可轻乎，愚於恤寡之下，亦复书此者，正欲使一切寡妇，皆知所法云。呜呼，似此之人，天必报者，重乎伦也，何止子贵在己哉。

赞曰：

寡而守义，贤哲所重。折肱露筋，妇节尤勇。台筑怀清，暴秦是奉。况其无告，宁不为动。谁或躡之，不慙不竦。

敬老。

传曰：老也者，阅世之久，更事之多，袞袞年少，无限沦丧，庞眉皓首，独保康强，可不敬乎。开宝初，有郢州卢县尉许永者，诣匭进状曰：父琮九十七，长兄八十一，次兄七十九，水身七十五，愿得一近便差遣，以就荣养。太祖命召其父，既至，敷奏详敏，词气不衰。太祖大加敬歎曰：卿一门如此，必有大过人者。琮曰：亦无他，但累世义聚不分耳。太祖曰：此即卿大过人处。立命赐袞衣腰带、银装鞍勒一副，马一疋，御茶三十斤，杂彩三十段，与近便差遣一任，从其志也。吴元嗣亦享高寿，时圣节根括老人，惟元嗣一门，有八十、九十者，一百以上者，八人。内吴琬一名，一百一十有四，步履轻健，气不少衰。询其履践，亦累世义聚不分。诏赐一官，旌表门闾。门外又筑二所义顺土台，立二株华表鹤柱，异其礼也。至尊尚尔，况余人乎。窃尝求之本朝，处高位而享其高寿者，惟张退传，九十一；文潞公，九十二；赵康靖，八十六；张文定，八十五；陈文惠，八十二；曾宣靖、富文忠，皆八十以上。又求其次，赵清献、庞庄敏、向文简、李文正，皆七十以上，已不及也。又求其次，曹武惠、薛简肃、王懿敏、吕文穆、吕文惠、寇文愍，皆六十以上，又不及也。又求其次，神司谏，恰六十；刘集贤，恰五十；王内翰、尹舍人、王待制、钱宣靖，皆四十以上，远不及也。又如石徂徕，恰四十；苏内翰，三十九；赵舍人，三十六；王御史，三十八。此则尤可惜也，名利场中，弹指便过，还有於自己分上，做得些工夫者乎？如或未然，即是空来人世，浪走一遭。於诸佛所谓：愿我寿命长，勤行一切善，愿我福德盛，广济一切人之说，皆蹉过也。嗟乎，少年但知负才轻侮老辈，不知寿居五福之先。纵有多才，不到其地，於事何益？昔杨大年与周翰、朱昂，同在禁掖。时二公皆已老，杨方弱冠，每轻侮二公。翰大不堪，因好谓曰：君莫侮我老，老亦终留与君。昂从傍摇手曰：莫与，莫与。厥後太年，寿止四十有九。然则老也者，欲到其地，岂不难乎？可不敬乎？

赞曰：

学养三老，礼尊高年。为近於亲，家国所先。天与之寿，俾华其颠。人而弗敬，是名褻天。矧复耆德，敢不礼焉。

怀幼。

传曰：孔子曰：少者怀之。孟子亦曰：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盖幼者，年方童稚，未有识知。为之长者，固当矜怜而抚恤之也。虐而视之，非人道矣。故父母有幼子，则当尽其恩勤；兄有幼弟，则当极其友爱。他人有幼者，亦当推吾恩爱之心，等而视之，不宜分别彼此也。若夫吾之子弟，则爱之；他人之子弟，则不爱，亦非所以尽怀幼之道也。况夫幼者，位则居卑，力则孱弱，卑者易侮，弱者易凌。苟无慈爱之心，则将挟长以自肆矣。在彼者，必无辩口，以别是非也；必无强力，以较胜负也。如痿者之被杖，无所逃避；如瘠者之受谗，不能辩明。其苦可胜道哉，甚矣，风俗之薄也。妇人之性，类多忌刻，为母之德不均，爱子之心始偏。己之所生，则亲之；妾之所生，则薄之。其为继母者，又往往不恤前人之子。如闵子骞之母，冬寒，衣其子以纊，而衣子骞以芦花，使之御车是也。子骞之母犹尔，其他可知。由是孤孽幼稚，横罹惨毒者多矣。閭巷之人，规并财产，则为尊长、为兄姊者，为赘壻者，乃有不慈不义、凌虐其卑幼者矣。巧饰诉牒，伪立契约，嘱牙保以曲证，贿史胥以舞文，使之困苦抑塞，无所赴愬，甚则阴谋诡计，损伤其性命者有之。呜呼，尚忍言之哉。昔者李知本一门，子孙百余，长少雍穆。阳城兄弟，孤惸相依。前辈救荒，则以收养孤幼为先。若此者，足以尽怀幼之道矣。

赞曰：

尧哀孺子，聃慕婴儿。仲尼之志，少者怀之。在厥初生，淳德未漓。易致凌虐，可无保持。所以孤幼，周仁先施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二竟

# 卷之三

昆虫草木，犹不可伤。

传曰：按经所说，诸类众生，一身具足一切形质，随造随成。无明为卵生，烦恼包裹为胎生，爱水浸润为湿生，歛起烦恼为化生。於此四生，人复析为十二类生。於十二类生，每类又各有八万四千种类差别。总而言之，则一十二类，便有一百万八千之多。然则众生种类差别，何其多欤。但即其日用观之，目睹珍奇，便起贪想；舌味肥脆，便起杀想；意攀华丽，便起慾想。非独眼舌意三为然，耳鼻身三，亦复如是。如是妄想，如是颠倒，念念不停，泊合眼後，更只纷然，做主不得。腊月三十日，脚忙手闹，做得主乎。佛所谓十二类生，一百万八千种类差别，端起乎此。昔佛在世，游化诸国。独有一国，化不能从。及遣目连，倾国而至，众疑问佛。佛言：此一国人，於往昔世，本一聚蜂。目连本一樵夫，因采薪触着树枝，羣蜂惊扰，争欲蛰之。目连谓曰：汝等本有佛性，以恶业流转至此。今也尚有小忿，欲逞毒乎。愿我早登圣果，首度汝等。是时，羣蜂若有所悟，领纳在心。今故见之，悉皆随顺。又在瞻婆，则中迦罗池畔，为众说法。时有一蛤，闻法欢喜，跃出池上，潜身草间，倾诚谛听，偶为一听法人，柱杖刺杀。命终之後，生忉利天，为忉利主，复从忉利，日往佛所，听说妙义以开悟，故证须陀洹。然则昆虫一类，虽曰微物，其为有知，与人异乎？又如草木一类，在吾儒言之，固若有生而无知，验以佛书则亦不可一槩谓为无知。按《传灯录》，昔有一僧，久为梵摩净德及其子罗?罗多受供养，以道眼未明，虚沾信施，命终之後，乃於净德园中，生为木菌，日充净德父子蔬食。他人欲取，不复可得。然则草木一类，亦一槩谓为无知可乎？若曰昆虫草木，尚不可伤，人则尤不可伤也。

赞曰：

恭惟哲皇，弗践蝼蚁。濂溪之庭，草观生意。有生有知，此性无异。吾仁所充，际天极地。不见其间，一物可弃。

宜悯人之凶。

传曰：太上言乐人之善，而首言悯人之凶。当知所谓凶者，乃凶人为不善之凶，非凶丧之凶也。大抵人之性真，上与诸圣一体无二，能自率性，则便可为圣为贤。若但任情，不免为凶为忒。是故太上书以告人，使人皆知，导之以善。不然，则永为凶人，不复反於善矣。太上告真武曰：一切众生，竞赴善恶，轮转生死，无有穷已。汝宜普为断除邪见，察其罪福，增益功行，逐月轮，定日分，游奕世间。善者，以福加之；不善者，以善解之。然则太上所以悯乎凶者，为如何哉？昔巢州居民养啜之外，竞陷水族。不知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乃玉帝奏告三清、游历诸天、下观世界、予决罪福之日。其日，九天采访使者、日月星宿、天地百神、岳渎社庙，皆得条具以闻。一日，玉帝召中天北极紫微大帝问曰：南瞻部洲吴国分野，地号巢州，善恶如何？北极奏曰：此方居民，实是凶恶，杀害物命，不知纪极。深恐积日之久，冤魂愈结，非连地址荡为大湖，不足以荡除累年残忍杀害、厌触腥秽之气。玉帝曰可。北极既退，召真武告曰：汝为三界游奕，检察善恶，岂不知巢州之民，造如是恶。厌秽之气上犯玉帝胜游，日月为之无光，星辰为之失次乎？玉帝有命，尽令全城陷殁。此事属汝，可速奉行。真武曰：千里之广，未必一一皆然。若一例陷殁，恐多冤滥。容臣下降，更问地只回奏。北极曰：彼州神只，皆已奉勅，迁往他所矣。真武乃大叹曰：痛哉，一物之命，尚在轮回，未易出离，况此千里尽为水界，展转相害，大冤愈结，何可救拔。又复力请，自差部下天罡神将，再行审验。既而，天罡化为大鼃，浮游汉面，先是守倅差人齎取，次及百姓，亦复如是。天罡回奏，真武又请自降，於是化为一云游道人，巡街乞水，如是七日，家家腥秽。最後一家，号曰焦婆，水独清淨。真君诘之，婆曰：某一家三口，久厌腥秽，蔬食而已。真君曰：吾非人也，此州不远，当荡为大湖，诚欲救之，已不可矣，汝宜速往他所。未几，雨果暴至，洪亦随发。一州千里，顷刻之间，波涛如山，浩渺无际。是日，真君复降，告焦婆曰：汝可便主此湖。数日婆死，其子及妇亦死，遂得为神，因名其湖曰焦，从婆姓也。然则天真所以悯人之凶者为如何？书曰：汝无忿嫉于顽，亦此意也。

赞曰：

人之凶恶，岂皆本情。见如探汤，惻怛已形。无忿于顽，书训丁宁。死丧刑辟，撻埴颠冥。有拯其迷，閤室之灯。

乐人之善。



传曰：吾之一字，最能成就一切行愿。人发善愿，天上闻之，声如爆竹。诸佛无不护念，上真无不主持，心契故也。按《唐文粹》，昔高迈见乡之俊杰，主宝融寺经藏院长明灯，精进成就，喜而发愿，铭而颂之。已而，迫於多事，斯文莫构。忽染目疾朦胧，如隔绡谷。每自叹恨，不审得罪之由。一夕，梦神告曰：子於长明灯，其有负乎？迈应声而寤，寤而起，起而作颂，明日目愈。然则诸佛所以护念於善者为如何？按《启圣录》，程嗣昌常在密州，见郊西镇人好食鸟雀。猎徒数辈，日常打捕，或碎首冗胸於鹰鹞爪喙之下，或拗脚折翅於网罗罟罟之中，或被箭穿，或遭弹击，哀声悲切，所不忍闻。於是夜起露立於星斗之下，仰天告曰：某欲将家藏一切所食众生，并同七世父母因缘戒杀图子一本，覆板印行，庶几此方皆知改悔。今日正当真武真君下降之日，愿凭圣力，俾获流通。覆毕印行，拦头彭景亦请一本，归示其妻。其妻华氏三娘，一见大怒，掳破投之秽处。移时买得一鱼，操刀欲脍。鱼忽跳跃，触破其眼，血遂迸流。俄化为虫，缘遶其身，处处噬。方喧传间，监镇孰向，悦见一神，立于其前，自言吾是真武，察知此地有一大善，乃兴化军程嗣昌，印施戒杀图子。不谓妇人华氏，乃敢掳破掷之秽处，罪恶深重，即当死矣。其他不悔之人，亦当获罪。俟吾二十七日再降，更看如何。然则上真所以主持於善者为如何？呜呼，上真与佛，皆已久住解脱，乐人之善，尚尔如此。况人正在苦海，可不然乎。求之世间，非无人也。胡文定见李文靖澹然无欲，又能济之以学，喜曰：若此人者，八九分地位人也。见王所公俨然不动，加以笃学，又曰：若此人者，亦八九分地位人也。邵康节见司马温公忠厚友悌，恭俭正直，喜曰：若此人者，脚踏实地，八九分人也。见韩钦之论事上前，无所回避，又曰：若此人者，可谓至清而不耀，至直而不激，至勇而能温，诚难能也。又如杜正献闻人有善，喜若己出。刘集贤闻人有善，称道不已。文潞公见人善，惟恐弗及。韩忠献闻一小善，必曰琦所不及。若数君者，非真实乐善已，到於乐则恶可已之地，能如是乎？

赞曰：

人无不善，出於天性。胡为忌嫉，私心之胜。克伐怨欲，交相为病。惟其无我，此心不竞。见人之善，如月在镜。

济人之急。

传曰：诺讵罗尊者曰：若人大智慧，耿耿笼中灯。若人大福德，飘飘海上沤。若人大方便，乙乙空中雨。今也於人之急，力能济之，即所谓大方便也。如雨普润，其为及物，可胜言哉。所谓急者，非一而已。在疾病，则以汤剂为急；在死丧，则以後事为急；在饥乏，则以饮食为急；在婚娉，则以奁囊为急。此外又有无限，不可悉陈之急。但能各随其急，方便济之，皆为济人之急也。昔许叔微少尝以登科为祷。一夕，梦神告曰：汝欲登科，须凭阴德。叔微自念家贫无力，惟医乃可。於是精意方书，久乃通妙，人无高下，皆急赴之。既而，所活愈多，声名益着。复梦其神授以一诗曰：药有阴功，陈楼间处，堂上呼卢，喝六作五。是年，登第六名进士第。上一名陈祖言，下一名楼材。及注阙用，陞甲恩如第五名，授职官以归，与诗中言无一字差。此则济人之急者也。范文正知邠州，暇日载酒率僚属登楼观赏。初举觞，俄见数辈衰经往来，营理丧具。公遣人问之，乃一寄居官方卒，赠殓棺槨之具，皆未有。公为撤宴，厚赙恤之。此则济人死丧之急者也。范忠宣知庆州，岁大饥，饿殍满路，无粟以赈。公请发常平封椿粟麦，郡官皆不许曰：须奏乃可。公曰：人不食七日即死。奏而後发，岂能及事。即日发之，且曰：诸君但勿与，吾当自坐。此则济人饥乏之急者也。查道未第时，尝游湘汉间，假贷於人，得钱十万。途次适见故人，以嫁女理财甚急，即罄囊与之，略无吝色。此则济人婚娉之急者也。用心如此，乌得无报其後。许叔微竟能发第，范文正官至叅政，范忠宣官至丞相，查道官至侍从，非其报欤。大抵人处世间，於人急处，自当如此。

赞曰：

君子周急，非相为私。如人在弃，修细弗施。有力不用，犹己杀之。捐馼拯溺，无乃自欺。以己望人，其急可知。

救人之危。

传曰：《云笈七签》曰：能救一人之命，当延一纪之年。若所救又是善人，延寿又当倍之。然则於人之危，其可不救。所谓危者，死生之命也。昔王均乱蜀，朝廷忿蜀再乱，命雷有终将兵平讨，意欲屠城。时蜀士范璨尚气节，范邈好读书，文鉴大师有名行，皆蜀中所素敬者。因相率从间道出迎王师，叩头告曰：蜀人懦弱，城中皆平民，其胁从者，特畏死耳。城下之日，愿无肆戮，锄其凶党可也。三人者，皆堂堂丈夫，且陈议慷慨，忘身为物，出於至诚。有终为之改容曰：不闻长者之言，屠城必矣。由是一城之民，得脱於死，范与鉴之力也。章郇公得象之高祖仔，事闻为建州刺史。其

夫人练氏有智识。仔尝出兵二将，後期欲斩之。夫人救之，得免二将，後仕南唐为将，攻破建州时，仔已死矣。夫人居建州，二将遣使，厚以金帛遗夫人，并以一白旗授之曰：吾屠城，夫人植旗于门，吾以戒士卒勿犯也。夫人反其金帛并旗，弗受曰：君幸思旧德，愿全此城，必欲屠之，吾家与众俱死耳，不愿独生。二将感其言，遂不屠城，练之力也。范氏今为蜀中望族，子孙蕃衍，有官者常百数人。章氏亦为建之大族，位至卿相者相踵，皆练氏後公其一也。呜呼，二家所救如此，而天之报之，亦如此。此固非世常有，但於水火盗贼、饥寒疾疫、刑狱逼迫、逆旅狼狈、一切危急，皆能如此存心。事体虽不相侔，其为救危，则皆一也。

赞曰：

孺子及井，怵惕皆有。器将坠地，观者举手。转危为安，起痿而走。彼难既脱，我喜亦厚。以仁存心，必无悔咎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三竟

# 卷之四

见人之得，如己之得。见人之失，如己之失。

传曰：文殊问道场於维摩曰：如何是道场？维摩曰：平心是道场。赵州问道於南泉曰：如何是道？南泉曰：平心是道。然则平心，即道欤，道场欤。欧阳文忠修好贤乐善，常以平心为难。彭中丞思永好学不倦，常语人曰：吾不为他学，自幼即学平心。然则平心果难欤，须自学欤。大抵心之为物，即体非有，随用非无，必欲平心在我而已。夫复何难。前辈为难者，叹无人也，示後学也。世之见人得失，不能如己之得失者，必不晓此。惟其不晓，是以物我常胜，罪来集身，如水归海，日成深广，尚何足以道场与道之说而告之哉。昔薛瑔身相燕国，不能平心见人有得，如己有失。见人有失，如己有得。未尝荐一士，举一贤，有可称者，嫉之如仇，遏截使不得进。晚岁，一子死於狱，余皆盲聋喑哑，伛偻颠痴。时公明子臯见而怜之，因诘责曰：此皆缘汝心行不好，罪当灭门，诸子虽尔，未足以尽子之罪。瑔闻大惧，恳求救护，子臯於是以前松子中诫授之。瑔誓志力行，仅全一子。所谓中诫，果何书哉。窃尝伏诗，其与此篇，无以异也。大抵皆是指出人错用心处，其为技罪，最为有力。薛瑔敬受中诫，而能得免灭门。周箴宣扬此篇，而能得脱饿死，不有力乎？呜呼，世间万事，转头即空，惟有恶因，长为身累。今注此书，正所以发明此说也。知有此书者，不可不求一读，既读不可不行。信能如是，异日生死路，当得大力也。

赞曰：

百篇之书，穆誓殿後。人之有拔，视若己有。民不协极，未离于咎。洪范之君，锡福均受。非曰为人，待己则厚。

不彰人短。

传曰：马伏波戒子孙曰：闻人有过，如闻父母之名，耳可得闻，口不可得而言。此已自尽夫太上所谓：不彰人短之说也。至於龟山先生则又为之语曰：口固不可得而言，耳亦不可得而闻。此则又出於马伏波之说，向上一头地也。大抵人处尘劳，不能无短。然短自其短，何与於我。在我只消一个不闻不知，则其短，终不自我而彰。苟或一语彰之，则其短不免传播。闻望自此而减，素守自此而隳。诘此之由，咎当谁执。当知好彰人短，君子有所不为，小人为之而无忌惮也。昔龟城之民，有祝期生者，为人猥薄，好彰人短。人有体相不具者，讥笑之；妍美者，嫉毁之；愚昧者，轻侮之；智能者，评品之；贫者，鄙薄之；富者，讪谤之。官僚，则讪其阴邪；士友，则发其隐由。门阀才望，皆出其右，无可拟议者，则必巧求其短曰：乃祖微人也，乃父鄙人也，母家工商也，妻家狙佞也，其弟不良也，厥子不肖也。有小过者，亦必溢词增饰，以成其短。事无巨细，一切如此，乃至以无为有，以十为百，以疑似为端的，以偶然为故犯，以不得已为优为，以错误为情实。度其人可欺，即面折之，众辱之，过毁之。待他人亦如此，待亲族亦如此，平生知识，无不在其贬剥中。甚者，目父母为顽嚚，目兄弟为管蔡。或教人兴讼，已复和之；教人诅马，已复证之。习之既久，不以为非。晚年忽病，舌黄每作，必须砭刺出血，数升乃已。既而复作，又须刺之。一岁之间，作者五七，痛苦切至，殆不可言，竟至舌枯而卒。此事与道士章齐一好嘲诮人，竟至嚼舌而死一也。然则彰人之短，是可为乎？

赞曰：

我所自立，欲为圣贤。彼亦人耳，何独不然。邂逅有过，尚可涤湔。一播其迹，终身之誓。是以掩恶，君子贵焉。

不衒己长。

传曰：老子曰：良贾深藏若虚，盛德容貌若愚。孔子曰：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，小人之道明然而日亡。大抵人之为人，其可略无所长。苟有所长，自当如是。要在益加韬晦，善自涵养，必使日新又新，然後可以成德。苟或不然，不免轻躁衒露，自呈褊浅，岂所谓：盛德容貌若愚，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也哉。是故欧阳文忠公修长於文章，每对客论谈，则言政事，而不及文章。蔡端明襄长於政事，每对客论谈，则言文章，而不及政事。此皆自晦者也。惜人不知，多至自衒。昔李泌极聪慧，年七岁，已能文，尝赋《长歌行》曰：天覆吾，地载吾，天地生吾有意无。不然绝粒升天衢，不然鸣珂游帝都。焉能不贵复不去，空作昂藏一丈夫。一丈夫兮一丈夫，平生志气多良图。请君看取百年事，业就扁舟泛五湖。歌成，莫不称赏。独张九龄力戒之曰：藏器於身，古人所重。今君早得美名，必有所折，宜自韬晦，庶几成德。况童子乎？若为歌诗，但只赏风景，咏古今，勿自扬己为妙。泌若有悟，泣谢再三，从此不复自衒。邇使不已，安能成德，为一代之名相乎？当知人有所长，切忌自衒。

赞曰：

三才并立，曰天地人。纲纪两间，系人一身。自贤而圣，由圣而神。顷刻满假，其德不新。颜渊如愚，端可书绅。

遏恶扬善。

传曰：遏恶扬善，在易谓之君子，在篇谓之善人。《易》曰：火在天上，大有大有包容之象君子，以遏恶扬善，顺天休命。然则遏恶扬善，即为顺天休德，休物之命乎？天之休命，果在是乎？大抵人非尧舜，安能每事尽善。其不善者，即名为恶。我能为之遏之，使之不至自弃，复得勉而从善。人谁不贵於善，一言一行，苟有可取，即名为善。我能为之扬之，使人皆得闻知，争相率而为善。天之休命，岂不然乎？天之休命，本如此；我今於物，亦如此。岂非顺天休命乎？《中庸》曰：舜，其大智也与，隐恶而扬善。舜尚如此，况余人乎？是故赵康靖公槩，专以掩恶扬善为务。邵康节公雍，乐道人之善，不及人之恶。此皆得夫遏恶扬善之说者也。惜人不知，成人败人，皆在一言。言之出口，其可不谨。昔寇莱公之在镇也，因生日，造一山棚，为监司所奏。上大怒，玉音甚厉，谓王文正公旦曰：寇准每事必欲效朕，何

也？文正曰：寇准诚贤能，但驂耳。上曰：但驂耶。遂不复问。驂非文正一言，则山棚之怒，安得便霁；贤能之说，安得上闻乎？王文康公（）治蜀，盗无轻重皆论死。有谤其大苛，会刘焯召还。真宗问曰：凌策与王（）治蜀，孰优？焯曰：凌策值岁丰，故得以平易治之。王（）值岁歉，虑民为盗，不得不绳以法，易地则皆然也。真宗善其言。驂非刘焯一言，则大苛之疑，安得遽释；皆然之语，安得上闻乎？此遏恶扬善，太上所以称为善人，《易》所以赞为顺天休命者也。

赞曰：

善恶之念，实同一初。举抑进退，如转轳鲈。遏彼扬此，系其机枢。春意所感，百蛰昭苏。易顺休命，其天心乎。

推多取少。

传曰：推多取少，似主兄弟言之。大抵义属大伦，临财自当如是。苟或反是，义复何在。况财者，尤贵乎义。天之察人，多在乎此。今日取多，岂遂多乎？今日取少，岂遂少乎？昔薛包与兄弟析产，奴婢取其老者，田畴取其荒顿者，器物取其弊折者。徐积与二叔析产，先请二叔毕取所欲，惟余一篋图书、两间弊屋，积怡然受之，略无愠色。又如：魏公咸熙之略取一二神，东染世衡之但取图书，杜正献衍之尽与诸昆，杜神童淳之悉与季弟。此皆推多取少者也。至於官爵，亦有推而受者，如申积中两遇郊恩，悉推以官其二弟。徐禧恩命已下，复推以待其兄之子是也。彼锱铢必校，尺寸必争者，旋踵破败，何足以此而语之哉。

赞曰：

知雄守雌，大白若黑。不贫为宝，老氏之嗇。自广狭人，岂曰盛德。意防侈大，身务撙抑。徒以财言，未尽天则。

受辱不怨。

传曰：按《涅槃经》，昔有一人，赞佛为大福德相。闻者乃大怒曰：生才七日，母便命终，何者为大福德相？赞者曰：年志俱盛而不卒，暴打而不瞋，马亦不报，非大福德相乎？怒者心服。大抵惟有福德，方能如是。惟能如是，乃有福德。固非局量褊浅者之所可窥，不闻本朝大福德者？昔吕蒙正拜参政，将入朝堂，有朝士於帘下指曰：是小子，亦参政耶。蒙正佯若不闻。既而同列，必欲诘其姓名，蒙正坚不许曰：若一知其姓名，终身便不能忘，不如不闻也。富文忠公少时，尝有诟之者，文忠闻如不闻。或以告之，文忠曰：恐骂他人。曰：明呼公名弼。曰：天下岂无同姓名者。竟至不问。此固文士，或亦能之。若夫武臣，而亦能者，诚亦可取。狄武襄为真定副帅。一日，宴孙沔。有刘易者，亦与座，易素疏讦，见仇人以儒为戏，乃勃然曰：黥卒乃敢如此。甚至诟骂武丧不绝口，俄又掷樽俎而起。时孙沔观武襄气殊自若，不少动笑，语愈温易。归方自悔，则武襄已踵门求谢矣。王吉为添差都监，从征刘旰。吉谨愿寡语，状若无能，动辄为同列诟斥。吉不问，惟尽力王事，奋不顾身，竟能冲破贼军，迁统制。非气量超越，能如是乎？此皆有前程，享福德处。孰谓佛语，为不然乎。

赞曰：

颜子不校，随会能贱。下惠袒裼，师德唾面。称美当时，垂芳记传。心和气平，笑观物变。虚舟飘瓦，吾又何怨。

受宠若惊。

传曰：太上於《宠辱章》曰：宠为下，得之若惊，失之若惊，是谓宠辱若惊。今於此篇又曰：受宠若惊，然则受宠，果若惊乎？大抵福兮祸所伏。当受宠时，不无盛满。万一盛满，则便有无限祸事，伏乎其间。一旦宠失，祸必勃至，岂不果可惊乎。是故君子受之，常若惊也。昔王文正公旦初登第，知平江，即通判郑州，寻拜右正言知制诰，改集贤殿修撰，迁翰林学士，拜工部侍郎，参知政事，加同平章事。从封泰山，祀汾阴，兼玉清昭应宫，使迎奉圣像，天书刻玉。兖州太极观奉上宝册，使拜太尉，兼侍中，晚年官益重。每家人出贺，必止之曰：遭遇如此，愈增忧惧，何可贺也。及为朝修使，自禁中乘车辂出都门，百官饯送，莫不交口称赏公之荣遇。公则不然曰：但觉反侧不安耳。他人处此，能如是乎？张忠定公咏之，拜吏部侍郎也，谓所亲李昉曰：今蒙圣恩，擢为天官少宰，可畏，可畏。若转下而思，则身不危；转上而思，则恐必败。栗栗若有惧色。他人处此，能如是乎？惟其如是，所以能有其宠。苟或不然，不免立取祸败，不闻卢多逊与种放之事乎？卢多逊初拜参政，服用渐侈。其父亿即愀然不乐曰：吾家世儒素，一旦富贵，遂至如此，未知税驾之地矣。多逊不能念父之言，竟以事败。种放初为朝廷所召，声名大振。其母即悲谓放曰：五口劝汝勿聚徒，无求名，今果为人知，不得安处矣。放不能念母之言，竟以名败。此皆受宠不能若惊者也。

赞曰：

牺尊青黄，乃木之灾。孤犊衣绣，宁活草莱。轩冕所寄，外物傥来。贪荣保存，祸身之胎。夫知道者，可不惧哉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四竟

# 卷之五

施恩不求报。

传曰：君子有心於施恩，无心於求报。苟有心於求报，即是利在於报。初非为人，报未必可求，而怨必先之，乌足谓之恩哉。是以不求之报，常见於无心之恩。昔尚霖为巫山令，邑尉李铸最强悍，无何感疾，遽至困剧。霖怜之，因请所托，尉拭泪以老母少女对。及卒，霖为割俸，送其母及其函骨归河东，且为嫁其女于二族。一夕，梦尉如生时，拜且泣曰：公本无子，感公之恩，已为力请于帝，今得为公之子矣。是月，霖妻果孕。明年解官，沿流而归，每遇滩险，必见尉慰约立岸上，如指呼状。将抵荆渚，又梦尉曰：某明日当生府，公必以小合送及生府。公果以小合贮粟米，为糜粥之须，因呼之曰合，名之曰颖。及长，极宽厚，敏於仁，笃沁孝，官至大理寺丞。宇文英迪初领黔江都狱，民有扶爱之者，常诉漕台官吏，适坐事系狱，官吏恨之，必欲文致于法。英迪为之不平，力为辩雪，竟从轻断。又三年，英迪沿檄道，由南宾沂流而归。时六月，忽大雨，水遂暴至，波涛如山，中流缆绝，舟人拱手，坐待倾覆。俄见一小舟冉冉出没於烟波间，远来相救。既济，乃扶爱之也。相顾大惊曰：吾昔日平黔之狱，初非有意於君。君今日冒险而来，亦岂知将溺者之为我，岂天意故以彰其事乎？相与感叹者久之。呜呼，当霖之为尉也，不过曰同官，当如是而已，安知有今日为子之报乎？当英迪之为爱之也，不过曰断狱，当如是而已，安知有今日救溺之报乎？此皆无心之恩，不求之报者也。曩使有心，则未必然也。古语云：恩虽乱施，有不期而自会；怨不可作，恐窄路之或逢。真至言也。

赞曰：

怵惕惻隐，七心自生。内交要誉，利心乃萌。仁本天理，遇物而亨。利则人欲，其末必争。毫发千里，宜谨权衡。

与人不追悔。

传曰：老子曰：既以为人，己愈有；既以与人，己愈多。大抵人之临财，多至吝啬，一毛不拔者有之，与而复悔者有之。今也乃能与而不悔，非真实乐施，安能如是，福德自此而长，岂不愈有愈多乎？昔柳仲涂少时，饮于酒肆，见一书生将谒魏守，求赏葬其父母。仲涂问：所费几何？书生以二十万对。仲涂即日归家，罄其所有，得白金百两、见钱数万，以与悉之，略无吝色。范文正公赏遣其子尧夫，归姑苏取麦。舟次丹阳，见故人石曼卿以三丧未举，不得归，尽以五百石麦舟付之。既归，未及言，文正曰：见故人否？尧夫以曼卿三丧未举为对。文正曰：何不以麦舟付之？曰：付之矣。尧夫怡然，喜见于色。若二公者，是有悔乎？此固伟人，宜有此举。然求之其次，不为无人。比李谦者，富室也。尝值岁歉，出粟千石，以贷乡人。明年又歉，人无以偿。公即对众焚券曰：债已了矣，不须复偿。明年大熟，人争偿之，一无所受。明年又大歉，公复竭家货，设粥以济，赖以全活者，动以万计，死者复为瘞之。或曰：子阴德大矣。公曰：阴德犹耳鸣，己自知之，人无知者。子今已知，何足为德。李浩然者，亦富室也，拯济贫困，积四十余年，未尝少怠。若二公者，亦有悔乎？其後，柳范益通显，二李孙皆登第，所谓愈有愈多，岂不然乎？

赞曰：

为德不终，古人所贱。与其诺责，宁有己怨。君子不吝，果於为善。货恶弃地，藏己则浅。随力所及，斯为方便。

所谓善人。

传曰：孔子曰：善人，吾不得而见之矣。得见有常者，斯可矣。然则善人者，当何修何饰，而能到其地乎？曰：无他，但能践篇中之言，即能到其地也。篇之言曰：为臣当忠，为子当孝，兄弟当晓，夫妇当和，正己化人，慈心於物，不欺闇室，不履邪径，进退以道，积累有功，恤寡矜孤，敬老怀幼，悯凶乐善，济急救危，不衒己长，不彰人短，遏恶扬善，取少推多，受辱不怨，受宠若惊，施恩不求报，与人不追悔，人得人失，如己得失，乃至泽被昆虫，仁及草木，所践如此，非善人欤。昔李文正公昉既致政，因上元张灯，太宗命安輿迎之，坐之御榻之侧，手酌御樽，且选果核之珍者赐之曰：如卿者，真善人君子也，两在相位，未尝有伤人害物之心，此朕所以念卿也。公归语其子曰：吾虽无奇功伟绩，惊世骇俗，然未尝蔽人之善，忌人之进，不欺暗室，度德守分。於此四者，自谓允蹈。今蒙圣上崇奖，对羣臣前，以善人君子见称。夫善人君子者，男子极善极美之称也。孔子尚云：不见吾何人而敢当之乎？汝曹当念圣上崇奖之言。吾平日所践四者之说，於君忠，於亲孝，修谨自立，庶几可以无忝。其子宗谔，亦能恪守先训，为一时闻人。叅政李公穆之死也，上郎时临丧，哭为之恸，既而顾左右曰：天不使好人为朕辅佐耶，何至夺之之早？宗谔问文正曰：从叔为事何如，而能使圣上痛惜如此？公曰：叅政公清简亮，恬澹寡欲，直不忤物，曲不苟合，乃至学术之该传，识量之深粹，真大雅君子矣。加之善与人交，敏於从政，是故捐馆之日，识与不识，莫不交口叹惜。不然，何以感致万乘之尊，亲临其丧，为之长恸乎？呜呼，二公所践，真可谓允蹈夫篇中所谓善人之说也。得名善人，岂为过哉。

赞曰：

乾卦六阳，元为善长。寸阴不容，纯乎天象。受天之中，在人能养。推而行之，安利勉强。阳长阴消，此心天广。

人皆敬之。

传曰：盖巨源为县令，因买罗於公厅上，手自开托。其侍婢从屏间见之，即恚曰：不意今日，乃来伏事一个罗绢牙郎。因求去，不可留。范讽为御史中丞，有一閹史，隶台已四十余年，事二十余中丞矣。每能道丞之贤否，丞贤当声喏时，所执之杖必横，否则直，此语久矣。喧传为中丞者，惟恐其挺之直也。一日挺直，讽惊问故，则曰：比见中丞约客喻庖者，至于数四，某私意异时作相，亦复如此，每事喋喋，岂不烦碎，心实鄙之，不觉挺之直也。讽愧谢者再三。呜呼，

此皆举措偶失，已不为婢仆所敬，况能使人皆敬之乎？当知人皆敬者，必其真可敬也，不闻温公与刘大谏之事乎？昔温公之赴阙也，卫士见之，莫不以手加额。乃至百姓，亦复遮道告曰：公无归且留，相天子，活百姓。时王辟之过青州，道见村民数百，亦复欢呼踊跃，皆喧传曰：司马作相，吾侪大快活矣。公薨，京师之民为之罢市，而吊鬻衣以奠。四方会葬者，数万人力。至岭南封州父老，亦皆相率而至，炷香于顶相九百余人。非人皆敬之，能如是乎？刘大谏之在宋也，人皆谓：若过南京不见刘待制，如到泗州不见大圣。及薨，耆老士庶，乃至妇人女子、田夫野、市井小民，莫不手持香剂、诵佛书以哭。公门为填壅不得入，因设大炉於厅下，以受其香，香价为之踊贵。非人皆敬之，能如是乎？又如王沂公之在阁下，杨文公性恢谐，一时僚友，无不被其狎侮。至公则曰：第四厅舍人不敢奉戏。陈襄、陈烈、周希孟、郑穆，皆以知天尽性为学，天下之重为己任，士人宗之，号曰四先生。虽诞突盗傲，不可率者，亦不敢失礼於其门。富文忠公尝乘小倮，过天津桥。人随观之，市中为之一空。徐孝节庐于墓侧，城中之人，日往致敬，市中亦为一空。申颜特立独行，每过市肆，市人为之起。邵康节每出游，城中士夫，无不倒展而迎。此亦人皆敬者，非真可敬，能如是乎？

赞曰：

敬心之生，得於未施。林宗之巾，紫芝之眉。至于君实，走卒所知。匪求于人，人则即之。不然回纥，曷拜子仪。

天道佑之。

传曰：天道佑之之说，即《易》所谓：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之说也。大抵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不言而善应，不召而自来。我果有，以格之；无有，不为所佑也。昔刘器之既登第，不即就选，复归从学，每以漆雕开，斯未能信为戒，大为温公所知。初拜谏官，即抗疏二十有四，甄别朝臣邪正。又抗疏一十有九，论章子厚小人不可用，人皆为缩颈公则不问。及子厚用事，公遂走窜人言，春循梅新，与死为邻，高竇雷化，说着便怕。凡此八州，公历其七，虽盛暑畏途，亦必令所属监督。日行一程，或泛海冒险，人皆谓公必死，公则安然，年八十，未尝一日病。时公贬所，有一纳粟者，揣知子厚意，自求为子厚杀公。子厚即日，自选人擢为本路运判。其人飞驭，径至距公贬所，才二十里而止，明日将有以处公，左右莫不为惧。无何夜半，忽闻钲鸣，则运使者若为物击暴，吐血而死矣。曩使运使不死，公则必死，非天道佑之，能如是乎？庚子舆者，亦吉人也。其父出守巴西，迁宁蜀而卒。子舆扶护而归时，秋水方壮，灏微露水面。而瞿唐之流，尤为湍悍，天又欲雨，舟人大惧。子舆因仰天大哭，一恸未终而水已退，减二十余丈。既过，水复如初。曩使水不退减，事知如何，非天道佑之，能如是乎？当知天道佑之，特在我而已耳，况忠孝者，百行之冠冕乎？所谓善者，此其首也。

赞曰：

天者公理，当然而然。非有好恶，孰司其权。与善辅德，助顺尚贤。惠迪之吉，动相周旋。谁佑我者，在己之天。

福禄随之。

传曰：诗曰：乐只君子，福禄申之；乐只君子，福禄膍之。此即篇中随之之说也。大抵善人君子，其吉祥恺悌，足以招致福禄。是故所至不求而自然来，宜有若随也。昔富郑公以直言危论为谏官，既知制诰。宰相不悦，因荐公使不测之虏。时欧阳文忠公上书，引卢杞荐颜真卿使李希烈事，言宰相欲害公也。书入，不报及公使虏一言之间，乃能使虏之君臣，相与诵公之言，修好中国、不用兵者，几百余年。使回除枢密直学士，又除翰林学士，又除枢密副使，皆力辞不受。踰月，除枢密使，又辞。上必待公，缀班乃坐。岂非福禄随之而然乎？此固大福大禄，非粗能有成者之所敢望。然各在其身言之，但凡有成，皆福禄也。医官甄百里者，本鄙野庸夫也，然能善用其心，病无大小，皆急赴之。一日，上不豫，或荐其能，一服果愈。於是宠冠诸医，出入宫禁半年之间，金如熟薄所积，已二万余片。酒如上樽，亦常贮三千余（）。此虽未足，谓之福禄。然在甄身，比之曩日，非福禄乎？当知福禄随之，亦在我而已耳。

赞曰：

颜天陋巷，夷饿首阳。贫归原宪，刑及范滂。福禄之应，几於反常。当知数子，日月争光。此福此禄，千载明昌。

众邪远之。

传曰：众邪者，不正之类也。其类不一，故曰众邪。大抵邪正殊途，势不两立。正之所至，邪自不容。譬如日轮照於冰山，日固自如，冰当自释。所谓远者，求之于古，如禁咒之不能加显，素娥之不敢出梁公是也。昔道士陆修静等，善咒术，能咒僧衣鉢，及宫殿梁柱，皆飞举振动，高自矜夸，以为神仙辈也。时法师昙显闻之，斥曰：尔曹未遇勍敌，敢以小术自肆？遂以稠禅师袈裟置地，使咒之，道流并力作法，逾时不能动。显即自取置梁间，使咒梁柱，亦不能动。修静等惭缩无人色。如武三思，尝买得一妾，名素娥，真绝色也。每宴朝士，出以自夸。一日，约狄仁杰。仁杰将至，娥遂深匿不肯出。武入呼之，则入堂奥隙中，声若属丝曰：妾本花月之妖，梁公正人，何敢出也。自此遂不复出。求之于今，如方公诸君是也。若方谦之者，清静自居，味道为乐者也。时所居之方，多病山疟。谦之书名与之，无不立愈。或请其方，谦之曰：尝闻心正，可以治邪。吾居贫，无财可施，但日诵法轮《道德经》，随喜众善，慈悲靖恶，自谓可以自治，亦可治邪，如是而已。此则见名而远者也。张乖崖者，始终挺然，无所屈挠者也，与高士傅霖相善。一日，款于近郊，夜饮剧谈。时彼方大疫，诸邻多有病者。是夕如洗，顿然皆愈，明见鬼物云云。若为二公而去，此则闻声而远者也。彭公达者，淡然寡欲，廉谨不苟者也。尝知湖州，州宅素号多怪，前後守臣，不获安处。及公到官，乃至解去，未尝问其怪之有无，其怪亦不敢辄呈伎俩，始终帖然，殊无小挠。此则见之而远者也，非我有以服之而然乎？至於张玄感之任淮南漕也，则不然矣。到官之後，日为鬼物所挠。时有一武弁善治鬼，因命治之。既至，叱曰：运使尊官，朝廷重任，尔等何鬼，辄敢干之？鬼乃大笑曰：我岂比你班行，苟且取奉，以求荐举。自此益涂糊上鹬下突不可制，岂非两皆无以服之乎？

赞曰：

有道之世，其鬼不灵。清明在躬，物无遁情。无邪尔思，所存者诚。泰字既定，迅雷不惊。是气无馁，何物敢撓。

神灵卫之。

传曰：神灵者，聪明正直者也，在处皆有之也。所敬者道德，所与者忠孝，所契者正直，所取者阴德，然则人其可无是四者乎？苟果有之，神灵无不卫也。昔韩魏公自成德移帅中山，将至沙河。前驱回白：水暴至，不可前。公曰：业已至此，避之何益？命速具舟。既济，行李未绝而波涛如山，後骑犹有未得渡者。时徐济之民，皆见公方渡时，有神龙偃截上流，水为之立浅。梅公仪尝知滑州，夜报河决。公即躬率官属，分役兵夫，夜趋河上，随处堤塞。正窘急间，明见一白须老人，载一舟楫，往来佐助。意其豪民，心大喜之。及水定，天亦晓，命史请之，则白须老人不复见矣。此皆神灵卫之者也。

赞曰：

神之为道，聪明正直。洋洋在上，鉴临微侧。呵禁不祥，以奉有德。匪求于神，彼则受职。恶人反是，神所罚殛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五竟

# 卷之六

所作必成。

传曰：世间无不成之事，天下皆可作之人。苟有其志，无不成也。昔张仲宾之祖，本一善谋利者，但水翻然改图，笃意教子。其子仲容、仲宾，果皆登第。明年，仲安又登第。于令仪本一市井小民，亦以翻然改图，笃意教子。其次子杰，侄子倣，亦皆登第。然则有志之士，欲有所作，是有不成者乎？况能力行众善者乎？窦公之事，便可见也。窦公禹钧者，燕山人也。初梦其祖谓曰：汝无子，又不寿，曷不早修阴德，以回造化。禹钧惶惧，於是内外姻娅，有丧未举，有女未嫁，皆助成之。乃至焚券嫁仆夫之女，得金还去失之人，苟可修德，无不为之。又於所居，建四十间屋，聚万卷书，延文行师儒，居之师席，有志之士，听其自至。由是英俊四集，由公门而贵者前後接。武公之身，官至左谏议大夫，年八十，无疾而卒。今为洞天真人，晚得五子，皆登第：仪，礼部尚书；俨，礼部侍郎；侃，左补阙；偁，参大政；僖，起居郎。呜呼，欲长寿而得长寿，欲得子而得五子，欲官爵而有官爵，好修德而得登真。然则世间所作，是有不成者乎？

赞曰：

求仁得仁，叔齐伯夷。孳孳为利，盗跖之归。天既与善，恶亦稔之。贪回阴狡，动遂其为。成效美恶，要终可知。

神仙可冀。

传曰：张杨阅《道藏》，见一壁鱼，身有五色，烂然夺目。及开经卷，则神仙字处，蠹蚀殆尽，乃知壁鱼蠹蚀神仙字，遂能身有五色也。何讽买得一轴道如经，中有一物，状如发卷，规可四寸，循环无端。既而截断，则头尾两皆水出，滴可升余。徧以问人，无能知者。一日，遇一得道者，举以问之，则曰：君遇此物而不能羽化，命也。此乃壁鱼三蚀神仙字，化为此物，名曰脉望。以规映星，星使立降，可得还丹。复取其水服之，便得换骨。讽归，取经毕读，则一轴之中神仙字处，字字果皆蚀尽。又知壁鱼三蚀神仙字，遂能化为脉望也。呜呼，一虫尚尔，况以人冀神仙，其有不可冀者也。大抵人之与仙，性真本一。第以情胜，遂失其真。一旦反真，尘情俱尽，即神仙也。况能济之以善，求之于古，如子房之忠，吴猛之孝，王进贤之不失妇节，兰期之友于兄弟，刘翊之损己分人，赵素台之济穷恤死，许真君之行符施水，严平君之以善导人，周伯持之收瘞遗骸，李五郎之不欺斗斛，陈安世之不杀物命，李奚子之拯济饥禽，杨敬直之闲则凝神，唐若山之性无忿恚，乃至黄万佑之鲜过，景相之酷好放生。刘平阿本一医人，吴睦本一县史，刘妍本一妓女，鲍靓本一店家，贺生本一屠儿，丁约本一兵卒，朱本一劫盗，李正玄本一猎人，此皆自人而得仙者也。求之于今，如晁公迥之为静居天主，章公文起之为司命真君，王公素之为玉京侍郎，吕公晦之为上帝司糾，韩公琦之主紫府，富公弼之司崑台，王公叟之掌翊圣铁轮，金公三之为佑圣风伯，张公孝基之为嵩山主者，窦公禹钧之为洞天真人，乃至欧阳公修之主神清，王公安国之主灵芝，吕公湊之主羣玉，石公延年之主芙蓉，陈公靖之判司直，田公承君之主维阳，此亦自人而得仙者也。按经云：今中元二品左洞阳宫所，总地上九皇土垒、四维八极。其灵官僚属，共有九万九千九十九万众，皆是在世有功之人，受度而得进补其职。如吾乡台法何公熙志以注《金刚经》有补於世，死後乃得补为西岳点检，历数官。此虽岳府，是亦受度，执谓神仙为不可冀乎？其间亦有欲冀而终不能冀者，非仙之不可冀也，所践未足冀乎仙也。不闻二真人之言乎？锺离曰：仙之求人，甚於人之求仙。洞宾曰：人常以不得见吾为恨，虽日见吾，而不能行吾言，於事何益？此皆叹人不能冀夫仙也。

赞曰：

神仙之说，多谓渺茫。求而不得，汉武忝皇。亦如释教，地狱天堂。天堂果有，必处忠良。地狱果有，小人之乡。

夫欲求天仙者，当立一千三百善；欲求地仙者，当立三百善。



传曰：天仙地仙之有差，在乎立善多寡之有异。篇中已自言之，固不在论。请以百尺竿头、更进一步之说言之，庶几已得仙者，不复从坠，一向超升；未得仙者，不假他求，即日便到。释迦曰：仙有十种，一曰地行仙，二曰飞行仙，三曰游行仙，四曰空行仙，五曰天行仙，六曰通行仙，七曰道行仙，八日照行仙，九曰精行仙，十曰绝行仙。既而又曰：是等皆是不循正觉，别修妄念，存想固形，游於山林，人不到处，寿千万岁，斯亦轮回，妄想类倒，报尽却来，散入诸趣。坚固服饵，而不休息，食道圆成，名地行仙。坚固草木，而不休息，药道圆成，名飞行仙。坚固金石，而不休息，化道圆成，名游行仙。坚固动止，而不休息，气清圆成，名空行仙。坚固精液，而不休息，润德圆成，名天行仙。坚固精色，而不休息，吸粹圆成，名通行仙。坚固咒禁，而不休息，术法圆成，名道行仙。坚固思念，而不休息，思忆圆成，名照行仙。坚固交遘，而不休息，觉应圆成，名精行仙。坚固变化，而不休息，觉性圆成，名绝行仙。锺离曰：仙有五种，一曰鬼仙，二曰人仙，三曰地仙，四曰神仙，五曰天仙。既而答大道之问，则又曰：道本无问，问本无答。万物之中，最灵最贵者，人也。若能穷万物之理，尽一己之性，穷理尽性，以至于命。全命保生，以合乎道。自然与天地齐其坚固，而同其长久矣。一者不悟大道，惟务速成，正令心若死灰，形如槁木，神识内守，一志不移，定中以出阴神。然穷其归，究竟只名清虚之鬼，不得为纯阳之仙，名曰鬼仙。二者暂於人中，得闻大道，然业重福薄，或以魔退，或僻在一偏，确守不变、绝五味者，不知有六气、忘七情者，不知有十戒、行咽漱者，笑吐纳之为错着采补者，指清静之为愚、好接物以夺天地之炁者，不肯休粮、好存想而采日月之精者，不肯导引孤坐闲息者，不知有自然屈体劳形者，不识於无为，但能延年安乐而已，名曰人仙。三者法天地升降之理，取日月生成之数，身中用年月，日中用时刻，识龙虎，配坎离，辩水源清浊，分气候早晚，收真一，察二仪，别三才，分四象，列五行，定六气，聚七宝，序八卦，行五行，九州颠倒，气传子母，液行夫妇，三田反复，烧成丹乐，永镇下田，练形住世，长生不死，名曰地仙。四者已得地仙，用功不已，超凡入圣，却反三山，名曰神仙。五者已得神仙，传道於世，於道有功，为人有行，功行满足，超居洞天，便得效职，列为仙官。若又於天地有犬功，於古今有大行，从此渐进，仙阶陞，历任三十六洞天，反於八十一阳天，复从八十一阳天，超入虚无自然之境，名曰天仙。然则释迦所谓正觉，锺离所谓大道，果何说哉。夫正觉即大道，大道即正觉也。大抵必欲识取自心，不落情解，不闻僧那之说乎？僧那曰：歌明自心，但於日用中，行住坐卧，常自审谛思察。遇色遇声，未起觉观。时心何所之，是有耶？是无耶？既不落有无处所，自然心珠独朗，常照世间，无一尘许间隔、刹那顷断续之相，此即正觉，即此大道也。是故吕真人既因不学链金，而得度世矣。又因闻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说，而胸次始得豁然。既得胸次豁然矣，又尝饭僧於潭之兴化。孙真人既以留意方书，而得度世矣，又尝咨决於唐之宣律。既得咨决於宣律矣，又尝听《宝塔品》於成都之无名行僧。此即百尺竿头、必欲更进一步者也。若夫立善，自当然也；纵不求仙，亦当然也。

赞曰：

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。待人而行，人道乃全。积功累善，必有後先。条目严备，毫发罔愆。是乃仙道，以人合天。

若或非义而动，背理而行。

传曰：孟子曰：理也，义也，人心之所同然者也。孟子所谓义，理也，大抵义理在人，不可非背。苟或非背，不免追随汨没，闾茸狙佞，无所不至矣。其肯清静自居、味道为乐乎？请以一二君子言之，庶几稍知愧耻。昔郭延卿以文行著名，厌世浇薄，葺园圃於水南，居之凡二十余年，足迹未尝至城市，少则与张文定、吕文穆游。张、吕相继作相，荐之于朝，得职官不肯就。时钱文僖惟演为留守、谢绛为通判、尹洙为掌书记、欧阳修为推官，皆一时文行之士，慕其为人。一日屏骑从，同谒延卿，对谈良久。延卿以陶樽果簋进，文僖爱其野逸，引满不辞。至晚，吏报申牌府史牙甲罗列庭下。延卿徐曰：公等何官，而从吏如是之多？洙指文僖曰：此留守相公也。延卿曰：不图今日肯顾野人。相与大笑，更进数盃。暨日入公辞归，延卿送出曰：某老病，不能造谒，幸勿讶。文僖登车，茫然自失，如入神仙之境，既而叹曰：此人视富贵为何等事乎？此则士大夫中，清静自居、味道为乐者也。杜五郎者，本田家也，亦确然有守。所居距县三十里，惟两间小屋，一其自居，一其子居之。枵然一榻，更无他物。时繁阳尉孙軫，慕其为人，乘闲谒之，良久曰：某村民无能，何为见访？軫因问何以不出？笑曰：无用於时，无求於人，偶不出耳。又问：何以为生？曰：彘居邑南，有田半顷，与兄之子共耕。兄子既娶，自度不足赡，尽以付之。因携妻子至此，适乡人有两间闲屋，因借居之。初则卖药择日以自给，及儿子长成，乡人又以三十亩田令佃。耕有余力，又佣於人，自此稍足，不欲与人争利，医卜之类，一切罢废。又问：终日有何所为？曰：端坐而已。又问：曾看经否？曰：二十年前，曾看一本《净名经》，初见其议论的当，心颇爱之，今已忘却，经亦不知所在矣。对话移时，气韵潇洒，言辞精简。軫大敬叹曰：真有道之士也。自此数数访之，此则田野间清静自居、味道为乐者也。彼非义背理而无所不至者，视此得无愧乎？

赞曰：

理本法意，义为条式。原情定罪，一毫不易。铢铢戒谨，犹差於石。矧越绳矩，肆为颇僻。人而不诛，底天之辟。

以恶为能，忍作残害。

传曰：天道常与善人，尔乃以恶为能；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尔乃忍作残

害。违天背地，非尔而谁？所谓能者，不自以为非也；所谓忍者，殊无恻隐也。诸恶之中，莫此为甚。残害之中，莫此为惨。地狱之设，端为是人。异时牛头阿旁之属，亦岂恤尔而不加毒手乎？请以不忍之说，急速救之，庶几不至已作而不可复救。昔西域僧名觉称者，来入中国。杨文公亿一见，即加礼。既而求去，不可留。因命译者问之，则曰：我土全不食肉，今入中国，在处皆屠杀猪羊，悬肉市肆，甚不忍观。吾意不乐居此，暂到五台，礼文殊即归矣。山谷诗，有厥牙已作小儿拳之句。张阁一见，即蹙然不乐，指为忍人。此但诗人状物，初非忍者。盖阁为河内推官，而通判葛繁惟蔬食诵经，阁亦断肉，故有此语。若使世人皆能有悟，如觉公，如张公，於一切物，常存不忍，愚保其必不敢以恶为能，而忍作残害也。今故首表出之，然後略叙因果。昔陆孝政欲收一聚蜂，收不可得，即怒，尽以热汤沃之，死无遗者。未几，复於其地，忽为一大蜂所螫而死。周昂尝昼寝，户上有一燕巢，三雏呢哺待哺。昂怒，悉以痰与之，三皆胸裂而死。其後，三子皆暗。金华寺有栢数株，忽生毛虫，色黄，而长近二寸，蠹食枝叶，莫知纪极。寺僧秀荣恶之，悉命扫除埋瘞，或弃於柴积。其徒秀仁，又取柴积晒於日中。俟虫死，方以供爨。数年，秀荣卒时，寺内别有一僧亦卒。既而得还，语秀仁曰：某到阴司，见秀荣荷铁枷，坐烈日中，有万万毛虫，缘遶嚼噬，若不可忍。秀仁闻而大惧，不数日，亦发背而卒。大慈寺僧修准新开一轩，四面皆竹，栏槛上多有蚊子缘遶。修准怒，立伐其竹，尽取蚊子，弃於火中。未几，忽患癰疮，头面尤甚。命医视之，医曰：此名蚊漏疮，不可疗也。未几，遂卒。又如王愈忿鵲之噪，而生断其舌，其後竟死舌疮。张霖忿蛙之鸣，而沃以热灰，其後忽为汤烂。然则人之於物，是可以恶为能，忍作残害乎？既作，得无罪报乎？

赞曰：

智伯之贤，盆成之才。明推丹朱，捷称恶来。受天异稟，如木产村。用以为善，其孰御哉。以能济恶，岂不可哀。

阴贼良善。

传曰：陈平多阴谋，自知必当无後。公孙弘好阳与，其後不复显闻。大抵阴谋不免阳与，阳与便有阴谋。譬如弹丸击物，最为暗中施之。余人皆不可施之，良善则尤不可也。盖良善者，民之望也。在一国，则一国重；在一乡，则一乡重。其可阴贼之乎？昔李林甫未显时，在槐坛遇一道士戒曰：君名已列仙籍，纵不白日上升，亦必为二十年太平宰相。异时，事权在手，切记吾言，不得妄有阴贼。林甫既贵，不复记忆，一味怙宠，多所贼害。久之，复梦道士责曰：君岂忘吾言乎？今果获罪矣。於是命吏引入一处，林甫耳中，惟闻潇潇风水声。既至，则府署严饬，帐榻华侈。林甫复自喜曰：正令居此，亦自不恶。道士笑曰：此乃鳞介所居，其间苦事，最为惨毒。君尚以为不恶，欲如何而後谓之恶乎？林甫骇然，汗洽而寤。此则以阴贼良善，而将生水族者也。许文规被摄至冥司，以曾活一人，得延一纪而还。既出，望见一门，守卫甚严。许以问吏，吏曰：此都狱也，但凡世间谗譖忠良、毁败善类、常行阴贼之人，死後无问贵贱，皆当治罪于此。此则阴贼良善，而必入地狱者也。孰谓为之，为无罪乎？当知明白洞达、坦然易见者，近乎阳也；奸险狠愎、深而难知者，近乎阴也。平生宅心於阴，死而复归於阴，理之必然，亦无足怪。所谓水族，所谓地狱，非阴界欤？

赞曰：

犯法舞法，冒法则均。鬪杀谋杀，同於杀人。至於定罪，轻重不伦。舞设智数，谋秘鬼神。发必命中，亦中其身。

暗侮君亲。

传曰：在人臣言之，一味奸諂，肆其欺罔，暗侮也；在人子言之，空事虚文，情实不至，暗侮也。但凡为臣为子，而不能尽其所以事君事亲之诚，皆暗侮也。使为臣而皆暗侮其君，为子而皆暗侮其亲，则为君为亲者，尚何望於为臣为子者

乎？害教叛道，莫此为甚，太上所以言之。昔曹武惠彬方在宥密，常公服危坐，如对君父。既归私第，亦必闭阁宴居，不敢妄通宾客。五鼓才动，即待漏於禁门。如此八年，虽雪霜甚寒，未尝辄易其操。王文正公旦虽在私第，亦如在朝。一日，归自朝中，即冠带入静室，默坐不出。家人惶恐，亟遣其弟询之赵公安仁。安仁曰：适议事，公不欲行，未决而归，必忧国家耳。彼暗侮其君者，视此得无愧乎？郭琮幼丧其父，独有母在。常怀罔极之叹，凡三十年，不茹荤，不饮酒，朝夕虔祷，必欲为母祈寿。其母张氏，果得一百四岁，耳目不衰，饮食不减。孟熙者，市井人也，日以贩卖果实，养其父母。虽不知学问，而於温清定省出告反面之道，皆能曲尽其至，知学问者，往往不及。其父死，寝苦於地，不食盐酪，哀毁过节，几至灭性。如是三年，始终如一。彼暗侮其亲者，视此得无愧乎？惟其不敢暗侮，所以曹氏、王氏二家特盛。郭琮明诏褒赏，旌表门闾；孟熙因掘地，於锄下得金，遂成富室。然则天於忠孝，其报之也，曷尝爽乎？

赞曰：

恭不侮人，伪无戴尔。事父事君，恭莫大此。不用吾情，是欺而已。有既面目，为人臣子。借曰未知，神明彰矣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六竟

# 卷之七

慢其先生。

传曰：先生者，所以传道、授业、解惑者也。片言之悟，一字之传，皆所自也，其可慢乎？昔胡安定瑗之为先生也，如钱藻之渊笃，孙觉之纯明，范纯仁之直温，钱公辅之简谅，皆一时知名之士，其於先生，则不啻如子弟之事父兄，未尝闻其慢也。孙明复之为先生也，如石介之该通，张洞之辨博，皆鲁之尤贤。而有道者，其於先生，行则从升降揖，拜则执杖屨而侍，肃然其恭，亦未尝闻其慢也。又如待制彭汝砺，少尝师事嗣庐倪天隐。及官保信，即迎天隐置于齐阁，执弟子之礼甚恭。天隐死，母犹未葬，明年妻亦死，又且无子。公为葬其三丧，又为嫁其女于同年进士宋涣。尚书王存，少尝师事颖川陈俊。俊死无子，存为立其弟之子官之，由是俊妻得有所托。此则又能不忘先生於既死之後者也，况敢慢之於在生之日乎？其间或有慢者，特轻薄小人耳。惜其不知为先生者，大有不可慢处。其开悟未达，阴德最大，克昌厥後，皆未可知。王公之事，便可见也。昔王先生者，家极贫，以教导村童为业。晚得一子，已八岁，不能养，舍与西寺僧为童。其僧一见，知其英物，即令就享，不惜钱帛资之。咸平中，举贤良方正，其後为参政，作枢密，名位烜赫，官业过人，是为王文康公。曙，其名也。文康之子益柔，官至龙图学士。益柔之子谨行、谨言，皆至大夫，有贤德，尝与康节诸公游。然则为先生者，是可慢乎？

赞曰：

父生师教，二者并言。传道授业，孰为本源。服有衰經，心丧三年。人伦所重，天道亦然。慢其所敬，恶莫大焉。

叛其所事。

传曰：僚属之於长吏，卒伍之於部辖，仆妾之於主翁，皆所事也。所谓叛者不待，真敢叛之，然後谓之叛也。但凡缓急非所倚，利害不相恤，即为叛也。请以一二仆卒言之，庶几出於仆卒之上者，稍知愧耻。昔仆夫赵延嗣，事舍人王邻几为仆夫。邻几知制诰，不逾年而父子俱卒，家素贫无以为养。延嗣义不舍去，竭力养其三女，凡十许年，未尝识女之面。及三女长成，即诣京访舍人之旧宋翰林白、杨侍郎徽之，放声大哭，具道所以。二公惊谢曰：汝之所为，吾侪不及。於是合金迎三女归京，择良配嫁之，着得名士。时徂徕先生石守道，特为传之，以激世之不能笃於义者。王逵初事屯田郎中李昱为仆夫，後应募为兵，以选入棒日军。适昱父子坐事，系御史台狱，平生亲旧，无一人敢询问者。独逵日守台门，供其饮食，如是四十余日，未尝少怠。及狱具，贬为南恩州。驾从者，皆辞去，独逵送之，昱忽感恚自尽。逵为经理後事，哭之如亲父子，见者无不堕泪。泊事毕，方敢舍去。时司马温公亦为传之，以戒世之薄乎义者。然则世之受知於人，临利害而辄相弃背者，曾不若赵延嗣、王逵之为仆卒也。

赞曰：

君师长治，及其受恩。皆曰所事，分有常尊。情义攸托，施于子孙。奴仆报主，犬马恋轩。我思婴曰，作于九原。

逛诸无识。

传曰：《楞严》云：该惑无识，疑误众生，死後便当堕入无间。然则逛之为罪，岂为轻，哉。昔亳州太清宫有一道人，气貌甚扬，每携一小鑪，於老君殿下，煨药而卖。众方集，必指老君像大言曰：我乃彼之师也。众颇惑之，莫不皆欲多得其药。一日，方指像大言，忽火自鑪出，飞入其身。须臾焰发，五体烘烧。众皆以水沃之，沃不能灭，号呼跳跃，不胜其苦。良久，面老君像，俯伏如待罪状。视之，则已死矣。时杨克动闻之於验屍官甚的。张怀素者，亦伟然其人也。自言道术通神，飞走之属，皆能呼遣。至言孔子诛少正卯时，彼正在旁，谏其太早。又言汉楚成臯之战，彼正登高观战。奸如蔡卞，尚犹惑之，每对客言及，必极口称叹，惟忠肃陈瓘不信。其後事败抵罪，名士多被污蔑，惟忠肃独免罗织。然则逛诸无识，其掇祸终可免乎？大抵逛妄之人，但知贪财，不复畏罪。为僧人，则挟谈空而逛；为方士，则挟丹

药为诳；为师巫，则挟鬼神而诳；为医卜，则各挟其术而诳。安知诳妄为罪，非独掇祸，又当堕大地狱乎？

赞曰：

笑烈於怒，志慘於兵。侮玩紿惑，殆非人情。渊鱼可跃，泓鸟易惊。矧我同类，万物之灵。以诳为巧，掩耳盗铃。

谤诸同学。

传曰：人伦有五，曰君臣，曰父子，曰兄弟，曰夫妇，曰朋友，居于其一。然则朋友之道，岂为轻乎？况诸同学，平日相处於砚席之间，雍容笑语，非不亲厚，其可妄起嫉心，而辄加毁谤乎？昔郭尚书贄初作赋即有声时，同学李勉深忌其能，潜加毁谤，由是贄连上不中选，其後竟先登第。及再知贡举，而勉方以明经充选，诏下之日，勉大悔而归。贄闻之，亟命亲厚者召还，俾复就选，遂得中第。然则郭之所长，终可掩乎？今复赖之，得无愧乎？惜其不知前辈同学，未尝不相亲厚也。昔韩亿少与李若谷同学，又尝同途赴试，共有一被一毡。每出谒，则互为仆从。是年，李先登第，受许州长社簿。将之官，李自为其妻控骡，韩从後为负一笼。既至界所，惟余八百见钱，中分为二，一哭而别。明年，韩亦登第，後皆官至参政，世为婚姻，有相谤。乎？又如赵安仁少尝与宋元兴同学，元兴蚤世，裔嗣衰替。安仁既贵，屡以清俸济之，又为训其诸子，手写《周易》、《论语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孝经》。凡七子，人各授以一帙。此则尤能不忘同学於既死之後者也。彼不忠厚者，乌足以语此哉。

赞曰：

仪泰交訾，败於倾覆。涓埃胥忌，丧身刖足。相观而善，道盛化熟。借使非才，石可攻玉。须友以成，千禄百福。

虚诬诈伪。

传曰：虚也者，漫浪不根也。诬也者，妄有污蔑也。诈也者，诡计百出也。伪也者，矫饰过情也。离而言之则有四，合而言之皆不诚也。大抵诚者，天之道也。思诚者，人之道也。今乃舍诚而习，为虚诬诈伪，即是戾天之道，而失人之道也。既戾天道，又失人道，不入三恶，其将何归？是故药山曰：欲识饿鬼道者，即今之多虚少实，令人不信者是。药山曰：你欲识地狱道，只今镬汤煎煮者是；欲识饿鬼道，即今多虚少实、不令人信者是；欲识畜生道，见今不识仁义、不辩亲疏者是，岂须披毛戴角、斩截倒悬？欲识人天，即今洗净盛仪、持饼拏饼者是也云云。夫多虚少实，在虚诬诈伪中，特四之一耳。其从坠之速，尚至如此，况兼其四，而皆犯之乎？从坠之说，姑置勿论。且以一二诚实之士言之，庶几皆知自克。昔李及为监司，既替登对。神宗问曰：麦价几何？及曰：臣於职事，无不尽公，独不知麦价耳。他日欲得一官，为诸路按察，宰执屡荐其人，终不能当上意。一日，上自言曰：向时不知麦价者为谁？宰执问故，上曰：朕欲周知四方利病，须忠诚信实人，方可委任。如麦价不知，有甚撰一个不得。於是召及，遂蒙信用。王隐者，本皇城司一健步也。时河决大发，丁夫随处筑塞。上遣数辈健步，往来侦视。先有两辈至言：决流已塞，水复故道。俄而隐至，其言亦然。既而又曰：初来时，颇觉津流未断，恐尚烦圣虑。上怒拘之。少顷报至，则水势暴猛，复冲坏大捷，横注数郡矣。上因召隐慰谕，立迁小校，自是补拟校列，多蒙超擢。及东宫择亲卫指挥使，已得刘谦，尚阙一名。上曰：王隐诚实可用，即已补之。其後，位至侍卫步军都指挥使、保宁军节度使，得任子恩，前後凡一十七人。然则二公诚实，岂不愈於虚诬诈伪，而速入恶趣者乎？

赞曰：

不诚无物，命之曰虚。言不可复，其实也诬。伪则夺真，诈反近愚。以此行已，谁食其余。骨肉猜阻，况於国都。

攻讦宗亲。

传曰：《礼》曰：亲亲，则诸父昆弟无怨。所谓亲亲者，各亲其亲也。身既列为族属，上复同乎祖先，其可不相亲乎？求之前辈，无若范文正公言之最为切当也。文正曰：吾之宗族，居於吴中者甚多。在吾固有亲疏，在祖先视之，则均为子孙，无亲疏也。且祖先以来，积德凡百余年，至吾身而後发。今为大官，若或独享富贵，不复少恤宗亲，异日何以见祖先於地下？今日亦何颜以入家庙乎？是故恩例俸赐，必以均及宗亲。又於姑苏近郊，买良田四十顷为义庄，以养羣从之贫者。且择长而贤者一人，主其出入。每人日给米一升，岁给缣一四。乃至嫁娶丧葬，肯有赠给。其子纯仁，尤能克绍其志，惟守廉俭，俸禄所得，尽以广义庄，前後任子之恩，必先及疏属。身歿之日，勿子五孙尚有未官者。如公父子，其於亲亲之说，可谓允蹈者也。又如彭尚书思永，其抚宗族有恩。张康节公昇，常分俸以及九族。赵夫又世开，尝捐金以调族人之贫不及筭者。吾恭安公存，尝收族人之孤嫠者，为之娶。此亦能亲亲者也。既能亲亲，何自而有攻讦之失乎？所谓攻讦者，即今之彼我必争，丝毫不校，或相忿嫉，或相倾夺，皆是也。不待如何，然後谓之攻讦也，戒哉。

赞曰：

己恶当攻，待人必恕。以讦为直，圣人所恶。於厚者薄，尤可愧惧。根本平时，视若行路。不务睦苏，彝伦攸斁。

虚静天师颂

人之一性，湛然圆寂。涉境对动，种种皆妄。一念失正，即是地狱。敬诵斯文，发立汗下。煨烬心火，驯服气马。既以自镜，且告来者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七竟

# 卷之八

刚强不仁。

传曰：孔子以刚为近仁，太上以刚为不仁，圣人之言，岂相戾哉。孔子所取之刚，乃刚毅之刚，确然不夺乎内，君子之刚也，有杀身以成仁，故曰近仁。又曰根也，慾焉得刚。太上所戒之刚，乃刚强之刚，忿然常见乎外，小人之刚也，凌人暴物，焉得仁哉，故以不仁。又曰强梁者，不得其死。又曰：坚强者，死之徒。大抵刚强之刚，不能自戒，则便有不仁之失，在乎其间。太上所以断而书曰：不仁也。昔桓范，持节都督青徐诸军事。初到徐州，与郡守徐岐争屋，便欲引节斩岐。岐奏于朝，范以理屈坐免。及知冀州时，吕昭才为镇北将军，冀属镇北。范以昭才仕进出其後，意轻之，语其妻曰：吾宁能三公长跪，不能为吕子展屈。妻曰：君在徐州，便欲引节斩岐，人皆谓君难为作下。今到冀州，又不欲为吕子展屈，人必谓君难为作上。范忿其言，以刀鑊撞其腹，妻堕胎死。强梁如此，非不仁乎？包孝肃内刚不屈，僚属有所关白，多面折之。至於所言中理，亦未尝不怡然而改，由是人皆服其刚而不愎。此即刚毅之刚，与刚强之刚，有所不同。而太上、孔子言，之所以亦有异也。窃尝论之，纵非刚强之刚，而用刚不已，亦不保其无失。杨文公亿以文章独步，帝颇爱之，竟以刚不容物，赞之者众，帝春遂衰。王内翰禹偁亦以文章独步，帝有意於用之，亦以刚不容物，沮之者众，命竟不下。然则用刚不已，岂不有累於身乎？二公尚尔，况余人乎？

赞曰：

刚非克刚，暴而无亲。强非自强，必多上人。是谓凶德，又焉得仁。善念斯绝，何恶不臻。厘尔多福，枯木难春。

狼戾自用。

传曰：狼戾自用，按如佛说，譬之恶马，言难调也。难调如马，当为无等人乎。是故太上於《法轮经》，尝以不自用故彰勉人。今於此篇，又以

狼戾自用为戒。而吾夫子亦曰：愚而好自用，贱而好自专，如此者，灾及其身。三教圣人，言皆如此，其可不戒？大抵狼戾自用者，则吾友知识，必不亲近；性命道德，必不喜闻。日用之间，一切拗强，能无失乎？惜其不知从善如流。君子所践，其可自用，况狼戾乎？昔李文正公昉每自言曰：周显德末，吾为翰林学士。丁太夫人忧起，复充职。时礼部侍郎窦俨尝责吾曰：夫鱼袋之取事君夙夜匪懈之义，以黄金为饰者，亦身之华也。子居太夫人忧恩诏抑夺，不当有金玉之饰。吾遽谢不敏，自是每志于心曰：夫为人子者，丧礼固非预习，然三年之制，苟不中礼，非惟有亏名教，亦何面目处身於搢绅之列乎？於此益知窦君之言，真长者也。正叔先生过范尧夫治所，谓尧夫曰：闻旧帅死，公始代之数日，便设筵张乐，宴犒军将，有之乎？曰：有之。先生曰：当初只合打散，使知所以不给财食者，旧师亡也。尧夫面热汗洽，愧集于中。明日追送先生于界上曰：非先生远出，不闻此言贤矣哉。二公临事，从善如此，是宜名振当时，而泽流後裔也。狼戾自用者，是可望乎？

赞曰：

仲虺有方，自用则小。善必难迁，狂不可矫。吝心封闭，私眉胶扰。愎諫陵物，恶积衅兆。灾及其身，乃其自召。

是非不当。

传曰：庄子曰：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，果且有彼是乎哉？果且无彼是乎哉？此则超出於是非之外视是非，固若无是非也。苟或尚与世接，不免事有是非。一是一非，皆计利害。在一国，则计一国之利害；在一家，则计一家之利害。孰

谓不然乎？是故荀子曰：是是非非之谓智，非是是非之谓愚。愚之为言，犹言不顾利害，而妄有非是是非也。败人之事，不为愚乎？惜其不知处心平正，不敢妄有非是是非，即日便当度世。不闻尹邹之事乎？昔尹师鲁与人谈论是是非非，无所隐避，不为苟止，亦不苟随，惟务穷尽道理乃已。临终之日，先以手书别文正。文正驰至，则公已沐浴衣冠，端坐而逝矣。文正哭之恸，公复张目曰：已与公别，何用复来，死生常理，希文岂不晓乎？言讫，复捐而逝。曩非平日是是非非，无所隐避，死主之际，能如此乎？邹宿为内殿崇班，正直无二，是是非非，未尝妄发。至於背义贪残，恣杀物命，皆所不作。竟为真武真君收录，署之部下。庆历初，任郑州监酒。日忽风雹大作，下一无盖铜棺，公即端简入卧其中。不刹那顷，复下一盖，自与棺合。震霆一声，则其棺已在半空，冉冉向北而去矣。今为北极寿限司判官，每岁一次，随真武真君下降，勘筭世人善恶功过，较量寿限长短。曩非平日，是是非非，不敢妄发，真武真君其肯以此重职而轻付之乎？二君如此，而超度如此，彼非是是非者，当如何哉。

赞曰：

谁毁谁誉，三代直道。是非之公，如辩白皂。小智既凿，臧否类倒。丑正朋邪，跖廉夷盗。天鉴不迷，出日杲杲。

向背乖宜。

传曰：向也者，趋向之谓也。背也者，违背之义也。当向而背，当背而向，即太上所谓乖宜也。乖宜之事，君子有所不为，而小人为之，而无忌惮也。昔王资政存议论平恕，无所向背，志有所守，确不可夺。温公尝称之曰：并驰万马中，而能驻足者，其惟王存乎？是以始自束发，至於老耄，历事五朝，所持一心，屡更变故，所守一道。刘忠肃尝论助役十害在位者，责其向背，下司农寺，诘令分析。公曰：臣所向者忠直，所背者邪佞。所向者义，所背者利。所向者君父，所背者权臣。政令如此，获罪固已自分。然助役终为天下害，愿陛下勿忘臣言。人皆为公缩头，公则不问。若二公者，其於向背有乖宜乎？至於李师中、吴孝宗之流，便不然矣。李师中平日议论，与荆公大不合。及荆公权盛，师中复欲合之，於舒州作一亭，榜曰传岩。以刻公曾倅舒，而又始封舒也。吴孝宗初对策，力抵熙宁新法。及荆公得君，孝宗复为十卷巷议，以上荆公言：间巷之间，皆言新法之善。荆公鄙之。乖宜如此，为君子耶？为小人耶？

赞曰：

事得其宜，此之谓义。见理必明，用心勿贰。从违既决，祸福顿异。毋远仁贤，毋近邪伪。惟顺人道，斯合天意。

虐下取功。

传曰：烛遇暗则成破暗之功，舟得水则成载物之功。大抵水到渠成，功当自立，固无待乎取也。苟有意於取之，则便有虐下之失在乎其间。功未必立，而祸必先之矣。所谓虐取其财，虐用其力，皆为虐也。请以虐取其财言之。盖财者，人所急也。不闻王谔、马缘之事乎？昔王谔，以强鸷处官。绍兴初，为四川都转运司干办公事。被檄摧井潼川，躬自诣井，尽令井户承认大额，合认五十斤者，必令倍认百斤，利其没官，而官自煎也。未几，井户皆至破败，谔亦暴卒，遂受牛身。当死之夕，其友杨使君举家皆见谔来求救，则公裳下已穿出一尾矣。明日邻家，果生一牛。又有马缘者，亦为干官。性尤苛虐，每出督钱，不问额之虚实，物之盈缩，一切必欲多得。稍不满意，便敢肆暴，人因呼为马刷子，言其好刷钱也。或以谔事戒之缘曰：正令即日，便生两尾。亦所不问，既而，疽发于背之左，数日又发于右，两疽相对，宛如杖脊，深可寸余，洞见五脏。僚友省问，无不惊骇。至是，始自伏曰：後之刷钱者，要当以某为戒。肉烂至尽，一息方绝。又如李谿无子，陈恕兵死，林特子孙皆死非命，亦虐下也。

赞曰：

世有健吏，不畏简书。斫刈民力，以充苞苴。囊橐既溢，复献羨余。高爵易享，华屋可居。身及孙子，其终何如。



諂上希旨。

传曰：主知生死罪福之科，为之都司者，无若酆都。酆都北帝之下，惟玄滋天君，助理四君、六天大魔、天地水三小官，不显姓字。其於僚属，见於《真诰》者，皆世之忠直之士。求之其上，如邵公爽为南明公，吴季札为北明公是也。求之其次，如贾谊为西明都禁郎，臧洪为鬼官北斗君、天门亭长是也。又求其次，如纪瞻为北天修门郎，温峤为监海开国伯是也。曷尝有諂上希旨者，得与其列乎？大抵事君贵忠，一言之諂，即名不忠，不忠之臣，天所必谴，何望超度。昔唐高宗将立武昭仪为后，畏大臣异议未决。一日，召李积、长孙无忌、于志宁、褚遂良等计之。遂良等皆持不可，积独不出，志宁顾望不对。後数日，帝复密以访积。当此之时，使积能以一语谏止，在积不失为忠，在唐亦不至有宗室之祸。积则不然，卒以陛下家事，无须问外人为对。由是帝意遂决，昭仪立，而唐之宗室殄矣。观积之意，不过私己畏祸，以求自安。不知己竟不可私，祸竟不可畏。身死未几，赤族发冢，祸皆及之。孰谓諂上希旨，为无祸乎？又有郭崇韬者，亦坐此也。崇韬既居显位，自见功高，心怀反侧，於是白帝，欲立刘后，意在自固。不知人心难知，易至反背。其後，杀崇韬者，乃刘后也。然则諂上希旨者，是可为乎？为之得无祸乎？

赞曰：

諂上迎合，希旨开先。所谓逢君，罪莫大焉。主意未决，或可变迁。一语从臾，亚心力遂坚。丧身亡国，毋宁怨天。

受恩不感。

传曰：按《法苑珠林》云，人之受恩，譬如种谷，种虽因地，非雨不生。洎至谷成，不可只言因地，不言雨恩也。又按《智度论》云，受恩不感，甚於畜生。尝读柳文，见一则事，益知受恩不感，畜生有所不忍为者。为人而不及於畜生，岂不甚於畜生乎？昔荐福寺，有一鹑栖於浮屠之上。冬之夕，铃取鸟之可以盈握者，不杀而左右转易，以暖其爪掌。及旦，复完而纵之。既纵，又极目远观，鸟东没则西飞，西没则东飞，意不欲复相见，而再攫之也。呜呼，鹑之为物，但知攫物决裂而食。今於一夕，暖爪掌之鸟，乃能如是，彼受恩不感者，岂不畜生所不为乎？惜乎不知感恩之人，最为近道。非感恩，便为近道。即其感恩，则其平日履践，从可见矣。宣和中，士夫有徐文中者，尝游东都。所役兵偶为车轹，蹙不能行。遇一道人，传以少药，步履如初。兵大感激，徧游天下，访求其人，少致谢悃。一日，复遇诸途，哭泣拜谢。道人曰：吾施恩於人者多矣，未尝有一人，得如子者。於是授以秘诀，兵遂得道。文中闻之，诣兵问道。兵曰：清静是道，简易为上。文中顿若有省，竟亦得道。孰谓无有感恩，而能得道乎？世之如兵者，有几人乎？

赞曰：

世有忍人，甚於豺虎。藉其卵翼，报以斨斧。人道斯绝，无君无父。翳桑卫盾，漆身没豫。负恩报恩，施者勿顾。

念怨不休。

传曰：德山示众云：毫厘系念，三途业因，警尔情生，万劫羁锁。此但念念在法，为累尚尔，况念怨之念，念念不休者乎？当知念怨不休，最能令人自缚，永劫不得解脱，沦入三途，其速如箭，不闻忏悔。所谓若无怨对，无有恶道之说乎？谨按经云，怨习交嫌，发于衔恨，是人命终，未舍暖触以前，便有飞石投枊、匡贮车槛、瓮盛囊扑等事，现于其前。此即念怨不休，死当堕入地狱者也。又云：贪恨为罪，是人罪毕，得出地狱，遇虫成形，名虫毒鬼。此即念怨不休，又当堕入鬼趣者也。又云：虫蛊之鬼，蛊灭报尽，生於世间，多为毒类。此即念怨不休，又当堕入畜趣者也。佛语无诳，孰谓为不然乎？其间，又有已堕三恶，而念尚不休者。如冀州之盗，既以劫盗，而死堕地狱矣，尚以郡守张冀法外杀之为念，念而不休，必欲追冀到狱是也。如《毗婆论》所载之鬼，既以积罪而死堕鬼趣矣，尚以女子於五百世前曾一杀之为念，念而不休，竟至复断女子之命是也。如杨褒廐中之骡，既以恶业而死堕畜趣矣，尚以得道王鹤旧尝与之有怨为念，念而不休，竟至归杀王鹤是也。然则怨之一字，岂不最能令人自缚，永劫不得解脱乎？不闻第三十祖璨大师之言乎？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师向璨政敬曰：愿和尚慈悲，乞与解脱。璨曰：谁缚汝？信曰：无人缚。璨曰：既无人缚，何

用更求解脱？信於言下有悟，遂得解脱。使璨此言广行流布，则不休必休，不解脱必解脱矣。

赞曰：

夷齐不怨，志於求仁。礼人不答，孟子反身。情恕理遣，无物不春。郤克记笑，暴骨交邻。一念芥蒂，万恶之因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八竟

# 卷之九

轻蔑天民。

传曰：轻蔑天民，此特刻核之輩，旋踵及祸，固无足道。请以一二爱民君子言之，庶几皆知则效。昔韩忠献公琦，初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，拯济饥民，所活者一百九十余万。及镇河北，适河决，岁又大饥，公复多方措划，赈济安辑，所活者又七百余万。富文忠公镇清社，适河决，八州之民，全入京东。公劝民出粟，得十余万斛，随处贮之，以济殍者。且括公私闲舍，得十余万区，散处其人，使便薪水。明年麦熟，各计地里远近，受粮使归，所活者五十余万。滕章敏元发知郢州，适淮南京东饥。公葺城外废营一千二百余间，以处流民，所活者五万。李允则知潭州，适岁饥，公请发廩赈而後奏，运司不许。公曰：须奏後发，安能及事。於是请以家财为质发之，所活者五万。陈大惠尧佐知寿州，适岁饥。公曰：与其令率，孰若身先。於是自出己钱，以济贫民。史民争出为助，所活者数万。王懿敏素知太原，适汾河大溢，水灌平晋，将灌州城。公急备舟，明日水至，民得无恐。且劝大姓出粟赈济，所活者十万。胡文恭宿为杨子尉，适大水，民多漂溺。公出私钱，雇舟以济，已溺而复活者数千。曾中书巩知洪州，适大疫。公自州及县，乃至市镇亭传，皆贮汤剂以待病者。兵民有病而无舍可居者，皆以官舍舍之，所活者数千。苏文忠轼知杭州，适大疫。公出私囊作汤剂，遣史挟医，分坊救疗。兼作病坊，以处病者，所活者数千。轻蔑者处此，能如是乎？惜其不知，居民之上，自当如是。

赞曰：

父天母地，气均体同。宗子家相，下及百工。相为鞠育，以裨化功。岂纵其上，挤民困穷。匪民之戕，自戕其躬。

扰乱国政。

传曰：老子曰：治国若烹小鲜。陆象先曰：天下本无事，庸人扰之。大抵治贵行其无事，况政者所以正民也。有司久已奉行，民亦安以为便，其可妄意改变，以从己说乎？若从己说，未必有便於民，适所以自取扰乱。激昂喜事之言，其可尽信。昔杜祁公经抚关中，布衣有张洞者，蟬髯黑面，青衣布裘，持一诗代刺为谒曰：昨夜云中羽檄来，按兵谁解扫尘埃。长安有客面如铁，为报君王早筑台。及补以一官，寻以贓败。韩魏公镇陕右，布衣有姚嗣宗者，上书论事，且默崕峒诗曰：踏破贺兰石，扫清西渭尘。布衣能办此，可惜作穷鳞。及补以官，无异冗史。吕许公在朝，布衣有雷简夫者，以荐召对，其气可以吞敌。及数奏，亦复详敏。朝廷便欲大用，许公坚持不可。累官至三司判官，与嗣宗为人无异。江少虞守吉州，布衣有李戒者，上书论事，且言少学仁义之道，不在颜回下。又言三皇不圣，惟孔子圣。孟轲以下，皆不足道。韩子华知成都，亦复以此说进。子华惑之，及与荆公同判三司，即荐其人。未及引用，发狂而卒。然则激昂喜事之言，其可信乎？是以赵、韩、王为相，每有新进喜事之人，投进利害文字，一切不顾。季、简、穆为相，凡封事建议，务更张喜事激昂、摇鼓牌阖、浮薄新进之徒，一切屏去，当时皆称二公为相得体。乡使轻信，岂不易致扰乱乎？

赞曰：

政者正也，容私则偏。贪夫殉财，夸者喜权。理为势夺，法以情迁。赏罚易置，纪纲弃捐。害于而国，尔身曷全。

赏及非义。

传曰：昌黎曰：行而宜之之谓义。大抵义之为言，犹言宜也。非义者，不宜及而及之之谓也。不宜及而及之，君子其肯为乎？景德中，北肤寇边，河朔郡县，屡罹其毒。主兵之将，为自安计，莫肯少挫其锋。时李居正以小官催征稅於一镇，忿其凶犷，鳩集市人，召募丁壮，奋力击之，因深入其穴，夺所掠妇人老幼，各还其家。在位者因壮其勇，终无人肯议其赏，惟张忠定咏密以闻奏。奏至，上大喜，立为居正迁数官，召为阁门只候。居正承恩，罔知所自。或以忠定告，居正急往见之，见终不获。因厚赂閹者，俾传人榜子，忠定竟不出，但批纸尾曰：公临财康，临阵勇，临事勤，临民仁，加之谨畏，此报国之大效也。所谢近私，不及相见。居正得之，愈於一见，捧玩佩服，弗离于身。居正及赏，可

谓义矣。史吉为延州指挥使，康定中，夏虜寇延州永平。寨主与监押，皆欲引兵匿深山，俟虜去始归。吉率所部数百人，遮城门，立於马前曰：寨主、监押，欲何之？二人以实告。吉曰：如此，兵则完矣，如城中百姓，刍粮何往还之？迹何可掩？异日，为有司所劾，吉为指挥使，不免於斩，愿先斩於马前，不然，不敢以此兵从。二人惭惧，引辔而返。虜忽围城，吉复率众拒守。数日虜去，寨主、监押，皆以完城迁一官。二人及赏，非非义乎？呜呼，吉虽身不及赏，其後官至团练使，三子皆受命，一女嫁郭逵为郡夫人，是尤愈於二人非义一官之赏也。

赞曰：

不义而贵，垂戒孔圣。不义而侯，光武失政。赏盗劝奸，国何以令。爵及恶德，是褻天命。所以冢宰，诏王八柄。

刑及无辜。

传曰：刑也者，所以惩恶也。无其恶，而辄刑及之，即太上所谓无辜也。人间私语，天闻若雷。无辜吁天，天不闻乎？蔡州百姓有钱举者，诬其弟为异姓匿家财二十余万，不与均分。前後官吏，皆受举钱，不公其断。惟干证人朱惜姐始终一词，无所阿顺。及许州通判徐沂，被差

就蔡州置狱根勘，沂复失於卤莽，为推司杨仲和转弄，反将朱惜姐勘断臀杖十三。沂自此，即每事磨勘不行，闻天庆观有道士裴君叟者，善章奏。自备香信，就观连设三醮，以祈景况。君叟初伏地投词，即如鼾睡。明日始龙起曰：某到天门，见北极大帝带领佑圣院善恶都判真武真君入奏：通判在蔡州不合，枉断干证人朱惜姐臀杖十三事。且怒目指挥曰：徐沂心词只留在此，恐金籙照问，汝奏对有差，不得还矣。某遂急回，事有之矣？沂曰：有之。言讫汗洽，不胜摧沮，未几果卒。又有士子杨之奇者，晨出探榜。其妻在家，亦僦骡往水门，逐其父母。无何，中路逢一醉人，罗识殴击，僦者潜遁，无人解劝，遂至官。时温仲舒判开封，但见醉者面有爪痕，不问曲直，一例决遣。妇人大惭，不食者已累日矣。其夫亦下第从外归，见妻被杖，不胜其忿，诣府申说。仲舒不听，於是夫妻赴水而死。是夕，仲舒即梦城隍司责曰：子太卤莽，妄决良人，吾已关报东岳。及奏闻上帝，祸将至矣。明日上知，仲舒以下，皆罢职。又有幽冥之遣，当如何哉。

赞曰：

过小则赦，罪疑惟轻。圣人之意，刑期无刑。矧是无辜，而弗哀矜。犴狱所及，排根引绳。冤滥充斥，可不痛惩。

杀人取财。

传曰：劫盗迫人於险，医家乘人之危，其为杀人，同是为财，罪皆一也。请以医家言之，庶几病者不遭毒手。不恤缓急，妄索事分，杀人也；不问有无，必欲多得，杀人也；懒堕睡眠，轻视人命，杀人也；辩察不明，用药差互，杀人也；见不即治，俄至增剧，杀人也。有此五失，挟术行医，其於杀人，甚於挺刀。挺刀之下，不当要害，尚有可活；一瓿之下，五脏俱坏，是有活乎？昔颜畿以病就医，遂至殒命。既而复苏，气息微细，死生不分，十有三年。陈景仁妻张氏，亦有微疾，医者误投血隔之药，遂至不起。既死之後，阴府不收，魂神荡越，散游无定。所至辄为界分土地驱逐，不胜其苦。一日，因景仁出郊，适与相值，遂得合为一体。自此，景仁即恍惚如狂，独歌独语。时其父尹京，适中使秦中立过治所。中立素事真武，因为奏闻北极，蒙真武真君怜其天横，即日度令受生，更不经从阴府。孰谓医者不杀人乎？惜其不知医之为术，升坠最速。昔薄拘罗尊者，於往世施一诃梨勒果，救一病僧。以是因缘，於九十劫中，常生人天，未尝有病。其最後身，值佛出家，证阿罗汉果，於五百众中，独为上首。王叟以针刺为生，不计钱数，所理多效。一日告众曰：吾明年夏初，不可留矣。及期果去，所居之地，香气不绝者累月。刘炆亦行医，虽劳不倦，所疗亦多效。及死葬之日，但空棺耳。此皆医家能善用心，而立获度世者。本朝丁逢吉善医，其子度、第二人及第，至观文殿大学士。张仲和善用其张仲景法，疗治伤寒。其後二子奇、兆，皆相继及第。张行甫亦行医，子孙典大邦、作提转者，今已数世。此亦医家能善用心，而克昌厥後者也。信相菩萨至一地狱，见一罪人，热铁灌身，铁钉钉体，稽首问何罪所致？佛言：此人前世常为针师，妄施砭刺，是以此报。目莲尊者，晨朝出城，见一饿鬼哭泣告曰：我之此身，有类块肉，无有手足，及眼耳鼻等，被诸禽虫，长时噉食，何罪所致？目莲曰：汝前生行医不精其术，妄投药饵，使彼病者不得全活，是以此报。蔡州神尼于惠普者，尝与客坐。有牵二牛而过堂下者，尼曰：此牛前行者，是一官人，坐入人罪。後行

者是一医人，坐误杀人。因呼其前世名字，二牛皆应。此亦医家不善用心，而坠三恶者也。呜呼，善不善业，备录在前；或顺或违，尔宜自择。

赞曰：

财怨之府，利争之因。积而不散，犹能祸人。杀越于货，乃欲保身。纛纛贪史，吞噬富民。籍没死徙，疑无苍旻。

倾人取位。

传曰：元始上帝曰：妃后臣僚，隶於紫微垣中，但有品位，则隶五岳四渎。大抵一官一职，各有义命。义命当有，则今日拜枢密，明日作宰相，不足为难。义命若无，只做一日，亦不可得。孰谓为不然乎？昔苏易简先在禁林，李沆後入。既而沆除参政，苏不悦，因上步虚词十篇，以自见意上，即日俾参大政，拜命不数日而卒。夏侯嘉正以文词称旨，除右拾遗，直史馆，兼秘阁。意犹不足曰：吾喜作文，且好黄白，但得水银银钱一文，知制造一日足矣。上闻许之，制未下而卒。李继凝有才干，为枢密直学士，因诏对太宗，许以大用。归与兄弟言之，大喜醉後，忽感风眩而卒。李巨源权中丞，太宗器之，尝面加奖谕，将有进用之意。偶以鞠狱，左迁知阆州。一日，驿递堂帖，促令乘传归阙。巨源启封大喜，一笑而绝。岂非义命所无，只做一日，亦不可得者乎？况倾人而取之者乎？若倾人取之，又不免有一段因果，如弥德超、卢多逊，旋踵及祸是也。昔德超见枢密曹彬勳望隆重，帝眷甚厚。因诬以不轨，极口倾之，由是彬罢枢密，而德超拜枢密矣。不数日，赵普再秉钧轴，力为辩雪。帝悟，即日远窜德超，而待彬如故。卢多逊见宰相赵普位望特重，因讽王佑使为己助，悉力倾之。佑不从，乃自为计，中以阴事。由是普罢相，而多逊拜相矣。既而事状明白，赵普复相，而多逊远窜朱崖。然则人之有位，是可倾而取乎？躁进者，当以此戒。

赞曰：

工本代天，位必称德。沾沾浅夫，置命用力。徒伤雅道，无益於德。如螳窥蝉，黄雀鼓翼。天道好还，视我倣则。

诛降戮服。

传曰：太上曰：兵者，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乐之者，乐杀人也，不可得志於天下。是故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偏将军处左，上将军处右。杀人众多，则以悲哀泣之。战胜，则以丧礼处之。况所持之器，皆星官所主。刀名大房，虚星主之。剑名失伤，角星主之。弓名曲张，氏星主之。矢名傍徨，荧惑主之。弩名远望，张星主之。战名大將軍，参星主之。然则器可乱用，人可杀乎？不闻王显之事乎？王显以使相知定州。一日，有道士破冠弊褐，须若刚鬣，笑则口角至耳，自称鄆都观主持，刺为谒曰：昨上帝牒到，二万蕃魂，本观未敢收入死籍。公若果於杀之，则名盖当世，夺寿十年，二者惟自择。公以为狂，叱起之。未几，契丹引兵猎梁门。适天雨大雪，虜弓皆破不可用。显记库中有弓弩材木数千，因命工连夜斲削，乘其不备，纵兵击之，蕃兵大败。明日筑京观斩首，恰二万级。方悟道士之言，已无及矣。及奏于朝，上大喜，召以枢密。显离定州，才十三日而卒。呜呼，此皆合死之魂，但以果於杀之夺寿尚尔，况已降且服者乎？当知诛降戮服，诚当获罪。蔡居厚知郢州，有梁山滦劫贼五百来降。公悉戮之，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，疽发于背，命道士设醮禳谢，因令所亲王拱代作心词。明日居厚卒，又明日拱卒。既而拱还曰：适到阴司，主者责曰：汝为儒者，乃敢为人诡作心词，欺诳上帝。拱曰：皆居厚命意，拱但行词而已。俄见数鬼引出，居厚枷系联贯，极为枯瘠。又见二鬼，持一桶血，自头浇灌，浇即大叫，左提右掣，如垂绝状。既苏复浇，既浇复绝，片时之间，如是数四。遥告拱曰：子归，切便语吾夫人，令急救我，我在此，只是理会郢州一事。然则诛降戮服，是可为乎？

赞曰：

刑典议辟，鬪杀则轻。御敌斩馘，是曰应兵。事不获已，冥恕以情。乃若降服，奚俟兵刑。被固易杀，天道神明。

贬正排贤。

传曰：世有伯乐，然後有千里马。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世之人才，其於遭遇，亦复如是。使在位者，人如伯乐，则有德量者，便可作宰相。识大体者，便可作护官。有方略者，便可付兵权。能镇抚者，便可寄方面。有风力者，便可作监司。廉於财者，便可主财谷。知爱民者，皆可作守令。如此，则小大之职，各得其人，野无遗才，而百事举矣。若夫正贤之士，则尤当柄用，庶几朝廷有人，中外知畏，不敢妄有所窥，可贬排乎。若贬排人，即是故去其人，将逞其欲。是以乐於甄拔者，太上无不收录；而妄有贬排者，太上亦无不深谴。昔韩崇拔一袁安於书佐，位至司徒，人皆谓崇有君子之监，譬之昏夕夜光。袁安正贤，从可见矣。崇亦以此为太上所知，立命仙官王玮玄授以泥丸紫户之法，遂得度世，今在酆都，为定录府左理中监，主始学仙者。本朝谏议大夫谢泌，最为知之，不妄许可。平生所荐，不过数人，皆至宰相。每发荐牒，必焚香望阙，再拜曰：老臣又为陛下，求得一人矣。文正、王旦，皆其荐也。临死之日，盥沐焚香，服羽衣端坐而逝。头不少欹，非尸解乎？此即乐於甄拔，而立为太上收录者也。陈後主时，幸臣有司马申者，好陷害人。一日，昼寝於尚书省。忽有一果恶鸟，飞集其身，啄其口吻，血流被席。人皆指为陷害之报。周世宗时，有陶谷者，亦好陷害，李崧之族诛、鱼崇谅之不用，皆其一言。及死，葬于昭觉寺之後。墓门屡掩屡开，寺僧塞以坚石。一夕，雷雨大作，墓门又洞开，虽髑髅亦无矣。岂非妄有贬排，而为太上深谴者乎？孰谓贬正排贤，为无罪乎？

赞曰：

贤人正士，体国爱民。苟用於世，大庇斯人。排贬之害，非止其身。国患莫恤，民隐孰伸。貽祸大矣，厥罪惟钧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九竟

# 卷之十

凌孤逼寡。

传曰：矜孤恤寡，上文既已定为善人。凌孤逼寡，今复定为罪目。然则孤可凌，而寡可逼乎？惜其不知已得度世者，尚犹不忘念其孤寡，况未得度世者乎？昔石光祖师，真定初之官，道过潭州，闻闾通院有道者姓郭，善种菜，随时新奇，供众取足，因往访之。道者素哑，及见公来，则发语琅然，且以密语告，公遂致仕，沐浴安卧而逝。其道者，亦复不见。是夕，上於崇政前，恍见光祖乘空而来，奏曰：臣本北极佑圣院真武真君部下副参谋官。郭道者，乃北极下检法使。皆以微过，谪降人间，今数满当还。念许时食禄，且有少请，故特来谢。臣儿庭之未请朝政，愿垂训诲，无令尸禄有玷父风。言讫不见。月余，潭州奏至，乃知光祖果已化去陈喻言：本闾州一士子，以下第，久留京师。因游百梁山，忽於天寿洞被二青衣摄去，宣示玉皇金籙，引至中天北极殿下，赐以金紫衣，充佑圣院真武真君部下，副注生死善恶寿命长短判官。一日，随真君下降，忽闻哭声。俯听，乃其妻也。因恳真君求通音信，真君许令写书。取人间递角封志，差直符送下本州倅厅。既而拆不可开，召其妻至乃开。书中具道遭遇真君本末，且再三嘱曰：切在抚育诸孤，保守户门。噫嘻，此皆已得度世，系念尚尔，况未得度世者乎？所谓塚讼端起乎此。苟为不然，太上胡为列为都章，使人上章求解乎？

赞曰：

孤寡无告，文王必先。加以仁政，犹或难全。嗟我一本，兄弟颠连。忍肆其虐，俾悼所天。乃如之人，後报亦然。

弃法受赂。

传曰：太上曰：曲直轻重，而首以弃法受赂为言者何哉？盖弃法必因受赂，赂一入则以直为曲，以曲为直，一切皆不问矣。惜其不知一法一律，鬼神皆得主知。弃法受赂，爵禄便当减夺。昔范鲁公质未显时，坐封丘茶肆中，手所持扇，偶题：大暑去酷吏，清风来故人之句。忽一恠陋人前揖曰：酷吏冤狱，何止如大暑也。公他日，当深究其弊。因携其扇去。公惘然者久之。後数日，道过一庙，庙门有一土木鬼，状貌酷类向所见者，扇亦在其手中，公大异之。及大用，遂首议律条繁广、轻重无据，吏得因缘为奸。周祖因诏公详定，是名刑统。孰谓鬼神，不主知乎？侯监为江夏令，与胜缘山长老居约有旧，每乘暇必访之，访则院家必已为具。一日又至，则延待殊阙。鎡恠问之，居约曰：公每到，土地必先报曰：相公来。此番不报，是以失於延待。监大惊，密谕居约，使问土地，所以不报之由。是夕，居约复得梦曰：侯监本合作宰相，与吾有所统摄，是以常报。近为受胡氏白金六十两，枉断一事，天曹已削下宰相名籍，但得作监司而已，与吾无复统摄，故不复报。然则爵禄，谓无减削乎？惜其不知，不弃法者，便当度世。昔王昌遇，本潼川一推司，以不敢弃法受赂，竟为上帝收录，白日上昇，今为保和真人。王老志，本濮州一推司，亦以不敢弃法受赂，竟遇鍾离，授以道要，遂能前知祸福。徽庙时，尝召至，赐号洞微。呜呼，存心如此，是宜上与道合，岂吏人能之，而士夫反不能乎？

赞曰：

伦不受马，辟召犹记。震畏四知，乃免於累。物欲一迁，情态必异。苞苴行欤，成汤所忌。如欲守法，瓜李远避。

以直为曲。

传曰：路冲知凤翔，闻翊圣真君降言，因设醮请问立身行己之要。真君曰：尽力事君，浊财勿顾，邪事莫问，整雪刑狱，救疗人民，动合王道，自为吉人。积愆为咎，必有沈沦。然则处刑狱之任者，可不尽心而整雪乎？况敢以直为曲乎？请以一二大老言之，庶几皆知则效。昔韩魏公镇大名，魏之讼牒最多，事无巨细，公皆亲决。虽在病，亦许通报，决之卧内。或以任劳过当，劝公分委僚属。公曰：两讼在官，人之大事。或生或死，或予或夺，在吾一言，其可轻忽？身没之後，今为紫府真人。欧阳文忠，时之大儒，每与客论谈，不言文章，而惟言政事。张舜民恠而问之，公曰：文章

正以润身，政事乃可及物。吾昔贬官夷陵，方当壮年，未厌於学，欲求史汉一观。公私皆无，因取架阁陈年公案，一一披阅。其间枉直，多是乖错，以无为有，以枉为直，违法徇情，灭亲害教，无所不有。每自欢曰：夷陵褊小尚如此，天下固可知也。於是仰天誓心曰：自尔遇事，益加勤谨，不敢少忽。迨今三十余年，出入中外，忝尘三事，以此自将。以人望吾，必以五。为翰墨政身；以吾自观，实是当时誓心一言之报。身歿之後，今为神清洞仙官。然则以直为曲者，身歿之後，当如何哉？

赞曰：

直道而行，无偏无党。是曰善人，所当崇奖。诬以为曲，罚其可赏。善人何辜，反受其枉。既杀望之，恭显焉往。

以曲为直。

传曰：事有直而不能自直，理有曲而不自知曲。此两讼所以纷拏，待有司而後决也。为有司者，自当公心，剖析片言，则曲曲直直，无不冰泮。纵通盘错，亦必迎刃而解。尚安有以曲为直之失乎？彼以曲为直者，特其不能公心，必因徇托也。昔益州府君刘公，初为连江尉。民有争田、十年不决者，郡以属公，公得其奸，立为剖决，曲直遂判。人皆谓公为神，不知公非神也，特公心尔。及去官，得直者侯於建州，屏人告曰：某有好香数斤，聊为长者寿。发而视之，乃黄金也。公笑谢曰：君事本直，非私君也，其敢以公事受私赂乎？坚却不受，时皆伟之。其後，公之二子原父、贡父，俱以文墨显名。孰谓处官公心，无其报乎？又有刘安民者，本丹棱一县史也，持心平正，素为吏民所敬。民有讼，不即诣县，必先诣公，陈曲直，决可否，然後行之。公亦自负，受而不辞。直即直许其直，曰理直也，可行也。曲则直数其曲，曰此曲也，不应法也，行之必有失也。由是一县之讼，为之顿省。其後，二子皆相继登第，长汲，官至朝散大夫。少子湜，官至承议郎直秘阁提点、梓州路刑狱。一女嫁与杨筠，亦有官，迨今遂为望族。孰谓史能公心，无其报乎？大抵曲曲直直，无不蒙福；而直曲曲直，无不受祸也。戒哉。

赞曰：

曲则背理，为佞为邪。是曰恶人，胡可蔽遮。奖以为直，蠹国败家。恶人何幸，乃见宠嘉。德裕窜斥，非敏中耶。

入轻为重。

传曰：书曰：罪疑为轻。《论语》曰：如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。此皆圣人恤刑之大意也。然则轻可入而使为重乎？是以君子谨之。昔王缙为两浙路提刑，每断死囚，必焚香奏天，然後行下。一日暮坐，恍见一神人云冠绿服，手持数轴公案。又见一玉女长帔大袖，手持一角公文。立于檐间，遥告缙曰：此汝平生所奏事目，一一皆合情法，无有枉滥。上帝嘉汝，已为汝父延寿一纪，兼为汝倍增纪福矣。汝之二孙，异日亦当皆作监司，更宜自勉。言讫而没。李龟祥亦居宪职，素称清谨。一日暮，出三井桥，忽睹十数人，叫屈称冤，两两三三，渐来相逼。龟祥大惧，回马驰归，陡( )委顿。召诸子戒曰：汝辈异日入仕，切不得注受狱官差遣。如吾平生，自谓清谨，安知今日尚有此事。坐此郁郁，竟至不起。呜呼，二公皆一时知名之士，王公如此，而李公乃如此，岂李公尚有未谨处乎？况入轻为重者乎？请为更陈一二，庶皆知戒。昔欧阳遇判大理寺，有溧阳县令余绍卿者，坐事系狱，罪不当死，而遇辄坐以死。归法之日，人皆冤之。自此行住坐卧，即见绍卿随逐，不舍心，不自安，远诣庐山九天采访使者，观设三日黄坛，解谢其事。初夜分，已见绍卿在侧，心大恶之。明旦再投心词，方俯伏间，忽被数鬼擒捉，掷之殿下，流血被体，移时而卒。李若水为淮南司理时，有劫贼五人，事败系狱，且言曾与僧人自成为党。既而，五人已就戮，而僧方追出。僧言：实未尝为盗。若水於此从轻可矣，而乃坚执贼语为实。夜以湿纸糊僧口鼻，厌以土囊，须臾，脐腹皆裂而卒。月余，狱吏李能无故大叫曰：和尚不干我事，特司理驱使尔。言讫而卒。明日，推司刘元亦暴卒。又明日，若水亦苦小腹绞痛，号呼而卒。又明日，知军孙语、判官赵禹，亦皆暴卒。未几，若水一门，死丧殆尽，无复遗类。呜呼，若水受祸，可谓酷矣。自成之死，脐腹至于拆裂，不为酷乎？此必上帝震怒也。

赞曰：



法重失入，罪惧及疑。二罪并论，其恕可知。国典尚尔，法吏奚为。唐臣罗织，赤族是宜。稔祸垂臭，竟死何裨。

见杀加怒。

传曰：按《涅槃经》，死者於嶮难处，无有资粮；去处悬远，无有伴侣；昼夜常行，不知边际；深邃幽暗，无有灯明；入无门户，无有处所；虽无痛处，不可疗治；往无遮止，到不得脱。呜呼，人至如此，诚亦可悯。当见杀时，可加怒乎？昔志公在世时，有二道人打伴而行。一人就园买瓜，园子怒曰：诸大家初未买，汝要买耶？拒而不卖。一人既往，园子乃喜卖之，且慰谕曰：汝渴热耶？既卖一瓜，又与一瓜，二人私自怪诧，以问志公。志公曰：园子五百生前，坐罪赴法时，汝二人适出其旁。买得瓜者，盖尝为之不忍，故今见之而喜。买不得者，盖尝出自作自受之语，故今见之而怒。此但偶出一语，结憾尚尔，况加怒乎？王昙略尝杀一牛，牛见刀抵突，昙略怒，逆刺其目，然後杀之。大抵人畜无间，当见杀时，皆当方便救护。救而不获，只得为助悲叹，何可加怒。

赞曰：

人之有罪，情不可恕。彼自伏法，我独何预。加以愤疾，是曰迁怒。判死投笔，见者始悟。哀矜庶狱，王政所务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十竟

# 卷之十一

知过必改。

传曰：颜子不贰过，孔子称之。不贰者，念起于中，即念而改，不复贰於行事也。太抵过贵乎改，过而不改，真为过矣。其过也，可胜言哉。是以君子一闻其过，无不速改。昔寇莱公准，自少富贵，享用过奢。及拜枢密，赏赉尤厚，宾客聚观，莫不称叹。独一老你，潜然堕泪。公惊问故，则曰：太夫人捐馆时，欲求一缣作衾褥不可得，安知相公有今日耶？公抚膺大恸，自此即折节从俭，不复敢奢。蔡文忠公平生好饮，饮必至醉。时太夫人已老，心颇忧之。一日，存道先生过其治所，戒以一诗曰：圣君恩重龙头选，慈母年高鹤发垂。君宠母恩俱未报，酒如成病悔何追。公得诗大惭，自此即戒酒，非亲旧不对饮，终身未尝至醉。司马温公方五岁时，擘一青皮胡桃，擘不能脱，一婢以热汤沃脱之。既而，女兄从外来，问为谁脱？公曰：某自脱。其父从旁叱曰：小子安得谩语。公自此有省，平生不敢谩语，一切待人以诚。徐节孝积初见安定先生，头容稍偏。安定厉声曰：头容要直。公即悟曰：头容要直，此心其可不直。自此未尝少曲其心，或问立身行己之要，必大书正直二字与之。若数君者，其於过也，是有知而不改者乎？

赞曰：

日月之食，其更也明。人岂无过，改必以诚。设辞饰诈，遂非匿情。过上增过，善心曷生。不吝一语，贵乎力行。

知善不为。

传曰：应世真人曰：取小所以就大，积一所以成亿。《易》称：余庆必归积善。大抵善贵乎积，知之不可不为，为之不可不力。譬如种物，初虽至微，灌溉培植，不见其长，有时而大。当知於日用间，诚不可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。不闻元君之言乎？元君曰：人有善，则心定体安；十善，则气力强壮；二十善，则无诸疾病；三十善，则所求皆得；四十善，则昌炽富乐；五十善，则子孙繁息；六十善，则遭厄得脱；七十善，则天神护之；八十善，则得地之利；九十善，则尊贤显荣；一百善，则宝瑞降；二百善，则後代名布；三百善，则後代大富；四百善，则後代清贵；五百善，则後代长寿；六百善，则後代忠孝；七百善，则後代智慧；八百善，则後代道德；九百善，则後代贤圣；一千善，则後代神真；二千善，则身为众人师圣、真仙将吏；三千善，则为国师圣真、真仙将史；四千善，则为天下师圣、真仙主统；五千善，则为鬼灵师圣、真仙魁帅；六千善，则为神明师圣、真仙卿大夫；七千善，则为诸天师圣、真仙公卿；八千善，则为三天师圣、真仙皇帝；九千善，则为元始五帝君；一万善，则为太上玉皇帝。是故前辈於善，知无不为，为无不力。昔者丞相李昉，尝语人曰：吾於《论语》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一句，终身行之，尚不能到，即是尝力行矣。杨应之学士，闻一善言，必书而记，即是知无不为矣。贾内翰黯以状元及第，自言得於文正者不欺二字，平生用之不尽，即是未尝欺矣。刘大谏安世，以敢言得名，自言得於温公者至诚二字，平生行之，未尝少离，即是无不诚矣。若使人人皆如诸君，则积一成亿，夫复何难？

赞曰：

郭公善善，国何以亡。见善虽喜，用心不刚。悠悠害道，反昧否臧。是以君子，志於自强。惟日不足，汲汲皇皇。

自罪引他。

传曰：按经所说，一切世间，生死相续。临命终时，未舍煖触以前，一生善恶，俱时顿现。大抵临终所现境界，即吾平日心地境界。地藏罪珠，即吾之心珠。阎王业监，即吾之心监。且今作一不善，曷尝不往来常在胸次乎？不闻赵普一闻道士牌末火字之言，自知必是秦王庭美。王韶一闻刀十八丈打过贤心下得否之语，遽至发背而卒。然则自罪引他，是有益乎？昔赵业以明经中选，授巴州清化令。忽精神游荡，奄然如梦，被逮入冥。初至，即见妹婿贾奕在彼，心已大怖。盖尝与奕同杀一牛，至是为奕所引。欲与分罪，奕词甚辩，无以自明。俄见一监，径可丈余，悬於空中。明见奕鼓刀业

负门，有不忍之色。奕始伏，业遂得还。又有常氏美娘者，其夫楚椿卿有一妾，姓马氏，名春奴。椿卿爱之。常氏不胜其忿，乘椿卿出，以大杖捶杀之。及椿卿死，常氏改嫁程选。将产，凡三日，子不能下。方委顿间，恍见马氏在前，常氏惶惧，好语告曰：我当初实无意杀汝，时行杖者稍过，遂尽汝命，曷不少宽我耶。马氏曰：我死实主母意，胡可妄引他人？持之愈急，竟至不起。然则自罪引他，竟可免乎？既知有罪，曷若勿为乎？

赞曰：

孽惟自作，感本自贻。痛加悔艾，庶或可追。不思己过，反累人为。纵脱罪罟，上天难欺。分谤受恶，迁善之基。

壅塞方术。

传曰：所谓方术，但凡挟术以求售者，皆是也。一语沮遏，使不得售，即壅塞也。灌口白沙村，有一泰山庙极灵，斋祭殆无虚日。一日，有医卜数辈同游，道逢一人极贫，众颇轻之。其人忿然投身江中，俄顷抱出一龙，谓众人曰：汝辈各以医卜，救人疾急，皆是近道。此後於贫素之士，切不得辄持二心。呜呼，医卜为术，而神人谓之近道，可壅塞乎？又不闻云安女龙之言乎？昔翟乾佑在世时，专以考召着名。每念云安一邑，而江流之险，乃有一十五处。一日作法，召其滩神，俾悉平之。是夕，应召而至者，一十四滩。独有一滩，召不能至。天师大怒，必欲召之。既至，乃一女人，峨冠大袖，慨然进辞曰：天师稟天行化，妾一水神，何敢抗拒？第有未安，不容不禀。观君之意，不过欲便舟楫。而不知从事舟楫者，日常倍利，纵有少费，不足为损。治江小民三四百家，无田可耕，无柔可织，全仰为人挽负以资其生。今若尽平滩险，在舟楫固甚便，在彼小民其於衣食为如何？太上之意，必不如此？深恐异时获罪，不免负累，更宜裁之。天师叹曰：汝之所虑，非吾所及。於是复命十四滩之神，令各复其险。是夕，风雨哮吼，雷霆震击。明日视之，一十五滩惊波涛，宛然如故。以此观之，非独方术不可壅塞，但凡服力以糊口者，亦皆不可壅塞也。昔范文正公在浙西时，两浙饥，殍殣相枕。公以吴俗喜佛事，因召诸寺主僧，谕以谷贵工贱，责令处处修造。官亦大兴工役，仓廩史含之类，亦皆葺之。由是工技服力之徒，日糊口於公私者，无虑千数。一方赖之，不至转徙。公之意，岂亦云安神龙之意乎？

赞曰：

小道可观，第恐其泥。君子之学，亦必游艺。所谓方术，圣人不废。医卜星历，皆以济世。我独壅之，难乎免戾。

讪谤贤圣。

传曰：贤圣有三，在佛家言之，三乘中人是也；在道家言之，五种仙是也；在吾儒言之，孔孟诸君是也。立教虽各不同，心地法门则皆一也。不闻《颇邪论》所谓：孔子是儒童菩萨，颜子是光净菩萨，老子是摩诃迦叶之说乎？呜呼，贤圣远矣，但毁其书，即讪谤之也。然佛家一书，多有毁者，何哉？不过以其谈空而言之也。惜其不知如来性如虚空，虚空性是如来，具足真净明，妙虚彻灵通，而住持真净明，妙虚彻灵通者，如来也。终日真净明，妙虚彻灵通，而未尝真净明，妙虚彻灵通者，凡夫也。倘能於诸所有，一切空却，必使赤洒洒、露裸裸，净如虚空，然後真净明，妙虚彻灵通，了然却现，上与如来，一体无二。孰谓为不然乎？不闻庞老但欲空诸所有，不欲实诸所无之说乎？庞老前身，是维摩居士。维摩前身，是金粟如来。其为此言，必非欺逛。然於此有悟有不悟者，特其根器，人各不同也。昔杜祁公不信佛法，每对客辄嘲笑，张文定以为佞佛。医人有朱某姓者，出入於二公之门，尝欲方便，劝导祁公，久而未获。一日，公病召朱。朱以读《楞严》未了，不即往。既至，公大怒曰：《楞严》为何等书耶？吾但知有孔孟而已。朱出袖中首轴呈之。公览訖，毕索余轴，不觉遽尽十卷，乃大叹曰：果奇书也。因拉朱医同谒文定，责其不早以告。文定笑曰：譬如失物，既已得之，不必诘其得之之晚。公自此即若有得，大加深信。又有徐铉者，亦名士也，未尝知有佛书。中主以一帙《楞严》授之曰：久看，当见精理。旬余，复表上曰：臣读之数过，如一器中倾，入一器中，此绝难晓。中主哂之。呜呼，祁公一覽，而遽尽十卷；徐铉踰旬，而不晓一字，非根器乎？

赞曰：

人亦有言，护疾讳医。圣贤立论，切中百非。既不能行，乃肆诋讥。陈贾议旦，叔孙毁尼。言出童叟，奚其弗思。

欺凌道德。

传曰：按经所说，昔者善财童子，为修菩萨行，勤求一切菩萨法，徧参五十三位大善知识，然後得证菩提。善知识者，是大导师。一语之下，能令漆桶底脱。其为益也，岂为小哉。所谓道德，即其人也，非独释老为然。自古知名之士，亦未尝有不因大善知识，有以磨发激励，然後光华烜赫，名闻千古。如子房之於黄石翁，武侯之於庞德翁，李药师之於虬须翁，颜鲁公之於张志和，李太白之於贺知章，杜少陵之於司马子微是也。然则道德於人，为无益乎？可欺凌乎？昔尹公师鲁谪官大梁，与老衲法眼禅师游。一日，谓法眼曰：某迹来颇以退静为得。法眼曰：盍若退静两忘，公即有省，死生之际，了然不乱。节度判官朱炎，久读海眼，未知趣入。一日，问讲僧义江曰：此身死後，此心何在？江曰：此身未死，此心何在？炎即豁然，遂能尽通一经之旨。侍郎曾开久慕禅悦，未有所契。一日，谒圓悟，咨决其事。圓悟捻出云门赵州须弥山放下，着两则公案示之，曾即豁然，平生疑情，至此始释。欧阳文忠不信佛老，及守亳社，闻後唐山隐者许昌龄有道，延入郡斋，日与之语，每有所得，自以为喜。然则道德於人，为无益乎？

赞曰：

道尊德贵，万类所宗。惟忌与怠，有慊于中。外示凌轹，盖其凡庸。以僭则逆，以傲则凶。宇宙虽广，遏惜厥躬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一竟

# 卷之十二

射飞。

传曰：太上曰：混沌既分，天地乃位，清气为天，浊气为地，阳精为日，阴精为月，日月之精为星辰，和气为人，傍气为兽，薄气为禽，繁气为虫。种类相因，会合生育，随其业报，各有因缘。然则人之与飞，有以异乎？《肇论》所谓：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，非逛语也。然飞之所以与人异者，特福业不同，躯壳异耳。窃尝考之载籍，诚有自人而沦入其中者，亦有自仙而游戏其中者。刘安民本一富家，以好尚虚名而道无实，至死後乃为凤凰，经六十年，复得为人。於此生中，勤苦修道，始得尸解，今在清华宫中。黄安世本一儒士，以志慕飞腾而心不精至，死後乃为飞鸿，经九十年，复得为人，於此生中，精进修行，始得上昇，今在皇曾快乐天，非自人而沦入飞中者乎？辽东华表柱，尝有一鹤飞集其上。人欲射之，鹤语人曰：有乌有乌丁令威，去家千载今来归。城郭虽是人民非，何不学仙塚累累。唐明皇在沙苑，尝射一鹤。既中，又复矫翅，直向西南飞去。及次年，幸蜀於明月观，乃见箭在壁间。问箭所自，道众曰：去载重阳日，青城道士徐佐卿带此而来，留之而去。始知其鹤，乃佐卿也。非神仙游戏其中者乎？

赞曰：

大道之世，人无杀机。乌鹊之巢，可俯而窥。机心一萌，鸥鸟高飞。鹊且有义，鸦亦称慈。人胡不仁，以弋为嬉。

逐走。

传曰：上已略陈太上之言，今当以佛语为证。佛言：一切众生，实本清净。因彼妄见，妄习遂生。因彼妄习，生死相续。生从顺习，死从变流。纯想即飞，必生天上。情想均等，不飞不坠，复生人中。想明斯聪，情幽斯钝，情多想少，流入横生，重为毛羣，轻为羽族。大抵七趣轮回，未入正修，有所不免。今为异类，味必不前生曾受人身；今受人身，未必不前生曾为异类。是以诸佛菩萨、大道至真，常切教人，使知生死路头，最为可畏。不闻密婆私诤阿罗汉於往昔世曾作猕猴，骄梵波提於往昔世曾受牛身乎？又不闻夫周询、蔡君谟皆蛇精乎？按东斋记，周询知安州，一日，游园中，园吏见一大蛇垂首栏上。视之，乃周询假寐。君谟知福州，以疾不视事。每夕，辄梦游鼓角楼上，凭鼓而睡时，通判责鼓角将不打三更，对以有大蛇据鼓，不得近。君谟既愈，与通判说病中所梦，正与鼓角相同。然则七趣轮回，未入正修，是可免乎？当知今之逐走者，异日未必不为走者所逐。欲免轮回，不为人逐，当见逐时，要当力行救之。昔者，河间王久病无生意。忽一道者，自称玄俗，诣门请医。既而，饵以刀圭，王即吐出十数小蛇，病亦随愈。王惊问故，玄俗曰：此王六世余殃所致，吾非人也。为王於往世中，救一母鹿，其鹿乃麟母，仁感天地，是以上帝遣吾下降，为王救疗。然则见逐，可不救乎？李婴、李迢，尝逐一鹿，解其四脚，挂于树枝。先取杂脏为炙，将共食之。俄有一巨人，长可三丈，持一巨囊，鼓步而进，婴、迢几为所及。既而，毕取其炙，纳之囊中，入山而去。须臾，婴、迢皆暴卒。然则见走，是可逐乎？

赞曰：

后稷之弃，牛羊弗践。猩猩人言，猿性柔善。有生有知，其则不远。忍充鼎馘，甘其肥隼。虎兕可逃，人弃难免。

发蛰。

传曰：《月令》曰：仲秋之月，雷始收声，蛰虫坏户。季秋之月，蛰虫感俯在内，皆瑾其户。仲春之月，雷乃发声，启户始出。蛰者，藏也。坏者，益也。益小其户也。( )者，涂也，尽涂其户也。一蛰一启，皆与气候相应，以成变化。然则蛰者，是可发乎？是以太上书以戒人，诸佛尤切加护。昔僧惠觉，尝跨溪造一曼殊室利堂，将板筑於水际，念言：方冬，百虫皆蛰，不可轻伤其生。於是就溪设三昼夜道场，誓言板筑之日，一足多足，乃至无足，愿垂加护，悉令远离。及期掘地及泉，乃至桥成，不见一蚁。又有宋时老者，尝以父病，祷於永祚寺药师殿前。既而疾愈，备具香信，欲就殿

建一道场，以答灵贶。寺僧义昭曰：此殿药师座下，有一聚蜂，积年既久，种类颇多，今正蛰时，恐至惊扰，或多伤杀，曷若移就别殿。时老不听，僧乃预期祷於佛前曰：设斋之日，愿运神力慈悲，覆护在窠内者，暂食旧蜜，无得出户。在窠外者，且令安住，无得辄惊。及期，灯烛腾光，饶螺聒耳，一昼二夜，不见一蜂。呜呼，此虽二人愿力，实亦诸圣加护之力也。孰谓为不然乎？

赞曰：

盛德之主，泽及昆虫。板筑必时，闭藏在冬。人且塞向，坏户则同。跂行喙息，生意毕通。养痾伸屈，在吾仁中。

惊栖。

传曰：太上戒人无得惊栖，与孔子弋不射宿之说，意皆一也。大抵鸟之已栖，亦犹人之已寐，忽然有惊，岂不举家惊扰。众人视之固有间，普心不二者视之，则犹己也。昔螺髻仙，行第四禅出入息，坐一树下，兀然不动。鸟谓之木，栖其髻中，遂生数卵。螺髻禅觉，知顶有卵，即自思曰：我若便起，不免鸟惊，鸟若不至，卵必尽坏。於是复入禅定，俟其雏生，一一飞去，然後乃起。又有大树仙者，居殍伽河侧，栖神入定，积年之久，形如槁木。游禽栖集，遗尼拘律，果於其肩上，暑往寒来，垂荫合拱。一夕，忽从定起，欲去其树，又恐鸟惊，於是安忍方便移之，移讫乃起。天美其德，赐号大树。此皆已证果位也。心其於一物一命，普心如是，况福力浅薄者乎？惜人不知李奚子、陈安世，皆以不敢惊栖而能证果。李奚子本一山姬，每遇大雪，鸟无安枝，往往飞集其家，遂留不去。姬济以谷，且不敢惊。上帝谓有仁心，赐令度世，今在酆都，位貌特重。陈安世，本权叔本家一佣力人，平生不践生虫，不杀物命。每出入，见飞禽当道，必下道引避，不欲惊之，亦以此故，遂得上升。当知登真之人，未有不因慈心於物，而能得到其地。

赞曰：

凡厥有生，各安汝止。夜以安身，人物等耳。圣人之忧，一物失理。弋不射宿，鲁论所纪。惊栖虽微，害人大矣。

填穴。

传曰：自人观之，固一穴也。自彼观之，为一穴乎？莫不自视为金房玉室、邃馆琼台。不闻于焚宅南、大槐树下，有一聚蚁自国其穴，为大槐安乎？又不闻王沂宅後，有一大檀树萝覆其上，下有东蚁自国其穴，为大檀萝乎？蚁之自国其穴为槐安，为檀萝，亦犹鰕之自国其穴为长鬣，燕之自国其穴为乌衣，各尊其居，物物莫不皆尔，无足深恠。然则穴可填乎？若填其穴，即是屯塞其门，绝其出路，岂不覆族尽死穴中乎？按经所说者，有比丘得六神通，与一沙弥同处林野。比丘定中，见其沙弥七日当死，因作方便善言，谕曰：父母思汝，汝可暂归，八日却来。沙弥既归，八日果来。比丘恠之，复入三昧，观察其事，乃知沙弥於归路中，一蚁穴流水将入，急脱袈裟，聚土壅水，令不得入。以此因缘，延寿一纪。宋郊、宋祁，兄弟同行，逢一异僧，相曰：小宋当大魁天下，大宋亦不失甲第。後十年，大宋复遇诸途，僧乃大惊曰：公丰神特异，如能活数万命者有之乎？大宋曰：某素贫，安得有此？僧曰：姑思之。大宋良久曰：比堂下有蚁穴，忽为暴雨所浸。某急编竹桥以度，岂此是耶？僧曰：必是也。小宋今岁当首魁公，终不出其下。比唱第，小宋果大魁，章献太后乃谓弟不可以先兄，因命大宋为第一，小宋为第十。然则穴可填乎？

赞曰：

鸿荒之初，其人穴处。所谓管窟，鹿豕为侣。圣人既作，上栋下宇。人兽虽殊，均乐丘土。蠢动含灵，其可失所。

覆巢。

传曰：按太上《保嗣章》，但凡嗣续衰绝，皆是往世覆巢毁卵、焚山竭泽、堕胎落子，犯一千六百二十条章，之人，然则巢可覆乎？大抵众生，若大若小，莫不各有其所依止。其中敷乳产生，各自藏护。今覆其巢，即是夺其依止之所，产生莫遂，不绝嗣乎？谨按《本草》，人有覆鹳巢取其雏者，是年六十里内，连月不雨。盖鹳能群飞激云，云散则不雨。又按内攬，鸢雏才破壳，即出巢外。其母防其颠坠，或为日晒，必取带叶树枝，周插巢畔，日常两换。叶萎则其雏已去，未萎则其雏尚在。人因覆巢，毕取其雏。孰谓巢居者为无知乎？请为更陈一二，庶皆知戒。昔温璋尹京兆，置铃索於厅前，使冤诉得以速达。一日独坐，屡闻铃声，迹之无人，但有一鶚飞集其上。璋曰：必有覆其巢，而取其雏者。既而，果得其人，因为杖之。元汝之元丰中，为鲁山宰。忽有鹳雀衔一草衣，坠于庭下，立命物色。果煎肉者，脱此草衣上树，将覆其巢，取雏供卖。元亦校之。然则巢可覆乎？当覆巢之时，安知不悲鸣求救乎？第人莫晓其语，乌得九天禽语，书而使之一观乎？白龟年於嵩山东岩下，遇李太白曰：吾与汝父乐天皆已仙矣。因出一轴素书授之曰：读此，可辩九天禽语、九地兽言。更修功行，仙亦可冀。龟年如戒，果得其效。一日过路州，太守知其如此，延与之坐，适有二雀啾唧过庭。守曰：彼何言哉？龟年曰：彼言城西民家，廩有余粟可共就食，验之果然。良久，厩马仰首而嘶。守曰：彼何言哉？龟年曰：槽中料热不可食。问之亦然。

赞曰：

昔闻羽族，巢必近人。欲远蛇鹳，惟人是亲。讵知冠屨，心甚不仁。既肉其雏，厥巢是薪。凤凰高翔，梟獍来驯。

伤胎。

传曰：胎生一类，按如佛说，维染轮回，欲颠倒故。和合滋成，横竖乱想，故有胎遏蒲昙，人畜龙仙，其类充塞。呜呼，人畜龙仙，明是不同，佛乃列为一类，何哉？盖杂染同而轮回亦同故也。人知爱胎，彼不爱乎？按仙传，白巍年因入仙洞，得一轴素书，遂能辩九天禽语、九地兽言。一日过潞州，太守知其能，延与之坐。适将史驱三十羊过庭下，中有一羊，鞭不肯行，又且悲鸣。守曰：羊有说乎？龟年曰：羊言腹有羔，将产；俟产讫，甘就死。守乃留羊，不杀验之。既而，果生二羔。刘道原为蓬溪令，既解官，宿秦氏家，梦一妇人泣诉曰：某乃秦氏妻也，夫有一妾，不肯相下，某怒痛捶，遂尽其命。为妾所诉阴君，处某已死，且以某为狼，谪罚为羊，见在秦氏栏中，明日将充君庖，某死固自分，但腹有羔，若因某受烹，业愈重矣。愿赐一言，得免甚幸。黎明言之，则已烹矣。举家大哭，纳羔其腹，瘞之别墅。然则胎可伤乎？

赞曰：

鹿以斤紮，肠断而死。鱖或就烹，屈身护子。物之牵爱，甚於爱己。人亦有娠，以续以嗣。胡不反思，举斯加彼。

破卵。

传曰：信相善萨白佛言：有诸众生，无有子息，孤独自居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是人前生为人暴恶，不信罪福，捕雏食卵，令诸飞禽各失其子，悲鸣叫裂，眼中血出，是以此报。佛语如是，而太上《保嗣章》言之，亦如是。然则卵可破乎？按《鞞婆沙论》，众生流转，至为卵生。识居其中，为卵所缠，为卵所裹，须自啄破，雏乃得生。其为业也，从可知矣。又云：鹳、鴈、鸳鸯、孔雀、鹦鹉、鸛、鸂鶒、千秋、金翅等鸟，或龙或人，皆卵生也。窃尝不以为然，鸟固卵生，安有人而亦卵生也。及见耆尸、复鉢尸、徐偃王事，乃知人从卵生，诚亦有之。昔阔地佗有一商人，入海采宝，得二鸛鸟，一失一生，随意所化，毛色可鹳。俄生二卵，卵破雏生，乃二童子，後皆出家，证阿罗汉，一名耆尸婆罗尊者，一名复鉢尸婆罗尊者。按《徐州地里志》，昔徐君官人，娠而生卵，卵破儿生，长而仁智，袭君徐国。生时偃故，故名偃王。孰谓人无卵生者乎？支遁少时，尝与其师难问物类。遁谓：物卵未生，不足为杀。师不能屈，取一鷄卵投之于地，壳破雏行，久而俱灭。盖魂识也。遁乃感悟，终身蔬食。李道念好食鸡卵，晚得奇疾。太守褚澄投以苏汁，即时吐出一十三物，剖开皆鸡羽翅爪距，悉具立能飞行。道念大惧，自此不敢复食。然则卵可破乎？窃尝论之，卵生之中，卵至多者，无若鱼类。大则无虑数千，小则不减数百。若杀一鱼，其为破卵，可胜言哉？李冲元将杀一鮎，先梦一皂衣姬曰：妾腹中，有五千子。妾生，五千子亦生。妾死，五千子亦死。敢望哀怜，特贷一命。元遂放之。富商杨序宣和间，梦神告曰：子逾旬当死，若能救活亿万命，乃可获免。序曰：大期已迫，物命有限，未易满数。神曰：佛书有云：鱼卵不经，盐渍三年，尚可再活，曷不图之？序於是大书神语於通衢壁间。由是，人皆知戒，见人杀鱼，即从取卵，投之江

中。如是月余，复梦神曰：亿万之数，已是过满，寿可延矣。既而果然。大抵我能救物命於临危，则我命亦无不延於欲绝。

赞曰：

有生之形，其性则具。混沌曷死，以凿之故。暴彼无知，岂曰公恕。元鸟生商，圣灵所寓。隐显莫测，宁不戒惧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二竟



# 卷之十三

愿人有失。

传曰：《涅槃经》云：诸修心人，要当以六法平等智力，摄制自心，必使於运用时，一切平等。云何为六？一者如响平等智力，二者如镜像平等智力，三者如幻平等智力，四者清静平等智力，五者世法平等智力，六者集因缘平等智力。大抵具如是之智，便当有如是之力。世间万法，岂不如响、如像、如幻乎？如是了知，岂不为智？岂不清净所集，因缘亦复平等乎？当知愿人有失，特其未到此地耳。博州鼓角楼，每至三更，即有一鬼掩鼓不能击，直更者屡受杖，不能制。闻禪师有道行，因往问之。师曰：何不捉住？兵曰：鬼何可捉？师曰：但禁气勿言，即可捉也。兵如戒，果能捉之。鬼曰：吾於此邦，所畏者，惟禪师、黄二叔二人而已。太守已下，皆无所畏，更何有於汝哉。既而，访寻黄二叔，乃一老圃，三十年以鬻菜为业，初无他长，惟是菜之老嫩，束之大小，价之高低，持心不二而已。呜呼，持心不二，而遂为鬼神敬畏，当知持心有二者，必为鬼神戏侮也。不闻余副使之事乎？李士衡奉使高丽，武人余英为之副。凡高丽所得礼币，及诸赠遗，士衡皆不关意，一切委之副使。副使虑过海船漏，尽以士衡之物藉船底，独以己物置其上。无何，果遇大风，船几倾覆。舟人请减所载，仓忙间不暇拣择，信手捻出，弃之中流。少顷风定，试自点检，则所弃皆副使之物。士衡之物，宛然独在，无一失者。反受如此，安知非海神戏侮而至然乎？

赞曰：

民不尧舜，伊尹自咎。独为君子，伯玉所否。欲并生哉，无负高厚。维彼厉人，挽众同丑。是诚何心，不愧飞走。

毁人成功。

传曰：佛告首迦长者曰：善业有十，能令众生得大威德。一者於诸众生，无嫉妬心；二者见他得利，生欢喜心；三者见他失利，起怜悯心；四者於他名利，生欣悦心；五者见失名誉，助怀忧恼；六者发菩提心，造佛形像，奉施宝盖；七者於己父母，及贤圣所，恭敬奉事；八者劝人弃舍少威德业；九者劝人修行大威德事；十者见无威德人，不生轻贱。离垢菩萨曰：亡心怀於众，从善如流，对治除嫉妬之心，感果得大贤眷属。大抵於人，无所妬毁，在我必增威德，在彼不无感悦。异日因缘会遇，不为大善知识，必为大善眷属。孰谓为不然乎？澶渊之役，契丹受盟而归，莱公每有自多之色，上亦颇以为得。冀公忌之，谐于上曰：澶渊之役，寇准以陛下为投琼与虏博耳。苟非胜虏，必为虏胜，非为陛下划久长计，此即春秋城下之盟，诸侯犹且耻之，陛下以为功乎？上由是大沮。待准复疏广州之役时，转运王罕以按部至海州，郡守冲简以蜡圆告急。罕进至惠州，广民又跃马求救。罕下令，每村使三大户，各募壮丁二百人。又帖所属每县，各募弓兵二十人，又亲募骁勇者二十人以自卫。既而，得暴掠者十余人，皆腰斩以徇。泊至广州，子死贼手，亦不哭。自此，南门不闭，粮运得通，贼乃引去。时提刑饱轲驻军潮州，乃日递一奏，言罕畏怯不战。而练官李兑从而为助，罕由是降一官，謫监信州商税，轲独受赏。呜呼，莱公之功，可谓大矣；王罕之功，亦不小矣。冀公李兑一言，遂至如是。若二公者，为善业乎？知对治乎？当知异日感果，必无大威德业，亦无大贤眷属也。

赞曰：

三后协心，治臻成康。萧规曹随，汉基遂昌。李训忌注，甘露祸唐。事不己出，乃肆铸张。败国多矣，已宁不伤。

危人自安。

传曰：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，云何降伏其心。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须菩提一闻此言，早已默笑曰：唯所谓如是，果何义哉？大抵我欲降伏，便可降伏，如是而已。夫复何为彼危人自安者，能晓此乎？惜其不知一大藏教，与今篇中所说，只是论个心字。今也乃欲置人於危，求己之安，为降伏乎？人果危而已果安乎？多见得罪於天，祸将自及也。

昔王文正公旦与王冀公钦若，同在政府。一日，上出喜雨诗以示二府。文正袖归语同列，上诗有一字误写，须进入否？冀公曰：此亦无害。既而，密以奏，上大怒，明日厉声责文正曰：昨朕诗中有一字误处，何不奏来？文正以下，皆再拜谢，独马知节不拜，具以实奏，且盛称王曰：不辩真宰相也。苏文忠在杭州，上欲用之。王禹玉曰：轼诗中，曾有惟有蛰龙知之句。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，反求蛰龙知乎？上曰：自古称龙者多矣，如荀氏八龙，孔明卧龙，岂乃人君方言龙哉。既退，章子厚责禹玉曰：相公岂欲覆苏公之族乎？禹玉曰：此舒亶之言也。子厚曰：舒亶唾，可食乎？呜呼，此皆危人太甚者也。曩非圣上明察，二公受祸，其有轻乎？谅於如是之说，尤不晓也。

赞曰：

坎以习教，蛊以振民。蹇以正邦，屯以经纶。君子居险，志则为人。天助者顺，其道大伸。王衍三窟，祇以杀身。

减人自益。

传曰：人生十年，尚有童气。二十弱冠，或可望成。使有前程，自当奋发。若无其福，不免蹉跎。既而妻子累心，家计在念。或处官，而官事扰扰；或营利，而市道区区。不觉不知，大期遽至，空身赤手，无一自随，正令气焰炙天，亦所不免。不闻本净禅师之言乎？侍郎杨晋卿问本净曰：此身生时，从何处来？死後归何处去？师曰：如人梦时，从何而来？睡觉时，从何而去？曰：究竟如何？曰：梦时不可言无，觉时不可言有。虽有有无，而无往来之所。贫道此身，亦复如是。因说偈曰：视生如在梦，梦裏实是闹。忽觉万事休，还同梦时悟。智者会悟梦，迷人信梦闹。会梦如两般，一悟别无悟。富贵与贫贱，亦复无别路。师之此言，可谓尽矣。世间万法，无一非梦。郭从义镇河阳，於洛中造一大第，凡千余间，皆以香栢为之，乃至以文梓为梁，花石甃地，穿池引水，筑山种果，周设碾磑，廐库亭阁，无不备具。第成，约费白金五千铤。次年，被召还都，暮抵其第。秉烛周览，尚未及徧，时朝会有期，不容久驻。饭罢少憩，侵星而出，既朝复归，行至东都乃卒，不复再至。家人不能居，献之于官，官以赐涪王。涪扶鸠王徙，房陵遂为闲馆。陈恭公於润州，治一大第，亦极闳壮，轩亭池馆，绵亘数百余步。第成，公已疾，但得肩舆一登西楼而已，继亦遂卒。人因名其第为三不得曰：居不得，修不得，卖不得。云：回视卜筑之日，非一梦耶。於此益知减人自益，适足自减。不闻太上所谓：或损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损之说乎？

赞曰：

益下损上，民悦无疆。薄人厚己，理不可常。六爻无咎，谦尊而光。盈虚消息，相为抑扬。求自益者，鲜不覆亡。

以恶易好。

传曰：我之此身，耳闻眼见，身觉意知，明明是有。按如佛说，地水火风，四缘假合，妄有六根。四大若离，我此妄身，当在何处？我之此心，作善作恶，见於日用，明明是有。按如佛说，四大六根，中外合成，妄有缘气，於中积聚。似有缘相，假名为心。既知此理，离幻求觉。按如佛说，依幻说觉，亦名为幻。若说有觉，犹未离幻。说无觉者，亦复如是。然则我身、我心，及求觉者，皆名为幻。况彼外物，何者非幻？而於其中，妄分好恶乎？毗舍浮曰：假借四大以为身，心本无生因境有。前境若无心亦无，罪福如幻起亦灭。四祖曰：境缘无好丑，好丑起于心。心若不强名，妄情何从起。黑梵志尝运神力，以两手掌各擎一株合欢梧桐花，供养於佛。佛言放下，着梵志放下左手一株。又言放下，着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。又言放下，着梵志曰：世尊，我祇擎两株花，一时放下了，我今空身而住，更教我放下个什麼？佛言：我非教汝放舍其花，只教汝放下外六尘、内六根、中六识。若能於此三者，一切放舍，无放舍处，即是汝免生死处。梵志当下豁然，得大解脱。唐德宗时，吴元卿为六官使。时洛阳花卉盛开，元卿颇生爱着。忽空中有声曰：虚幻之相，开谢不停。能坏善根，七者安用嗜之？元卿豁然，亦得解脱。是以王文正不好千金玉带，吕文穆不好能照二百里镜，盖晓此也。以恶易好者，何足以此而告之哉。纵於佛书，卒未有悟，曷不以吾儒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之言，而自悟乎？王旦为相，有以玉带因其弟为献曰：此带绝好。公曰：身自负重，使人道好，好不亦劳乎？故平生所系，止於赐带。吕文靖为相，有因其婿以古监求售曰：此监能照二百里外。公曰：吾面不过碟子大，何用照二百里？

赞曰：

子路敝縕，不羨狐貉。幻铜为金，吕仙耻学。素乎贫贱，君子所乐。紫色夺朱，郑声乱乐。穿窬之智，曾不俯忤。

以私废公。

传曰：国尔忘家，主尔忘身，公尔忘私，臣之分也。其可以私而废公乎？苟或以私废公，不免以是为非，以贤为否，败乱国事，莫此为速。是以君子不敢为也。赵康靖公槩，初与欧阳文忠修，同在馆阁。槩重厚寡言，修颇轻之。及修以其甥穉事连逮，上怒狱急，二府皆欲文致其罪，羣臣莫敢言。槩独慨然上疏曰：欧阳修以文学为近，臣不可以闺房暧昧事轻加污蔑。臣与修踪迹素疏，修之待臣亦薄。所惜者，朝廷大体耳。或谓槩曰：公不与欧阳公有隙乎？公曰：以私废公，槩所不取，何敢为乎？至和中，赵抃为御史，范公镇为练官，以论陈恭公事有隙。熙宁中，王介甫执政，恨景仁数讦之于上前，欲因事中之。一日，上问景仁於介甫。介甫曰：请问赵抃，便可知其为人。及问赵抃，则曰：忠臣也。上曰：卿何以知其为忠？曰：嘉佑中，仁宗违豫，镇首请立皇嗣，以安社稷，非忠臣乎？既退，介甫切责曰：公不与之有隙乎？抃曰：何敢以私废公，某所以直言不隐者，先国家而後私讎也。若二公者，真可谓公尔忘私者也。

赞曰：

公以理胜，私以利言。利慾一启，天理泯然。流靡之极，盗贼相挺。起於有己，反侧陂偏。托公济私，抑又甚焉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三竟

# 卷之十四

窃人之能。

传曰：碧陵迦婆蹉过河，忽闻莲香河神责之曰：尊者为阿罗汉，何故偷我香？蹉曰：香自至鼻，何名为偷。窃尝三复斯言，大有深旨。大抵香尘自如，以我鼻根，起诸瞋识，分别曰香。按如佛法，即名为偷。当知窃人之能，以为己能，真为偷也。忽昔高龄晚而祭酒，道气不交，灵助无主。是以羣邪缠互，急行其祸。保命真君谓许长史曰：高龄之无德也久矣，鬼讼之纷错也积矣。又尝凿败古人碑铭，以为己文。水官遣其蔽善以自操，阴贼於鬼神，特列于讼事之首以告，其罪必不免矣。未几果卒。然则他人之能，是可窃乎？不闻石曼卿之事乎？曼卿死後数年，梦其友关咏曰：吾平生作诗多矣，自以阳平代意一篇，词意深美，最为得意。然世人空有称之，能令此诗盛传於世，在永言耳，咏觉头为增演其词隐度人、迷仙引，使人歌之。他日复梦，曼卿来谢。呜呼，诗不得彰，尚以为请，况窃一以为己能者乎？

赞曰：

见贤思齐，见圣克由。万善备足，在人反求。思不如舜，以为己忧。安有羊质，传以貔貅。欺人自欺，亦孔之羞。

蔽人之善。

传曰：自古以来，技而知名後世者，未有不因於人，如滕王元婴之工蛺蝶，公孙大娘之舞剑，曹刚之琵琶，米嘉荣之歌。但以主建宫词，及唐贤诗句，偶及之耳。所谓善者，但凡稍有所长，皆为善也。使不得彰，即蔽之也。不闻许君晋公之事乎？昔许真君在世日，尝修一观，欲记其事，偶得一片古碑，文已磨灭，因剗去旧文，勒其新记。自是，即恍惚不安。一日，徐步庭际，忽闻空中有声曰：许君，许君，速诣水官求救。不然，恐有不测之眚。许愕然，炷香虔祝，愿闻求救之由。良久，复闻曰：所剗旧碑，虽已磨灭，而当时作文之人，见诣水官，诉君夺彼之名，显君之名。由是水官将有执对之命，宜早图之。许君於是访寻旧文，别为立石刻之。是夕，复梦一神谢曰：蒙君再显吾名，无以相报，请作水陆大醮，普告万灵，庶得三官举名，可以证道。许君如戒修之，後果得道。蔡州既平，宪宗命道士至境，设醮於紫极宫。宫本吴少诚生祠，裴晋公废以为宫。设醮之日，霹雳大震。韩公所作平淮西碑，其石本少诚德政旧碑。是日，流汗成泥。旬余，即有中使至，磨去韩公平淮之作，复刻少诚德政之文。盖化於梦中，了有所见也。呜呼，文字尚尔，况其善又甚於文字者乎？

赞曰：

蔽贤之罪，是谓不祥。原其初心，忌人所长。玉在木润，珠生夜光。物有良贵，犹难掩藏。嫉能壅善，欲盖而章。

形人之丑。

传曰：丑也者，乃妍丑之丑也。形也者，形容之形也。如聂崇仪之好嘲，章齐一之善谤是也。崇仪能诗好嘲，虽僚友亦所不问，竟坐谤政，窜死登州，橐葬道傍，无不马者。章齐一能诗好嘲，人有丑行，必形于诗，由是盛传，不复可掩。其间不无溢恶，甚至破人婚姻，隔人眷属。竟以此故，晚得恶疾，嚼舌而卒。然则人之有丑，是可形乎？惜其不闻黄坑之事，闻必戒也。武弁有段遣者，尝过黄坑。从者於马前，拾取数斤髑髅。中有一片，其上隐隐有逃走奴字，盖鲸踪入骨也。是夕，从者即梦一人，以手阵面，从而索骨，且曰：我羞甚，切急为我深藏，无令人见，我当有以报君。从者惊觉，立为瘞之。他日再过黄坑，复梦前索骨者告曰：曩感君恩，去此数步，地下大有伏藏，聊以为谢。如戒掘之，果获财至十余万。然则形人之丑，安知异日，亦无其报戒哉。

贊曰：

美如昭君，图画故错。矧兹利。过於丹墀。所谓形容，巧於描摸。众

既喧播，终难洗濯。以我片言，陷人大恶。

讪人之私。

传曰：讪也者，不但形容，直讪之也，如吕吉甫辈是也。曾子宣之为司农卿也，吕吉甫代之，遽乞令天下，言司农未尽、未便等事。张粹明之为司农卿也，舒宣代之，尽纳丞簿，言司农不了事件。周师厚为湖北提举，有供给酒数十瓶，托监盐张商英卖之。商英以告察访蒲宗孟，宗孟劾奏其事，师厚坐此降官。张商英为馆职，嘱举子於判监舒宣。宣缴奏其简，商英亦坐此夺官。夫岂不知子贡所谓恶讪为直之说乎？厚德之士，其肯然乎？韩魏公琦为相，每见文字有攻人隐恶处，必手自封记，不令人见。陈忠肃瓘在言路，知无不言，然弹击不以细，故未尝及人之私。苏丞相烦在抗州日，有要人以私事嘱公，公不听。其人後当言路，乃怀念，极口诋公，或劝公上其囊日请托书札。公笑曰：讪人之私，吾岂为之？胡公宿知洞州。前守滕公大兴学校，费钱数千万。未讫罢去，羣小斐然兴谤，皆以滕公费钱不明。自通判以下，皆不肯书其簿。公於坐中折之曰：诸君佐滕，候几时矣。假有不臧，奚不早告，阴拱以观。俟其去，乃书字之，岂美事乎？一坐大惭，乃书。为人至其於厚，凉薄其相距，便万万远矣。

贊曰：

讪异於直，圣人恶之。谓其阴險，乘机抵巇。指天信誓，握手笑嬉。利害小及，反眼相持。匪兕匪虎，彼何人斯。

耗人货财。

传曰：耗人货财，使之门户雕零，子孙狼狈，为彼人者，其为罪也，岂为小哉？文奇之事，便可见也。文奇以烧炼游于两蜀诸贵之门，凡留意於炉火者，无不为其所欺。富商有李十五郎者，积货累万，惑奇之术，三年之间，扫地殆尽，为识者所笑，遂至自经。奇乃舍去，复於剑州僦一屋，於中煅药。无何火发，延烧一坊，奇仓皇走避，迷入林中，遽为鸇兽所逐。既而，深入溪谷，复为鸇兽所随。俄顷天明，已为捕者所获。狱具斩于烧药之所，以谢居民。然则他人货财，是可耗乎？他人货财不可耗，己之货财，亦可耗乎？请为更举一事，庶几为子弟者皆知所戒。王祖德绍兴乙丑，死于秦州。一日，其妻与其子暮坐堂中，恍见祖德从外归，责曰：吾闻家中已议卖宅，宅乃祖业，安可辄以。又曰：吾平生所宝，黄筌、郭熙山水，李成寒枚，凡十轴。闻亦持出，令人议价。吾下世未几，家不至贫，何至如是？吾思家甚切，无计可归，幸值中元，得暂归耳。若不速改，吾将祸汝。其妻大惧，不复议卖。以此观之，他财我财，皆不可耗。

贊曰：

女魃政贫，穷鬼疾富。为妖为孽，理不可究。人性至贵，族亲党友。亦独何心，妬人所有。公刘好货，惟民之厚。

离人骨肉。

传曰：骨肉者，血属也。此皆人之大伦，何可离间。不闻张嵩山之事乎？昔张孝基为同郡一富人婿。富人止有一子，偶有微过，家人共嫉，因逐出之。未几，富人病，临死尽以家财付孝基。後数年，孝基见富人之子乞丐于路，因召问曰：

能灌园乎？曰：如得就养，幸甚。既而有余，复召问曰：能管库乎？曰：得灌园已自幸，得管库，尤厚幸也。於是使之管库。久而，其子益驯谨，无复故态。孝基念言：彼实父子，我其可但利其财，使此一段美事因循蹉过乎？於是尽举家财还之，时人莫不称叹，以为古所未有。孝基死後，其友数人因游嵩山，道逢一贵人，旌旗满野，骑御联翩，如守土大臣新上任状。窃视专车者，乃孝基也。相与前揖，请问所以致此之由。孝基曰：即还财事也。语脉未终，忽已不见。噫嘻，为人媚而如孝基者，世间有几人耶？他人处此，能如是耶？昔杭州有一士子，亦为富人媚。富人病且死，念其子方三岁，乃命其媚主其赀，作遗书付之曰：他日分财，以十之三与子，七与媚。及其子长成，乃诉于官。时张忠定为郡守，阅遗书，以酒酹地曰：汝之妇翁，真智人也。为其子幼，故作此计，使汝勤加抚育耳。苟或不然，其子不免死於汝手。乃命以七与子，以三与媚，二皆泣谢而去。呜呼，以此媚而望嵩山，则嵩山脚踏实处，固已远在天上，安得不为神仙？以此媚而求之他，则此媚一折而伏，尚为知义，岂不愈於狼戾不情，不足倚伏者乎？其望嵩山，尤天远矣。

赞曰：

古有太宗，辑正昭穆。姬典之训，亦联宗族。後世义聚，重其亲睦。圣如周公，间于二叔。长舌谗言，惨彼螫毒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十四竟

# 卷之十五

侵人所爱。

传曰：许真君在世日，尝於南昌诛一蛇精。道侣愿从者，无虑千数。真君止选素所知者三百人，与之偕行。既而，夜宿山下，又虑其修行无力，因向火取三百块炭，变为三百美人，遣令试之。及明验视，惟吴猛、施道一二人，衣无炭迹。余二百九十八人，皆是与炭合者。当其合时，岂不人人视为一美妇人，安知特一块炭乎？大抵皆慾习未断，易至如是，况不知修行者乎？昔陶谷奉使江南，崖岸高古，风采凛然，虽燕谈，未尝启齿。韩熙载谓所亲曰：吾观是人初非端士，其守可矜，当令诸公一笑。乃选名妓，得秦弱兰者，衣以弊衣，使诈为驿子之女，旦暮拥幕，扫洒驿庭。弱兰有绝色，陶为之动，遂失谨独之戒，因作邮亭词数阕，使弱兰歌之。後数日，李主大张燕，以巨鍾酌公，公严毅如初。於是出弱兰，使歌所赠词以侑之。谷乃大惭，竟至醉吐茵席。李主自此，待之薄矣。及归，朝廷已知，不复任用。文潞公在蜀，颇多燕集，有飞语闻。适御史何圣从，名郊，谒告归蜀，生因令密访其事。郊将压境，潞公为之濯。张少愚，名俞，白公曰：圣从之来，亦不足虑。前任汉州，适同郡会，有营妓善舞，圣从爱之。至问之姓，妓曰：妾姓杨。圣从曰：所谓杨台柳也。俞即取其项帕，题诗其上曰：蜀国佳人号细腰，东台御史惜妖烧。从今唤作杨台柳，舞尽春风万万条。因命其妓，作竹枝诗歌之。圣从为之大醉，此可以见其守也。公曰：姑密之。及圣从至，果自严重。潞公宴之，因迎其妓杂府妓中，使歌少愚之诗以侑之。圣从亦为之醉，既而喧传，遂达圣听。及归，不复引见。潞公之谤，由是遂息。呜呼，陶谷固无所守，圣从素称方直，奚亦尔耶。大抵形之于言，即是已动于中矣。岂非慾习未断，妄认幻躯，自生爱见而然耶。

赞曰：

人之爱己，甚於璠璣。人之爱子，亦如予乎。推其所爱，他莫不如。奚独残忍，肆其侵渔。美人宝玉，几覆汉车。

助人为非。

传曰：一本云：教人为非，大抵皆是成人之恶，不能导人以善。不闻佛之言乎？佛言：说法教化，名为法施，能令众生出於闻道。以是因缘，於未来世，得七种报：一者众生闻法，顿除嗔恚，我於来世，得成上色；二者众生闻法，慈心不杀，我於来世，得寿命长；三者众生闻法，不盗他财，我於来世，多饶财宝；四者众生闻法，开心乐施，我於来世，身得大力；五者众生闻法，痴措顿除，我於来世，得无碍辩；六者众生闻法，信心不惑，我於来世，信心明了；七者众生闻法，方便随顺，我於来世，得菩提道。然则导人以善，岂不愈於助人为非乎？请为各举一事，庶皆知戒。元丰间，李之纯凡三任为成都漕，仁民爱物，蜀人安之。按察之余，尤留意於掩骼埋胔。小吏徐熙，本眉人，颇知为善。之纯专以委之，熙亦身任其责。一日，市西金花街百姓有王彬者，以病入冥司，见朱紫，数官聚厅而坐，召熙前曰：适天符下，李之纯以葬枯骨有功，更与知成都府一任。汝以主行文有力，赐汝一子及第。汝为诚慤，人必汝信，归可宣言，庶皆知劝。元佑三年，李之纯果加宝文阁直学士，知成都府。徐熙有子，名适，亦於其年李常宁榜下登第。此即助人为善，而亦获其报者也。政和间，有旨大修西内。时王瓌为转运，以科扰罢职，诏起徽猷宋昇为都转运，俾主其事。昇用意太过，大索牛骨灰，用涂宫壁，贵令光润。然下令太峻，民至杀牛马、发塚取骨以应，尚犹不足。时孙贶、韩容，皆为幕属。贶不喜其事，引疾罢去。容独建议，请发城外五代时十数丛塚以足用。宣和间，贶忽暴卒，至泰山，所见一门，榜曰清夷。吏以铁叉逼令供灭族状。贶曰：某当初，正以此罢，恐误耳。俄见数鬼引出二囚，皆大枷铁杻，各有一鬼从傍，以铁扇挥击，扇皆铁钉，流血被体。视之，乃瓌、昇也。一辩乃伏。贶临出，则容亦追至。吏复以铁叉，逼令供灭族状。容曰：我固有罪，父祖何辜？若令举族皆灭，不亦过乎？俄闻殿上曰：只令供房绝状。贶言之。未几，容之一房，果皆死尽。此即助人为非，而立获其报者也。然则助人为非，是可为乎？

赞曰：

佐瓮得尝，佐国得伤。善恶以类，人事之常。助杰为虐，同底灭亡。抱薪于火，沃沸以汤。灼烂之祸，如券取偿。

逞志作威。

传曰：《寇莱公六悔铭》曰：官行私曲，失时悔；富不俭用，贫时悔；艺不少学，过时悔；见事不学，用时悔；醉发狂言，醒时悔；安不将息，病时悔。公之此言，真寡悔之大法也。愚爱其言，故特取之，以为逞志作威者戒。逞志作威，後不悔乎？昔何浹以录事参军，提举梓州路常平仓，所至暴横，捶挞吏民以立威。史民畏威，窜匿无地，甚至气陵提转，直出其上。每牒州县，必云：未得官司指挥，其提转文牒，不得施行。运副李竦、判官陈亢，与之议事，不合辄叱罵之，知州白事，必下马於门外，循廊而进，往往已近座榻，尚犹不起。又欲废广安军，众议以旁去他郡甚远，不可废。郡官有张辟方者，得其父集贤校理何涉所撰《鼓角楼记》，其中具言不可废，因以呈之。浹曰：凡事当从公议，此何足凭。李竦、等因奏其状，诏罢本任。既罢，□路奏竦等事，无所不道。及至京师，下开封府鞠问，浹索纸万幅以答状。府司如数与之，既而，每幅但大划一字竟坐。上书：不实有四，事皆属妄诞，狱具夺官。当此之时，浹不悔乎？惜其不知逞志作威，天所不许。昔杜荀鹤未显时，梦一僧戒曰：汝必得君，若逞志作威，则必死矣。及梁祖开国，荀鹤乃怙宠肆暴，且谋杀素不悦者。事未及行，忽梦一神叱曰：汝岂忘神僧之言乎？帝将罪汝，未瓮果卒。

赞曰：

威如之吉，本於反身。有威可畏，仪度是循。望之俨然，自可服人。严其在己，非以虐民。无有作威，书戒尔臣。

辱人求胜。

传曰：按藏教，佛在世时，人有以行车为业者，家养二牛。一牛生子，其角长广，名曰长角。一牛生子，秃头无角，名曰秃头。一日，因行车，适与一行车者值。因各夸其牛壮，遂请以牛赌上峻坡。既而，秃头进步稍迟，其主怒骂曰：秃头畜生，何不速行？秃头忿然眼赤，愈更放缓，由是遂输。盖忿其众辱之也。呜呼，畜生尚尔，况於人乎？当知辱人求胜，诚不可也。昔邵陵王纶镇郢服，吴( )为之客。适张纘出镇湘东，纶饯于郊，( )亦与坐。时纘方贵，意颇轻( )，忽举杯属( )曰：吴( )奉庆，汝今日得与此宴。( )大怒，即起归。其子仑孺，闻而为之气结而卒。( )悼儿愤纘，俄亦不起。其妻不胜忿怒，寻亦殒命。时人为之曰：张纘一杯酒，杀吴氏三人。然则人可辱乎？徽州婺源县有俞彦辅者，平生使气，凌轹乡里。凡田宅有便於己者，必以术吞之，至老尚不知悔。绍兴壬戌，忽大病，病中屡作马嘶。久之，手足皆化为蹄，数日遂死。孰谓辱人求胜，为无害乎？惜人错见，但知以胜人为强，不知胜人非强，而自胜为强。不闻老子所谓胜人者，有力自胜者强之说乎？

赞曰：

人或受辱，攘臂相睨。匪临以威，则扼以势。怒不敢言，盖有所制。威去势穷，靡不反噬。一能胜予，禹心惕厉。

败人苗稼。

传曰：败人苗稼，此特田夫野( )所为，固无足道。请以前辈务农重谷、

讲究水利，一二美事言之，庶几後之临民者，皆知则效。高通议赋知唐州，土旷人寡，历五代至本朝，领县四，户六千五百五十有五。公至，相视田原，知其可耕所不至者，人力耳。於是大募两河流民，计口受田，增户一万一千三百八十有一，给田三万一千三百二十有八。乃至山林藁莽之地，悉变为良田。张学士纶为江淮发运副使，疏五渠，导太湖，以灌民田。复岁租米者，六十万斛。许司封逖，知兴元，大修山河、堰溉民田者，四万余顷。鲁冀州有开初知确山，兴废陂以灌民田者，已数千顷。程修撰师孟知石州，凡汾晋诸州山谷，有水可以灌民田者，悉相其地，酺而为渠，关田凡一千余顷。许公规知丹阳，适大旱，公冒禁决练湖以救民田，岁大获者一万余顷。练湖冒决者死。陈谏议省华初知栢阳邑，有郑白渠可以引水灌民田，久为邻邑疆占。公至，陈本末，申诸司，由是壅遏之弊，一旦尽去。水利均及灌民田者，一千余顷。王刑部济初主龙溪簿县，有陂塘绵亘数十里，先为大姓输课，而独专其利。公至，悉夺以灌民田，由是一邑无愆亢之患。苗待制时中，初主宁陵簿邑，有古河岁久湮废。公至，请发卒疏导，以灌民田。由是一邑之田，尽成沃壤。



赞曰：

不稼取禾，诗讽其上。地惟不食，昔人乃葬。孰夺农时，民无盖藏。孰剥民力，使不得养。害及养人，天必降丧。

破人婚姻。

传曰：礼曰：有夫妇，然後有父子。然则婚姻之道，可谓大矣，其可破乎？或破之未合之前，或破之既合之後，皆为破也。恩爱杀人，甚於挺刃，孰谓为无害乎？昔郑和中少时，与王氏女结婚。无何父卒，家道渐微，女家遂有休亲之意。其兄王固，为万州推官，实主其义，然迫於公论，不得已，复令就婚，生一子，偶不育，因遂隔绝和中，不复使归。王氏数遗以衣服，固辄罪其送者。和中由是益怨愤，遂感心疾而卒。王氏女一夕，梦和中告曰：吾已诉之阴司，见已送衢州东岳，追人根勘。时王氏女已改嫁陆嵩为妻，嵩时为济州教授。月余固死，凡当时与夺亲之议者，无不皆死。惟王氏女实无背夫之意，故得独存。其後王固之子，娶徐氏仅二年，亦为女家所夺。非其报欤？恭倅杨紘，怒其婿姚拱不学无术，遣之使归。拱求与妻别，亦不许，女怨愤，遂感疾而卒，弦命殡于僧舍。婿至，殡所门锁自掣，扇亦自开。其母闻之，不胜感怆，数日遂卒。後十余年，结至殡所亦暴卒。然则破人婚姻，是可为乎？

赞曰：齐女不娶，终以失国。子哲委禽，几於渔色。夫妇大伦，相配以德。孰间其成，胥谗作慝。百世之祀，一语之贼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五竟

# 卷之十六

苟富而骄。

传曰：坐井观天而小物，逸居无教以自甘。马前呈晏御之能，龙断奋螳螂之臂。繁台阁上，区区求捧砚之名；蔡水河边，我我炽软盘之醺。此皆苟富者之所以为骄者也。尔自为骄，谁美尔为骄哉。惜其莫悟，我今苟富而骄，则异日便当有苟富而骄之罪，太上明以示戒，岂不然乎？不闻老子所谓富贵而骄，自遗其咎之说乎？孔子曰：齐景公有马千驷，死之日，民无得而称焉。伯夷、叔齐饿死於首阳之下，民到于今称之。大抵苟富者如是而已，道充者未易测量。昔范文正公未遇时，与刘先生读书于长白山。日煮二升粟米，俟其凝，割为四块，旦暮各食其二，其後皆至参政。韩亿、李若谷少尝同途赴试，共有一被一毡。每出入，则互为仆从，其後亦皆参政。朱昂拾桐子而读书，孔延之斫松明而读书，其後皆为侍从。李行简家贫乏纸，聚木叶而学书；李虚舟家贫无书，动辄假本於人，其後皆至待制。杜衍少极贫，常往来於孟洛间，佣书自给，其後官至枢密。王随少极贫，尝遭人饭糗，被执到官，其後官至参政。然则道充者，与苟富者，岂不万万远乎？又如石徂徕为举子时，读书于南都。时侍郎王济闻其穷困，因宴客，饷以盘飧。却而不受曰：今日固好，明日如何？横浦幼年处学，正当苦寒，衣衾不备。乡里富人，有以裘衣为送者，亦却而不受曰：志处贫困，正是做工夫时节。若不痛自节抑，则贪欲心生，廉耻丧矣，工夫安在？若数君者，所守如此尔。苟富者，可得骄乎？

赞曰：

财以苟得，背义伤仁。经营莫夜，白日骄人。穿窬扬扬，华轩綉茵。夸示陶富，笑讥宪贫。成败飘忽，西风庾尘。

苟免无耻。

传曰：佛言：我有二白法，能救一切众生。何名二白？一曰惭，二曰愧。惭者，不自作罪。愧者，不教他作。惭者，内自羞耻。愧者，发露向人。惭者，羞人。愧者，羞天。无惭愧者，名为畜生。此《涅槃经》之说也。又言：惭耻之服，於诸庄严，最为第一。惭如铁钩，能制非法。若离惭耻，则失功德。心若惭愧，怨罪两空。此《遗教经》之说也。而吾夫子亦曰：行己有耻。《礼经》亦曰：临难毋苟免。今也苟免，而又复无耻，为何等人乎？大抵耻之於人，不可须臾离也。苟无其耻，则无耻之耻，无不为矣，岂复更问。昔僧愿成，好符籙，善禁咒。王?幼乎夜啼，愿成一咒即止。?大敬之，荐于章申公子厚。时子厚察访荆湖南北二路，有意经略溪洞。或言蛮人多行南法，畏符籙。子厚至辰州，即令愿成同张裕、李资明夷中等，先入江南受降。愿成等至洞，乃敢逞欲不检，大至秽乱蛮妇。酋首元猛不胜其愤，尽将裕等刳散于柱，次至愿成，愿成搏颊求哀。猛素事佛，贷而不杀，遂得清脱。既归，犹以入洞之劳，得紫衣师号，自称廉访大师，乘大马，拥挝剑以自随，略无愧色。是有耻乎？平日诵经，所谓二白铁钩之说，果安在乎？樊太博立与致政屯田王揆，里閭亲交，俱老于乡。一日，王揆作六( )活诗，以议时政。宪漕捕立以肋揆，立义簿无守，悉以揆平日游从之事卖之，以求苟免。由是揆坐谤讟，削籍远窜。立独以告发免罪，寻复加秩。其诰词中，有为尔交者不亦难乎之句。当时清议，从可见也。立犹昂然拜命，略无三褫之羞，是有愧乎？平日读书行己，有耻之说，果安在乎？

赞曰：

苟免偷活，无耻求容。为子不孝，为臣不忠。汉陨张禹，晋隳贾充。始患得失，终蹈奸凶。何以惩之，伯夷之风。

认恩推过。

传曰：太上曰：教人修心，即修道也。教人修道，即修心也。大抵即心是道，未言修道，先富治心。是以前辈治心，将躁则安之，将邪则正之，将求则舍而抑之，将浊则清而澄之。行止於是，造次於是，久而物冥乎外，神监乎中，自然心地坦然，一道平正。认恩推过之念，固亦无自而起。昔王文正为相，莱公使人私公，求为使相。公大惊曰：将相之任，何可求耶？且吾不受私。准憾其言。已而制出，除准为武胜军节度使，同门下平章事。准入对泣谢曰：非陛下知臣，安

得有此？上曰：此王旦荐也。准始愧服，以为弗及。李文正为相，士夫有以差遣为请者，公察其可用，则必正色却之，既而擢用，绝口未尝与言。子弟曰：曷不使之知乎？公曰：用贤人主之事，若使之知，即是我徇私情而市私恩也。恩欲归己，怨使谁当？若二公者，肯认恩乎？魏仁溥事周为相，世宗性褊急，峻於刑戮。内职近臣有忤旨者，仁溥必归罪於己。以营救之所活者，十常七八。曹武惠初与王全斌同伐蜀，全斌杀降卒三千余人，武惠谏，不听。及归，上大怒，必欲鞫勘。武惠乃自诬伏，全斌由是获免。及武惠再受命，伐江南，上面戒曰：此番无得如在西川时，妄乱杀人。武惠始以实对，且曰：初所以坚自伏者，不欲使全斌独得罪也。由是帝益重之。若二公者，肯推过乎？当知认恩推过之人，特其不能治心，不免旋踵及祸，安得以太上修道即修心之说，而告之哉。

赞曰：

欲人之悦，恩不我有。惧之之谤，过必我受。认恩推过，怨怒之藪。己掠其名，谁执其咎。冰炭置肠，扁鹊惊走。

嫁祸卖恶。

传曰：太上曰：生我者神，杀我者心。今也嫁祸於人，而祸还自及；卖恶於人，而恶竟自归，非自杀乎？昔姚孜庆历间，同舒州桐城县主簿王虎，被檄前往大云仓，盘量上供米麦。孜受监专等金银财物，虚擅欠折正数小麦八千余石，回申上司。虎但见姓书名，初不知之。及事败，送寿州根勘。孜不欲独受贓名，乃将元受金托一只，银托五只，漆为漆托，副以他物，遣亲信送与王虎。度虎不受，先教所差人诈称中路溺水，书偶渍坏，请暂留信庵，俟归别取书来。虎不疑，留之。未几，上司忽有文字，备坐寿州勘院公文，追摄王虎起狱，照对姚孜受贓公事。虎至此始悟为孜所卖，悔已无及。洎到狱，孜乃厚诬王虎，以为实同受贓。寻於王虎家，抽到元受托子，集行人验视，果皆良金。虎语塞不能对，俄至气结而卒。孜因百计厚赂推勘，尽将所坐坐之，孜遂得脱。後数年，通判潞州。一日出游淮上，而王虎游魂亦游，隔岸遂得执孜，不复放舍，自此即恍惚如狂，常若与人欧击，甚至口鼻流血。既复苏，如是三年，每年必五七作。医巫法籙，皆不能治。时钱延年知潞州，陈冕为运使。因为闻奏朝廷，乞暂差道录宋之才到州救度之。才既到，即为闻奏真武真君，初( )奏牒，则孜已从卧榻趋出俯伏於真武案前，细自陈白：当初实是孜起心受贓，非干王虎之事。孜洎事发，又不合嫁祸於虎，至令虎冤死，敢望慈悲，特赐原赦。时钱延年命吏从傍录其语，俟醒示之，孜大惭，即日致仕，未几遂死。郭黄中知云安军，十里外有西霞宫。公一日，诣宫烧香，梦主宫之神告曰：公惠顾此邦，邦人受赐多矣。然事有隐匿，不敢不告。明日当有解屠牛者至，九人之外，公宜察之，庶几罪不枉。及诘旦巡检司，果缚九人解来，有一兵自称捕获，欲请功赏。盖牛乃兵杀，嫁祸九人，而又执之，以希赏也。公一诘，遂伏。呜呼，一则已尘真君圣听，一则先为主宫所知。然则嫁祸卖恶，是可为乎？天诛阴遣，岂遂已乎？

赞曰：

祸福自己，善恶由心。谨其在我，外患莫侵。嗟彼奸慝，城府险深。陷弈弈设，干戈相寻。潜虽伏矣，上帝汝临。

沽买虚誉。

传曰：南岳夫人曰：人随俗习，要求华名。譬如烧香，众人皆闻，不知熏以自燔，燔尽则气灭，名立则身绝，是故高人晒而远之。希夷真人戒神放曰：名者，古今之美器，造物者之所深忌。天地间，无完名。子名将起，必有物败。然则名之於人，岂不重乎？有其实者，尚尔不可，况沽买乎？昔盛俊民，参政度之子也。少以逸才自负，举进士殊等，声名益振，人莫敢为之先。及庭试，王拱辰居第一，俊民大不平之。他日，梦游阴府，谒主者，请问所以坎( )之由。主者曰：公乃隋越国公杨素後身，已更数世矣。率贫不自振，因说在隋时事受报，自当如此，此生亦终坎( )福业虽异，才不易也。俊民闻之大沮，後果无成而卒。呜呼，以昔日之杨素，而为今日之俊民，固已自天而坠矣。然不失男身，是犹愈於受女身者。李庶为尚书，以清辩知名。徐陵一见，大加敬叹，自谓弗及。庶亦颇以自负，初未得子遽卒。其妻元氏，改适赵起。一夕，梦庶哭曰：我明日当生於七帝坊十字街南东入穷巷刘家为女，彼家极贫且多女，必不见养。万一又死，那知更入何处。幸念夫妻旧恩，急来乞取我去。元氏不答。庶曰：卿意似憐赵君，吾当自告。既而，赵亦得梦，与元氏同。黎明持金，访求其家，则果生一女，已覆在水盆中矣。赵急救取以归。呜乎，以昔日之李庶，为今日不举之女，则甚坠也，岂不又甚於杨素之坠乎？安知非声名籍盛时骄矜轻薄之报乎？

赞曰：

中必形外，名以宾实。盛德至善，英华日出。誉假甘陵，声浮少息。巴豆疮成，梃鞭价溢。案以春秋，诛心之笔。

包贮险心。

传曰：持地菩萨白佛言：我念往昔普光如来出现於世，我为比丘。但

凡要路津口，田地险隘，有不如法，妨损车马，我皆平填，或作桥梁，或负沙土，如是勤苦。经无量佛出现於世，至毗舍浮佛现在世时，国王延佛设斋。我於尔时平地待佛，毗舍摩顶，谓我当平心地，则世界地一切皆平。我即心开，见身微尘，与世界微尘，等无差别。微尘自性，不相触摩，得证圆通，号曰持地。然则心地，其可不平，险可贮乎？大抵小人行险以侥幸，固非智虑所能防者。昔侍中曹利用以勳旧自处，虽太后亦严惮之。凡内降恩泽，利用多执不行。所执既多，其有三执，而又降出不已者，亦不得不行。久而遂为小人所窥，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，必又一请。太后曰：侍中已不行矣。请者曰：臣已告得侍中你婆，或言告其亲春，言已许矣，利用实不知也。已而降出，但以三执不获行之。由是太后大怒，曹芮之祸端起乎此。陈贯为三司副使，有一胥极猾，潜通权幸，省中之事，率以咨之，当声喏时，为使副者阳为伸欠，如不敢当其礼状。贯闻而不平，必将逐之。胥知其意，奉事弥谨。岁余，举无留事，陈亦稍以善待，偶因燕客付钱，委令办集。不知其心者，包贮也。明日，其胥乃携十岁女孩，帮于东华门街曰：陈省副某日请某客，令我为之办集宴席，所需十未具一。为之奈何，今卖此女，须得若干钱，方可办也。因结皇城司密诏者，俾潜以闻。朝廷信之，几欲便行黜降。赖宰臣办解，乃已岁余，竟以此罢。呜呼，二人设心，不为险乎？其险如此，是可防乎？

赞曰：

险心万仞，内生五兵。义府微笑，林甫柔情。对面莫测，祸福若惊。自诧智数，妙於神明。詎知造物，视於无形。

挫人所长。

传曰：罗仲信问龟山曰：尽其心者知其性，如何是尽心底道理？龟山曰：未问尽心，先须理会心是何物。夫心者，明白洞达，广大静一。若理会得了然分明，然後可言尽心。理会未得，心尽个什麼？大寂禅师曰：人之心性，譬如寒月。当其寒时，水结为冰。及至暖时，冰释为水。众生迷时，结性为心。众生悟时，释心为性，亦复如是。呜呼，此皆教人，使知识心明性也。挫人所长者，能知此乎？昔穆修有诗名，多游京洛。有题其诗於禁中壁间者，真宗一见，大加赏叹，问为谁诗，左右以穆修对。上曰：有文如此，公卿何不荐来？晋公一言沮曰：此人行不逮文。由此一语，上不复问。晋公此心，为明白洞达，广大静一乎？为释心为性乎？此其所以死无其地也。张乖崖在蜀，有录事参军以老病废事。公责之曰：胡不归乎？明日参军即求去，且以诗别，其略曰：秋光都似宦情薄，山色不如归兴浓。公惊谢曰：此吾过也。同僚中有如是诗人，而吾不知，岂不为过。因固留慰荐之。使於尽心知性之学，释心为性之说，无所悟入，能如是不乎？此其所以了达生死於未死之前，已能前知月日，密记於遗像之上也。古语云：一念才差，霄壤有间。

赞曰：

人有片善，如睹瑞物。长养成就，勿使撓拂。谁生伎心，乃底湮没。揜彼良贵，增我怠忽。害己损人，祸深刺骨。

护己所短。

传曰：或问孙真人曰：养性之说，愿得闻之。真人曰：夫养性者，养成自性也。要在百行周备，虽绝药饵，可保延年。苟获德行不充，虽日饵金丹玉液，亦自无益。然则人於日用，短可护乎？苟或护短，则日用莫不皆短，可胜言哉。惜其莫悟於短不护，久而养成自性，不复有短，即名全体善人，去仙何远？昔黄万佑修道於黔南无人之境，王建迎至成都，尽礼师事。一日，请问服食之法。万佑曰：吾非神仙，亦非服食之士，惟能虚心养气，仁其行而黜其过耳。既而恩归，不复可致。刘谊世为名阀，少又登第，不十年，官至二千石。崇宁间，尝知汉阳，每遇暇日，必诡服微行，往来於大别山中，日与田夫野( )语，凡郡政便否、民间疾苦，无不询访。事有未便，度其可革，归即革之，竟遇异人，遂得度世。若二公者，其於短也，是肯护乎？复有短乎？此其所以养成自性，终能得登仙品。请为更陈其次，庶几好护短者，各知切戒。李及历跻臚仕，临死之日，乃召其子谓曰：吾平生无他过，惟知杭州日，偶市白集一部，此为恨耳。蔡君模尝以小吴牋大书特书，以美其事。黄宗旦知苏州，王质为通判。一日，捉获盗铸钱者一百余人，送狱根勘。喜谓质曰：此皆某以术阴鉤得之。质愀然曰：事发无踪，公以术阴鉤，而置之死地，尚为喜乎？宗旦不觉身去，坐榻谢曰：微君之言，吾几失矣。大抵前辈率多如此，求之今世，岂无人耶。欲为其人，即其人也。

赞曰：

隐讳之疾，无药对治。怙非迷复，终凶可期。众善难入，万恶所基。先圣有过，幸人之知。彼护短者，贤於仲尼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十六竟

# 卷之十七

乘威迫胁。

传曰：王文正当国，天禧初，薛简肃为江淮发运，入辞，公无他语，但云：东南民力竭矣。张士逊为江西转运，入辞，公亦无他语，但云：朝廷推利至矣。大抵致君泽民，自当如此。今也居上位而不恤州县，作州县而不恤小民，即迫胁也。昔宋宣公绥判三司，朝廷有旨，尽放天下逋欠，稽期不报者，尚有六十八州。公上疏论例，乞委监司责近限核实。由是获实放者，凡数百万；释械系者，三千二百六人。王文穆钦若判理欠凭，由司建言，乞尽蠲天下宿负，以广恩泽。自乾德至咸平，所放者，凡一千余万；释械禁者，三千余人。陈侍部布亮当三司户部时，荣州煮盐，岁久澹竭者，一十八井。而有司督课如初，籍没者，三百一十五家。公反覆论例，悉还所籍，岁蠲虚额三十余万。此皆有其位者，无其威乎。其所以尔者，不欲重困民力也。乘威迫胁者，能如是乎？又有一文，亦不敢妄取者，请悉陈之，庶晚辈皆知宽恤。国初，王贄方奉使，均两浙杂税。钱氏旧法，亩税三□。公至，悉令亩税一□。朝廷责其擅减。公曰：今两浙已为王民，其可复循伪国之法。亩税一□，自贄方始。王拱辰请摧河北盐，张方平力诤曰：河北旧法，犯者皆死，民请均额，随税输纳，禁乃获弛。今若复议，即再摧也。由是上悟，即日除之。民至，为公作佛事者七日。李允则知潭州，马氏暴斂州人出绢，谓之地税绢。屋每间，输绢一丈三尺，谓之屋输绢。耕牛每岁输米四□，牛死亦输，谓之枯骨税。公至，一切除之。陈世卿知广州，广有计口买盐之害。公至，奏乞除之。由是五羊之民，始有完衣足食。广人歌曰：邵父陈母，除我二苦。盖前守邵晔，凿内濠以泊舟，民免扬风之害故也。呜呼，与其乘威迫胁，而民怨神怒，孰若宽恤，而万口称赞乎？不闻喜集则福生，怨积则祸至之说乎？

赞曰：

强齐之威，存卫却狄。夹谷之威，三军辟易。相如一怒，秦王是叱。解纷救患，斯谓有力。暴物殄民，豺虎不食。

纵暴杀伤。

传曰：按《持地经》，杀生之罪，能令众生堕入三恶，及生人中，得五种报。一者以苦恼众生，故一舍爇触，即堕地狱，受诸苦恼。二者以无慈惻行乖人，故地狱罪毕，又当堕入畜生，受人屠割。三者以贪着滋味，故畜生罪毕，又当堕入饿鬼，日困饥渴。四者以断人命，故饿鬼罪毕，虽得人身，多是短命。五者以杀害时，使彼众生众苦竞集，故不独短命，又复多病。佛语如是，岂不然乎？惜其不知人之与畜，躯壳虽异，命无两般。但诗自观，我今有病，肯遂死乎？不免求医问卜，以求速安，大限若至，亦肯死乎？又不免祈天祷地，以求增筭。我既畏死，彼不畏乎？我既贪生，彼不食乎？昔张道几好弋猎，其父祖坟侧长林，巨麓禽兽成丛。道几日与数辈恶少，从事其间，四面皆设网罟，号曰漫天。一网所获，无虑数百。既而不暇拾取，但从上压杀，分挈而去。又尝於明阳观侧，射杀一兔，其兔绝小，而白耳有缺处。自此即恍惚如狂，尽将平日猎具焚之，筑一庵於观侧，日处其中。一日，有二兔直前，作人语曰：吾为兔已三百年，住在张氏东坟，今为汝杀。一曰：吾为兔已一百八十年，隐於明阳观侧，曾为鹰搦，损吾一耳，力窄得脱，今又二十年矣，但凡鹰犬网罟，吾悉能避，不虞君之用弩矢也。吾已诉於上天，当偿吾命。未几果卒。刘翔亦好猎，每遇兴发，寒暑不废。前後伤杀，不知其数。绍兴七年，忽得奇疾，背生三物，似鼈而黑，隐隐在皮肉间。又数日，头足皆具，俨然三鼈也。已而能动，或以鱼诱，则闯然引头，如欲食状。稍久，左右啗食，痛不可忍。如是月余乃死。死後五日，凭其子妇语：我坐平生杀伤物命，故获斯报，见今冥司治我正急，可速取猎具焚之，庶几知我有忏悔之心。然则纵暴杀伤，是可为乎？犬抵杀为十业之先，其可纵暴？

赞曰：

刑以止辟，兵以御变。哀矜决狱，丧礼处战。杀非得已，於此可见。仁民爱物，宁别贵贱。残贼之夫，兽心人面。

无故剪裁。

传曰：按《道藏》，丝帛珍宝，主之者，上天有织女三星。布帛制裁，主之者，上天有女宿四星。然则无故剪裁，是可為乎？不闻蚕本马鸣化身为之之说乎？昔马鸣大士於往世中，曾为毗舍离国王。其国有一类人马其形，而无其衣。王乃运其神力，分身为蚕，彼乃得衣。厥後，其王复生中印度。马人感恋，悲鸣不已，因号马鸣焉，即第十二祖也。大抵片衣蚕干命，按如佛说，身服丝帛，尚当还债，况复无故辄敢剪裁。是以汉文帝所幸，夫人衣不曳地。唐文宗尝出袖，以示羣臣曰：此衣已三浣矣。晋文公衣不重帛，子夏衣若悬鹑，季文子无衣帛之妾，晏婴妾不衣帛，董威结残缯为衣、号曰百结，祭彤衣无兼副，皆惜福也。又不闻无故剪裁，身後皆当获罪乎？绍兴初，郭普州印之之女，名引凤者，被摄至冥司，见无数罪人。有一妇人，姓赵，名十二，絳在廊下。前列数堆物帛，皆片碎端正，及新旧无数衣服。引凤问曰：此何罪耶？吏曰：此人好服绮罗，耗剪端正，奉命一一补绽，复令成匹，乃得释去。赵士周之夫人全氏，既死数日，凭语女使来喜曰：我平生耗费缠帛履屨之物，及洗头濯足分外，使水阴司罪我，日加捶撻，苦不可言，幸为我达此意於士周。举家闻之，不胜感恻。然则无故剪裁，谓为无罪可乎？况治容诲淫，获罪尤重，其可不戒。

赞曰：

云箔春满，红女宵兴。毫忽所积，丈正乃成。墙屋被绣，輿台衣轻。孰念堕指，寒机不停。母消公孙，布被钓名。

非礼烹宰。

传曰：世固有鞭鱼作鱠而取其红者，亦有清蟹以槽而取其活者。此皆不化之甚，沦入三恶，其速如箭，固无足论。夫岂悟物皆有知，与我初无异乎？人知爱亲，如邓芝所射母猿，既颠落矣，其子急为拔箭塞疮，背负而去。不爱亲乎？人知爱子，如何途所射母鹤，既中腹矣，复忍死引觜，铜锥乃落。不爱子乎？人知敬夫，如环王国野象，牡既死矣，众牝复环守不去，必待悉力瘞之乃散。不敬夫乎？人知爱妻，如章子明所射鸳鸯，既毙其雌，煮之釜中矣，其雄遥见，不顾沸釜，投身其中，一鸣而绝。不爱妻乎？人知念恩，如山神所义，鹦鹉一聚。鹦鹉尝侨居於远山，远山禽兽爱之，不敢加害。既归，远山烧发，鹦鹉复相率入水，濡翅向空而洒。山神义之，立为灭火。不念恩乎？人知修怨，如刘永锡所畜之犬。永锡知干乘县，适有客至，食以馒头。永锡以一与犬，客曰：犬彘人食，古人所讥，况珍味乎？犬不食，瞪视而去。其夜，伺客睡，排门而入，客识其意，登梁避之。既而果登榻，已不见人，吼怒作气，自扑而死。不修怨乎？人知恋主，如魏大谏所养之马。当死之日，魏祝之曰：吾赖尔力，可谓多矣。尔今有病，吾为疗治，亦已至矣。如必不可，可出户外，切勿毙於吾前，吾不忍也。马即双跪前足，如辞别状，起而歔歔，才出门，即气绝。不恋主乎？人知恤孤，如昌黎所记之猫。二猫俱育，一猫遽死，一猫为乳其孤。不恤孤乎？人知从谏，如仁喜所祝之蜂。僧仁喜尝欲建一佛祠，人有以一巨檀为施者，僧往伐之，则巨蜂数万，围集其上，匠不敢近。僧祝之曰：汝以恶业至此，吾作佛事，汝不吾避，三日不去，必将火汝。及期，不见一蜂。不从谏乎？人知修证，如南海五百蝙蝠，穴於枯树。一日，有一聚商人，附火其下。中有一人，诵阿毗达磨藏。无何火发，树遂被焚。五百蝙蝠以贪听法音，不忍舍去，俱毙於火。既而受生，皆得为人，聪明灵利，弃家学道，并登圣果。其後，迦尼色迦与脇尊者，招集五百贤圣，於迦湿弥罗，作《毗婆沙论》。其五百贤圣，即昔日五百蝙蝠。不修证乎？大抵人之与物，本自无异，所以异者，福力业力，及躯壳耳。又不闻不杀之为力乎？昔峽崛摩罗，本一国王，初最好杀，以悔罪出家巡乞。至一人家，适其家产难危急，抱持摩罗求救。摩罗曰：吾初入道，安能救汝？俟归问佛。既归，佛言：汝可急回於产母榻前，抗声称曰：我从圣贤法来，未曾杀生，儿闻此言，无不产者。摩罗如戒，儿果诞生。呜呼，此但一称不杀，其於度厄有力如是，然则非理烹宰，其於沦溺，岂不亦有力乎？

赞曰：

士苟无故，不杀犬豕。七十食肉，其重如此。宾祭之用，乃不获已。敢徇口腹，肆情刀匕。视彼伤生，其痛犹己。

散弃五谷。

传曰：天仓五谷，在二十八宿，乃危星主之。大抵人以食为天，一日不食，如饥火何。是以圣人务农重谷，天子亲耕以劝农，春夏祈谷於上帝。然则五谷，可散弃乎？昔三川饥，物斛翔踊，民至采山芋野葛以给，死者无虑十五。时王法进以功满当仙，既上升矣，复为民力请於帝。帝曰：人处三才之大，体天地之和，得人形，生中土，不为易得。夫天运四时之元，地稟五行之秀，生五谷百果，以养斯民。惜人不知天地育养之恩，轻弃五谷，厌舍丝麻，使农耕之夫、纺织之妇，身劝而不得饱，力竭而不得御寒，又从而不其劳，曾无爱惜。此其所以为神明所责，天地不佑也。近地司岳渎，皆列章上言，世人厌擲五谷，不贵衣食之本。昨已勅太华之府，收五谷之神，使之种作不成，渐至饥饿，以示责罚，庶几

少惩其心。然旋奉太上慈旨，以大道好生，当先救物。比者岁饥，实民自取，然民不知所自，固无忤请首原之路。汝今当为上宫侍童，入侍天府，可暂还人世，普告下民，使知悔罪，宝爱农桑，不敢耗散，此亦汝之阴隲也。法进禀令而归，言讫复去。刘元真亦得道者也，少梦道人啗以一桃，遂能辟谷。一日，於终南道中，逢一贵人，诃殿甚盛。元真谓曰：且以吾民为念。贵人颌之。同行者问曰：彼何人耶？元真曰：彼山神也，上帝以麦大熟，人不知爱，使收其二，吾故为民请之。少顷，风雨大作，麦败十二。於此益知所谓五谷诚不可辄弃散也。况人受用，各有定数，譬如有钱千贯，日用一百，则万日方尽。日用一贯，则千日乃尽。与其千日，孰若万日方尽乎？昔者丰稷尚书，每言吾少时，亲见雪窦以惜福教人云：人无寿夭，禄尽乃死。元厚之死而复生，自言：初到阴司，主者谓曰：君禄未尽，异时官至两府，然须惜福乃可。厚之自此每事减损，虽一杯饭，必先减後食。但凡奉养，皆不敢过，其後果能致位执政，寿逾七十。然则人有薄福，可不惜乎？抗州五云山志逢大师，一日宴坐于普贤殿中。俄见一神，跪膝其前。师曰：汝为谁乎？神曰：护戒神也。师曰：吾尝患有宿愆，汝知之乎？神曰：师有何罪？然亦有一小过，既蒙相问，不敢不告。且如涤鉢水，亦施主物，师每弃之，非所宜也，自此当有小病。言讫遂隐。其後，志逢果患胃病十三年。呜呼，食余之物，弃之尚尔，何况其他乎？

赞曰：

卫士弃食，元宗议形。戏贼生稻，士行痛惩。以食为命，所系非轻。尊之曰天，至敬之称。圭米粒粟，珠玉莫胜。

劳扰众生。

传曰：邵伯温初入仕，请益於程颐先生。先生曰：但凡奉行官司文书，於其急处，能宽一分，则民间便受一分之赐。噫嘻，先生之言，可谓仁矣。大抵人心欲安，我不欲安乎？人身欲乐，我不欲乐乎？若以安乐自处，而以劳扰待人，真不仁也。请以前辈临民，不敢少有劳扰，一二言之，庶几皆知则效。吕文靖提点两浙刑狱，适京师大建宫观，伐木南方。有司责限太峻，民有死於役者。又复斥为亡命，捕系妻子。公上疏论列，以为穷冬水涸，民太苦於挽运，须稍缓程役，且俟河流通快，遣卒送之良便。上悦从之，由是知其爱民忧国之心，遂至大用。司马池为光山尉，适大内火，诸县调发竹木，州牒县三日毕输。池以土不产大竹，转市蕲黄，非三日可至。乃别与民立定期限，过期者罪之。时盛度为太守，闻之大怒。既而光山输竹，为诸县之先。范文正公镇青社，会河朔艰食，青社之赋輿，就博州置场收受。民大困於犂置，而河朔斛口不甚贵。公戒民每口就本州纳价三铤，委幕属挽金，就博州坐仓，倍价招买。时斛口为厚价，所诱来者山积，五日遂足，而余金尚有数年，公悉按等给还民间。王济主龙溪簿，时福建诸郡，皆科鹤翎以为箭。羽既非常有之物，官又迫促过酷，民大不堪。公谕民一面以鹅翎代输，仍急附驿闻奏。朝廷从之，旁及他郡。噫嘻，诸君临民，皆能如是，彼劳扰者，观之得无愧乎？

赞曰：

日逸日安，羣情所欲。一岁役民，三日已足。斧斤以时，网罟不数。山川乂宁，鸟兽孳育。庸人扰之，凫鹤断续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七竟



# 卷之十八

破人之家，取其财宝。

传曰：事出无心，偶至破之，为恶已自不小。若为财宝，而辄至破之，真大恶也。请以能为已破家者，复归其产，一二美事言之，庶几後之临

民，或遇此事，皆能如是，於已破者，方为有益。刘敞知扬州，州有雷陂，旧属民，由官夺之，蓄水以便漕运。岁久陂坏，漕运亦未尝赖此，久而为豪族所占，田主屡诉不获。公到任，立判还之，由是田主三十六家、男女三百余口，复得其田，不获饥馑。侯叔献为汜县令，县多没官田。有一李诚庄，方围十里，河贡其中，最为膏腴。佃户百家，皆成奥族，旧估价一万五千贯未卖。贾魏公当国，又欲增价五千贯卖之。陈道古衔命而来，与叔献议增其价。叔献太息曰：郎中知此本末否？李诚者，在太祖时为酒务专知，以不能救护当物，为溢水所损。估所损价，当五千贯，勒诚偿之。是时，朝廷出度支钱，预俵民间，令买鵬翎箭杆弓弩材木，以备军需。及李重进叛，方议起兵，而预买之物皆莫集。太祖大怒，凡欠负官钱者，皆籍其产。而李诚者，实非预领官钱之人，官吏畏威，不敢闭析，一例抄没。诚之子孙，遂至破碎。惜相国未能雪正，给还其田，莫若更损五千贯，俾诚子孙买之。在官司，已得倍利；在诚子孙，亦不至於狼狈。郎中以为何如？道古曰：某实不知苟利於人，何所不可？於是损价五千贯而去。叔献乃以此议召，诚子孙谕之，皆泣拜曰：实荷公恩，柰不家贫何。叔献复召众佃，谕田：汝辈本出下户，以得李庄之利，今皆复为仓廩，变为豪民，官卖此田，而李贫独患无力，万一为他人所得，势必撒廩拆屋，离业而去，岂复容汝辈复享厚利耶？曷若百家共贖此钱，俾李氏请买，我则为汝宽其限责，如此则田复归李氏，而汝辈亦得久远佃食，两获其利，不亦可乎？众皆拜曰：愿如公言，由是诚之子孙，复得此田。彼破人之家，而取其财宝者，能如是为乎？惜其莫悟天堂地狱，端由乎此，作何所见，乃敢如此。

赞曰：

人之成家，基於艰苦。前遗後承，俯舍仰取。谁软寇攘，输掠其聚。当路之狼，苛政之虎。相在尔室，鬼瞰其户。

决水放火，以害居民。

传曰：水火漂焚，世间祸害，莫此为酷。今乃决水放火，以害居民，罪其轻乎？此其所以不为上真所容，明神必戮也。天圣二年，大名府黄河□□，忽坝□俱破，水遂横流，其势颇猛。时韩魏公判北京，忽一史驰报，□□有一大龟，久为□患。龟若潜伏，水自安流。龟若出浮，水必泛滥。今出浮矣，为之奈何？时使臣郑圭奉命，适至提所，一箭射杀其龟。既而为龟所诉，阎罗追摄郑圭，使与龟对。其日，适遇真武灵应真君下降，□呿罗山，校勘生死，遂蒙真君雪正，将□□妖龟，向空碎为微尘，不使人间复有此物为人之害。仍命直符押还郑圭，复归人间。然则水可决乎？李轅事母最孝。薄暮，忽有客欲来投宿，轅适临溪烹鷄，客谓必以相款。既而具饭，乃脱粟也，客大怒，不食而出。轅实告曰：母病思肉，山居无有，故烹一鸡，不及君也。客怒愈甚。是夕，即从屋後，乘风放火，将及其庐，忽天雨反风，火即随灭。既而，邻里聚观，乃见一人卧在火中，所执火炬尚犹在手。细视，乃客也，且自言曰：我侠士也，以亡命至此，不谓主人待我如是，当纵火时，明见一大神，状如神君，立於空中，叱火令反，故至反及，今则死矣。言讫遂绝。然则放火，是可为乎？

赞曰：

长民之官，苟且畏避。遇水失防，与决何异。救焚不力，亦放之类。归咎天灾，逃责人事。原情定罪，心迹无二。

紊人规模，以败人功。

传曰：人之立功，功虽归己，然宗庙社稷，天下生灵，实皆赖之。彼无能者，其可紊其规模，而幸其败乎？虽曰败彼之功，实是败国之事。其为利害，自不为小，岂无罪乎？襄朔之役，杨业奉命副潘美进讨。既至虜，又攻陷寰州，业谓美曰：贼锋方锐，卒未可战，宜引兵出大石路，先遣人谕云朔守将，俟大军离代州日，即令将兵先出，我师若至应州，虜必悉众来拒。此时朔州吏民，便可埝入石碣谷内，仍分强弩千入，使守谷口。所有骑士，悉令援於中路。如此，则三州之众，必万全矣。监军王侁沮之，计不得行，且责业曰：君之此言，岂畏死乎？业曰：吾非畏死，行即死矣。且祝美曰：吾去，公等可於谷口张功，兵分强弩为左右翼，以为吾援。吾转战至此，纵兵击之，必大捷也。美如其言，陈于谷口。既而，王侁乃以虜为已遁，欲争其功，引兵而去。业至，不见一兵，抚膺大哭，复奋身决战，手刃数百人，身被十数枪。力乏，遂为贼擒。不食，三日乃死。非侁沮之，功不立乎？是以识者晓此，凡任其责，必先预为之计。贝州之役，明镐为将。军中有所奏请，多为枢密夏竦所沮。时文彦博为参政，大不平之，因自请前往督战，且面奏曰：巨在军中，请得便宜，行事更不中覆。上从其请。既至，有牢城卒董秀、刘炳者，请穴地而入。既而，日夜穿掘，昼则伏於穴内，夜则弃土水中。穴成，从教场中出。既出，登城杀守者官军，继进皆得乘絙而上。贼帅王则於是与其徒张峦、卜吉等，突围走出。峦、吉死於乱，兵则为官军所获。夏竦犹言，贼恐非真。及槛送至京，方且语塞。卿非潞公，预为之计，功不败乎？

赞曰：

杜预平吴，羊祜之功。元龄善谋，如晦必从。事业既立，勳名俱崇。曾是褊心，齐尽东。彼则败矣，吾亦何庸。

损人器物，以穷人用。

传曰：损人器物，以穷人用。而太上书以为戒者，亦不善用心之一也。不善用心固有罪，又有因此而构成莫大之祸，结成无穷之怨者，此则尤当获大罪报也。然则损人器物，以穷人用，其可不戒？昔华严和尚妙於华严，又且乐於讲说，以是得名，从之者众。然好严鉾鉢，听徒三百余众，皆争效之。中有一僧，道行独高，寝疾不出者，已数月矣。有一琉璃宝鉢，颇珍惜之。一日，有一客僧来自远方，鉾鉢莫具，或令从病僧暂借。初拒不许，力告乃从。且戒至切，斋罢宜速见还。既而持还，无何失足，堕地破碎。病僧大怒詈骂，良久乃绝。後数年，华严移住嵩山时，病僧弟子及借鉢客僧，皆在会中。一日，方讲说间，忽闻寺外萧萧作风水声，华严已知，亟呼客僧坐之背後。少顷，有一大蟒，长可十丈，努目张口，径趋而入。众将惊散，华严止之，且以锡杖约住蟒曰：汝於三百众中，道业最高，只得多瞋，不从吾教。今果至是，尚为一鉢，欲害其僧耶。因命大众，为授三皈三敬，及诵经咒，为作忏悔。蟒乃卷身而出。华严召其弟子，谓曰：适来大蟒，乃汝师也，累劫修行，将证果位。但以临终一怒，遂至如此。若不遇吾，必吞其僧。若吞其僧，定堕地狱。自此流转，何时而已。又白众曰：明日，山後茶毗亡僧既至，乃昨日大蟒已碎首而死矣。茶毗訖，华严又召其弟子告曰：汝师明年，当於裴家托生为女。临产稍艰，必至怒害其母，则业愈重尔。及期，汝可急往救之，但呼其名，作吾传语，必无他矣。已而果然。呜呼，彼修行者，只为一必，尚至如是，况不知修行者乎？意其怒时，怒怀毒意故也。

赞曰：

制器尚象，盖取诸易。或任私智，紊乱成式。轻重权衡，增损丈人。肆其欺谩，甚於毀擲。民无则焉，岂非凶德。

见他荣贵，愿他流贬。

传曰：民凡有四：曰士，曰农，曰工，曰商。而荣贵者，独出其上。福凡有五：曰富，曰寿，曰康宁，曰攸好德，曰考终命。而荣贵者，亦出其上。然则得到其地，岂偶然哉。皆其夙植德本，故能如是。彼不及者，其可妄生僧嫉而起念，愿其流贬乎？国初，卢多逊贬朱崖，李符白宰相赵普曰：朱崖虽在海外，而水土不甚恶；春州虽在内地，而至者无生还。曷若改窜春州，外示台坐宽贷，而实置之必死之地。普不答。未几，符亦坐事，窜宣州。上怒未已，普於是以符语奏，即日改窜春州，到任未浹旬而卒。寇莱公之贬也，丁谓之力居多。初议窜地时，丁谓与冯拯同在中书，谓当秉笔顾拯曰：欲与窜崖，又恐远涉鲸波，乃拟窜雷州。未几，谓亦坐事当窜。拯时犹在中书，适当秉笔笑谓曾参曰：鹤相始欲窜寇於崖，且有涉鲸波之叹，今且烦相公远涉鲸波一巡。遂与窜崖。然则见他荣贵，愿他流贬，是可为乎？

赞曰：

名爵傥来，初匪实观。媿彼花畦，抱瓮以灌。风露洁鲜，烟雨散漫。荣枯瞬息，何足把玩。作如是想，忌心冰涣。

见他富有，愿他破散。

传曰：第二十祖闇夜他，问第十九祖鸠摩罗多曰：我家素信三宝，而常萦疾疔。凡所营作，皆不称遂。至如邻家，久为游陀罗行，而身常勇健，所作和合。彼何幸，而我何辜耶？罗多曰：善恶之报，有三时焉。世人但见仁天暴寿，逆吉义凶，便自亡因果虚罪福，殊不知影响相随，毫厘靡忒，纵经百千万劫，亦不磨灭。时闇夜陀顿释所疑。罗多曰：汝虽已信，而未能明，业从惑生，感因识有，识依不觉，不觉依心。心本清静，无生灭，无造作，无报应，无胜负，寂寂然，灵灵然。汝若入此法门，便可与诸佛同矣。呜呼，世之见人富有，而愿他破散者，能晓此乎？纵令富而不贤，会有败日在我，则不可起心，而愿其破散也。周义夫，虹县人，其家大富，霸于一方，颇多恣横。邻郡有孙识之者，尝从容戒之。义夫辄怒骂曰：小鬼何知，敢预我事。及识之登第，为本路漕，义夫犹怒骂曰：彼为监司，亦奈我何。一日，识之按郡至虹，适义夫挞人于市，为被挞者所诉。识之因讽，令诉其不法，即日送所司根勘。无何，首事者偶死于狱。议之，遂勒奏官吏，移送他郡。义夫竟坐谋杀处死，子孙皆编管家籍于官。不数年，识之移漕河北，适当军兴，阖家皆死于虏，一旦破散，无异义夫，非其报乎？钱若水为同州推官，富家有失一小女奴，为其母爷所诉，州委录参根勘。录参旧有求於富家不获，因劾富家，以为父子共杀女奴，投尸水中。狱具上于州，州委官审覆，亦无异辞。惟若水疑之，坚不署字，因自出己钱，密令人访寻女奴。既而得之，民遂得脱。若非遭遇若水，为富民者，亦不免为一义夫矣。以愚观之，非独富民拜赐，录参亦自拜赐，富民若死，录参其有安乎？

赞曰：

龙骧之舟，可航万斛。一叶掀舞，积羽犹覆。鹏鷖逍遥，各适所欲。赋量不同，安分斯足。内热自焚，如饮鸩毒。

见他色一作室美，起心科之。

传曰：生死轮回，不得解脱。无非五阴，无非五蕴。义本一同，特译家翻处，字稍异耳。何名五阴：历历分明，色阴也；领纳在心，受阴也；心缘此理，想阴也；行用此理，行阴也；污秽真性，识阴也。何名五蕴：四大所成，色蕴也；领纳苦乐，并不苦乐，受蕴也；取种种境，想蕴也；诸心所法，贫而不息，行蕴也；於所缘境，了别为性，亦名心意，采集所摄，识蕴也。一切世人，其於声色，妄生惑着，莫不皆由乎此，使於色空有悟，岂至是耶？昔张宝知成都，有华阳李尉者，妻貌绝美，蜀中知名。宝有意於私之，因上元士女出游，密令人伺其出入，微服窃窥，一见果绝色也。於是徧托尼姑你子，密谕此意，妻初峻拒，久而亦似有意。无何，李尉适以贖败，宝因劾奏于朝，送狱根勘。狱具窜于岭外，遂死于路。宝乃厚赂尉母，强委禽焉。盖尉妻尝有庸奴其夫之恨，至是故亦乐从。宝得妻大喜，妻亦满惬其意，於是相欢，旦暮不舍。无何妻病，恍惚常见李尉在傍。未几，遂至于卒。宝亦得病，梦妻告曰：妾感公恩，不敢不报，尉已诉於上天，取公期在旦夕。公若深居，未必得便。苟或轻出，必为所执。一日暮坐，遥见堂下竹间，有一红袖招之，意谓尉妻。偶忘其告，疾趋急赴。既至，乃尉殴且骂曰：你这贼，若不以红袖招汝，汝肯来乎？良久，口鼻流血，踣地乃卒。於是当知起心私之，谁目男子；然默含许意，实出女人。与其轻许而掇祸至是，孰若确然有守，於此生中，度此一报身乎？严武少时，与一军使邻居。军使有女颇美，武窃窥爱之，因百计诱至其家，遂与俱遁。既而，军使知之，诣阙进状。诏出，制使收捕。武惧罪，夜醉女子，解琵琶，弦缢杀，沉之于水。明日，制使至，则已无获。由是获免。及在蜀得病，明见女子在前责曰：妾之从君，固是失行，然实无负於君。君纵惧罪，曷不舍我而去，乃至见杀，真忍人也。妾已诉于上天，期在明日。武惭惧请命，黎明果卒。於此益知，女人稍有姿色，往往易至如是。使其一念不移，凜然冰雪，彼虽欲私，可得私乎？愚所以断而言曰：起心私之，虽自男子；默含许意，实出女人也。游赏之地，墙壁之间，其可不谨。

赞曰：

子夏有言，贤贤易色。先圣之训，必曰好德。哲妇倾城，贤德之贼。心失其正，至於狂惑。降志辱身，一念之忒。



# 卷之十九

负他货财，愿他身死。

传曰：李约为兵部员外郎，尝舟行，与一商胡舟楫相次。商胡忽病革，邀约相见。既至，乃以一夜光遗约，且以二女为托，女皆绝色。明日胡死，财宝数万，一舟之人，莫不窥觊。约乃悉籍其数，寄之于官，一女立为配，乃殓。当殓之时，复以所得夜光含之，人无见者。其後，胡属来理财宝，约请官发，视夜光在焉，一时士夫，莫不称叹。魏子都暮行，逢一书生踣於道左，言苦心痛。子都下马，为之抚摩。俄顷遂卒，视其囊中，乃有一卷素书，十饼黄金。子都为卖其二，以办葬事。余八枕其脑下，素书置之其傍。後数年，有从子都问屍所在？子都引至墓下。既而发开，金书俱在。子都声名，由是大振。此皆前辈盛美，载之方册，铿鎬炳耀，荡人耳目，固非负他货财，愿他身死者之所能行也。然亦不可不略举一二，庶皆知戒。永嘉有徐辉者，以贾贩为业。尝在丹阳，贷一大驹钱，一千余贯。未及偿而驹死，遂默不言。驹家不知，亦不复索。其後，辉生一子，颇聪俊，辉切爱之。八岁乃病，召医市药，所费不可胜计。久而货财耗尽，病犹未较。病子一日，忽语辉所亲尼湿师曰：我欲归去。尼曰：此汝家也，父母如此爱汝，汝复何归？子曰：我乃丹阳人也。昔徐公贷我钱千缗，幸我死不偿。今故托生其家，自来取之耳。言讫遂绝。又有白元通者，尝欠东市杨筠见钱五贯四百文，未偿而筠忽死，遂昧其事。死後，乃生筠家为驴。一日，筠子乘之入市，忽作人语：我乃白元通也，只为欠尔父见钱五贯四百文，遂至如此。今南市卖麸家，亦欠我钱，正如其数，可速卖我於彼，得钱偿尔债便了也。筠子如其言，两日驴死。然则负他货财，愿他身死，岂遂己乎？

赞曰：

子胥报德，捐金於濑。季札许剑，冢木是挂。在亡虽殊，我心匪懈。寄命托孤，名节攸赖。欺死之人，蝇蚋所嘬。

干求不遂，便即咒恨。

传曰：不知愧耻，惟务干求，自非廉士。若以不遂，而便即咒恨，尤小人也。乌得韩昌黎责己待人之说，范忠宣责人恕己之说，而告之哉？昌黎曰：君子责己也，重以周；其待人也，轻以恕。重以周，故不怠；轻以恕，故人乐为善。忠宣曰：吾平生所学，惟得忠恕二字，一生用之不尽，乃至立朝事君，接待僚友，亲睦宗族，未尝须臾离也。又尝戒其子弟曰：人虽至愚，至於责人则明；人虽至明，至於恕己则昏。尔曹但能以责人之心责己，恕己之心恕人，圣贤地位，不患不到。事干求者，能晓此乎？求之世间，其不手干求者，诚亦鲜矣。请为更举一二，庶皆知愧。扈郎中褒，尝语人曰：昔知苏州吴县，苏州士夫，寓居者众，其於请求，莫不皆尔。惟致政大监富严，三年未尝有一事相委。丘太博舜卿亦言，尝知洪州新建县。洪之右族，多挠官政。惟致政郎中王述，安贫杜门，衣食不足，未始告人。二公廉节，可谓过人，贤矣哉。

赞曰：

是心无欲，如水之平。一或有求，波浪勃兴。视彼从违，起吾爱憎。少拂其意，怨怒相乘。盍亦反思，慾室忿惩。

见他失便，便说他过。

传曰：为人而偶至失便，亦其灾也，其可便说其过。若说其过，即是幸灾乐祸，况太上明以戒人，是可为乎？昔何申锡将拜命，忽得疾遂死。妻哭之恸，其嫂有姓赵者，从其旁沮曰：尔夫生平之日，恣游妓馆，视尔旁若无人，何必如是耶？妻自此即爱歇，不复追忆。一夕，赵氏忽梦申锡曰：死生有命，何可笑人。尔亦只余四年，死时更不如我。赵氏惊觉大惧，及期果然。盖死之时，其夫远出未归，庶生二子，皆亦痴幼，真不如也。李熊最能文，笃於孝而敏於行，乡里称之。无何得疾，一剂之失，遂至不起。妻虽有孕，儿犹未生，举家惊忧，罔知所措。其妹婿有何时者，乃扬言於外曰：此郎平日自称善处置事，此时为我处看。识者闻之，莫不薄其为人。越明年，其身亦死。然则见其失便，是可以说

乎？我之为人，果无过乎？

赞曰：

孟明一眚，终以霸秦。四十九非，遽得日新。跬步有失，未足观人。从而下石，奚其不仁。是谓乐祸，灾及其身。

见他体相不具而笑之。

传曰：晋侯使郤克会于齐，齐顷公帷妇人使观。郤子登，妇人笑，郤子怒。成公二年，遂有伐齐之举。郭子仪病甚，百官造省者踵至。姬侍满前，未尝屏去。及卢杞至，则悉屏之。或问其故，子仪曰：彼外陋中险，左右一见，必至笑侮。异日得权，吾族无遗类矣。子仪卓识，其与顷公，便自万远。又如平原君美人，笑颦者盘跚行汲而被诛；赵县人笑孟尝君为眇小丈夫而被杀。此皆前车覆辙，为可戒者，惜人莫悟。人之有立，在乎器识，初不在於体相。体相虽劣，而器识有余，其可轻乎？昔卢携风貌不扬，语又不正，呼其名携为彗，盖短舌也。尝以文上尚书韦宙，韦氏子弟辄肆轻侮。宙曰：卢虽人物不扬，观其文章，有首有尾，异日必贵。其後，卢果策名，立登廊庙，奖拔京兆，至为福建观察。王冀公钦若神貌疏瘦，举止山野，复齏於颈。尝以文谒钱公希白，希白颇蔑视之。适有术者在坐，乃惊叹曰：此乃人中之贵，何可轻也？公曰：中堂内，便有此等宰相乎？术者曰：第恐不免，事不远矣。不数年，果登台辅。孙文懿公亦风貌不扬，尝赴试京师，诣县乞判凭卖田。县尉李昭言戏曰：似君人物，有几人耶。是年，文懿以第三人及第。不数年，判审官。是时，昭言方以选人赴调，一见大惭乃归。侯元功亦貌陋形劣，初预荐乡人，以年长貌丑不足敬，轻薄子作纸鸢画其形於上，引线放之。元功适见，乃大笑，作临江仙词，题其上曰：未遇行藏谁肯信，如今未表名纵。无端良匠画形容，当风轻借力，一举入高空。才得吹嘘身渐稳，只疑远赴蟾宫。雨余时候夕阳红，几人平地上，看我碧霄中。是年登第，位至执政。然则见他体相不具，是可笑乎？

赞曰：

圣人践形，不以貌具。尊足者存，盲心是惧。未知( )蔑，或失子羽。美好长大，智族为辅。指不若人，奚必知恶。

见他才能可称而抑之。

传曰：见他才能可称而抑之，此特小人忌前，非君子之所敢为也。王

文公旦久疾不愈，上命肩舆入禁中劳勉，数四曰：卿万一不讳，使朕以天下事付之何人？公曰：以臣之愚，莫若寇准。上曰：柰刚褊何？公曰：若他人，则非臣所知。准遂大拜。吕申公乞致事，上曰：卿既不可留，谁可代者？公曰：陛下必欲用英俊经纶之士，臣所不知。如欲图任老成，镇静百度，周知天下良苦，无若尧佐。陈遂大拜。钱枢密若水，喜汲引士类，孜孜靡倦，後进多出其门。欧阳文忠修喜推毂贤士，未尝有忌前好胜之心。苗待制时中为司农丞，体量梓州路常平役法第事，书成上之，荐能吏十有余人，後皆进用。杜祁公衍历知州提转安抚，其有文学政事，殊行绝德，虽不识面，未尝不随能引用。孙中丞拚与唐介具中复，初不相识，但闻其劲正，遂力荐之，及为御史，皆有风力。章郇公与文潞公，初不识面，但闻其磊落，一见即力荐之，其後出将入相，果有过人。张忠定咏与张希颜，声迹莫闻，但因殿直范延贵言其桥道驿传皆完葺，田莱垦辟，野无堕农，肆无赌博，市易不争，更鼓分明，乃大笑曰：希颜固能史，天使亦好官员。即日同荐，後皆有称。若诸君者，其於才能，肯抑之乎？

赞曰：

天之生才，将使用世。所贵先达，崇奖後继。祁奚举雠，佑甫拔滞。治功斯立，国事以济。嫉贤忌能，鲜不阶厉。

埋蛊厌人。

传曰：按《玄都律》，过满二千七百为一害，害者家出巫男覿女。然则生为巫覿，已是先世。获罪之人，今於此生，又复为人，埋蛊厌人，即是益重其过，异日从坠，又岂今世之比乎？当知沦入三恶，其速如箭，真所谓呜呼哀哉者也。昔简州知郡季南寿，被摄至阴司，断一阴狱。其狱乃熙州巫王自成，发遣鬼兵，残害高震家二小口，又残害张元家数头牛畜。南寿惟律书断云：王自成辄行邪法，残害生人，及诸牛畜，合以铁杖决脊，送下无间，备受众苦。无间罪毕，又当配为外道孤魂，一家子孙，悉令沦坠。所有门户，亦当磨灭。然则埋蛊厌人，是可为乎？又有起心而使之为者，则罪又当重於巫也。按《妖怪录》，昔吕用之伏诛军人，发其中堂，得一石函，内有一枚铜人，长可三尺，身被桎梏，口贯长钉，背上疏列高骈乡贯闾里，官品姓字，为厌胜法，是以高骈每为，用之所制。呜呼，高骈既为，用之所制，用之奚为，而又及於戮乎。当知埋蛊厌人，未必果能害人，适所以自速其祸，戒哉。

赞曰：

巫蛊之兴，汉几中绝。信惑左道，其祸斯烈。传奕试咒，胡僧反蹶。守用鬼兵，凝之死越。矢激则反，祇自作孽。

用药杀树。

传曰：用药杀树，太上书以为戒者，不欲伤物之生也。是以辛灵以扶正草木，而能得仙；高柴以方长不折，而孔子特称其行。然则用药杀树，不获罪乎？不闻伊鉢龙王以伤损树叶，而堕入龙趣；太一洞龙以发怒伤稼，而谪受马形乎？大抵大道好生，虽一物亦不可辄伤其生，况树木中，亦有圣人托生其中。如《水经》所载，伊尹生於空桑是也。又有修行错路，精神飞入其中，如《业报经》所谓韩元寿化为木精是也。又有中含灵性，无异於人，如钱师愈所斫松根是也。又有窃树起祸，而先为树神所知，如钱仁伉所窃牡丹是也。上文数事，姑置勿论。请以钱师愈、钱仁伉二事言之，庶皆知戒。昔东峡山飞来殿，有一古松。大观间，为皇城使钱师愈从者斧其根，脂遂流溢。越明年，殿直钱吉过寺，夜梦一老叟告曰：吾非圆首方足，特植物中含灵性者，昨被钱师愈者，斧吾膝，取脂代烛，今尚流血。幸君为吾告长老，令急补治，庶几不为盲风摇撼，得终天年，拜赐不浅。吉黎明遂行，不及告及，见县令钱录，因与言之。録至寺验视，与吉所说无异，急为浣之。元师府检校司徒钱仁伉所居，与中军都虞侯金沼相邻。沼家有一本牡丹，每花开无虑三百余朵，色丹如血，棱如金含，加以罨子顶上，各有丝纹，——如自然蛱蝶之状，真奇品也。每开必张宴，伉必与坐。一夕，伉乃洪饮击剑，裸服中单，背负大蓝，腰插匕首，踰墙而入，窃取而归，沼不知也。当窃取时，空中有声，细如蜂蝇曰：一花三百朵，含笑向春风。明年三月裏，朵朵断肠红。明年花开，沼乃张宴，伉亦与坐，一见大怒。既归，以刃决肠而卒，果符诗中之语。呜呼，钱伉为花而死，神已先知於窃花之时。然则用药杀树，是可为乎？

赞曰：

仁及草木，王业兴周。荟蔚朝隤，诗人隐忧。天壤生植，和气所游。非理戕贼，无异断沟。社栎见梦，寓言匪浮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九竟

# 卷之二十

恚怒师傅。

传曰：李至阳作《亢宫赋》，其序略云：予少时苦羸疾，殆不胜衣。庚寅冬至，梦一道宫，金碧明焕，一巨殿，一宝床，麟然其中。一金龙，蟠踞其上。碧髯金鬣，光体天地。旁有一道士，转盼若电，顾谓予曰：此亢宫也。大象无停轮，宜远拜之。汝他日当事，此龙积疾亦愈。予将拜之，龙辄先拜。至道初，太宗立真宗为皇太子，命公与李沆同为宾客。太宗戒真宗曰：二臣皆宿德重望，不可轻待。吾选正臣辅导于汝，宗基固本，吾无虑矣。真宗恭禀皇训，见必先拜，果符亢宫之梦。杨砺未显时，尝寓居僧舍。一夕，梦至一府，一衣冠状貌甚古，引砺至一宫殿。有三十余真人，皆王者服，秉圭南向而坐，砺因拜之。最上一人，前列一案，案上皆簿籍，横列世人姓字。砺窃视，乃见己名独冠其首。因再拜，请问休咎。项目者指示一人，谓曰：此来和天尊也。异日，当为汝主。其后，砺为襄王记室，归语其子曰：吾观襄王仪表，真所梦来和天尊也。然则为帝师傅者，岂偶然哉。随事谏正，自当如此，何可恚怒。圣君明主，必不然也，姑置勿论，读以一二善教导者言之，庶为师傅者，皆益加奋励，不以恚怒而辄挫其志，不以束修多寡而辄二其心。昔邓至善教导，又能遇人以诚。其后子孙，皆跻腴仕。熙宁九年，神宗御集英第进士，时长子缙已为翰林学士，侍立上前，及唱名至其季弟绩，缙下殿谢。又唱名至其二孙，又下殿谢。上顾而笑，王恭公从旁称美曰：此其父邓至善尽诚教导所致也。王文康公，英宗御后其父本以教授村童为业，过三十，生即不受。晚得一子，即文康也。以贫甚不能养，舍与西寺僧为童。僧教令读书，且以钱帛资助，竟登高第，举贤良方正，拜枢密，迁给事，历羣牧，及中丞，继以尚书、工部侍郎、参知政事，俄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有二子，季子益柔，官至龙图阁学士，有能名。孙男二人，谨言谨行，皆为大夫，与康节诸君游，亦有贤德。然则为师傅者，其获报岂为小乎。大抵世人薄福，开悟者少，迷惑者多，我能方便劝导，临机有悟，只字皆师，一句入神，万劫为种。此天所以炽其报也。不闻严君平以能导人于善，而能立证仙阶；葛孝先以与人好说好话，而亦能度世乎？此则又非但得子孙贵显而已也。

赞曰：

万乘之主，臣所受教。翎惟后学，可无则徼。传道解惑，训以忠孝。悦而诚服，恭匪笑貌。忿傲一萌，心独无校。

抵触父兄。

传曰：孔子作《孝经》，每夕必簪缥笔，衣绛单衣，面向北辰罄折，良久乃拜。曾子抱河洛，七十二子皆从，盖有祷也。及作《春秋》，亦复如是。一夕，梦有一道黑气，从斗而下，直落案前。既开，乃微旨也。当知二书旨意，即斗极旨意。斗极位次玉皇，德符大道，持大造之柄，为三界之尊。斗极所予，即三界真司所以定而为福也。斗极所夺，即三界真司所以定而为罪也。然则二书之训，是可叛乎？又按佛书，佛告阿难，左肩担父，右肩担母，如是遶须弥山百千万匝，流血没踝，犹不足以报其一日乳哺之恩，岂应轻出一语恚怒。又云：父母生养，锄劳辛苦，十月妊娠，三年乳哺，长养教诲，艰苦备尝，冀其成立，才艺过人。以是恩念，昊天难报。又云：若能供养父母及家尊长柔和恭逊离鬬言两舌；弃舍慳恢，常修真实信。能行此七法，定为三十三天称叹接引，使居其处。然则父兄可抵触乎？昔张义每旦，必告天谢愆。一日，被摄至阴司。阴君示以黑簿，簿中罪目，一一皆已勾破，惟余一事不勾。细视，乃义少时，于刈禾处，张目回顾其父，又微骂数语，以此不赦。盖天律，不孝之罪，不通忏悔故也。义大惧，即日削发为僧，入山修道。又有李登者，以四举不第，远谒叶靖天师，请问休咎。靖默坐良久曰：汝曾侵占汝兄屋基，又敢兴讼，至令受辱，上帝已削汝禄籍矣。后果无成而卒。于此益知，人于父兄，真不可辄抵触也。

赞曰：

父顽母嚚，负罪引慝。小弃匪怨，弯弓而射，不友不慈，正用吾力。至诚所感，天理融液。未克己私，造次荆棘。

强取强求。



传曰：强取强求，求之世间，多有如此。是以神仙试人，试多不过。昔曾慥于药市，遇一道人，风貌甚古，手挈大瓢，中贮斛粟，杂以一丹，告众人曰：吾今信手捻出，每人授汝一粒，只看有福，当得吾丹。自旦至暮，斛粟已尽，而一丹独存，乃大笑世之无人，遂置丹于玉局枯机树下。明日稷遂敷荣，方知道人乃吕翁也。大抵世人愚迷，作福者少，以福薄故，无自超度。况此阖阖，波波汲汲，尤难其人。真人之意，岂欲以此而激发之耳。请为更陈一二，庶几强取强求者，稍知愧耻。昔孙泰于义兴军置一庄，钱已支半；忽闻有老嫗长恸数声。因召问之，则曰：老妇逮事君翁，于此积有年矣。不幸子孙不肖，遽至破卖，不无悲耳。泰为恻然，明日即求出宅，复令其子掌之，自此不复再至。其后，有子名展，进士及第，入为省郎。张正议问与种世衡善，及持父丧，世衡遗以汝州田十顷，固辞不受。使者在途，而世衡已卒，其子用父命，不复受。荒废者凡五十年。元丰中郡守刘斐请以田给州学，朝廷不许，命还种氏。刘秘丞道原家极贫，然一文不敢妄取于人。冬寒归自洛阳，皆无其具。司马温公以一二衣辘，及一事貂褥，赉之固辞，强之乃受。及至颍川，悉封以反。温公叹曰：于先不受，于他人其肯受乎？曹修古者，四御史之一也。明道初，为御史杂知。因上言请太后还政，谪守兴化，暴死于室。郡僚及乡之贤者怜之，相与率钱数十万，以赠其家。修古有女始笄，告其母曰：先人忠节，名闻天下，今不幸以直言谪死，且君子不家于丧，此钱决不可受，以免我先人全德。哭而不谢，遣之送者，固请一文，竟不肯受。求之天下，有几人耶？舍此一报，身后安知不为吕翁收録耶？

赞曰：

负輶困载，壁蜗高粘。物贪犹尔，人欲可占。而况天道，亏盈益谦。器满则覆，露行必沾。何以见伐，虞公无厌。

好侵好夺。

传曰：涂定辞，得道者也。居一石室，家贮五十万钱，戒家人无妄取。去世数日前，乃归语家人曰：吾平

生买物，必过所售价与之，冀其间以多为辞即以所贮钱赏其廉。今终吾身竟无一人以多为辞者信知廉于财者，世俗果无人也。窃尝静观，廉于财者固少，而好侵好夺者，何其多耶。惜其莫悟，我今好侵好夺，按如佛说，与盗贼同。异日受生，便当得贫贱之报，孰谓为不然乎？况有冥讼，卒未可脱。昔陆茂与留质邻居，茂不已侵占其地，质以文契蠹损，官不能辩，竟为所侵。茂死数年，僧有怀德者，以病入冥，见茂桎梏受捶，因问其故，乃曰：只为侵占留质宅基，今尚拘此，和尚若还，切告为吾，说与家人，急令割还，庶几早得出离。僧还言之，家人即日割还，质家坚不肯受，地遂成墟。郁丙亦与张先邻居，忽遭回禄，俱成灰烬，先死奴年。同邑有汤福者，以病入冥。丙见福泣曰：吾旧与张先邻居，吾屋柱址，已尽吾界，檐溜所滴，实张先所有。吾利其地，巧讼于官，竟强夺之。所夺不过三尺，而幽冥之谴，不谓乃尔，吾今已伏辜矣，约使家人还之。然张先之子，见已徙居陕府，吾儿亦流落寓居建昌。况幽冥路隔，加以道路遥远，非君无以通达，此意切告。为吾一出，拉吾儿令急割还，庶几一段事了。不然拘此，无由出离。福还言之，由是传播。呜呼，二人，报应，昭彰如是，岂阴司故以警于世耶。当知好侵好夺，无有不招恶报。

赞曰：

争田逊畔，一念权舆。争则不足，逊则有余。意见少差，隘旷顿殊。蜗角所竞，蚊睫之居。达人大观，八荒为衢。

虏掠至富。

传曰：所谓虏掠，非因兵火，安得有之。但凡处官而侵渔百姓，剽窃公帑，即虏掠也。不闻扑满之说乎？按《西京杂记》，在《汉书》名之曰跽，颜师古释耕也。其耕以陶为之，有窍，可内而不可出，人以贮钱。逮其满，扑而取之，故云扑满。多藏厚

亡，岂不然乎？当其聚时，惟恐不满。泊至钱满，扑碎乃已。耕破钱尽，两皆成空。昔刘承勋为德昌官使。李氏承吴王基绪，保有江左，久笼山泽之利，国帑甚富。德昌官乃其外府也，金帛多贮其中，簿籍殽乱，不可钩考。承勋专掌库

事，乃盗用无算，穷奢极侈，富冠一时，家畜声妓，多至百数。尝指妓中一青衣曰：此女奴教其优剧，止学师巫持刀勅水一艺，所费已二千余缗，即此而观，富可知也。及金陵平，太祖薄其为人，止令为一镇将，竟至贫困，饿死街中。然则虎掠至富，终能享乎？况身后之报，有三恶险道为可畏者。按《成都记》，昔文潞公出判长安，一日到牛堰，堰牛作人语，称潞公名曰：我与文彦博二十年同官，今日有何面目，复出见之。堰卒以告，公命牵至。牛一见公，即伏地垂头，泪下如雨，鞭亦不起。公大叹曰：此公平生好偷官钱，今日果获此报。因命宅库支与二十贯钱，俾增其料。当知虎掠至富，徒自坠也。赞曰：

不辩礼义，万钟盗粟。白昼攫金，御人于国。匱而藏诸，惟恐不足。施及孙子，田庐是鬻。瞻乌爰止，于谁之屋。

巧诈求迁。

传曰：幼而学之，壮而行之，贵行己也。况登仕版，又与处乡不同。忠直公廉，乃吾本事。今也求迁，而先济以巧诈，则心术已自不是。置之廊庙，能忠直乎？出而临民，能公廉乎？奸邪倾夺，围茸黷俗，正是此辈。是以太上特着于篇，而前辈大老亦多抑而不用。若夫恬退之士，则道充乎内，用见乎外。其铢视轩冕，尘视金玉，虽欲处以要职，不由其道，亦不进也。李垂明道中知绛州，解官归阙。阊门祇候李康伯谒曰：舜工文学议论，称于天下，诸公皆欲以制诰处，公惟宰相以未曾相识，故未获耳，盍一见之。垂曰：我若谒丁崖州，则干兴初已为翰林学士矣。今已老大，每见大臣不法，辄面折之，安能随羣逐队，趋炎附热，看人眉睫，以冀推晚乎。侯叔献初为一尉，县多盗贼。一日，有强盗十六人经其邑，叔献尽擒获，亲押至府。时季绚尹开封慰谕之曰：公之才能，吾所深知，可一见本府推官，当与同状论荐。叔献曰：本以公事至府，事毕归邑。若投谒求荐，非某志也。竟不一见。谭端明世绩为秘书正字，时蔡京得政，其子攸提举修书，馆中tq事者，皆越次升擢。独世绩编书竟日泊如也，六年不迁一官。狄密学在河中时，内臣旁午有矜权宠者，欲引援之。斐答以他语，已而谓所亲曰：吾湘潭一寒士，今官至侍从，晚节安能夤缘近幸以希进哉。即谢絶之。呜呼，若数君者，恬退如此，而擢用乃如此，岂待巧诈而后然耶。

赞曰：

惟器与名，天命天秩。惟德与才，名器不失。为臣之道，公廉忠实。刘晔忧死，败于智术。丁谓巧心，终于贬黜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竟

# 卷之二十一

赏罚不平。

传曰：按《大藏》，天地初判，便有男女。以资生故，各贪积聚。以积聚故，遂相侵盗。以不盗故，相与推一。智者立之为王，使主赏罚，号曰平等。然则赏罚为用，非今日矣。昔王叟最有胆气，每以赏罚不平、老於行伍为恨。或闻妖恠诞妄之事，即扼腕切齿，思欲除之。久闻翊圣真君灵异，因求出籍，日奉香火，早晚两时，必再拜殿下，抗声告曰：不平之事，实所不甘，今已老矣，身死之後，愿得伏事左右，以备驱策。真君许之。死後数年，有设醮於殿上者，忽闻空中有声曰：何不召吾道士？张守真曰：真君之下，从来止供养四位，不知君是何神，愿显名字。俄又言曰：吾乃昔日王叟也，已蒙真君收录，使掌铁轮，位在四将军下。後有醮祭，无相忘也。呜呼，王叟发愿如是，而真君收录果如是，孰谓赏罚不平，上真不得而主知乎？大抵赏也者，所以劝功。罚也者，所以惩恶。若舍赏罚，何以劝惩，此太上所以着之于篇，而真君所以收录王叟也。请为更举一二，庶後之主兵柄者，皆知取法。刘吁之役，军士争挈人头，以求赏给。乖崖曰：当奔突交战之时，岂暇获其首级，此必死後剪来，知後是谁。段伦曰：学士此言，果神明也。当时随伦为先锋，入贼用命者皆中伤被体。主帅已令，赴营将理。公曰：可悉( )来。既至，先录其功，带首级者次之。於是军情大愜，以为赏罚至当，相顾懽跃。甘陵之役，惟定兵邀赏，怨愤几至噪于城下。时韩魏公为帅，裁以兵律，察其横于军中不可教者，猝首斩于军门。士有死于阵者厚赙其家，恤其孤，使继衣廩。恩威既信，士气百倍。然则赏罚可不平乎？

赞曰：

赏罚在天，福善祸淫。赏罚在人，信如石金。彼则自取，我何容心。惩劝失当，乱亡相寻。明效大验，着在古今。

逸乐过节。

传曰：志公和尚与梁武皇帝，论及乐事，请帝出死囚数人，以验其说。既而，命囚各持满水，周行庭下。戒曰：杯水不溢，当贷汝死。继命作乐，以动其心。良久视之，无一溢者。帝乃叹曰：汝闻乐乎？曰：不闻。师曰：彼正畏死，惟恐水溢，安得闻乐。陛下若亦如此，常怀畏惧，则逸乐之心，自然不生。慧远禅师语大尹张秘曰：逆境易打，顺境难打。逆我意者，只消一个忍字，不片时间，便过了。若遇顺境，则诸事顺适我意，无你回避处。譬如磁石，与针相逢，不觉不知，定是合做一处。无情之物，尚犹如此，况我有情，全身在情裏作活计者耶。二师之言，可谓至矣。大抵人处顺境，心无恐惧，其於逸乐，不能无失。昔蒋希鲁知成都，妓籍中有陈凤仪者，姿技绝人，希鲁爱之。每宴席，未尝离侧，以此招谤，朝廷知之。及潞公为代，颇惩其失，虽妓女满前，未尝一顾。一日，因宴客，襟纽偶脱，自上弗获。凤仪从旁上之，公转乡微笑。凤仪曰：相公亦有覿人时耶。自此意愜，即多与语，有飞语闻。朝廷因令御史何郯，密察其事。郯至汉州，见妓女有杨其姓者，舞态颇妙，偶曰所谓杨台柳也。以此一语，人因传之，遂达圣听。然则逸乐之地，可不谨乎？二公尚尔，况余人乎？是以杜正献衍食於家，惟一麪一饭，或羹其俭，则曰：某本一措大，名位寿福，冠冕服用，皆国家所有。一旦去身，复一措大，何以自奉。范文正公仲淹，尝自言曰：吾每夜就寝，必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，及书所为之事。若相称，则鼾睡熟寐，无复愧耻。苟或不然，则终夜不能安枕。吕申公公着，每自言曰：好衣不近节士体，梁谷似怕腹中书。富郑公弼亦曰：守口如瓶，防意如城。谨畏如此，有逸乐乎，况过节乎。当知前辈行持，本自如此，非独二师，言为然也。

赞曰：

居无求安，仁亦用力。大禹乘橈，陶侃运甓。楚祸日戒，易厉夕惕。我独何人，弛然寢食。昔贤有训，寸阴尺璧。

苛虐其下。

传曰：处官而酷责吏民，主家而过撻婢仆，皆苛虐也。不闻王君贶之父，以平生仕宦，棒不妄施，有子八人，皆登仕

版，而君祝又为天下第一乎？又不闻袁廊之母，以平生过挹婢仆，死後乃堕地狱，备受众苦乎？此皆善恶果报，显显为可戒者。又有一等过挹孕妾之人，未言孕妾腹中之子，先已受害，绝人後嗣，罪岂轻乎？惜其莫悟，我今无子，彼乃有之，即因果也。我必欲有，果能有乎？必欲使无，彼果无乎？况嗣续事大，予夺由天，造化自有妙处。昔费孝先以卦影着名，时奉礼郎扬绍言因诣其肆，求决一卦。视影，乃二妇人共生一子。绍言大惊，告以实曰：某艰於得子，因置一妾，今妾有孕，而老妇亦孕，岂此是耶？孝先曰：姑验之，及妾临产，午夜乏人，妻自抱持子生，而妻腹亦失。岂妾当生子，其妻不能无语，故亦孕之，姑以塞其意乎？造物玄妙，其巧如此。佛言：处於富贵，为人之上，好行鞭扑，恣行捶打，死堕地狱，数千万岁，受诸苦毒。地狱罪毕，生水牛中，贯穿鼻孔，挽船牵车，大杖打扑，偿其宿业。又曰：身生恶疮，以鞭挞众生故。然则吏卒婢仆，可苛虐乎？况孕妾乎？佛语如是，而太上之语亦如是，其可不戒。

赞曰：

公侯士庶，第级相承。輿台牧圉，奔走服乘。分虽有异，情则可矜。夷蛮闽隶，列於礼经。彼亦人子，仁哉渊明。

恐吓於他。

传曰：观音菩萨於怖畏急难之中，能以无畏施於众生，得证圆通，斯为第一。是故阎浮众生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。然则恐吓於他者，当如何哉。是以君子不为，每遇人有怖畏，无不力行安慰。惜其不知好惊怖人，一死之後，便当生为麀鹿。夫麀鹿为物，昼则避畏诸兽，动辄惊走，睡则挂角树枝，弓曲而睡，睡即手足惊散，既惊复睡，既睡复惊，自昏达旦，竟无一睡之安，盖其报也。其有居人之上，而恐吓於他，乃至保头吏卒及诸恶少，肆行恐吓，以图利者，岂晓此哉。不闻李舜卿以佃户张三欠租，必欲令还，遂至自经。孙季明以女使来喜，与小奴作过，必欲研究，寻亦投水而死。未言身後果报，时下已自不安。虽其自杀，实我杀之。试取《太上业报因缘经》一观，当知此言不妄。

赞曰：

古者善政，莫如人安。鸿鴈还定，蛇蛟结蟠。悍吏叫号，股栗胆寒。善良气塞，骇惧百端。孰任其责，字民之官。

怨天尤人

传曰：阎浮世界，素号阙陷。人处其中，安得每事称意。其不称意者，乃其分也。大抵积累薄而享用亦薄故也。然则天可怨乎？人可尤乎？非徒无益，适所以自及於祸。昔胡昂落魄不事事，每以累举不第，洒酒骂天。太平兴国初，霸游河朔中途，忽有一幅黑纸，从空而下，落於马前。昂取视之，皆黄字天篆，乃上帝谴昂之词。昂素精篆籀，读毕怒曰：何浪语也。擎掷之，跃马而去。俄顷，片云忽起，雨亦随至，霹雳一声，则人马俱仆，昂遂震死。仆夫收拾行装，急奔前店，则风清日丽，子无纤翳。着作佐郎焦俊明，早岁登第，久而不迁，每以轹轳怨天，寻又上章致祷。是夕，即有一幅素书，坠于炉前。细视，乃天篆一十六字。使明不能辨，闻何仙姑有道，持往问之。姑曰：此天篆，不必问。

俊明苦告，乃曰：盖云受金五两，折筭十年。枉杀一人，死後处分。果有诸乎？使明语塞不能对。当知人须自省，不可辄怨尤也。

赞曰：

楚求诸侯，投龟而诟。绍衮官渡，田丰不宥。亮败祈山，痛自引咎。三数其罪，子夏敬受。试观诸人，孰贤孰否。

诃风骂雨。

传曰：孔子曰：迅雷风烈必变。又曰：若有疾风迅雷甚雨，则必变。虽夜，必兴衣服冠而坐，盖畏天也。岂若小民，夏暑雨，惟曰怨；冬祁寒，亦惟曰怨乎？惜人不知，风者，天地之使。天有八风，应乎八节，阴阳以之变化，万物以之生育，是故王者顺八风，行八政，当八卦。立春日，条风至，赦小罪，出稽留。春分日，明庶风至，正封疆，修田畴。立夏日，清明风至，出市帛，礼诸侯。夏至日，景风至，辩大将，封有功。立秋日，凉风至，报一切，祀四乡。秋分日，阊阖风至，解悬垂，不张琴瑟。立冬日，不周风至，修城郭，守边城。冬至日，广莫风至，诛有罪，断大刑。雨者，河伯之使，其神素衣玄冠，乘朱鬣白马。其众皆有两队，一名左落千，一名右落千。每队各有五万军马，簇于云端。下其雨种，雨队在前，风车在後，雨之多少，各有其数。雨种有二，一如世之马牙硝，名曰乾雨；一则以二小项瓶儿中贮，人间少水，即常时所降雨也。太上曰：吾自造化天地以来，或号元始，或号虚皇，在雨中即为雨师，在风中即为风伯。然则风雨之过，可诃骂乎？昔太公为灌坛令，期年风不鸣条。文王一夕，梦一美妇人，当道哭曰：妾乃东海太上天女，嫁为西海之妇，灌坛正当归宁之路，其令有德，不敢以疾风暴雨过，何日可得归耶？文王明日，即召太公。太公出境不数里，则风雨已大至矣。世之诃风骂雨者，有德如太公乎？

赞曰：

尧舜之世，十雨五风。洪范咎证，曰狂曰蒙。人事不修，变异乃逢。敬天之怒，寅果严恭。惟曰怨咨，小民之恫。

鬪合争讼。

传曰：曾子曰：犯而不校。老子曰：上士不争。佛氏曰：我得无争三昧，人中最为第一。又曰：六度万行，忍为第一。昔张公艺九世同居，高宗幸其家而问本末。公艺书忍字以对，高宗为之感泣，赐以缣帛而去。则知凡事有不平者，忍忍可也。不忍必至於争，争之不止，必形於之，讼之有司，则遭禁錮囚系者有之，笞箠敲榜者有之，伤肌肤残手足者有之。其耻辱痛楚，莫得以告。父母与之忧戚，妻子与之涕泣，兄弟与之惊惶，亲旧与之叹息。倾囊以求势援，具酒食以路史胥，幸而旬日事胜，亦庶几矣。不幸积年累月，翻来覆去，自邑而至郡，自郡而至监司，自监司而至台部。其所竞者甚小，而所害者甚大。所争者不数缗，而所费者已百倍，殆未免竭家财以用之，鬻田园以继之，於亲则失养，於妻则失爱，於子则失教，日不暇奔走於讼庭之间，受制於官吏之手，虽有高堂大厦，安得而居乎？暖衣饱食，又安得而自享乎？呜呼，争讼日甚，怨仇愈深，如火燎原，不可扑灭。使其初之，能忍其患，必不至於此极也。虽然讼有出於不得已者，固人之所未免，况唆鬪争竞，教人以讼，而规求其财，以图口腹之欲，吾未见不殃及其身，又遗患於子孙矣。更请以一二释纷解鬪者言之，庶几欲解不得，解者皆得。《遭值经》云：布施有二，财施者，人道中有；法施者，大悲中有。然则法施功德，岂为小哉。今於两地忿争，能以一语布施，使之两得安乐，亦法施也。昔李无竞调官东京，至朱仙镇，见二丐者争打於道曰：我终年乞丐，得钱数百，被你借用，顽不肯还。无竞见其殴击颇猛，因以己钱代偿。一乃舍去，一曰：君能为吾解鬪，真善人也。吾住在隆和曲，他日访我，必当有报。无竞行既数里，复自念曰：彼丐者也，而欲谢我，岂异人乎？既至东都，乘暇访之，果得其人，延无竞至其庐。饮以酒，无竞辞。复进以桃，无竞重拂其意，略取二枚怀之。中途取看，乃紫金也。崔炜於开元寺，见一乞食老嫗足蹶，覆人酒瓮，被当墟者殴击良苦。炜趋解曰：酒直几钱？当垆者曰：直一贯。炜即脱衣，为之代偿。老嫗不谢而去，异日复遇诸途，乃曰：昨蒙为吾解难，不敢忘也。吾善治赘疣，今有越井岗艾少许，聊以为谢。若遇赘疣，即可以此治之，不过一灼，无不愈者。其後，遇一僧人，赘垂于耳，一灼立愈。僧因引至一家，其家大富，主人有赘，一灼亦愈。由是知名，延之者众，一旦遂成富室，炜不敢忘，日夜在念。一日，复遇一人告曰：老嫗者，乃鲍姑也，鲍靓女，葛洪妻也。行此灸於南海者，积有日矣。然则见人争讼，当鬪合耶，即当解释耶。

赞曰：

理到之言，解纷排难。逸邪昵昵，亦足为间。疑忿友集，悔咎滋蔓。公子二争，卒为国患。吁嗟口给，贾福以贩。

妄逐朋党。

传曰：太上以二十四门简要摄念之法，授普济真人曰：好杀损伤，以慈悲摄。偷盗劫夺，以分义摄。邪淫放荡，以贞洁

摄。慳贪恡惜，以布施摄。瞋怒鬪争，以欢喜摄。愚痴颠倒，以方便摄。绮语浮华，以简正摄。妄言虚逛，以信顺摄。恶口咒诅，以诵念摄。两舌罵晋，以赞叹摄。饮酒食肉，以斋戒摄。诽谤訾毁，以讲说摄。踞傲轻慢，以礼拜摄。刚强豪健，以柔弱摄。不信罪福宿命，以因缘摄。执系有无，以中道摄。是非彼我，以平等摄。贪浊污秽，以清净摄。坚固不移，以轮转摄。造作不休，以无为摄。局守不变，以圆通摄。躁竞不安，以静定摄。忧悲不乐，以逍遥摄。烦恼不释，以解脱摄。大抵世人恶习，卒未易除，是故太上开示此法，使知摄制也。今乃妄逐朋党，不免绮语浮华，妄言虚逛，两舌骂晋，是非彼我，按如此法，参以此篇，当知此曹，皆当得罪於太上者也。不闻《朋党论》乎？《论》曰：君子以同道为朋，小人以同利为朋。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。欧阳之言，可谓至矣。昔契丹与夏人大战于黄河外，时范文正公被命镇抚河东，请以兵从。杜正献公以契丹未必来，兵不可妄出。文正大怒，至以语侵正献，正献不以为恨。既而，契丹果不来。若二公者，皆世俗指为朋党者也。至论国事，矛盾乃尔，党可逐乎。司马君实与范景仁相得懽甚，皆自以为莫及。尝曰：吾与子生同志，死同传，用舍大节，皆不谋而同，所论三大事，其言若出一人，相先後，如左右手。又曰：吾与景仁兄弟也，不同者姓也。及论钟律，则反复相非，终身不能相一。君子是以知二公虽同，非苟同也，党可逐乎？大抵入而处家，出而处乡，事无巨细，皆当付之公论，其可但以朋党，辄妄逐乎？

赞曰：

言有是非，折之以理。人有异同，视其臧否。独立似介，或非端士。道同志合，必也君子。辨别正邪，朋党决矣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一竟

# 卷之二十二

用妻妾语。

传曰：荀子曰：妻子具，而孝衰于亲。中下之人率以如此。若夫贤妇，岂其然乎？沈泽之年二十五，即废学谋利。其妻石氏最贤，力谏不听，乃苦告翁姑曰：新妇姑姊皆嫁为士人妻，今沈郎不肯读书，令媳妇归宁，羞见亲戚。今日备束脯，乞为择师。勉令就学不敢望其亨达但成一好秀才，不辱门下，亦贤夫矣。翁姑从之，后五年，泽之果登第，官至正郎。贤矣哉石氏言念如此而收效果如此。其不贤者，曷不以此为法，而乃悍妬陷夫于恶乎？不闻水丘之事乎？度支员外郎王湊再娶高氏，前妻子经大不孝，奉养殊阙。湊死数年，经有二子，皆已成立，相继暴卒。经亦丧明，始悔前非，克己反善，每自言曰：此皆水丘妇，及其兄弟教我，使我至此。每旦及夕，必策杖诣母定省，高氏力止，终不辍。经卒，水丘妇亦病癲卒。若经者，真所谓用妻妾语、违父母训者也。幸已知悔，尚至如此；若不知悔，更当如何？

赞曰：

赵衰守原，寺人荐进。问而得贤，犹不可训。阳之从阴，理则非顺。美甚徐公，言以私徇。谋及妇人，雍氏尤信。

违父母训。

传曰：按藏教，父母及子，有相感业。神乃入胎，依地水火风，众缘和合，渐得增长。一七日，如藕根；二七日，如稠酪；三七日，如鞋灵；四七日，如温石；五七日，有风触胎，名摄持，两臂两胫及头，五种相现；六七日，有风名旋转，两手两脚四相现；八七日，手足十指，二十四相现；九七日，眼耳鼻口，及下二穴大小便处，九种相现；十七日，有风名普门，吹令坚实，及生五脏；十一七日，上下气通；十二七日，大小肠生；十三七日，渐知饥渴，饮食滋味，皆从脐入；十四七日，身前后，及左右二边，各生一百五十条脉；十五七日，又生二十种脉。一身之中，共有八百吸气之脉，至是皆具。十六七日，有风名甘露，皆为安置二眼，通诸出入息气；十七七日，有风名毛拂，能令眼耳鼻口、咽喉胸臆，一切合入之处，皆得通滑；十八七日，有风名无垢，能令六根清淨；十九七日，眼耳鼻舌四根成就，得三种报：日身，日命，日意；二十七日，有风名坚固，二脚二十指节，乃至一身二百大骨，及诸小骨，一切皆生；二十一七日，有风名生起，能令生肉；二十二七日，有风名浮流，能令生血；二十三七日，生皮；二十四七日，皮肤光悦；二十五七日，血肉滋润；二十六七日，发毛爪甲，皆与脉通；二十七七日，发毛爪甲，悉皆成就，母所饮食，行住坐卧，儿皆辛苦；二十八七日，生屋园池河等八想；二十九七日，各随自业，或t或白；三十七日，t白相现；三十一七日，至三十四七日，渐得增长；三十五七日，支体具足；三十六七日，不乐住腹；三十七七日，生不淨、臭秽、黑暗三想；三十八七日，有风名篮花，能令长舒两臂，转身向下；次有一风，名趋下，能令头下足上，以向生门。然则父母生育，功侔造化，其为恩也，岂为小哉。洎至生矣，又须湔濯以时，乳哺无缺，疾病救疗，临履扶持，然后得成为人。既成人矣，又须男教以学，女则教以女工。迺洒长成，婚嫁时至，择婚办嫁，耗精损神，事尚未周，晚景已逼。况人命无常，流光易失，今日虽存，明日难保，正令曾闵报德之日，已自不多，万一蹉过，生死永隔，不复永报之日。苟有训诲，其可辄有所违。昔刘建德所生母病，其妻送至尼寺，遣二婢侍汤药。母不乐往，妻甚悍，刘不能制。母死，乃大骂曰：我必诉汝于阴。不数日，妻卒。数日，刘卒。妻方大殓，忽震霆一声，腹皆拆裂，臭闻数里，虽至亲亦皆走避，无一在者。然则用妻妾语，违父母训，是可然乎？元漏七七，今用《法苑珠林》，其日手足掌生。

赞曰：

厉人生子，恐肖其貌。欲其夙成，古有胎教。舍曰詈言，无匪忠告。袖简当持，义方宜蹈。为人子者，胡不惟惟。

得新忘故。

传曰：谢少原之妇，刈薪而失蓍簪，哭其哀。或问其故，则曰：不忘旧也。此事遂收入《文选》。魏王与龙阳君共船钓

鱼，得十余枚，尽弃之。君乃泣曰：王始得鱼甚喜，后得益多，遂至弃前所得。今臣得拂枕席，爵至人君。四海之内，美人甚多。闻臣得幸，毕褰裳而趋。臣亦同所得鱼，将弃去矣，乌得无涕？王乃令曰：敢言美人者族。此亦收入《文选》。大抵人贵不忘其初，得新忘故，即忘初也。造怨掇祸，端起乎此，孰谓无害乎？昔张文节在政府，国封时节入见庄献。庄献见其二婢陋甚，因命国封，令为别置少者，国封如戒。文节一见，乃指二老婢谓曰：此皆久在左右，若遂出之，则无所归矣。如今姝者，皆未笄，嫁与少年，前程未可量。若使守一老翁，何益于事？即日面奏嫁之。范文正以吏部员外郎出守，时有三婢从。及官太历二府，乃至薨，凡十年，不增一人，亦未尝辄易。贤矣哉，此固厚德，然不足以尽二公盛美。即此而观，则其他皆可知也。

赞曰：

故旧不遗，民德归厚。惟盖不弃，犹念其久。糟糠之妻，贫贱之友。故剑弗求，短檠何有。世事或然，天理则否。

口是心非。

传曰：《论语》一书，学而时习一语，独冠其首。大抵学贵乎习，不习不足为学。念起于中，即念而习。事至于前，即事而习，实时习也。所谓学也，不惟读书。但凡入孝出悌，泛爱谨信，乃至亲仁，皆为学也。惜人不此是习，而乃以口是心非为习。不闻《楞严》所谓淫习、贪习、慢习、瞋习、诈习、逛习、怨习、见习、枉习、讼习，如是十习，死后皆当受地狱六畜之报。昔庾道季以久病，醮告保命真君曰：庾道季身处阳官贵势，不能顺天用法，\*\*慢信，心口不同。自少及长，善功无，积恶不改，罪目已定，死在旦夕。方欲修德以求济免不已晚乎。数日果卒。呜呼，当其口是心非时，安知已得罪于天乎？

赞曰：

颜子之过，于心不贰。言出于口，乃与心异。方其矢词，宁不内魏。鹿马附奸，凤爵献媚。又其甚者，足香之类。

贪冒于财，欺罔于上。

传曰：忠也，廉也，人臣大节。今乃贪冒其财，而又敢欺罔其上，所为如是，臣节安在。多见旋踵破败，而子孙狼狽者，必矣。昔曹翰奉使江南，中主日以食物珍果饷翰，翰必连器血合圆悉留之。既而，纯银果合都尽。间用棱合，即不受。中主不得已，令近臣督工匠锻金造器，用犹不足。一日，宴于便殿，出两副水晶盘盏以为饮器。翰屡目之，因以赐，翰犹曰：此珍异之物，归当以献天子。父母若见，必欲取之。奈何中主，又加赐二副。前后所获，无虑数十万。及南征所掠金宝，亦巨万。且上言曰：臣于颍州造一佛寺，乡见庐山东林寺，寺有五百铁罗汉，愿载以归。上许之，于是调发官船十余艘，载其所获，各以罗汉置其上。时人目为押纲罗汉。太平兴国初，为威远军节度，强取民间丝帛菽粟，为汝阴令孙崇望所奏。狱具免死，流登州，家籍于官。死后数年，子孙有乞丐于海上者。梁迥以合门使使江南，亦冒于货，诛求无度。及后主饷以时果食物，若贮以金银杂宝之器，迥则喜而受之。苟或贮以他器，则怒而不受。前后所获，尤倍于翰。上闻大怒，寻亦得罪。与其如此，而旋踵破败，孰若忠廉有守，永保富贵乎？

赞曰：

利则危国，义不忘君。苟志于义，廉洁忠勤。处心以利，奸欺自文。装橐归报，鞭靴表闻。贪廉忠伪，义利之分。

造作恶语，谗毁平人。



传曰：人本渊清玉洁，我若造为恶语，以谗毁之，万一不获昭雪，罪其轻乎？或至反受宜也。石介以党议起，罢监归徂株山，得病而卒。会山东举子孔直温谋反，或云直温尝从介学，于是夏英公曰：仁宗曰：介实不死，北走胡矣。寻有旨，将介妻子尽行编管。又出中使，令与京东部刺史，取发介棺，以验虚实。时吕居简为转运，谓中使曰：今发冢而棺空，则介果北走矣，虽孥戮未足为酷。万一尸在，未尝叛去，即是朝廷无故剖人冢墓，何以示后世耶？于是与中使计议，但责凶肆人，及会葬，门生亲识，军令状以应诏。既而奏上，仁宗亦已悟。英公之谐寻有旨，放介妻子还乡，人皆多居简之有识。未几，英公死，仁宗将往浇奠，吴奎曰：夏竦多诈，果已死耶？仁宗慷慨然。既奠，复踟蹰者久之，于是命大阍，去竦面M，以验是否。一时士夫，皆谓剖棺之报。呜呼，夏竦欲破介棺，而身死亦去面M。破棺去M，相去一间，孰谓一语之恶为报乎？

赞曰：

常情不美，喜闻是非。一语之丑，邮传四驰。或出谐谑，以资笑嬉。乐谤盈筐，曾母下机。流矢中人，®不及追。

毁人称直。

传曰：立身行己，要当行其在我者，必使正直，无诸邪曲，斯为直矣。苟或身未能直，但以毁人为直，则近乎讪，乌得谓之直哉。昔邹浩以极谏得罪，世犹疑为卖直。张绎先生曰：君子之于人也，当于有过中，求其无过；不当于无过中，求其有过。世皆以为知言。夫为人，如邹浩，可谓无愧。以谏得罪，不失为忠，世犹疑为卖直。以此观之，当知毁人称直者，不惟得罪于太上，先当得罪于清议也。窃尝论之，毁之一字，最为恶毒，甚至妄有污\*，使人无以自辨，往往有不测之祸，起乎其间，咎当谁执。其为罪也，岂为轻乎？李叔卿为郡功曹，最号廉谨，同僚嫉之。有孙容者，宣言于众曰：叔卿妻其妹，在吾视之，狗彘也，夫何足道。由其一语，事遂传播，叔卿坐此，抑鬱不得志，遽至自杀。其妹亦悲愤，诣府门一哭，遂自经。不数日，忽雷雨暴作，震霆一声，则孙容已毙于雷斧之下，置尸于叔卿之门。及葬，雷又发冢，竟至腐烂，骨肉狼籍。世之好毁者，岂虑此乎？

赞曰：

古者交绝，不出恶声。谏必焚草，惧其沽名。直虽正道，讪岂人情。羊证安忍，麟经晚成。耻言人过，汉俗致平。

骂神称正。

传曰：孔子不语怪力乱神。又曰：敬鬼神而远之。不语者，不欲轻议也。敬即畏也。圣人尚尔况余人乎？神也者，聪明正直者也。尔自称正，神不正乎？为人而正，自当如此，何预于神，乃敢慢骂。不闻阮瞻之事乎？阮瞻作《无鬼论》，忽有一客踵门求见，相与谈论，名理才辨，瞻不能折。良久，论及鬼神，瞻复坚执，不以为有。客忽作色，骂曰：鬼神之事，上古圣贤，皆以为有。子独抗言，执以为无，吾即鬼也。忽变为异形，须臾消灭。瞻嘿然心沮，岁余遂卒。然则骂神称正，是可为乎？又不闻舍利弗之事乎？昔舍利弗在耆闍崛山，时有一鬼，名优波伽陀，语伽陀鬼曰：此人今日新剃须发，吾当往打其头。既而，舍利弗果患头痛。目连告曰：此优波伽陀鬼打汝头也。此鬼打耆闍崛山，能令碎如糠糖，况打人而不苦痛乎？汝真大德大力人也。不然，则应手粉碎矣。呜呼，此果位人也，但以新剃须发，尚为所侮，况身未必正者乎？正令身正，何预于神，乃敢骂之，戒哉。赞曰：

成汤数桀，首曰慢神。天地社稷，日月星辰。国有常祀，礼典是循。祭非其鬼，淫祠勿亲。敬而远之，孔训可遵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二竟

# 卷之二十三

弃顺效逆。

传曰：石碣曰：贱妨贵，少凌长，远间亲，新间旧，小加大，姪破义，六逆也。君义臣行，父慈子孝，兄爱弟敬，六顺也。弃顺效逆，所以速祸

也。大抵逆顺之说，要无出於此也。昔长安大姓范伟，积产巨万，乃冒武公县令范佑为祖父。持祚为县令时，黄勅家不徭役者，五十余年。更西事，下户调发，皆至困弊，伟独自若。及刘敞尹长安，遂发其事，抵罪家籍于官。周总以累举不第，遂往谯郡，拜都吏周吉为父，日处诸子之列。三代名讳，一切用焉。明年偶得一解，其父以诗责之，总得诗大沮，恚恨遂卒。为人如此，岂非所谓弃顺效逆者邪，惜其不闻南极寿星真君之言。太极真人徐来勒尝遇南极寿星真君，请问寿夭吉凶之事。星君曰：天道福善而祸淫，神明赏顺而罚逆，君能刻意为善，恭己顺天，静将道宜，动与福会，如此则我命在我，不为司杀所制，鬼神所执，不求寿而自寿，不务生而自生。苟或隳纲纪，违天地，肆愚悖，侮神明，反仁慈，亏忠孝，明则刑网理之，幽则鬼神诛之。及将死而言善，过盈而求悔，亦不可得。按如星君之言，弃顺效逆，是可为乎？

赞曰：

公无不顺，私无不逆。公本理义，私出胸臆。抑情徇理，所向端直。一念有差，万事倒植。惠吉逆凶，维帝之则。

背亲向疏。

传曰：孔子曰：不爱其亲，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德。不敬其亲，而敬他人者，谓之悖礼。大抵亲疏之分，不可不明。悖礼悖德，不可不戒。昔申积中本宣义郎起之庶子，祖母乃翰林学士杨元素之姑。时元素有子，婴疾不事事。积中始生，元素以中表故，取以为子。既而，元素连举二子，而积中亦知所出，嘿不敢言，益尽孝谨，谗间不入，元素爱之。凡两遇奏荐，皆力辞不肯受，推以官其二弟，誓志以科目自奋。元丰五年，果登进士。第後数载，元素卒於余杭，积中扶护以归。既葬终丧，复为弟妹选名族，办婚嫁。事毕，即尽以家财付二弟，拂袖而出。且作《归宗议》一篇数千言，以示亲属。大抵言所生所养，恩皆一也。所养既粗报，所生亦不可後。既归，拜其父母，且访寻所生母杜氏。久而得之於閭閻中，杜氏垢面跣足，殆不聊生。子母抱持大哭，感动行路。粤二十年，父母死。既终丧，复以先畴尽归诸兄，徒手而出，僦屋以居。或劝令略受一二，积中坚不许曰：杨家赀产，十倍於此，吾犹弃如弊屣。今於诸兄生计，其忍割取，以自资乎？士论莫不伟之。时许光疑为转运，论荐于朝，降诏褒美，赐以一官，除永兴等路提举学事，未几乃卒。许公复同宣和殿学士薛嗣昌、中书舍人宇文黄中，列言于朝，再降诏，官其一子。噫嘻，世间如积中者，有几人耶，真所谓善处者也。

赞曰：

人之至亲，莫如父母。昆弟同气，如足如手。演而伸之，族至于九。等口虽殊，情义当厚。舍而之他，悖德奚取。

指天地以证鄙怀。

传曰：天有三十二覆，地有三十二载，天覆地载，各理一炁。人居其中，顺吉逆凶，其应如响。小心寅畏，尚虞获罪，况敢辄以鄙怀，指以为证，不亦渎乎。昔王沂公之父，虽不学问，而酷好儒士。每遇故纸，必掇拾涂，以香水收之。尝发愿曰：愿我子孙，以文学显。一夕，梦宣圣拊其背曰：汝敬吾教，何其勤欤。怅汝已老，无可成就，当遣曾参，来生

汝家。晚年果得一子，乃沂公也，因以曾字名之，竟以状元及第，官至中书侍郎、门下平章事。李景逊母郑氏，酷教诸子。一日墙坏，得一瓮钱。郑氏焚香祝曰：岂天地愍我子母孤寡，特以赐乎。然妾所愿，惟愿诸子学业有成，仕而受俸，此钱非所愿也。复自揜之，其後景逊果登第，官至太子少保。呜呼，王君一言如此，郑氏一言如此，而天地应之果如此，孰谓指天地以证鄙怀，而天地不谴责乎？

赞曰：

鲁庄誓母，殊失孝慈。不仕誓墓，人诮羲之。戴履两问，十目难欺。心迹洞然，自可无疑。皇天后土，讎听淫辞。

引神明而监猥事。

传曰：一身有一身之神，一宅有一宅之神。脑神经根名泥丸，眼神明上名英玄，耳神空闲名幽田，鼻神玉壅名灵坚，齿神锷锋名罗干，舌神通命名正伦，发神苍英名太元，重楼十二名太一，肺神皓华名虚神，肝神龙烟名舍明，胆神龙耀名威明，心神丹元名守灵，脾神常在名魂停，肾神玄冥名育婴，掌神存想名景宁。乃至玉童君、玉女君、道父君、道母君、师父君、师母君、饮海君、合命君、三十六狮子君、丹田君、上和中和下和老君、三元真君，皆身之神也。门户之鬼名丞伯，开闭之鬼名土伯，供大门鬼史名真公，小门鬼吏名小真，宅舍之鬼名奚子都，房门鬼吏名万伦，竈君守吏名炎景，厕上守吏名奴之，道上之鬼名乌子丁，道上守吏名尸供，此一宅之神也。当知在在处处，主之者，莫不各有其神。猥褻之事，其可辄引为监。昔王少逸久系幽狱，陶弘景曰：此人以慧憾告灵，故掇斯祸於此。益知神明，诚不可辄引之也。

赞曰：

传谓要盟，神所弗听。秦人咒楚，其德不亮。祝吏矫举，随惧修政。郑不禳火，孔宁祷病。聪明正直，焉用口佞。

施与後悔。

传曰：明道中，太平州旱蝗相继，民大乏食。忽山泽间，生一种乌昧草，民采以食，赖以不饥。至道中，环庆路饥，五谷绝种。忽蓬生蔽野，结实如粟，可以充肠。熙宁初，淮浙路饥。忽菌生被野，甜软颇美，可以作羹。元丰间，青淄大饥。忽山石间，生一种石麪，杂以少麪，即可作饼。圣历间，梓州大饥。真武真君化为一叟，逐日入城，货卖蒸熟，所济者众。建隆末，河北路饥。又复化为一商，运到十五万斛粟麦入城。物到而商不复见，官取拯济，旁及数郡。大抵荒歉者，灾也数也，复生如是物者，天地本心也。真君亦如是者，亦天地之心也。今也，稟天地之和，具天地之象，而略无天地之心，将何以称为人哉。惜其不知上士处世，大慈平等，兼济为德，一灭一生，即登胜果。不闻周惠化诸君之事乎？周惠化好施穷困，辛苦不倦。一日，智观真人化为乞人，乞食街中，试验其事。周果乐施，即日度之，今为西华真人。刘宽好济穷困，未尝辄废，竟为太上收录，今为童初府帅上侯，主始学道者，折象家世丰财。每以多藏厚亡为戒，不惜千金，随施辄尽，上帝嘉之，赐令度世。刘白云亦家富，初不知有修行之事，但以乐於施与，不惜钱帛，竟遇乐真君授以道要，遂得仙去。贤矣哉，此皆以乐施而立登胜果者也。曷尝有一施与後悔者，得造其列乎？当知施与一事，立功最速。纵不一证果，亦必各获其报。不闻阳君诸公之事乎？阳伯雍好施义浆。一日，遇一异人授以一升玉种，子孙皆大富贵。裴延年兄弟三人，皆好惠施。一日，有一老人踵门乞浆，兄弟待之尽敬。老人曰：观君兄弟，皆长者也，积德如此，岂无其福？安史之乱，为老人所引，入一洞中，由是得脱兵难。其後，兄弟皆至大官，举家寿皆过百。奚百三本一贫者。一日，见一道者，诣一铺家，乞一文钱，铺家睚眦不与。百三嫉之力自，探腰间一文授与。是夕，即梦道者与之云赘。及觉，颐赘果落。汤枢密既死数日，梦其孙曰：吾在生虽刚褊，然无大过。今岁歉，若能为吾发廩拯济，远胜为作佛事，於吾亦有所赖。其孙即曰，以五百石米，付县令孙君贲赈济。是夕，复梦枢密含笑曰：吾即生天矣。此皆以乐施，而各获其报者也。施与後悔者，可望此乎？佛言：施食一事，当得五种福报：一者命施，所得福报，世世长寿，财富无量。谓人乏食，七日必死，我能施之，使之复活，故曰命施。二者色施，所得福报，世世端正，见者欢喜。谓人乏食，色必憔悴，我能施之，使复充悦，故曰色施。三者力施，所得福报，世世多力，永无减耗。谓人乏食，必至羸弱，我能施之，使复强健，故名力施。四者安施，所得福报，世世安稳，不逢灾患。谓人乏食，必愁身危，我能施之，使复安乐，故名安施。五者辩施，所得福报，世世通达，言为人采。谓人乏食，困不能语，我能施之，使复能语，故名辩施。大矣哉，此但施食一事，所获福报，尚犹有五，况施一切合施之处，一切皆施者乎？

赞曰：

行道求福，移粟望民。施必祈报，霸者假仁。要誉於外，矫情匪真。一或失据，怨天尤人。五谷不熟，稊卑足珍。

假借不还。

传曰：假借不还，求之世间，多有如此。夫岂知生虽不还，死後复当还乎？吏人有陈益者，从吴宗嗣借二百千钱，崖不肯还。宗嗣责曰：我若前生负尔钱者，今以此还。若不尔负，而尔负我者，尔当作驴以还於我。逾年，独坐厅事，悦见陈益负钱来还，不知其死，急呼诘之，则已潜入( )舍，迹之不见。俄顷，马生一驹，因询陈益在否，则其日果已卒矣。张陈二有一女，名佛儿，年十五，忽暴卒。半日後还曰：初被二鬼捉去，过必岭，复见二鬼以一黑被裹将二人，纳之陈家，次将一花被裹奴，且曰：汝负他家一千五百钱，今当还之。忽有一绿衣前曰：此人亦悟般若，姑恕之失足。遽堕池中，惊悸乃寤。其父明日，因往叉岭询访，果有陈家，夜生三狗，一斑二黑。斑者，偶堕池死。急归取钱，以还其家，陈不肯受。於是相与将钱，施於黄岩寺，为作佛事，以赎过咎。然则假借，可不还乎？与其如此，孰若生而还乎？

赞曰：

晋食秦粟，三施不报。兵连祸结，失国是悼。衔鹿醺恩，谁谓虎暴。一饭不忘，贤者之操。无负於心，神人所劳。

分外营求。

传曰：人处世间，或贵或富，或贱或贫，莫不各有定分。阴注阳受，皆宿业也。分外营求，是可得乎？昔刘顽颇能文，自谓魏科，必当高掇。时翊圣真君降言于终南山，顽因持香请问。真君曰：子文虽优，然赋命淡薄，君安分退守，可保余年。万一过求，必损汝寿。顽不之信，竟至无成而卒。然则一爵一第，信有定分。虽一解，亦不可求而得也。吴公诚官至大夫，年踰七十，将下致仕。忽梦神曰：子尚有七百千俸金，在官未请。公诘旦视券，果如其数，因戒子弟无得请，子弟如戒，不复形言。未几乃死，子弟叹曰：岂梦寐，不足信耶。是夕，复梦神曰：挂冠後，所请半俸，非七百千乎？子弟骇然，悔已无及。然则一寿一禄，信有定分。虽是合得，亦不可尽而有也。夏侯嘉正未第时，有刘童子者，善声骨，尝谓公曰：公惟得声贵，其他皆弱。己俸外，有百金横入，不病则死。其後，官至正言直史馆，充益王生辰，使得数百千金弊，方笔归私第贮之，以为润屋，忽一缙自地起立，久而方仆。公惊，遽感疾卒。然则一钱一镮，信有定分。虽横入，亦不可得而有也。又不闻阴司，有掠剥使之说乎？裴璞死後，为陇右三川掠剥使，梦其友韦元方曰：凡世人一饮一啄，乃至财宝，皆有所籍。其获有限，若过其数，吾皆得而掠之。章昱死後，以罪配为扬州掠剥鬼，梦僧人珉楚曰：世间若我等辈，千千万万，不可胜纪。凡市易获息，各有定数。若踰其数，吾皆得而掠之。然则世间不如意者，岂即此辈有以掠之耶？

赞曰：

性之所欲，有命存焉。富有不求，无间执鞭。居易以俟，行险疾颠。思不出位，身名则全。百尔君子，无由甫田。

力上施設。

传曰：不恤其力，而驱迫过酷，即太上所谓力上施設也。夫岂知贪成为罪，便当死堕恶趣乎？贪成者，谓贪役人力，以成其事。按如李虚舟所书，便可见也。嘉佑中，沈遇知杭州。所经诸堰，皆集堰牛，以备牵挽。时方大暑，监官以下，皆露宿堰上，以伺水之出入。忽闻以行第相呼者曰：明日有何生活？一曰：明日沈几之子过此，知杭州，吾辈又一番劳苦。一曰：沈几早有子知杭州耶。因呜噎悲叹。众官审其言气，似非俗流，使人迹之，乃堰上数牛。有堕泪者，乃大叹

曰：安知此牛，非沈几之亲旧乎。虚舟闻而大书，以为力上施設者戒，然多有不知戒者。昔卢秉为盐事提举，创开一河，专用运盐。时秋雨连，农事未毕，秉乃日役数千丁夫，於泥雨中驱迫穿凿，民大不堪。东坡因为作诗，中有人如猪与鸭，投泥相溅惊之句，便可以见其驱迫过酷也。呜呼，使见虚舟所记，得无惧乎？

赞曰：

千仞之纆，挟以赅育。苟有颠坠，出之崖谷。胡为妄施，纵意苛酷。济人之资，反为民毒。所赖圣君，敷锡五福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三竟

# 卷之二十四

淫慾過度。

傳曰：按《道藏》，人者，物之靈也，壽本四萬三千二百餘日，其神三萬六千元陽真炁，本重三百八十四銖，內應乎乾，人不知保，而使之散，是以中道夭闕。乾者，六陽具而未知動作施泄也。知此修行，即神仙也。自年十五，至二十五，施泄不止，則氣虧四十八銖，存者其應乎姤，嗜慾之甚，加十歲焉。則又虧四十八銖，存者其應乎遯。又不知養，更加十歲，又虧四十八銖，存者其應乎否。至此，乃天地之中氣。又不知養，更加五歲，其虧七十二銖，存者其應乎觀。又不知養，更加五歲，其虧九十六銖，存者其應乎剝。又不知養，八八六十四卦，其氣終矣，元氣盡矣，其應乎坤。坤者，純陰也。惟安谷而生，故名苟壽。人至於此，去死不远。況腎堂者，玄關也。心腎合為一脉，其白如綫，其連如環，中廣一寸二分，包一身之精粹，是為九天真一虛和之妙氣，至精活命之深根。五臟六腑，百關百脈，金津玉液，日月光華，悉皆在焉。常能存固，則二部之海，應刻一之候，其潮自生，至于生門。大抵王為一命之本，腎乃金室下元，故名壽海。尾閭不禁，則滄溟竭矣。不聞岐伯之言乎？黃帝問岐伯曰：余聞上古之人，春秋皆度百歲，而動作不衰。今時之人，年至半百，而動作已衰，將世異耶？人失之耶？岐伯曰：上古之人，其知道者，法於陰陽，和於術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，故能形與神俱，而盡終天年，度百歲乃去。今時之人，以酒為漿，以妄為常，醉以入房，以慾竭其精，以耗散其真，不知持滿，不知御神，務快其心，逆於生樂，起居無節，故半百而衰。而《黃庭》亦曰：長生正慎房中。急急者，即眾生業重處也。惜其不知女色於人，按如佛說，是眾苦本，障礙本，殺害本，忧愁本，是以達者遠之。任惠恭晚年益康強。或問其養生之術，公曰：讀《文選》有悟耳。曰：敢問悟處。曰：石韞玉而山輝，水懷珠而川媚是也。蒲傳正知杭州，鄉老有李覺者來謁，年已百歲，而色澤光潤，有同嬰兒。公曰：愿聞攝養之術。曰：某術至簡且易，亦無他，但絕慾早耳。然則淫慾可過度乎？室慾之說，可不踐乎？邪淫之說，別載見他室美，起心私之，并行多隱辟僻段。

贊曰：

為善害己，則不可悔。使其有益，終身宜佩。戒之在色，養生為最。能畏聖言，沒齒無悔。縱慾傷生，以死誰怨。

心毒貌慈。

傳曰：心毒貌慈，如李義甫輩是也。李義甫貌極恭柔，每與人言，必嬉怡微笑。然陰賊褊急，根之於心。少有忤意，輒中傷之。人皆号为笑中刀，亦号為人描，言其似柔而實害物。厥後，竟至窶死于隼。然則毒用其心可乎？大抵世人毒心，多有如此。夫豈知一死之後，便當墮入惡趣。昔盧瑱有女使名小金者，忽為一女鬼所扰，屢易巫祝，終不能治，復為禱之佛前。一夕，夢一老人乘一獅子，狀如菩薩，謂瑱曰：抗小金者，本東邻吳家媳婦，姓朱名十二，為平生毒心，死後墮入蛇趣。見社天竺寺大楮樹下，下通地穴，歲久成精，故能變化。汝欲免難，可急於一善人家潛避，則彼自不敢來。瑱如戒，果不复至。然則人之於心，當毒用乎？當善用乎？一則死墮蛇趣，一則鬼不敢近，二者之間，尔宜自擇。

贊曰：

鸛鳥將击，必匿其形。人之為弃，盖覆若平。軟語怡色，仇敵不惊。烏喙鳩毒，尚或可懲。所謂人猫，不虛得名。

糝食餒人。

傳曰：糝食餒人，吾儒亦自言之。《曲禮》曰：毋反魚肉是也，謂己历口也。若以因果言之，不惟捐福，定當掇禍。不聞拭眼禪師、瞿永壽之事乎？昔拭眼禪師弃位出家，以目有双瞳，為弟所疑，乃佯為目疾，常以帕子揩拭，人因以拭眼稱之。然所至輒有光氣，益自不安。一日，因寺家煮粥，乃脫褻衣抖擻於釜上。是日，其光即落。然則糝食餒人，不捐福乎？瞿永壽以販米為業。紹興乙卯中，路忽聞米价翔踊，乃於稻田取水潤米，不知其田已下糞矣。既而，片云忽起，

震霆大作，永寿心自知非，度必不免。因探腰间一缙授与同行，祝令归遗其母。作是语已，天复开霁，遂得脱免。然则秒食餒人，不掇祸乎？按如佛说，又不止於如是。一死之後，定当堕为猪口，为蜚蜋，为饿鬼，可不戒乎？

赞曰：

不义之良，仲子必哇。盗养力吐，不污齿牙。蹴尔而与，乞人所嗟。养或不敬，三牲何加。以畜待人，奚其薄耶。

左道惑众。

传曰：左道者，妖术也。以妖为术，乌得不败。侯莫陈利月以左道得幸，至郑州防御使，奢纵不法，多戕杀人。赵普使人廉得其事，削籍刺配商州。继又力请除之，得旨遣使剖心，以示其众。寻复中悔，遣使贷之。无何，使者驰骑遇泞，而踣及掀出。易马而行，既至，则已剖腹砾尸於驿树矣。李昱其子，学妖术事败，父子俱系御史台狱。狱具，昱贬为南恩州别驾，诸子皆配岭外，仍即日监防出城。既而，从者辞去，昱遂自杀。杨千自言得墨子法，能役使鬼神，召致食物，虽物在拳握，可以术取。又能炼丹乾汞，与人蒲搏，无能胜者。乃至破肩钥，变形貌，无不能之。一时贵要，悉皆推重，赐官赐服，颇自矜负。未几事败，竟至伏诛。明崇俨精於妖术，凡物在千里外，片时皆能立致。一日，独寝室中。无何，为鬼所刺。既死，刀子犹在心上，人皆谓为役鬼过苦，鬼杀之也。然则左道惑众，是可为也？

赞曰：

奇哀之民，周有禁防。子不语怪，恐其乱常。仁义礼乐，百王纪纲。日用饮食，不过农桑。文成五利，见诛武皇。

短尺狭度。

传曰：《舜典》曰：同律度量衡。《大传》曰：圣人南面治天下，必自人道始。人道事凡有九，而立权度量居其先。《王制》曰：布帛精麤不中数，幅广狭不中量，不鬻于市。《月令》曰：仲秋之日，同度量，平权衡，正钧石，角斗甬。《孟子》曰：度，然後知长短。昔者周公，朝诸侯於明堂，制礼作乐，颁度量而天下服。度谓丈尺高卑广狭，量谓豆区斗斛筐筥之所容受。大抵人心不平，设此以持其平也。今乃不准其平，而短狭其用，即是冒太上之禁，失自心之平，非但欺人，徒自欺也。不闻心神之说乎？江南处士朱贞白曰：世言不欺神明，吾谓非天地百神，但不欺心神，即不欺神明也。或问迂叟曰：事神乎？曰：事吾心神，不黍稷，不牺牲，惟不欺之为用耳。呜呼，能晓此者，有几人耶？惟其不晓，所以短尺狭度，靡所不为。

赞曰：

枉尺直寻，君子所耻。物不中度，不鬻於市。毫发无私，铢较黍累。敢饰盗心，剪弃公理。尺度何损，损己多矣。

轻秤小升。

传曰：天有斗秤之官，人有斗秤之用，在二十八宿，则张星主之。在此篇，则太上定为罪目。大抵锱铢升合者，细民日用之急。一文一铤，得之甚难。故一锱一铢，一升一合，皆不可得而轻，亦不可得而小也。按《五雷云篆》，陈後主时，市中震杀一人，背有字曰：。得道者李居正识之，乃斗秤轻重四字。又按《法华经》，当说经时，有十罗刹女，并其子及眷属，佛前发重誓，护此经曰：如杀父母罪，亦如压油殃，斗秤欺谁人，调达破僧罪。犯此法师者，应获如是

殃。然则轻秤小升，其为罪也，岂为轻乎？是以程嗣昌不置轻重斗秤，而立为真武真君察录，书入善簿。黎永正造作空中猴系之秤；拆底隆量之斗，立为上帝谴责，命所在神灵，阳警而阴理其罪。英显武烈屡警不悟，竟至双瞽其目，妻窜儿死，乞丐街中。此皆载於方册，其可不畏？

赞曰：

衡生於钧，称物平施。升转斗量，出纳所寄。乃欲求赢，撝人听视。纵尔私欲，托诸公器。升秤不欺，欺心可畏。

以伪杂真。

传曰：以伪杂真，如庐山下卢常，以鱼膏杂置油中；建隆观前黄禹，以牛脂为烛是也。积日既久，皆为震霆所击。大抵欺误於人，获罪最重。非独二事为然，但凡食饮之须，药品之用，乃至金帛市易，稍有欺误，皆所不可。不闻二仙之事乎？昔吕洞宾初学道时，遇一异人授以养道之法。洞宾曰：愿闻其说。曰：煮铜为银。洞宾曰：有变乎？曰：有变，尚在五百年後。洞宾曰：误了五百年後，人不愿学也。以此一语，遂得名藏天府，竟遇鍾离，遂得度世。李臻性温约，未尝有失於人。一日，遇一道人，自称姓张名齐物，授以黄白之术。臻曰：某赋命浅薄，不愿学也。齐物乃大惊曰：君之所见，非吾所及。於是抽簪，引以为剑，划地地开，投身其中，地复随合，乃神仙也，其後臻亦得道。然则以伪杂真者，乌得不坠？卢常、黄禹一死之後，当如何哉？

赞曰：

讎伪假真，物害犹细。人之乱常，家国攸系。行如市贾，奸贪险秽。自诡盛流，党同附势。一为所欺，误食乌喙。

采取奸利。

传曰：太上言：以伪杂真。又言：采取奸利者，谓所采取，又非但以伪杂真也。昔杨丙所居，濒大河。岁积刍茭，幸河决，倍取其利。时赵昌言知天雄军，兼知其事。因秋漕，丙复诱奸民穴堤。堤吏告急，昌言命吏径从丙家，毕取所积刍茭，以充堤用。仍将丙送狱根勘，狱具抵罪。自此，其害遂绝，边河居民，无敢为奸利者。孙南金出继为一富家子，恃其有力，交结官吏，助讼乱政，靡所不为。因一二大狱，官吏所得无几，己独厚有所窃，求田问宅，益自矜负。至乃销钱造器，竭泽，补渔，以酒换麻，造船置碓，侵渔水利，占夺民田。但凡人所不敢为者，彼无不为；人所不敢取者，彼无不取。如是数年，忽得恶疾，饮食不进，枯脊如豺。及死，人皆传甚已作驴云。然则采取奸利，是可为乎？

赞曰：

利以奸言，取以采说。推其用心，千委万折。真毒斯救，厝火乃撒。术以险售，害由念烈。螫閤嚙幽，射干壁蠹。

压良为贱。

传曰：压良为贱，此特拨无因果者之所敢为。夫岂知今为婢仆，皆前生造罪积恶、过满一千八百之人，其有实非此曹，我乃置於此曹之列，即所谓压良为贱者也。有识之士，其肯然乎？昔马涓其父，以中年无子，因置一妾，极姝丽。每理发，见公必引避，如有沮丧之状。公怪问之，则曰：某父本守某官，不幸死，去家甚远，无力可归。故至鬻某，今犹未终卒哭。约发者，实素帛，暂以绦彩蒙其上，不欲公见，初无他也。公为恻然，即日访寻其母还之，且厚有资助。是



夕，即梦一羽衣曰：天锡尔子，庆流涓涓。明年果生一子，因以涓字名之，即巨济也。及长赴试，羽衣复入梦曰：汝欲及第，须十三魁。既而，魁太学，魁乡荐，乃至唱名为天下第一，屈指果十三魁。罗城使程彦宾，进攻遂宁。城下之日，左右以三处女献，皆蔚然有姿色。时公方醉，谓女子曰：汝犹吾女，安敢相犯。因手自封锁，置于一室。及旦，访其父母还之。皆泣谢曰：愿太尉早建旄节。彦宾曰：旄节非敢望，但得死时无病，便是好也。其後，官至观察，年九十七，无疾而卒。诸子皆有官。孰谓作如是事，无如是报乎？以此观之，当知压良为贱者，定当得罪。

赞曰：

娄敬挽辂，卫青仆奴。贱不可忽，良可压乎。重耳挥盃，见怒秦姝。女不可贱，而况丈夫。为民父母，其将何如。

谩蓦愚人。

传曰：凡涉谩蓦，皆所不可。若及愚人，尤不可也。昔毛烈以不义起家，人有善田，必百订窥覬，必得乃已。有陈祈者，三弟皆幼，乃尽举田产，低价质于烈家。俟三弟长成，毕行分割，然後备钱，密行抽赎。烈乃挟之收钱，不即与颁，久遂谩蓦。祈屡诉不得直，遂诣岳祠投牒。未几烈死，明日祈死。既而祈还，言烈在岳司，哀告之曰：吾平生作此，凡十三契，契亦见在某处某匱中。公归，切烦语吾家人，令急检各还其家，庶可减罪。不然，罪益重矣。张该有一宅，颇宏壮。以阙用，典干缙在张俊家。俊心爱之，乃厚遗牙侖，作断绝契。契成，换其首张，用作绝契。後数年，该以乏用，诣使就绝。俊出契示之，乃绝契也。该语塞，洒泪而出，仰天咒曰：愿尔子孙异日亦复似我，欲语不能。厥後，俊之子孙，果皆失音而死。然则谩蓦於人，是可为乎？虽非愚人，亦自不可。

赞曰：

见瞽必貌，入虚有人。閤室谨独，出门如宾。处心不欺，视物则均。氓之蚩蚩，至愚而神。孰愚黔首，自愚者秦。

贪婪无厌。

传曰：老子曰：知足者富。又曰：罪莫大於可欲，祸莫大於不知足。又曰：名与身孰亲，身与货孰多，得与亡孰病。甚爱必大费，多藏必厚亡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墨子曰：非无安居也，无安心也；非无足财也，无足心也。庄子曰：鹏与鷖鷁，大小固不相侔；椿与朝菌，修短殆不相若。要之各安其安，各适其适。此皆圣贤格言，临财可以为法。嗟乎，世人衣不过被体，衣千金之裘者犹以为不足，不知鹑衣縵袍者固自若；食不过充肠，罗万钱之食者犹以为不足，不知簞食瓢饮者固自乐；室不过蔽风雨，峻宇雕墙者犹以为不足，（不知）蓬户瓮牖者固自安；器不过适用，玉杯象筋者犹以为不足，不知污尊杯饮者固自适。惟其如此，是以常无足心。夫岂悟世间万事，转头即空。我之此身，终亦变灭。所不灭者，一精明耳。与其於变灭处，区区徒自劳苦，孰若於不变灭处，略作工夫耶？昔波斯匿王问释迦文佛曰：我今迫於颓龄，终当变灭。佛言：曾见恒河水否？王曰：某三岁时，盖尝见之。佛曰：汝今六十，复曾见否？王曰：昨又见之。佛曰：与汝三岁时所见，其水云何？王曰：宛然无异。佛曰：汝面虽皱，而汝见精性未曾皱。皱者为变，不皱者非变。变者受灭，彼不变者元无生灭。王即当下有悟，始知身後舍生趋生，初无断灭。第三祖商那和修问优波鞠多曰：汝年几耶？鞠多曰：我年十七。祖曰：汝身十七耶？性十七耶？鞠多曰：师今发白，为发白耶？心白耶？祖曰：我但发白，非心白也。鞠多曰：我身十七，非性十七，亦复如是。大抵生死之身，有无循环，环无起处，亦无尽处。况此心流注，中间无间，见泐起灭，特妄想耳。人从初识，至动相灭时，义亦如是。若使世人皆能於此有悟，则一点精明，长是了然。一出头来，何患无福。所谓财物，何所歉阙？

赞曰：

人之处世，其与几何。朝露垂颖，秋叶辞柯。其生有涯，奚必求多。鹿台之址，骊宫之阿。穷富极贵，化为陂陀陂阿。

咒诅求直。

传曰：所谓咒诅，不待形於奏牒，但凡忿争之际，妄有呼召，即咒诅也。按《咒誓章》，若有咒诅，则九地之下，东南西北，四面八方，山泽之内，五土之上，受人咒诅不正邪鬼，刑祷咒誓考炁之鬼，伏连传屍之鬼，五丘五墓之鬼，妖精作祟祸害之鬼，下官故炁土精之鬼，破杀虚耗五瘟疫炁之鬼，邪魅妖恠之鬼，凶殃破射之鬼，五方五土复注刑剋逆口之鬼，伏匿留停不退恶逆之鬼，拘绞之鬼，刑杀之鬼，疫涛之鬼，乃至一切凶恶之鬼，皆得乘间伺隙，行其祸害。若非上章求解，得天师门下断鬼大将军、破庙大将军、断除咒誓大将军，为之下降，分别解散，未易断除。然则咒诅求直，是可为乎？昔张中家，初以父子忿争，动辄指天骂日。及其子与其侄争分，亦复祀鬼投神，互相诅害。不数年间，死丧殆尽，所存惟不预者一房，然亦衰破，不及前矣。又有杨长者，出入一寡妇家，颇似亲密，人或议之。寡妇素悍，不胜其忿，乃告天祀鬼，以诅其人。不一年，寡妇与杨长，两不相去一日而死。意其当时，实无其事，而必欲自明耶？抑实有之，姑以塞谤耶？不然，安有两不相去一日而死者。事之有无，皆所不知，然亦可以为戒。

赞曰：

周官五听，辞色莫隐。岂以口舌，盖其肝肾。敌国交盟，王泽斯泯。多言数穷，不如一忍。苟听於神，何以示信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四竟

# 卷之二十五

嗜酒悖乱。

传曰：雪峰、严头、钦山三大禅师，自湘中入江南至吴山下。钦山濯足洞前，见一菜叶顺流而下，喜曰：此山必有道人，吾辈可沿流寻之。雪峰曰：汝智眼太浊，他日如何辨人。彼不惜福，至弃菜叶，住山奚一为？郑升之宣和间，被摄至冥司。一冥官数曰：汝平生好饮，饮必不尽余沥，甚至淋漓几案，积已数石。因命吏押至一处，有一大雍腐水满中，必令呷尽。升之惊悸遂寤。然则人有少福，其可不惜，况酒者最能乱性，苟或酷嗜，日在醉乡，乌得无失？昔吴有为枢密使，陈执中罢相，举以自代。因侍宴醉睡，忽拊床呼其从者，明日黜为西京留台。刁约有俊才，刘沅为集贤相，欲引令修起居注，竟以荒饮无度，帝竟不悦，命竟不下。赵昌言为枢密，日与陈象、董俨酣饮，人因为之语曰：陈三更，董半夜。上怒，两皆罢职，昌言贬为崇信军司马。郭贽为参政，以入对酒气熏蒸御座，左迁南京。•苏易简为学士，因大饮蝟血，感疾而卒。王全为殿中丞，以大醉脐裂而卒。此皆前轍覆辙，孰谓嗜酒为无害乎？况悖乱乎？孔子曰：惟酒无量不及乱与篇中之言亦皆一也。

赞曰：

周戒群饮，汉禁麋谷。酒以成礼，乌可纵欲。纣为池亡，卓因I辱。醉乡之徒，避世逃俗。欲修其身，脂夷可覆。

骨肉忿争。

传曰：佛曰：我得无争三昧，人中最为第一。又曰••六度万行，忍为第一。老子曰：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又曰：夫惟不争，故无尤。又曰：以其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又曰：天之道，不争而善胜。又曰：圣人之道，为而不争。《论语》曰：君子无所争。又曰：君子矜而不争。《礼记》曰：道途不争险易之利，冬夏不争阴阳之和。然则人于骨肉，可忿争乎？骨肉者，血属也。得为骨肉者，莫不皆是夙缘，岂偶然哉。昔顾况为著作佐郎，晚得一子，名非熊。无何暴卒，况追悼哀切，常哭吟曰：老人失爱子，日暮哭成血。老人年七十，不作多时别。非熊在冥司闻之，亦大感怆，力恳冥官求归。官亦怜而许之，既而果得复来。为孙年三岁，尚记得在冥时事。及长，登进士第，官至大理寺丞。洪涛，其父宣为诸王府教授。涛以太庙斋郎，补太学生，好学淳固，登熙宁二年进士第，为石州司户参军。忽梦一冥使，授以一纸公文曰：石州司户参军洪涛卒。涛大惧，冥使曰：不必忧，不半年，却当复来为洪氏子。及期果卒。时妻徐氏，已妊至半年，果诞一男，状貌与涛酷类。然则得为骨肉，非宿缘乎？其忿争者，不能忍顺故也。异日受生，因缘会遇，便当得二种不美之报：一者爱别离苦，今之鰥寡孤独者是也；二者怨憎会苦，今之乖争离背者是也。世人但知二者为苦，而不知实由前世不能忍顺骨肉忿争，故获斯报。

赞曰：

天一生水，违行日讼。势近情亲，其争易纵。风自火出，诟能无关。家人<<，贵在严重。反身威如，齐家妙用。

男不忠良。

传曰：得为男子，道释二教，皆以为难，皆以为贵。然则造物所以生之者为如何？望之者为如何？今也既得为男，而乃苟且汨没，不能以忠良自效，非独辜负己灵，实亦辜负造物。不闻前辈为男子者乎？昔杜正献衍，其父早卒，公遗腹生，其母改适河阳钱氏。祖父卒，二兄遇之无状，至以剑斫其脑，其姑救解乃免。因诣河阳，归其母，继父不能容。径往孟洛，以佣书自资。富室相里氏，一见奇之，遂妻以女。明年举进士殿试第四，补扬州推官，历知县、通判、提转、都转运，除待制，除直学，判三司，判审官，知天雄，知永兴，知并州，宣抚河东，拜枢密，寻以吏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出知兖州，自少好学，及贵，喜推奖后进，为人廉洁，事上以不欺为忠，推于人以行己为信。是以动静纤悉，谨而有法，放其大节，真伟然也。范文正仲淹生二岁而孤，其母改适朱氏。及长，知其家世，感泣而去。于南都学

舍，自扫一室，昼夜讲诵，饮食起居，人所不堪。公益刻苦，六年之中，遂能尽通六经之旨。谏议姜遵一见奇之，遂妻以女。年二十，举进士，判河中为司谏，知睦州，徙苏州，知开封，知饶州，徙润州、越州，知永兴，知延州，知耀州，徙庆州、环州路经略安抚，沿边招讨，使改邠州，进枢密，拜参政，除陕西四路安抚，迁户部侍郎，知青州。初入仕，即上宰相万言书。及进用，所行之事，皆无出于此书。虽弄翰戏语，亦不外此。是以人皆推敬，名振一时。若二公者，其为男子，真无愧也。

赞曰：

干道成男，六阳与俱。刚德寝长，万事所趋。一失其位，字曰非夫。奸险侧媚，乃阴之徒。为鲁男子，其庶几乎。

女不柔顺。

传曰：《礼经》曰：男帅女，女从男，夫妇之义，由此而始。又曰：妇人者，幼从父兄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。大抵女贵柔顺，苟不柔顺，不免或至悍妬，不孝不义，端起乎此。《仙源》曰：吾与侍讲六十年为夫妇，荣阳吕公未尝有一日面赤。使不柔顺，能如是不？又有莫筌者，非但柔顺，又能有立，真节妇也。昔周谓以布衣谒太祖，遂见信用，委寄繁剧，奔走岭塞，不得归者二十六年。其家素贫，妇翁欲夺其妻，莫筌坚不许，但守贫安分，以伺其夫之归。奉舅姑益谨，日事蚕绩，躬任机杼，勤苦自营，闺门有法。虽乡里淑妇靖女，亦未尝有识其面。闻其风者，嶂谿竦然。及二子长，筑室于外蓄书，命师笃之以学。晚年产业渐厚，舅姑渐老，于是祔莹选美丘，且大为寿坎，松横茂密，尽得其制。有上腴田数百顷，皆筌手所自置。又为其夫经营别墅，水竹交映，亭阁相望，诚他妇之罕能。于二十六年中，一婚二嫁，皆得望族。其夫在官，亦修高节。及归，俱已皓首，筌复劝夫休官，相与老于林泉。时皆号之莫节妇云。

赞曰：

女之美称，曰淑曰令。柔贵有立，顺必以正。无违夫子，必戒必敬。蔡琰非烈，班姬知命。不忌不淫，妇德之盛。

不知其室。

传曰：《易》曰：家人利女贞。《彖》曰：家人女正，位乎内；男正，位乎外。男女正，天地之大义也。然则男女正位，义同天地，岂为轻乎？近年潮#余嗣，被摄至司命。官道问使者曰：何法可以弥灾？使者曰：但于除夕，取桃符板，碎为一簋，密念天皇、地皇、人皇、三纲、五常十字，瘞之通衢，如此可弭一年之灾。呜呼，三纲者，父子、兄弟、夫妇也。一诵其伦，为力如此，况践之者乎？是以君子谨重其事。刘庭式既定婚，入太学。越五年，果登第。及归，则定婚女子已双髻矣，家又不振。庭式涓日成礼，女家不可，曰：女子已为废人，何可奉箕箒？庭式曰：丧明于定婚之后，于义有所不可。竟娶之，生二子。及#高密，盲女得疾死，庭式哀哭良切。时东坡为太守，慰谕曰：余闻哀生于爱，爱生于色。子娶盲女，爱从何生？庭式曰：某之所亡者妻，所哭者妻而已，不知有目与无目也。若缘色生爱，缘爱生哀，色衰爱绝，于义何有？今之扬袂倚市，目挑心招者，皆可以使为妻乎？东坡抚其背曰：真丈夫也，不惟今世罕见，古亦未闻。盲女所生二子，皆相继登第。郑通叔初与夏氏女定婚，及入太学，遂登第。既归，则夏氏女已哑。其伯似欲别择，通叔坚不可曰：此女某若不娶，平生遂无所归，况以无恙而成婚，因疾而遽弃，岂人情哉。竟娶之，其后，通叔官至朝奉大夫。哑女所生一子，亦有官。呜呼，二公但于定婚之后，守义已自如此，真所谓能践圣人之言者也，肯不和乎？其不和者，不过为些夷虏，或别有所爱，何足以此而告之哉。

赞曰：

刑于寡妻，文王之治。相待如宾，郤缺可帅。试人以财，观德于醉。内心所形，闺室尤邃。身修家齐，于斯易易。

不敬其夫。

传曰：《昏义》曰：男教不修阳事，不得适见于天，日为之蚀。妇顺不修阴事，不得适见于天，月为之蚀。然则夫妇失道，适见日月，义岂轻乎？昔杜珪为武平令，忽双目俱盲。其妻乃侍郎吴育之女，日夜望极祷告。每拜，必尽七七四十九数，竟能感真武化身下降，为之疗治，而彻视如初。杜企为人怯弱，其妻张氏素轻视之，晚益多病，不能支持，张不一顾。无何，张先企卒。既殡棺破，乃化为蟒，径奔林间。然则妻之于夫，可不敬乎？呜呼，因果之说，姑置勿论。请以一二贤妇言之，庶皆则效。昔宇文邦彦，其妻黎氏，刻苦立家，喜观书，略通大体，手自编录，以相其夫。且督励诸子从学，甚至其子粹中兄弟，果及第，历词掖，登翰林，至右辖，乡里称尊。其家至今有黎氏手编国朝以来制诰论言集尚在。欧阳文忠公，其母韩国夫人，幼归欧阳，即能尽其妇道，克相其夫。夫死，公始四岁。夫人守节自誓，亲教以学。家贫乏纸，至以芦荻划地学书。公竟以学富，历馆阁，修起居，知制诰，为学士，拜枢密，除a政，官至太子太师。若二人者，真所谓无愧于为妇者也。其不敬者，若非悍妇，必荡妇也，何足道哉。

赞曰：

三从之义，所重在夫。身仰望者，天可逃乎。举按上食，回文织图。乃捐箕箒，视若庸奴。买臣见弃，终载后车。

每好矜夸。

传曰：老子于《曲则全章》曰，不自是故彰，不自伐故有功，不自矜故长于跤者。《不立章》又曰：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无功，自矜者不长。《易》曰：谦谦君子有终吉。《彖》曰：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。谦尊而光卑，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。然则矜夸于人，可不去乎？谢子与伊川别一年，忽得相见。伊川曰：相别一年，做得甚工夫？谢子曰：只去得一个矜字。曰：何故？曰：子细点检，得来病痛，尽在这里。若按伏得，这个罪过，方有进向处。伊川点头。大抵前辈，其于矜夸，无不切戒，非独公也。昔顾雍封侯三日，而家人不知。谢安对客围棋，捷书至而客殊不觉。曹武惠充江南，入见合门，所进榜子，止称奉勅江南，干当公事。回向文简时拜仆射，上亦自为殊命，密令李昌言往观公意。昌言盛称眷倚殊越，公但唯唯。杨砺建隆初殿试，唱名为天下第一，真宗不记，问公几年。及第，砺亦唯唯。真宗由是，爱其不以科名自伐。文潞公至和中，首议立英宗为嗣。及神宗问之，公但言韩琦之功，上由是重其善不自伐。大抵皆是蓄德深厚，固非局量褊浅者之所能及也。

赞曰：

人有tt德，起于自矜。骄念既实，中虚不灵。有过孰告，有忿莫惩。颜无伐善，禹不争能。匪圣匪贤，斗筭易盈。

常行妬忌。

传曰：嗟乎，世人终日造罪，而不自以为罪。且如妬忌一事，妇人尤甚。岂知一死之后，便当堕入三趣乎？一者地狱，二者鬼趣，三者畜趣。昔崔妻萧氏，性嗔妬，不信善恶。其父教之诵经，不能从。未几暴卒，梦其侍婢素玉曰：我在生，闻人说地狱，心实不信，今果见之。俄顷，已见萧氏卧在铁床，猛火自起。惊悸遂寤。非地狱乎？刘伯玉妻段氏，性妬忌。伯玉尝于其前，诵《洛神赋》曰：娶妇如此，心可无憾。妻曰：君意似美水神而轻我，我死后何患不为水神。是夜即自沉，复梦伯玉曰：君美水神，我今为水神矣。伯玉自此，不敢渡水。妇人有过此者，必自坏其妆，然后敢济。不然，则波涛暴发。人因名其地为妬妇津云。非鬼趣乎？梁武皇后都氏，既死数月，乃化为蟒，作人语曰：妾以在生嫉妬，常怀惨毒，忿恚一发，如火炽然，损射于物。今受蟒身，身既长大，无物可食，兼无窟穴可以藏身。每一鳞下，各有无数蛆虫，昼夜唆啗，苦痛切至。奈何梁武，于是为修忏法，以赎其罪。非畜趣乎？然则人而常怀妬忌者，是可为乎？赞曰：

妬则倾人，忌难为下。孰使之然，心猿意马。胡不反思，求在我者。择善可师，胜己如射。女子小人，不知命也。



# 卷之二十六

无行于妻子。

传曰：《礼经》曰：嫁女之家，三夜不息烛，思相离也。取妇之家，三月不举乐，思嗣亲也。释之者曰：重世变也。然则女之父母，所以望其婿者为如何？夫之父母，所以望其妇者为如何？今也既娶而辄至，对以无行，使之身处深闺，欲去不能，欲住不可，抑郁怨愤，情何以堪。此即轻薄小子，所以无前程处也。造物其肯容乎？昔杨大同随其兄之官。在官舍，遇一妇人，抱一女孩，遂与之合，自此即枯瘠如豺。一夕，复遇其妇人，告以实曰：我乃尔三生前妻也，此女即尔女也。尔为商于池州，顾恋不归，我贫困无以自给，遂投井死。上帝约法，以尔逐利忘家，至令妻子身死非命，虽别有善业，当得一第，然终不享后。果如其言。史堂微时已娶，及登第，傲然自负，大有当时不得富贵家女为妻之悔。遂薄其妻，不与同寝。其妻郁郁不得志，因感疾，凡数岁，堂不一顾。妻益饮恨，临终隔壁呼堂谓曰：我今死矣，尔忍不一视我耶。堂终不顾。及死，心自不安，乃从邪说，谋为厌胜，以土器盖其面，兼以索加木束缚而殓。是夕，此女梦其父曰：女托非人，生怀愁恨，死受厌胜。然彼亦以女故，寿禄皆削尽矣。明年果卒。然则无行于妻子，是可为乎？惜其不知一文一艺，空中小甄；一技一能，日下孤灯。无德以将，适自为累，何足道哉。

赞曰：

下我者妻，事我者子。下则易衰，事则易使。所以常情，或多慢视。道之不行，其端在是。施于闺门，必恭敬止。

失礼于舅姑。

传曰：出嫁为妇，所当尊事者，无非舅姑。然世之悍妇，多有失礼，夫岂知不孝之罪，天所必诛乎？昔支祖宜妻喻氏，一夕梦神告曰：汝前生为牟容妻，以久病殖陈。汝姑日为进食，汝怒其频，辄至吐而叱之。临终，又指天骂曰：姑七十而不死，我三十九而乃亡，何不平乎？以此一语，司命闻奏。帝怒，命雷神击汝。既至，而汝气已绝。明日雷神当行前命，幸汝此生却能敬事舅姑，或可脱免。喻氏惶恐，哭泣告天。适英显行空，力为论奏，果蒙原贷。绍兴间，顾德称妻张氏，一夕，亦梦神告以宿生之事，且曰：汝明日当毙于雷斧。张寤，果闻雷声，自分必死。于是易服，出于门外桑树下，立默自念曰：死固不免，奈姑老惊恐何。俄闻空中有声曰：此念极是，上帝已知，特赦汝矣，自此更宜勉于为善，广以告人，庶皆知戒。既而，天果开霁。然则妇于舅姑，可无礼乎？惜其不知孝于舅姑，便当度世。昔感玄符世称孝妇，舅姑性严，玄符奉事弥谨。每谓她曰：我得人身，生于中国，尚为女子，亦所阙也。今父母皆死，惟舅姑为尊。虽被打骂，亦所不问。一日，忽有神人降于其室，授以灵药，遂得上升。韦蒙妻许氏，亦善事舅姑。有一女，极聪慧，暴卒。既而复还，言至阴司，司命以小真呼之曰：汝九世祖，有功于国，有惠于人，近已擢为地下主者，行将授地仙之品。汝曾祖、汝祖、汝父三世，皆已生天。汝母心志于道，孝事舅姑，当陟仙品。汝亦合居丹陵之阙，且归斋沐，太一使者行将至矣。明日，许氏及小真，果皆上升。然则失礼者，乌得无祸。

赞曰：

女之从人，更姓改族。继彼世祀，谓之天属。上奉尊章，义均似续。胥惠胥诲，我抚我鞠。慢其逮事，不孝之戮。

轻慢先灵。

传曰：眉州鲜于氏，因合小儿药，砾一蝙蝠为末。未及和剂，明旦视之，则有数枚蝙蝠围聚其上，目皆未开。盖识母气故致然也。一家为之洒泪，自此合药，不复敢用。郴州山丁射一母狷，并生得其子，以献李规。规剥母狷皮，晒之日中，狷子一见，即夺取抱持，号叫不食而死。呜呼，畜生尚尔，况于人乎？所谓轻慢，但凡斋祭不谨，葬不即办，拜扫不勤，皆轻慢也。高邦佐簿眉山，忽丁父忧，于二七夜，被摄至冥司，见其父责曰：汝斋祭不诚，僧与庖者，皆不严洁。惟今夕所请僧宗顺有定力，加持诵念，密契阴司。兼所诵《大明神呪经》及所奏《九天生神章》，皆于我功德有

余，傍及诸囚。然则斋祭可不谨乎？王景芬有一子，极聪慧，无何暴卒。临终，忽自言曰：且留取某，待某长大，必能葬翁婆。景芬大骇，始谋葬其父母。然则葬可缓乎？孔填丁母忧既葬，历官至秘书丞，始归焚黄。其母忽现其前，责曰：汝弃吾去，盗发吾家，至折吾臂。岁时祭享，寄二女家。为子当如是耶？阴司本欲罪汝，以警于世。为汝处官修谨，姑且置之。自此切须勤视坟冢，岁设一祭，以宁山神，亦以安我。然则拜扫可不勤乎？况轻慢又甚于三者乎？

赞曰：

天子七庙，士祭其先。礼有等别，敬则同然。陀阶朝服，惧俨之喧。刻木而事，如奉所天。毋曰既往，洋乎在前。

违逆上命。

传曰：所谓上者，君父也。稍失勤敬，即违逆也。不闻《九幽拔罪经》、《教化地狱经》之说乎？《九幽经》云：昔普掠狱中，有诸罪人，驱上刀山。中有一人，践锋履刃，了无所苦，北帝异之。天尊曰：此人生前，曾受九真妙戒、救苦真符，吾故以神力覆护。一者敬让，孝养父母；二者克勤，忠于君主；三者不杀，慈救众生；四者不淫，正身处物；五者不盗，推义损己；六者不嗔，凶怒凌人；七者不诈，谄贼害善；八者不骄，傲忽至真；九者不一，奉戒专一。此道家之说也。《地狱经》云：· · · 地狱诸受罪人，衔悲白佛言：作何善行，得离斯苦？佛言：当勤孝养，供养父母，敬事师长，归奉三尊，勤行布施持戒，忍辱精进，禅定智慧，慈悲喜舍，怨亲平等，无有二相，不欺孤老，不轻下贱，护人如己，不起恶念。如是修行，即为已报佛恩，永离三涂，无复众苦。是故名为《罪业报应教化地狱经》，此释氏之说也。然则上命，可违逆乎？

赞曰：

事君致身，义无苟且。言必稽首，召非俟驾。命承解扬，节握司马。真卿死诏，小白拜下。逆命之刑，幽显不赦。

作为无益。

传曰：世间万事，转头即空。惟有好事，所获福报，世世生生，随身受用，无有穷已。是以无益之事，识者有所不为。不闻前辈之所为乎？昔苏文忠知杭州，浚二河，修六井，筑长堤，种麦其上，以备堤用。民受其利，至以公姓名其堤为苏公堤云。邵晔知广州，城濒海，每蕃舶到岸，多为台风所中。公至，为开内濠，以泊舟楫。由是，台风不能为害，无遇疾者，民至为公醵钱作佛事，以祝公年。及卒，有堕泪者。喻仲宽知顺昌，闽人生子，才过三数临产，即先具盆水，溺之盆中，谓之洗儿，建剑尤甚。公至，作《戒杀子文》，召父老坐席下，亲酌酒，出文以劝。不半年间，所活者已千数，民至以喻字名子。张忠定再镇成都，虑民艰食，或复为盗，于诸邑田税内，岁折米六万斛。至春，则籍城中细民，计口给券，依元价»之。由是，一城之民虽遇荒歉，不至甚饥。陈尧佐为广南西路漕。岭南风俗，病不服药，惟祷于鬼，病多死者。公悉出家藏集验，刻石于桂州驿舍。土人赖之，至呼为佛。王觐知成都，城无闲田，中下之户，死者多从火葬。公至，委官根刷在城未有葬者，得万余丧，以官地瘞之。凡此，皆所谓有益者也。

赞曰：

人与天地，并立为三。财成辅相，化育可参。立功立言，百圣不惭。草木俱腐，岂分所甘。罔之生也，梦寐沈酣。

怀挟外心。



传曰：妇德、妇言、妇功、妇容，虽皆妇人美事，然妇人大节特在乎，确不可夺。大节一麤，四皆无用。然则怀挟外心，是可为乎？盖有外心，则不免心挑目许，乘间投隙疾赴急趋，久而情好愈密，其视夫婿，旁若无人，礼义廉耻，必不复问，往往有不测之祸，起乎其间。是以君子贵乎谨独，上帝亦多以此取人。黄靖国嘉佑间为仪州判官。忽一夕，被摄至阴司。阴君曰：卿官仪州，有一美事，卿知之乎？因命吏取百叶簿示之，乃医工聂从志，于某年月日，有华亭主簿杨某妻李氏，津奔从志。从志辞以乱种，必不可。李不能强，大惭而退。奉上帝勅，聂从志特与延寿一纪，子孙奕世登科，李氏送狱治罪。窃读甫毕，已见数鬼引出一妇人，先以刀剖其腹，继以沸汤沃其肠，名曰浦涤。乃李氏也。既而得还，以语从志。从志骇曰：此固有之，然妻子亦未尝与言，不谓已书阴籍。人于闇室，是可欺乎？其后从志子孙，果皆登第。又有何澄者，亦以医术著名。政和间，孙已之以久病不愈，其妻于氏召澄看脉。一再见，乃引澄入于密室，耳语澄曰：妾以良人久病，典卖殆尽，愿以此身酬药之直。澄正色曰：娘子奚为出此语，但安心勿忧，当为疗治。若欲以此相污，必是不可。不惟使某永为小人，娘子亦不得为贤妇。纵免人责，天谴其可逃乎？于氏大沮而退。澄一日假寐，恍见一神引至公署。判官曰：汝医药有功，且不于艰急中乱人妇女。奉上帝敕，赐汝一资官职，五万贯钱。未几，东宫得疾，诏访草泽。澄于是得效其力，一剂遂安，赐官赐钱，宛如其数，自此大富，医道益振，京师号之为何药院云。呜呼，二妇慕之如此，而二公拒之如此，诚亦人所罕能。是以立为上帝所取，为二妇者，何以处于天地间乎？

赞曰：

纯臣正女，其心无二。诸葛一门，仕吴蜀魏。各守名节，不相诱致。弗嫁刑耳，污手断臂。言言妇烈，传亚忠义。

自呪呪他。

传曰：呪诅一事，篇中言之者四。大抵人贵乎生，死贵乎度。今也处生而有呪有诅，不免速归于死；既死而有执有对，不免禁固滞留，无由出离，往往有不待死，而立如所呪之言者。昔堰典妻尝与人私，又尝窃邻家一巾。邻家诉骂典乃自呪呪他曰：若我妻果与人私，及窃汝手巾者当为雷霆所击。否则汝亦如之。是夕，即雷霆大震，果皆毙于雷斧之下。典胁下有字曰：痴人保妻贞，将身以为质。妻胁下亦有字曰：行奸为盗，当使皆知。郭引凤绍兴己卯被摄入冥，见一妇人，鬼卒以铁丸，大小如蒸饼，填塞其口。继以百炼铜汁，灌其口灌之。既绝复苏，既苏复灌，如是数四，苦不可言。引凤曰：此何罪耶？鬼卒曰：此人生前好行呪骂，故获斯罪。然则自呪呪他，是可为乎？

赞曰：

呪诅垂戒，淳复数四。爽惟圣言，当有微意。口舌之过，人所轻视。至援神明，或指天地。易犯难赎，深可戒忌。

偏憎偏爱。

传曰：偏憎偏爱，世固有之，而后妻尤甚，惜其莫悟。我为人妻，夫不幸死，遽至弃去。不复更恤其家诸榘呱呱，亦不复问为妻为母，当如是耶？妇人大节，至此已丧，其可更于后夫子女，又敢虐遇，尚何以称为人哉。李常曰：卓乎，天下之习不能蔽者，程正叔一人而已。龟山曰：观其《论妇人再适》，至云：宁饿死，不可再适。若不是见得道理分晓，如何敢下这般言语。大抵妇人大节，惟此而已。大节一丧，复何足道。请以一二因果，少以警世。徐铉曰：建安有张兴者，妻死再娶。前妻之子为后妻所虐，兴不能制。一日，忽见前妻入门，责后妻曰：人谁不死，谁无子母之情，尔奚为虐我所生？我已诉于阴府，与我十日限，使自告汝。汝若不改，定当杀汝夫妇。后妻大惧，自此不复敢虐。张开娶孔氏，生五子，无何遽卒，再娶李氏。李氏悍妬，虐遇五子。五子哭于孔氏冢前，孔氏忽自冢出，哭抚其子。既而，取其子帛巾，题诗其上，以赠张曰：不忿成故人，泣涕每盈巾。死生今已隔，相见永无因。合里残妆粉，留将与后人。黄泉无用处，浪作冢中尘。有意怜男女，无情亦任君。欲知肠断处，明月照孤坟。五子得诗，以呈其父。父以诉于连帅，连帅缴奏于朝，李氏特配岭南。然则为后妻者，当知是乎？偏憎偏爱，是可用乎？

赞曰：

憎必知善，爱当知恶。所见一偏，是非颠错。卢杞奸邪，德宗不觉。党锢所惩，元礼孟博。欲得其平，好恶无作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六竟

# 卷之二十七

越井。

传曰：汉天师既成道矣，又复劝人造桥凿井，谓之立功。大抵井之为用，利济广博，越而过之，即为触秽，乌得无罪。不闻吴湛、李鄂之事乎？昔吴湛为县吏，所居临荆溪。溪有一泉，极为清彻，众人赖之。湛为筑篱遮护，不令秽入。忽于泉侧，得一白螺，置之瓮中。每自外归，则厨中饮食已办心大异之。一日潜窥，乃一女子自螺而出，手自操刀。湛急趋之，女子大窘，不容归，实告湛曰：吾乃泉神，上帝以君敬护泉源，且知君鰥居，命吾为君操馔。君食吾馔，当得道矣。言讫不见。李鄂为河山令，县有河山岩，岩半有一脉清泉，次第流注，逐处各有一崖斜承之，如矿出状。鄂一日携家出游，无何，侍婢雪儿辄就斜浣巾，立为震霆所击，即而视之，则其斜已碎。别安一斜，于下流矣。然则井泉当遮护乎？可触秽乎？比见世人，多不晓此，故悉陈之。

赞曰：

伯益作井，清洁为德。养而不穷，寒众可食。奈何弗敬，视同瓦砾。耿恭端拜，枯t涌溢。有神司之，功利无极。

越灶。

传曰：按《祭法》，王为群姓立七祀，灶居群祀之中。按《月令》，四时共有十二祀，灶居夏之三祀。太上曰：世间惟太一火神，检察世人善恶长短，世人不知，其触犯者众。玄元道君曰：奉吾道者，醺祭家灶，及祀拜先亡外，不得淫祀他鬼。天师门下科令者祀灶，当用社日，春向门左，秋向门右。黄帝曰：凡欲求乞男女，生产平安，婚娶和合，寿命延永，学问聪明，仕宦迁进，人皆爱敬，贵人惧喜，宅不虚耗，家得平安，舟车无虞，田蚕称意，市易和合，讼诉得直，盗贼不侵，口舌永息，疾病痊愈，伏连断绝，呪誓解散，瘟疫永除，乃至襁戾破射，祛逐虎狼，皆当祭祀灶神。昔阴子方为人至孝，又有仁恩。适腊日晨炊，忽见灶神现于其前。子方再拜，每值腊日，即祠祀之。自此大富，比于邦君。至其孙阴识，有女为后，遂得封侯。是故阴氏子孙，世世祀灶。然则灶可越乎？

赞曰：

灶司火政，烹饪自出。有相之道，祀典所秩。功在养人，厘尔家室。蚤莫从事，可不祗栗。或取媚焉，又溺方术。

跳食。

传曰：食者，入口之物。稍有不洁，已自不可，况跳过乎？昔盛文肃度以病入冥，所见极昏黑，悦然如行旷野。道逢故相沈义伦曰：喜君得还，切烦语吾家人，某死后，颇以汗脚灵为苦。及还，呼沈之子谕之。沈子但悲泣不已，竟莫晓所谓汗脚者为何等事。及服除，彻灵座，乃见一缁弊灵，挂在灵榻横枕之上，方悟汗脚灵者此也。然则食可跳乎？

赞曰：

艰鲜之奏，天下为烈。利常用近，一日不阙。利常则玩，用近则褻。人苟无知，或致轻蔑。以食为天，敬心毋越。

跳人。

传曰：贫富贵贱，固若不同。得具人形，则皆一也，其可辄跳。昔刘温叟以病，命其子弟合药。药中有使天灵骨者，温叟一见，即愀然不乐，亟命致奠瘞于郊外。翟林尝送正叔先生西迁，道宿僧舍。坐处偶背圣像，先生曰：转倚勿背。林曰：岂以其徒敬之，亦当敬耶？先生曰：但凡具人形貌，皆不当慢。龟山闻而大赏其语，喜曰：见似人者，尚不敢忽；则于人也，从可见矣。苟于似人者，辄生慢易，则于其流，必至忽人。彼跳人者，能晓此乎？

赞曰：

德稟天地，秀钟五行。人皆尧舜，此性之良。由拱荷筱，禹式耦耕。仲尼大圣，犹畏后生。骑项踞厕，失德之萌。

损子堕胎。

传曰：按《真武灵应纂记》，舒州金部员外郎王尧，家有一女，患鬼胎，二年不下。父母忧虑求医，莫能审察。其女觉而大怒，乃于门中自缢。空中闻人大叱曰：不得枉了性命，是汝宿债。乃请法师于家设醮，恳祷家事。真武遂俄红光，附王氏言：前生尝为药婆，货卖毒药，与人打取胎孕，内有贵命枉杀，寻复从堕，卒难出离。上帝震怒罚令永劫为恒沙毒蛇，今只余此一生人身。昨日园中，若不遇吾，已为蛇矣。又按《郭普州记》，信可有女，名引凤，初被二鬼追摄，遍历一十八狱。每门各有一厅，最后一门，大书地狱二字。有一王者，坐一特殿。殿下列数百妇人，各有小儿抱捉，号呼索命。有孕两三月而自毒其胎者，有因挂麝香而偶至堕者，有因争闹而触损者，有为精魅所扰而遂坏者，有因怒儿啼哭打掷至死者，有因视儿不谨死非其命者，有因阙乳而死者。王者一一诘问，莫不桎梏在身，枯瘠可悯。引凤既而得还，具白其父。信可因大书于天宁寺壁，以为世戒。然则损子堕胎，是可为乎？惜其不知人身至贵，得人身者，诚亦为难。窃尝涉猎外典，但凡人死，若非大善直生天堂，大恶直入地狱，半善半恶，未有去处，不免又受中有。既受中有，又须阴司注拟，有可去处，然后得生。不闻邵康节同胎女子，一堕胎后，凡二十年，始得受生。又尝两现母前，非中有乎？不为难乎？按如佛说，神既入胎，四种始立。坚凝为地种，润湿为水种，暖热为火种，动转为风种。处母生藏之下，熟藏之上，五系自缚，如在革囊，如在罗网，起不净想、瑕秽想、牢狱想，昼夜惶惶，急欲趋出。母食多食少，大腻无腻，大热大冷，色欲过度，当风差久，游行驰走，有所度越，儿皆不安，亦复受诸苦恼。及生堕地，或以衣受，或以衾受，苦亦如之。如是处胎始终，三十有八七日，于胞胎中，自然生十一种风，关通整合，使之筋脉、肌骨、机开、孔窍，皆得流通，然后得成为人。若以道家之说言之，玉清之烈生人上一，是为泥丸。上清之烈生人中一，是为绛宫。太清之烈生人下一，是为丹田。玄元始合为九烈，生人九户。二十四患，生人二十四体。三百六十神，生人三百六十骨节。八十一分神，生人八十一关节。东方八天七宿，属阳明，生人三魂。西方八天七宿，属阴精，生人七魄。南方八天七宿，属丹元，生人天烈。北方八天七宿，属北极，生人玄津。无量妙一结为紫户天中王烈，上为脑精。每一月，即有一天之烈下液。如始一月，郁单无量天真胞命元一黄演之烈下决。乃至第九月，无想无结无爱天岳府命元自然玄照之烈下决是也。九炁既决，又有甲子水神为之调畅血脉，润泽三焦；甲戌土神为之调理肌肉，使不偏枯；甲申金神为之坚固爪齿，养育真牙；甲午火神为之和悦五脏，混合百神；甲辰风神为之保固胎息，呼吸阴阳；甲寅木神为之濯炼筋骨，通贯百骸。但凡一身之中，五脏六腑，筋骨髓脑，皮肤血脉，精脏水脏，二万八千形影，一万二千精光，三万六千出入，八万四千毛窍，莫不各有其神。若以北斗论之，则一元所受，百岁在生。运之盛衰，身之度数，无非斗也。当生之时，九天司马在庭。九天为之称庆，太一为之执符，帝君为之品命，主籙为之勒籍，司命为之定筭，五帝为之监生，圣母为之卫房，天真地祇，三界备守。经所谓得还人道，擢形太阳，惊天骇地，贵亦难言，岂不然乎？于尔何负，而乃敢杀之，罪其轻乎？所以尔者，不过以家业不厚，而厌薄其多；野合淫奔，而急欲灭口。今有平生无子，或有而又复不育，或有而身不及见，或临老而子已先死，皆其报也。

赞曰：

厥初生民，爰字爰育。四极攸奠，三纲以续。孰残其生，使毙于腹。虎不食子，仁性犹复。呜呼人哉，忍彼荼毒。

行多隐僻。

传曰：隐僻者，非止一事。大抵淫乱人家，最能损行，渎伦乱种，获罪最重。昔李登，年十八，魁乡荐。继又连发三

荐，自谓状元及第，不足为难，每自愤郁。时叶靖法师有道行，通幽达冥，无不验者。因熏沐，诣师请问。师曰：俟为询之。他日为人上章，适天门未开，见诸判官，皆森列门外。师试以登事叩之，一曰：某即主科举者也。李登初生，上帝赐以玉印。年十八，魁乡荐。十九作状元，五十三作右相。缘魁荐时，窥一邻女，事虽未谐，因怒其父，搪以他事，系之于狱，坐此展退十年降为第二甲第二十八人。及再发荐，横使其兄屋基，甚至兴讼，坐此展退十年，降为第三甲第三十八人。及三发荐，在长安邸中，淫一美妇，惧其夫知，先陷以罪，坐此又展退十年，降为第四甲第四十八人。及四发荐，又挑邻家室女，屡与之合，坐此帝怒，责其不俊，立命有司削其禄籍。今皆尽矣，死在旦夕，何望登第。师还，无所隐，悉以告之。登大沮，寻以病卒。呜呼，岂但一死而已哉。异日受主，便当得绝嗣之报。政和间，吴公路被摄至冥司，主者命公路勘断数囚。囚皆美男子、美妇人，荷枷立庭下。询之，皆奸事也。公路罔然，未知处决。俄见一吏，抱巨册至。公路揭开，乃阴律也。其辞曰：奸人妻者，得绝嗣报。奸人室女者，得子孙淫洗报。即秉笔依律处判。既而得还，因与同舍生金景行言之遂闻于世。今前街后市夸掉风流，无相公等福可折不仁之辈，并已见报，屈指可数。然则隐僻之行，是可为乎？

赞曰：

古有隐慝，震庙必书。人行阴恶，鬼神所诛。閤室屋漏，通道大都。迹或容掩，心不可诬。幸人知过，维德之符。

晦腊歌舞。

传曰：晦者，月晦也，乃司命灶君奏言世人功过之日。腊者，五腊也，乃五方五老五燕天君攒会生人善恶之日。其日，五炁天君朝会玄都，统御人间地府五岳三万六千阴阳之神，校定生人善恶、罪福、荣禄、寿筭、吉凶、生死等事--籍于录中。正月初一，名天腊。集于九燕青天安宝华林青龙阙中，校定神烈时限长短，及祈求胤嗣、申达玄祖等事。五月初五，名地腊。集于三炁丹天梵宝昌阳丹台朱阙，校定官禄福相、血肉盛衰等事。七月初七，名道德腊。集于七患素天七宝金门素灵皓阙，校定骨体枯盛、学业、文籍、名宦等事。十月初一日，名岁腊。集于五炁玄天洞阴朔单郁绝玄滋黑灵阙中，校定禄料耗散、官禄衰微、寿筭将尽、疾病轻重、变化饮食等事。十二月腊日，名侯王腊。集于玄都洞元玉宸玉宝戊己金阙元始天帝上元八景殿中，校定生死处所、受禄分野、游魂恠梦，乃至众恶、灾祥、否泰、M厄时日，及驿马衰旺等事。呜呼，凡遇此日，万一有过，一书黑簿，罪可赎乎？况郑都北帝太阴天君，亦于此日，引出生人久远先祖、父母、眷属，乃至幽狱鬼魂，取问住在阴司年代远近，及问积罪结迭，所致端由，坟墓见在何处，子孙名为何人。既得子孙兄弟亲姻九族名姓，即攒集校定，以为生人罪状。如积劫未有追赎，定当延累生人。此日，先灵眷属，皆得释放，各归本家，受领享祀。为子孙者，自当凭仗道法，祭祀追赎。信能如是，按经所说，幽冥之间，——得福。然则晦腊之日，当追赎乎？可歌舞乎？

赞曰：

晦月之穷，腊岁之莫。岁月如流，光阴难驻。计吾所作，善恶何务。功过莫掩，内省知惧。酣歌于室，宁不败度。

朔旦号怒。

传曰：按《道藏》，初一日为朔，十五日为望，十八日为颇，月尽日为晦。凡遇是日，皆当谨二气交会。又曰：月之三日、十三日、二十三日，其夕，三魂弃尸，散游于外。月之朔望，及月晦日，七魄亦复流荡，散游于外。上真人曰：晦朔之日，当清斋入室，沐浴尘垢，正席而坐。所以尔者，检制魂魄，而消灭尸鬼也，不睡尤佳。《玉烛宝典》曰：月之朔日，士女皆当M裳斟酒于水湄，以为度厄。然则可号怒乎？大抵朔旦者，月首也。旦者，又一日之首也。如人一步之初，一月所为，端起乎此，其可不谨，况瞋为功德劫贼，最能烧人善根。但瞋火起时，善念何在？不闻唐若山以骂尚正真、性无忿恚，遂能亲遇太上乎？华严首坐行业素高，但以临终一怒，遂至为蟒乎？

赞曰：

月旦日吉，兆其嘉祥。告朔之礼，奉以«羊。意在谨始，敬共以将。怒为悖德，焚和自伤。宜定泰宇，以发天光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七竟

# 卷之二十八

对北涕唾及溺。

传曰：杨子云着论，以为春秋之际，昼夜平等，谓日出於卯之正东，入於酉之正西故也。桓谭乃着为新论以难之曰：子云之论，乃人间之卯酉，非天上卯酉。天上卯酉，当北斗极。极者，天枢也。枢者，天轴也。天有极，亦犹盖有保斗，天虽转，而北极不动，亦犹盖虽转，而保斗不移。自人观之，北固北而非天正中。然春秋之际，日之出入，常在南斗。当知天如盖转，北道常远，而南道常近。春秋昼夜，曷尝等乎？子云语塞不能折。於此益知斗为天中，无足疑也。是故元始上帝称北极为中极，宝上真人称北斗七星为中天七星，而吾儒亦云：斗为帝车，运于中央，临制四方，分阴阳，建四时，均五行，移节度，定诸纪，孰谓为不然乎？昔者天皇北极北斗七星化生，自七宝莲中，结为光明，飞于中极，去地九千九万余里，化为九大宝宫，乃紫微垣大虚宫勾陈之位，掌握符图，纪纲元化，为众星之主领。贪狼配天为天元，主身。巨门配地为地元，主命。禄存配火为日元，主福。文曲配木为月元，主禄。廉贞配土为江元，主官职。武曲配水为河元，主寿。破军配金为海元，主妻儿。每星各有三十六宫，每宫各有三十六曹，三界十方，百灵众真，皆所隶属。然则中天北极，不为尊乎？宅尊之所，可触秽乎？若以《长生经》言之，则所谓北者，又不待须是正北。但凡春东、夏南、秋西、冬北，月建所指，皆为犯北斗柄也，减损寿命，最为急速，戒哉。

赞曰：

克己之目，非礼勿动。不顾而唾，无义有勇。溺及策中，擢发是恐。立不易方，君子所重。矧彼居北，众星之共。

对竈吟咏及哭。

传曰：按《黄帝经》，竈门不得歌咏哭泣、咒骂叫噉，与篇中所言，亦皆一也。世人但知竈为一聚博土，安知有大威力，不可冒犯，乃如是耶？昔嵩山有一庙，极灵异。殿上惟有一竈，绝不可近，近则有祸。由是远近祈祀，殆无虚日。一日，有一禅师至庙，直入殿中，以拄杖击竈三下曰：汝本泥土合成，圣从何来？灵从何起？乃敢恁麽烹宰众生？言讫，又打三下，竈乃应手破堕。须臾，有一青衣，峨冠踊出，向师拜曰：某实此庙竈神，久爱京报，今蒙禅师为说无生法忍，已得脱离此处，将生天矣，敢不敬谢。师曰：此是汝本有之性，非吾强言。神复再拜而没。人因号师为破竈堕云。其後有僧，复以此话问曰：某久在左右，不蒙方便，启发此竈，得何宗旨，遽得生天？师曰：我只向道，汝本泥土合成，更无别个道理。僧方伫思，师曰：会麽？曰：不会。师曰：本有之性，什麼不会？僧作礼？师曰：堕也，堕也。破也，破也。其僧亦大悟。呜呼，此竈但以一闻禅师之言，遂能得悟无生法忍。然则吟咏及哭者，岂不掇干渎之祸乎？

赞曰：

食不语言，宴非叹所。哀乐以类，各有攸处。吟咏及哭，乌可妄举。匪惟渎神，恶失其叙。敬尔执事，谨其默语。

又以竈火烧香。

传曰：按天师门下科令，竈下灰火，谓之伏龙屎，是故不可烧香。窃尝披阅教典，香火避忌，又不只此一事。如油渍纸捻，不可熬纸钱，谓之枉积蜡钱。东岳垒积如山，天地阴阳诸司，皆所不受。又如供养真武，夏月不可用李子，冬月不可用石榴。延降上真，不可烧ru头香、檀香，谓之浴香。月季谓之不时华，金桐谓之鬼华。凡此皆当避忌，与其不避而自取冒犯，孰若敬遵其教乎？

赞曰：

火在周典，出纳有时。夫燧取日，洁诚可知。敬心所寓，以祭以祈。拾彼余烬，或非其宜。一物不苟，神之听之。

稊柴作食。

传曰：柴虽不爨，炁实上蒸，此稊柴所以不可作食也。不闻劳薪练炭之事乎？昔荀勖尝在帝座，适膳夫进饭。勖曰：此必劳薪所炊。帝不之信，立召膳夫问之，则果以一故车脚供爨。杨收虽常饭，必以炭炊。一日，李璋宴其二子，亦以炭炊。二子终不下筋，惟略饵果实而已。其门下僧圣刚练曰：他物纵不可食，炭炊之饭亦何嫌乎？二子曰：凡以炭炊，当先烧炭令热，然後入爨，故名链炭。不然则尚有烟炁，此吾所以不食也。呜呼，车脚供爨，而荀勖识为劳薪；炭失於炼，而二子尚嫌烟臭。况稊柴造食而奉祀乎？

赞曰：

稊曰明粢，祭有先饭。蔬食齐如，变色盛饌。敬天之禄，无敢或慢。火齐必得，飭彼薪粢。宾祀贵洁，人神奚间。

夜起裸露。

传曰：按《道藏》，日月各广八百四十里，日行乎乾，月行乎坤，日得月魄而清，月得日魂而明。清明者，其气也。精华者，其质也。阴阳者，其道也。乌兔者，其象也。卯酉者，其路也。昼夜者，其度也。交会者，其用也。大抵昼属阳，夜属阴，夜即百灵交会之时，不欲裸露者，恐冒犯也。不闻黄三狗、袁清之事？昔朱守成凡三夕被盗，皆不能

入。贼首黄三狗发怒，必欲一逞其志。既而又至，才入第二重门，则见火光赫然，有数辈甲士喝声叫捉。三狗惶惧，争路走出，不觉误伤其党。狱成，所见甲士，乃守成家所事真武帑轴上数员从神耳。单州妓女杨素真，单独一身，厚有所积。武弁袁清因百计诱引，相与结为夫妇，尽载所有，同归京师。舟次孟阳，即夜醉素真，沉之重渊。无何，适值真武行空，救之复活。然则深更僻处，孰谓无神明乎？夜起可裸露乎？

赞曰：

处必掩身，视不下带。凡在形色，动如敬戒。安肆则偷，夙夜匪懈。岂日幽口，而可纵败。于以考祥，无劳着蔡。

八节行刑。

传曰：上真人曰：八节之日，皆当谋诸善事，不可恚怒忿争，此皆天人大忌，获罪非小，况敢行刑。大抵其日，乃元始天尊分遣天尊、天君、天帝，神仙兵马，无鞅数众，教化人间，开度群品。北斗南辰、四司五帝，亦复下降，条录罪福。且如日行赤道，月行黄道，乃其常也。至於立春，则日行青道，出黄道东。三素元君上诣天皇大帝，游宴元景，行道受仙，度仙上圣天尊同始青天君下降。立夏则日行赤道，出黄道南，太素上真三元真人上诣紫微宫，游宴玄景，行道受仙，好生度命天尊同始丹天君下降。立秋则月行白道，出黄道西，太素上真白帝君上诣玉天玄皇高真，游宴元景，行道受仙，太灵虚皇天尊同始素天君下降。立冬则月行黑道，出黄道北，上真人帝君皇祖上诣高上九天玉帝，游宴洞景，行道受仙，无量太华天尊同始玄天君下降。春分则日复行青道，出黄道东，太微天帝君上诣高上玉皇，游宴始景，行道受仙，玉宝皇上天尊同青灵始老帝君下降。秋分则月行白道，出黄道西，南极上真赤帝君上诣阊风台九灵夫人，游宴明景，行道受仙，太妙至极天尊同皓灵皇老帝君下降。夏至则日行赤道，出黄道南，扶桑公大帝上诣太微宫，游宴受景，行道受仙，玄真万福天尊同丹灵真老帝君下降。冬至则月行黑道，出黄道北，太霄玉妃太虚上真上诣太皇宫太微天帝，游宴清景，行道受仙，玄上玉晨天尊同五灵玄老帝君下降。但凡含炁之流，每至是日，各有变化，翾飞蠕动，草木飞沉，随缘感应，改故易新，轻者或更重，重者或更轻，善恶回换，炁象之运，自然而然。上学之士，每於此日，自当存想祈谢，因变行化，习吉除凶，进善黜恶，陞明弃闇，入正治邪，链伪成真，励思登圣，开度群品，生成万汇，仰副太上众真如是之意。彼行刑者，何物小子，乃敢尔耶？

赞曰：

元气流行，各有分度。斗转星移，鼎新革故。赏罚代天，顺其象数。节序闾端，生意攸寓。奉时承休，宜戢威怒。

唾流星。

传曰：神降自斗而天师生，虚危分秀而真武生，女节感星而白帝生，流星入口而叶君生。然则星之所以分灵孕秀者，为如何哉？流星者，亦星之一也。《楞严经》曰：或见二日，或见两月，乃至晕适佩玦，彗孛飞流，负耳虹霓，皆为恶相。《尔雅》曰：奔星为约，约即流星也。彗星为撓，撓即孛星也。世人但知奔流为妖，而不知奔流非妖，妖实自召，要当恐惧，修省急修。所以禳解之德，其可辄唾？不闻景公三语之善，荧惑为之退舍乎？

赞曰：

流星天使，飞翔大空。占彼顺逆，灾祥所鍾。陨石未做，坠营亮终。有动于上，敢不敬恭。厌胜之说，出於齐东。

指虹霓。

传曰：《演孔图》曰：霓者，斗之乱。精斗失度则投霓应。《河图稽曜鉤》曰：镇星散而为虹霓。《春秋运斗枢》曰：星散为虹。当知虹霓者，信为斗星余气着于形色者也。昔者，孔子修《春秋》，制《孝经》。既成斋沐，向北斗自陈所以着书之意。忽有赤虹，自天而下，化为黄玉刻文，孔子跪而受之。孰谓虹霓，非斗星余炁乎？苟或指之，乌得无罪？

赞曰：

蜺蜺在东，诗人莫指。白虹贯日，轲度易水。骚喻小人，飘风同旨。上象或变，灾异所起。见者耸然，其可慢视。

辄指三光。

传曰：太上曰：若见日曜月曜，北斗南斗，则郑重扣头，请乞佑护，上言呼称，至圣至尊、真宰真君，矜哀凡冗，赦有过咎，即再拜，不得轻慢，反招殃累。然则三光可指乎？三光者，日月星也。日月已疏于下，请以北斗南斗、五老五星、二十八宿言之。大抵世人作福者少，造恶者多，是以累岁连遭，连年困笃，鲜有安者。若蒙东方九夷胡老君、岁星重华君、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君主摄者，可解寅卯辰甲乙岁月日时上三命刑害之灾。东方九九八十一万步中，五灾九厄，土害之炁，可以辟斥。正月、二月、三月，可保无他。若蒙南方八蛮越老君、火德荧惑君、太阳南斗君、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君主摄者，可解巳午未丙丁岁月日时上三命刑害之灾。南方八八六十四万步中，五灾九厄，金害之炁，可以辟斥。四月、五月、六月，可保无他。若蒙西方六戎氐老君、金德太白君、奎娄胃昂毕觜参七宿君主摄者，可解申酉戌庚申岁月日时上三命刑害之灾。西方六六三十六万步中，五灾九厄，木害之炁，可以辟斥。七月、八月、九月，可保无他。若蒙北方五狄羌老君、水德辰星君、太阳北斗君、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君主摄者，可解亥子丑壬癸岁月日时上三命刑害之灾。北方五五二十五万步中，五灾九厄，火害之炁，可以辟斥。十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，可保无他。若蒙中央三秦伦老君、土君、镇星君、□□□□□□勾陈七宿君主摄者，可解辰戌丑未戊己岁月日时上三命刑害之灾。中央土害之炁，可以辟斥，地只积崇，可以解除，四季之内，可保无他。然则三光，可辄指乎？



赞曰：

帝尧南面，中星是窥。舜齐七政，璿玉衡玑。兢业观仰，以审百为。照临在上，幽隐弗遗。彼妄指者，凡民无知。

久视日月。

传曰：太阳日君为阳宫总司，列二十八宿为属吏。太阴月君为阴宫总司，总五岳二十四炁，治山为地司，三河四海九江十二溪为水府。每一年有二十四炁，每一节炁即太阳日君首至，当节合巡宿中。此日太阴月君亦至。其日，则二十四炁治山。二十四炁君，各攒集世人善恶、灾福、寿禄、生死等事，上於所属之岳。本岳司命，又复誉奏于当节阴阳二君所巡宿中。立春节，按虚宿涌泉治阴官左监神炁君奏事。雨水节，按危宿北平治阴官右监神炁君奏事。惊蛰节，按室壁二宿稠梗治阴官左监察炁君奏事。春分节，按奎宿主簿治阴官右功炁君奏事。清明节，按娄宿蒙秦治阴官左领功炁君奏事。谷雨节，按胃宿平盖治阴官右领功炁君奏事。立夏节，按昴宿云台治阴官左监功炁君奏事。小满节，按毕宿瀼口治阴官右监功炁君奏事。芒种节，按觜参二宿公慕治阴官右都炁君奏事。夏至节，按井宿玉局治阴官左察炁君奏事。小暑节，按鬼宿平冈治阴官左功炁君奏事。大暑节，按柳宿北邙治阴官右察炁君奏事。立秋节，按星宿葛瓚治阴官右领炁君奏事。处暑节，按张宿後城治阴官左都炁君奏事。白露节，按翼宿本竹治阴官右监察炁君奏事。秋分节，按轸宿秦中治阴官左领神炁君奏事。寒露节，按角亢二宿阳平治阴官左平炁君奏事。霜降节，按氏宿鹤鸣治阴官左长炁君奏事。立冬节，按房宿漓沅治阴官右长炁君奏事。小雪节，按心尾二宿庚除治阴官右都领炁君奏事。大雪节，按箕宿( )上治阴官左都监炁君奏事。冬至节，按斗宿真多治阴官右领神炁君奏事。小寒节，按牛宿昌利治阴官左都监炁君奏事。大寒节，按女宿鹿堂治阴官右平炁君奏事。然则日月，可久视乎？

赞曰：

古者人君，朝日夕月。出纳宾钱，臈掌炁越。竹宫望拜，汉祀犹设。典礼寢废，寅恭或阙。瞪视奚为，爝火自灭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八竟

# 卷之二十九

春月燎猎。

传曰：程嗣昌平生戒杀，未尝辄事烹庖。因在密州，见数辈猎徒追捕鸟雀，或碎首穴胸於鹰鹞爪觜之下，或拗脚折翅於置罟网罟之中。是夕，即露香告天曰：辄欲将家藏一切所食众生并同七世父母因缘戒杀图子，覆板印行，庶几此邦，或知改过。既而印行，拦头有彭景者，亦请一本，其妻华氏一见，即大怒，夺取搗破，弃之秽处。明日，买得一鱼，操刀欲鱠，鱼忽跳跃，触破其眼，血流满地。须臾皆化为虫，缘遶其身。方喧传间，监镇向孰悦见真武真君曰：吾察知此地，有一上善，乃兴化军客人程嗣昌，印施戒杀图子。不谓妇人华氏，乃敢搗破，罪恶深重，自不容逃。其余不政之人，亦当获罪。俟吾二十七日再降，更看如何。然则燎猎，是可为乎？惜人不知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导之以义，亦无不晓。昔韦南康镇蜀时，有一鹦鹉甚慧。驯养者晓以佛理曰：若欲念佛，当由有念，以至无念。即仰首奋翼，若听若承。及使念佛，则默然不答。或诘其不念，则唱言阿弥陁佛一声，意若有悟：以有念为缘生，以无念为真际也。一日，不震不仆，斂翼委足，擒然而绝。焚之，有舍利十。公为立塔瘞之，号曰鹦鹉塔。孰谓无佛性乎？卫敬瑜妻李氏，年二十而寡。父母歌嫁，誓志不许。所居有双燕，一日，忽孤飞。李氏感之，谓曰：能如我乎？因以缕志其足。明年复来，孤飞如故。李作诗曰：昔年无偶去，今春犹独归。故人情既重，不忍复双飞。又明年复来，则李氏已死。或告之已死及葬处，即径往墓侧，悲鸣不食而死。人因瘞之，号曰鸛塚。孰谓不尚义乎？太上戒人燎猎，而以春月为言者，盖春月乃万物发生之际，若纵燎猎，猎之伤杀，尚犹有数；一火之过，是有数乎？《月令》一书，亦自言之，其可不戒。

赞曰：

周典夏苗，择取不孕。则知春蒐，弊禽尤靳。意在训兵，非杀之徇。乌兽孳尾，生理方顺。焚林而猎，仁者奚忍。

对北恶骂。

传曰：薄拘罗尊者未证果时，尝骂人吃饭迟为牛销草，至为罗汉，尚不免有牛饲之报。善住天子作维那时，尝骂客僧为眼瞎汉，及作天子受天福尽，亦不免有眼瞎之报。孰谓恶骂为无害乎？况对北乎？北者，至尊所居，有北辰焉。辰有五星，第一星即天皇大帝，第五星即北极大帝。斗有九星，第七星破军，号曰天之上帝，玄阳天关摇光太明太上玉皇道君，其为尊也，余皆可知。按《本生经》，元始上帝曰：若有信心男女，於上春日，一心斋戒，肃尔神明，设九光醮，迎请紫光圣母，并七元君，虔恭奏献，纵有十恶重罪、冤家苦报，如九日轮照於冰山，应时消释，福寿增延，无量天真俱来拥卫，见世圆满，子孙昌盛，所有福德，如彼甘泉，随汲随发，受用无量，命终之後，超生大梵真天。然则对北可恶骂乎？不闻刘使本命醮祭而果蒙宥罪，虔姿为父祷祈而果获延年乎？又不闻李答奉事而有子卫公，为唐功臣；武侯有女效彭女奉事，而亦获上昇乎？此皆载於教典，其事甚众，姑摘一二以示世云。

赞曰：

人之北面，尊归我后。天之北极，日辰与斗。俯仰之际，宜无所苟。一朝对栉，管宁追咎。居如不容，矧敢滕口。

无故杀龟打蛇。

传曰：应世真人曰：一切翻飞蠢动，皆不可杀。若夫龟蛇二物，尤不可杀。若辄杀之，或至杀有灵者，其阴精定当害人。是以识者，常切救护。昔刘彦向，其父为湖州刺史僚属，从银坑回，有以一大龟为献者曰：得此龟者，寿当千岁。其父即日，复自送于坑所。父歿，彦回为房州司士。忽山水暴至，平地数尺，一家惊恐，未有所之。俄有大龟，似欲

引路，从龟而行，历十余地，皆得浅处，遂脱水难。是夕，复梦大龟曰：昔在银坑，尝蒙先使君救脱之惠，今故奉报。孙真人在世时，尝因山行道，见村民击一青蛇，公力救之。月余，再过其地，遥见一少年驰骑而至，迎公以归。既至，乃一王居，有一绦服者出谢曰：昨日小儿痴騃，几乎遇害，幸先生救之。此间血属甚多，无不感激，故遣长儿迎致，略摠谢悃。既而引入深宫，复有一妃，携一青衣小儿，出拜致谢，再三延留。凡三日，珍馐美膳，缣绡珠玉，无不有之。先生皆郤不受，惟受上帝所颁龙宫三十仙方以归。今千金方，盖有得於三十方者也。然则杀龟打蛇，是可为乎？

赞曰：

龟预四灵，蛇先百蛰。豫且之网，不免於执。白帝之精，当道而泣。岂期无知，患或偶及。苟遇识者，宜拯其急。

如是等罪，司命随其轻重，夺其纪算。算尽则死，死有余责，乃殃及子孙。

传曰：如是等罪，上文各已随事演注，兹不复论。请以七趣受生因果言之，庶几各知。七趣轮回，不得真净，皆一虚妄，杀盗淫习，尚随顺尔。经云：一切世间，先死相续，生从顺习，死从变流。临命终时，未舍暖触，一生善恶，俱时顿现。死逆生顺，二习相交，纯想即飞，必生天上。若飞心中，兼福兼慧，及与净愿，自然心开。见十方佛一切净土，随愿往生，情少想多，轻举非远，即为飞仙。大力鬼王，飞行夜叉，地行罗刹，游於四天，所去无碍。其中若有善愿善心，护持我法，或护禁戒，随持戒人；或护神咒，随持咒者；或护禅定，保绥法忍。是等亲往如来坐下，情想均等，不飞不坠。生於人间，想明斯聪，情幽斯钝，情多想少。流入横生，重为毛羣，轻为羽族，七情三想，况下水轮。生於火际，受气猛火，身为娥鬼，常被焚烧，水能害己，无食无饮，经百千劫，九情一想。下洞火轮，身入风火，二交过地，轻生有间，重生无间。二种地狱，纯情即沉，入阿鼻狱。若使心中，有谤大乘，毁佛禁戒，诳妄说法，虚贪信施，滥膺恭敬，五逆十恶，更生十方阿鼻地狱。循造恶业，虽则自招，众同分中兼有，元地如是。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、人及神仙，天洎修罗，精研七趣，皆是昏沉，诸有为相，妄想受生，妄想随业，於妙圆明，无作本心，皆如空华，元无所有，但一虚妄，更无根绪。此等众生，不识本心，受此轮回，经无量劫，不得真净，皆由随顺杀盗淫故。何名七趣：一者天趣。经云：诸世间人，不求常住，未能舍诸妻妾恩爱，於邪淫中，心不流逸，澄莹生明，命终之後，邻於日月，如是一类，名四天王天。於已妻房，姪爱微薄，於净居时，不得全味，命终之後，超日月明，居人间顶，如是一类，名忉利天。逢欲暂交，去无思忆，於人间世，动少静多，命终之後，於虚空中，朗然安住，日月光明，上照不及，是诸人等，自有光明，如是一类，名须焰摩天。一切时静，有应触来，未能违戾，命终之後，上昇精微，不接下界，诸人天境，如是一类，名兜率陀天。我无欲心，应汝行事，於横陈时，味如嚼蜡，命终之後，生越化地，如是一类，名乐变化天。无世间心，同世行事，於行事交，了然超越，命终之後，遍能出超，化无化境，如是二类，名他化自在天。如是六天，形虽出动，心迹尚交，自此已还，名为欲界。乃至色界一十八天，无色界四天，是诸天人，按如佛说，皆是不了妙觉明心，积妄发生，妄有三界中间，妄随七趣沉溺，补特伽罗，各从其类。二者仙趣。经云：复有不依正觉，修三摩地，别修妄念，存想固形，道於山林，人不见处，有十仙种：坚固服饵而不休息；食道圆成，名地行仙；坚固草木而不休息，药道圆成，名飞行仙；坚固金石而不休息，化道圆成，名游行仙；坚固动止而不休息，气精圆成，名空行仙；坚固津液而不休息，润德圆成，名天行仙；坚固精色而不休息，吸粹圆成，名通行仙；坚固咒禁而不休息，术法圆成，名道行仙；坚固思念而不休息，思忆圆成，名照行仙；坚固交进而不休息，感应圆成，名精行仙；坚固变化而不休息，觉悟圆成，名绝行仙。是等皆於人中链心，不修正觉，别得生理，寿千万岁。休止深山；或大海岛，绝於人境，斯亦轮回，妄想流转，不修三昧，报尽还来，散入诸趣。三者阿修罗趣。经云：是三界中，复有四种何修罗类。若於鬼道，以护法力，成通入空，此阿修罗从卵而生，鬼趣所摄。若於天中，降德贬坠，其所卜居，邻於日月，此阿修罗从胎而出，人趣所摄。有修罗王执持世界，力洞无畏，能与梵王及天帝释四天争权，此阿修罗因变化有，天趣所摄。别有一分下劣修罗，生大海心，沉水穴口，旦游虚空，暮归水宿，此阿修罗因湿气有，畜生趣摄。四者人趣。经云：为人豪贵，或为国王，或为长者，从礼事三宝中来；为人端正，颜色洁白，姿容第一，从忍辱中来；为人精进，无有懈怠，乐为福德，从精进中来；为人安详，言行审谛，从禅定中来；为人才明，了达深法，讲说妙义，开悟愚蒙，闻其言者信为珍宝，从智慧中来；音声清彻，从歌咏三宝中来；为人洁净，无有疾病，从慈心中来；为人多怖，音声嘶破，从地狱中来；为人暗钝，懈怠多食，语不明了，又复怯弱，乐友痴人，偏喜黑暗，从畜生中来；为人不净，从猪中来；为人凶恶，从蝮蛇中来；无庶几心，从狗中来；狼戾自用，从羊中来；好美饮食，恣杀物命，无有慈心，从豺狼狸鹰中来；不能安详，及不忍事，从猕猴中来。又去：为人修长，恭敬人故；为人短小，轻慢人故；为人丑陋，好瞋恚故；生无所知，不学问故；为人颡愚，不教人故；短命多病，好杀生故；无有资生，常苦贫困，好偷盗故；无有子息，乱人妻故；子女姪乱，乱人室女故；鰥寡孤独，虐遇子女故；为人饥饿，好独食故；为人奴婢，负债不偿，不礼三尊故；为人丑恶，遮佛灯故；生水牛中，为官酷虐，刻剥小民故；生麀鹿中，惊怖人故；生诸龙中，好调喜故；身生恶疮，疗治不效，鞭撻人故；人见欢喜，对人喜故；人见不喜，对人不喜故；长官囚系，桎械在身，笼闭众生故；为人物（），好钓鱼故；生裸形国，轻衣唐突佛精舍故；生马蹄国，着屣践佛地故；生穿胸国，布施作福生悔心故。又云：彼泉伦者，酬足复形，生人道中，参合顽类。咎徵参於愚类，狐伦参於庸类，毒伦参於狼类，蛔伦参於微类，食伦参於柔类，服伦参於劳类，应伦参於闻类，休徵参於明类，循伦参於达类。是等皆以宿债毕酬，复形人道，皆无始来，业计颠倒，相生相杀，不遇如来，不闻正法，於尘劳中，法尔轮转，此辈名为可怜愍者。五者地狱。经云：此等众生，自业所惑，造十习因，受六交报。云何十因：一者婬习，二者贪习，三者慢习，四者瞋习，五者诈习，六者逛习，七者怨习，八者见习，九者枉习，十者讼习。云何六报：一切众生，六识造业，所招恶报，从六根出。一者见报，招引业果。此见业交，临命终时，先见猛火，满十方界，亡者神识，飞坠乘烟，入无间狱。二者闻报，招引业果。此闻业交，临命终时，先见波涛，没溺天地，亡者神识，降注乘流，入无间狱。三者瞋报，招引恶果。此瞋业交，则临终时，先见毒炁，充塞远近，亡者神识，从地踊出，入无间狱。四者味报，招引恶果。此味业交，则临终时，先见铁网，猛焰炽烈，周覆世界，亡者神识，下透挂网，

倒悬其头，入无间狱。五者触报，招引恶果。此触业交，则临终时，先见大山，四面来合，无复出路，亡者神识，见大铁城，火蛇火狗，虎狼狮子，牛头狱卒，马头罗刹，手执枪稍，驱入城门，向无间狱。六者思报，招引恶果。此思业交，则临终时，先见恶风，吹坏国土，亡者神识，被吹上空，旋落乘风，堕无间狱。於此六报一一报中，又各发明二种恶相，此即名为地狱十因六果，大抵皆是众生迷妄所造。若诸众生，恶业圆造，入阿鼻狱，受无量苦，经无量劫，六根各造，乃彼所作，兼境兼根则入八无间狱。身口意三，作杀盗淫，则入十八地狱。三业不兼中间，或为一杀一盗，则入三十六地狱。见见一根，单犯一业，则入一百八地狱。由是众生别作别造，於世界中，入同分地，妄想发生，非本来有。六者饿鬼。经云：是诸众生，非破律仪，犯菩萨戒，毁佛涅槃，诸余杂业，历劫烧然，後还罪毕，受诸鬼形。若於本因，贪物为罪，是人罪毕，遇物成形，名为恠鬼。贪色为罪，遇风成形，名为魅鬼。贪惑为罪，遇畜成形，名为魅鬼。贪恨为罪，遇虫成形，名虫毒鬼。贪忆为罪，遇衰成形，名为疒鬼。贪傲为罪，遇炁成形，名为饿鬼。贪罔为罪，遇幽成形，名为魔鬼。贪明为罪，遇精为形，名为魍魎鬼。贪成为罪，遇明为形，名役使鬼。贪党为罪，遇人成形，名传送鬼。是人皆以纯情坠落，业火烧乾，上出为鬼。饿鬼一趣，尤为至苦。以诸贪故，虽有所思，终无所得。以诸嫉故，见人饱满，己常饥乏。以毒害故，身自出火，还自焚烧。以骄傲故，福力至微，一切小鬼，己皆不胜。昔佛在维耶离国，晨出有八万四千饿鬼哀告曰：我等先身，虽尝见佛，不知有佛。虽尝闻法，不知有法。虽尝见僧，不知有僧。我不作福，转教他人，亦不作福。见人作福，言常笑之。见人作罪，意常欢喜。以种行至恶，堕此趣中，已七万岁。每见小水，寻复不见。若见大水，即为鬼神罗刹遮护。虽值大雨，身亦如处热沙。幸望哀救。佛因教令持水奉佛及僧，遂得免苦。阿难在迦毗罗城，见一饿鬼，自称面然，告阿难言：汝後三日，决定命终，堕我等趣。阿难告曰：当作何计，可以免此？面然曰：无非施我等食，令得饱足，因得出离，则汝亦得脱免。阿难投佛，佛言：汝欲施食，当先施一净器，置食其中，诵我陀罗尼咒七遍。出於户外，弹指七下，施诸鬼神。彼得出离，则汝亦得脱免，兼得延年。即说咒曰：那摩萨缚怛他羯多缚路枳帝唵三跋罗三跋罗叶。阿难信受奉行，果得脱免。七者畜趣。经云：鬼业既尽，则情与想二俱成空，方於世间，与元负人，怨对相值，身为畜主，酬其宿债。物怪之鬼，物销报尽，生於世间，多为梟类。风魅之鬼，风销报尽，多为咎徵一切异类。畜魅之鬼，畜死报尽，多为孤类。虫蛊之鬼，蛊灭报尽，多为毒类。衰疒之鬼，衰穷报尽，多为蛔类。受炁之鬼，气销报尽，多为食类。绵幽之鬼，幽销报尽，多为服类。和精之鬼，和销报尽，多为应类。明灵之鬼，明灭报尽，多为休徵一切诸类。依人之鬼，人亡报尽，多为循类。是等皆以业火乾枯，酬其宿债。傍为畜生，亦皆自虚妄业之所招引。若悟菩提，则是妄缘本无所有。又云：从是畜生，酬偿先债。若彼酬者，分越所酬，此等众生，还复为人，反徵其剩。如彼有力，兼有福德，则於人中，不舍人身，酬还彼力。若无福者，还为畜生。偿彼余直，当知用钱物，或没其力，偿足自停。如於中间，杀彼身命，或食其肉。如是乃至经微尘劫，相食相诛，犹如转轮，互为高下，无有休息。不闻兜调以贡高好骂，而死受狗身；李六郎以放债倍利，而亦身死为狗乎？

赞曰：

不善所积，降殃有余。积既由渐，余亦难除。乐慝汰虐，族党毕诛。秦稔苛酷，子婴素车。施报对立，效验匪虚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九竟

# 卷之三十

又诸横取人财者，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，渐至死丧。若不死丧，则有水火、盗贼、遗亡、器物、疾病、口舌诸事，以当妄取之直。

传曰：魏明太后常幸缟藏，命王公嫔主从行者百余人，各自负缟，称力取之。时尚书令李崇、牵武王融，负缟过重，各足蹶颠仆。崇伤腰，融损足，惟侍中崔光止取两疋。太后恠其取少，对曰：臣两手惟堪两疋。由是众皆大沮，惭愧无地。嗟乎，世人临财，多是如此，准其如此，是以横逆之财，亦所不问。夫岂悟太上有如是之戒，冒之便当掇如是之祸乎？昔韦公干为琼州牧。琼多乌文、眩陇，皆奇木也。公干驱匠，沿海采伐，至有不中程而以斤自刃者，又竭夷潦膏血，鞭挞过酷。及受代具二大舟，一实乌文器杂以银，一实眩陇器杂以金，浮海而归。行未百里，二舟俱没。非水灾而折之者乎？吕师造为池州刺史，剽窃公帑，侵渔百姓，厚载而归。舟泊竹筱，忽有一道士，状如狂醉，跃入舟中，直穿而过。随所穿处，火即随发，一舟之物，尽成煨烬。惟舟与人，了无所伤。非火烧而折之者乎？丁晋公贬朱崖，至龙门南彭婆店，忽遇巨盗，尽失所有。所宝玉枕，今在颖阳富家，盗所质也。非盗贼而折之者乎？马襄为西川漕。刘叶之乱，襄忙惶间，亲持五十两大银十键，以竿送下井中。乱定，取不可得。继募水工，穷水而取，水辄随发，竟失所在，不复可得。非遗亡而折之者乎？金昱世患白癞，传至昱身，已三世矣。时何奎有道术，能知祸福。昱往问之，奎曰：汝家必有他人功德，或供养之具，亡者无依，凭之作祟尔。昱归问母，母曰：今佛前纱窗乃围城中所得。急撤起，醮祭遣之，病果获愈。非疾病而折之者乎？刘沼被命点检蜀官时，内库珠宝无筭，颇招物议。及解职，乃自请押纲，以塞前谤。无何，初至新都，忽遇罗今<，遂为所杀，尽劫而去。非口舌而折之者乎？然则折当之说，孰谓为不然乎？

赞曰：

贪者一得，万有余丧。财悖而出，狼籍莫状。廉者不取，乃无尽藏。福禄传家，举世所上。请择于斯，天理无妄。

又枉杀人者，是易刀兵而相杀也。传曰：所谓枉杀取功，于时者言之，不过有三。一者断狱，二者用药，三者破胎。断狱不明，忽至失铠，非枉杀乎？用药误谬，遽至不起，非枉杀乎？破胎损子，贼及无辜，非枉杀乎？杀人之罪，天所不赦。不有人祸，必有阴诛。虽曰杀人适足自杀，太上所谓易刀兵而相杀，此皆是也。昔者，赵时为无为军教授。夜梦一囚诉冤曰：某不幸为祖翱枉杀，死魂无归，奈何。时曰：祖公明习法律，又处己廉谨，安有枉者？囚曰：不然。某死虽非祖意，然宴因其一疑，遂致移狱，竟以死论，冤有所自，非翱而谁。某已诉之于天，翱不久矣。月余果卒。此但一疑，遂成枉杀。然则断狱，可不审乎？妇人杨阿刺自幼贫病，晚益狼狈。临终乃自言曰：我前身本一男子，行医但按本草，失于详审。一日，有一妇人自称病蛊，不复辨其是孕，遽以芫花酒下之。是夕，妇人及腹中二子俱毙，即是我一举而杀三人也。阴司罪我，受苦满足，罚受女身，今已三反世，常为贱隶，长困饥渴，多病少安。可语世人，当用药时，要当以我为戒。然则用药可不谨乎？妇人有颖娘子者，厌多子，自毒其胎者，屡莫干道。戊子又孕，亦复毒之以药，血遂洞下，伏枕者六年。临终之日，明见十数小儿，前后挽撮，语声琅然。一家老稚，莫不皆闻。良久遂卒。然则破胎损子，可不戒乎？

赞曰：

挺刃杀人，初非有异。止不尝药，犹名为弑。伯仁之死，茂洪所致。持法不平，操刀无二。肝狱鹵莽，罪亦称是。

取非义之财者，譬如漏脯救饥，鸩酒止渴，非不暂饱，死亦及之。

传曰：财非己有，起心取之，即不义也。又有至不仁者，取及死人，尤不义者也。昔王玄象为下邳太守，民垣有一古墓，日初升，即见一女子立于其上，迫而视之，则遂隐玄。象闻之，立命发掘剖棺，乃一女子，年可二十姿貌如生，谓玄象曰：妾乃东海王女也，不日当生。冢中之物，任君悉取。惟妾此身，切不可害。玄象见女子臂有玉钏，又复斩而取之。女子哭曰：此番又是死矣。奈何其玄象，寻亦以此伏诛。为玄象者，真不仁矣。惜其不知太阴炼形，古来本有。昔赵成子死于山谷之下。后五年，山行者见其五脏复生，以手披之，于五脏间，各得一枚小石。知必异人，因并吞之。又五年，有一老翁，皤然白发，来至尸所。其山行者所吞五石，划时从口吐出，飞入成子身中，成子遂能起行。山行者立至殒命，继遂服灭，盗石故也。然则冢可发乎？物可劫乎？

赞曰：

董卓盗汉，郿坞是筑。曾不旋踵，太炷然腹。崇在江陵，剽劫行戮。白首东市，何有金谷。漏脯鸩酒，未足为毒。

夫心起于善，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；或心起于恶，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。

传曰：田子与隰子登台。田子怅然南望，未尝言伐木也，而隰子已知其意，明日尽伐向南之木。曹公下鸡肋之令，未尝言退师也，而杨修已知其退师。大抵意有所向，即是已露，人尚可得而察，况鬼神乎？昔王文正公旦初释褐，知临江狱，有一囚罪当死，公求计出之，久而未得。一夕不寐，至五鼓时，忽然有得，急趋出，则吏卒半皆已起，惊呼相向。公恠而问之，则曰：直更者，方击五鼓，忽闻空中有声曰起，公将出矣。方起整衣，则公果出。公默然心契，因引囚出问，竟为平反。胡宿通判宣州，有一囚，狱成当死。公疑之，引出审问，囚惮楚榜不敢言。公一日，正衣冠，焚香堂上，静而思之，俄而假寐。忽梦一神告曰：杀人者，吴姓也。公急引囚，屏左右细问，囚始实告：某旦起之田，见一人已卧街中，被姓吴者目。死者之妇，令执某到县。久闻姓吴者与此妇奸，不得其实，何敢言也。公命推究，杀人者，果吴姓也。然则太上所谓心起于善，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；或心起于恶，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。岂不然乎？

赞曰：

阳萌于子，犹在地中。芸生泉动，仁气已通。阴萌于午，尚积虚空。靡草遽死，杀气已钟。阴阳所兆，善恶则同。

其有曾行恶事，后自改悔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久久必获吉庆，所谓转祸为福也。

传曰：老子曰：善之与恶，相去何若。窃详三复斯言，大抵善恶二途，初不相远，特在日用一念起处，有是有不是。尔傥能知此道理，常切点检，则自然全体是善，福德无有不增，灾祸无有不转。况太上明有科令，许令以福削刑，以德削罚乎？又不闻抱朴子之言乎？子曰：立功为上，谢过次之，以护人疾病为上功，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行。能如此者，则道合阴阳。虽未拜太上，亦为仙矣。然则人之有过，可不改乎？昔阿那律于往昔世本一劫贼，夜至佛寺，见佛灯欲灭，拔箭挑之，灯忽大明，威光耀目。那律悚然，实时舍去。自此诸恶渐灭，福德日增，竟能得道，彻视第一。朱沌亦一劫贼，以事败深入终南、少室等山，日夜忏悔。真人冯君怜之，授以道要。修之不怠，凡二十八年。转入东阮修之，又一百四十七年。竟能轻举。杨仲和本许州推司。天圣中，被差至蔡州鞠狱。以枉断公事，为北极缴奏，将受重罚。仲和悔惧，立舍吏役，誓修百善，以赎前过。每遇往来僧道、贫乏道人、鰥寡孤独、死丧疾急，无不拯卹。如是数年，家道一空，甚至无以自给。止有一子，亦复卖与他人。朝夕惟奉真武真君，香火未尝少怠，竟以勇于改过，为真君怜悯，化为道人，授以十二真君灵篆，俾之养道。继蒙东岳收录，补为麻溪注禄主簿，朝廷追封悟本真人。吴睦亦一县吏，以枉刻人民，为民所诉。睦惶惧避罪，远入深山。忽遇真人孙君，为之诵经讲道，谈论祸福。睦即心开，尽出平生所为不善之罪，搏颊忏悔，竟蒙真君授以道要，亦得上升。然则太上所谓转祸为福，岂不然乎？

赞曰：

悔而作誓，圣经录秦。变夷用夏，衮笔书麟。念狂作圣，观过知仁。六阴尽剥，一乘为春。吾观其复，君子若人。

故吉人语善、视善、行善，一日有三善，三年天必降之福。凶人语恶、视恶、行恶，一日有三恶，三年天必降之祸。胡不勉而行之。

传曰：伯夷目不视恶色，韩昌黎一视而同仁，视善也。燕肃公一言而天下奏识不死，吕文靖一言而天下不税农器，语善也。高柴仁及草木，黄万佑泽及飞禽，行善也。必欲三者皆善，在我日用而已，夫复何难？陈举曰：为善者，必享福报。积阴德者，子孙必昌。不殄天物，不肆淫盗，不毁正教，善事也。救死扶伤，急人患难，无纵隐贼，阴德也。不作善事，不积阴德，则恶趣无所不入。昔李光玄精勤求道，积有年矣。一日，于少室山遇一异人，明告之曰：尔今求道，惟当提拔世人耶？惟当只了自己耶？若只自为一身，神仙不取。然则为善固佳，又须提拔世人。提拔当如何？开示悟入是也。《妙法莲华经》七卷之言，其要亦尽在开示悟入四字也。

赞曰：

太上立言，至正大公。金科玉条，训迪愚蒙。厥有深旨，见诸篇终。舍尔旧恶，开其新功。一念谥返，万善毕通。仁哉妙造，生生无穷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三十竟